標點校勘本

高麗史

孫曉 主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二

世家〔二〕

標點校勘本

高麗史

二

世家〔二〕

孫曉 主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高麗史十五

世家卷第十五

仁宗一

仁宗恭孝大王，諱楷，字仁表，古諱構。睿宗長子，母曰順德王后李氏。睿宗四年十月己亥生，性仁孝寬慈。十年二月，立爲王太子。十七年四月丙申，睿宗薨，諸弟以王幼，頗有覬覦心。平章事李資謙奉王即位于重光殿，朝夕奠殯，哭踊盡哀，左右侍臣哀慟不能止。

丁酉，王詣景靈殿，告即位，遣使告于太廟、九陵。

甲寅，葬睿宗于裕陵。

五月庚午，享于太廟。

辛未，追尊母后爲文敬王太后。

乙亥，以李資謙守太師、中書令、邵城侯，金景庸爲樂浪郡開國公，李瑋爲桂陽公，林有文、金晙爲

門下侍郎平章事，韓安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崔弘宰、金若温參知政事，李資諒爲樞密院使，金沽知樞密院事，文公美爲樞密院副使。

丙子，以尹惟志爲尚書左僕射，李英闡爲兵部尚書，崔卓爲戶部尚書。

丁丑，賜太后封崇執事官吏職一級。

戊寅，以封崇太后，御神鳳門赦。

六月戊子朔，王如奉恩寺。

己亥，以僧德緣爲國師，學一爲王師。

庚子，慮囚。

辛丑，王受菩薩戒於乾德殿。

丁未，宋持牒使進武校尉姚喜等六十九人來。

秋七月戊午，參知政事致仕李軌卒。

庚午，親設《金光經》道場於乾德殿三七日。

辛未，醮于崇福殿。

己卯，親行虞祭。

辛巳，命三品以上官會都省，議重刑。

八月庚寅，御宣政殿，決重刑。

己亥，賜羅景純等及第。

壬寅，親行虞祭。

九月甲子，詔改生辰安貞節爲慶龍節。

乙亥，命修《睿宗實録》，以寶文閣學士朴昇中、翰林學士鄭克永、寶文閣待制金富軾充編修官。

己卯，慮囚。

冬十月壬辰，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齋僧三萬

於中外。

庚子，冊李資謙爲漢陽公。

癸卯，親行虞祭。

十一月丁卯，設八關會，王御帳殿受賀，幸法王寺。

東女眞酋長實現來獻馬。

丙子，親饗年八十以上男女及義夫節婦、篤癈疾于闕庭，賜物有差。特賜李資謙母金氏金帛、藥物加等。

十二月丙戌朔，親行虞祭。

丙申，放帶方公俌于京山府，殺中書侍郎平章事韓安仁、閤門祗候李仲若，流樞密院副使文公美、寶文閣學士鄭克永、知御史臺事李永、尚書右丞韓安中、禮部郎中韓冲、承宣韓柱、侍御史林存、閤門祗候文公裕、右正言崔巨鱗、員外郎任元濬于外。

戊戌，以崔弘宰權判樞密院事。

己酉，慮囚。

（癸卯）元年春正月甲子，宋持牒使許立來。

己巳，親醮于純福殿。

庚午，幸外帝釋院。

庚辰，親醮于乾德殿。

壬午，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資諒卒。

二月甲午，親醮于闕庭。

戊戌，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卯，王如興王寺，移御長源亭。

三月丙子，慮囚。

夏四月丁亥，王還宮。

癸巳，王以睿宗小祥，如安和寺行香。

癸卯，賜卞純夫等及第。

己酉，親行虞祭。

庚戌，以金緣判秘書省事、監修國史。

壬子，幸外帝釋院。

五月丁巳，以旱，避正殿，集僧內殿講佛經禱雨。

己未，幸普濟寺。

癸亥，慮囚。

甲子，造土龍，聚巫禱雨。

幸龜山寺。

己巳，醮于會慶殿禱雨。

六月癸未，王如奉恩寺。

乙酉，東南海都部署使朴景麟錯報女真兵船三十艘來犯境，遣加發兵馬判官楊齊寶等禦之。至慶州，不見虜而還。

甲午，宋國信使禮部侍郎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來。

庚子，迎詔于會慶殿。詔曰："逖聞嗣國，甫謹修方。諒惟善繼之初，克懋統承之望。遽經變故，深極傷摧。肆遄命使之華，往諭象賢之寵。載蕃賚予，併示哀榮。宜祗服於王靈，用永遵於侯度。今賜卿禮物，具如別錄。"

癸卯，王詣魂堂受祭，奠弔慰詔，詔曰："惟爾先

王，祇慎明德，宜綏厥位，毗予一人。天命難諶，遽以訃諗，緬惟永慕，諒極哀摧。纂嗣云初，踐修是屬，勉思抑割，用副眷懷。今賜祭奠弔慰禮物，至可領也。”祭睿宗文曰：“惟王躬秉一德，嗣有東土，孝友肅恭，惠迪神（祇）〔祇〕，克紹于前文人，四國是式。而忠誠夙著，義篤勤王，旅貢在庭，服命惟勤。朕惟王介在海隅，能知役志于享，乃心罔不在王室，嘉乃丕績，眷顧不忘。方將洊飭使人，往諭厥志，示鎮撫于爾邦。孰謂天不憖遺，遽聞大故，邦國殄瘁，震悼于懷。今錫爾恤典，用褒乃顯德，以寧爾都。尚其來止，歆我寵靈，永垂裕于爾後，服休無斁。”路允迪等告王曰：“帝聞先國王薨逝，嗣王傳業，故遣使致奠。弔慰詔書祭文，皆御製親札。在元豐間，祭弔止是常例，今恩禮甚異。大觀年間，所降詔書内，特去‘權’字，以示真王之禮。今此御札，亦示殊恩。但先王爲已受遼冊命，故避諱耳。今遼命已絶，可以請命朝廷。”王答曰：“弊邦自祖宗以來，樂慕華風。况我先考，以禮事大，以忠述職，雖在海外，心常在於王室，故天子灼見，屢加寵澤。今又親製祭文，特示異恩，於臣職銜，又去‘權’字，雖先考嘗蒙此禮，小子何足以當之？所謂冊命，天子所以褒賞諸侯之大典也。今憂制未終，而遽求大典，於義未安，實增惶愧。冀於明年遣使謝恩，並達微誠。惟公等善爲敷奏。”

甲辰，慮囚。

戊申，太白晝見。

秋七月辛酉，宋使路允迪等還，王附表以謝。

壬戌，太白晝見。

乙丑，中書侍郎平章事金沽卒。

癸酉，親設消災道場於乾德殿五日。

八月辛巳朔，日食。

庚子，以李資謙判西京留守事。

甲辰，幸妙通寺。

遣河則寶如遼，自龍州泛海，不達而還。

九月乙卯，王以文敬太后忌辰，如安和寺行香。

丁巳，决内外重刑。

己未，幸普濟寺。

丙子，慮囚。

冬十月乙酉，親行虞祭。

戊子，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飯僧三萬。

十一月壬戌，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十二月壬午，肆赦，秩祀山川，饗耆老及篤癈疾者，賜物有差。

丙午，以金至和判兵部事，林有文、崔弘宰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金若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拓俊京爲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朴昇中爲樞密院使，金仁揆同知樞密院事，李資德爲樞密院副使。

（甲辰）二年春正月丙辰，晝晦。

辛酉，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晙卒。

二月乙酉，流同知樞密院事崔弘宰于昇州褥地島。

三月己巳，尚書右僕射李德羽卒，以文翰自任，嘗修《肅宗實錄》，以勞拜戶部侍郎。

閏月甲申，日赤無光。

乙酉，親醮闕庭。

丙戌，日色黄赤。

壬辰，大風晝晦。

夏四月丁巳，王如安和寺。

壬申，奉安睿宗晬容于景靈殿。

遷惠宗神主于順陵。

甲戌，祔睿宗于太廟。

五月丁丑朔，賜高孝冲等及第。

庚子，宋商柳誠等四十九人來。初，明州杜道濟、祝延祚隨商船到本國，不還，明州再移文取索。國家上表請留，至是，誠等來傳明州奉聖旨牒云："杜道濟等許令任便居住。"

六月丁未，王如奉恩寺。

戊申，幸靈通寺，命有司修葺崇福院。

辛酉謁顯陵，癸亥謁昌陵，丁卯謁裕陵，癸酉謁綏陵。

秋七月己卯，親禘于太廟。

甲申，冊李資謙爲朝鮮國公。

戊子，遣樞密院副使李資德、御史中丞金富轍如宋謝恩獻方物。

八月戊午，李資謙納其第三女于王。庚申，百官賀納妃。

甲子，幸妙通寺。

庚午，御神鳳樓大赦。教曰："朕自叨上嗣，濫位震宫。不能以孝行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不天遘禍，易月終喪。抱弓劍以哀號，覩羹墻而永慕。欲尊外家之長，以慰先后之靈。况朝鮮國公，忠誠夾輔，功業既崇，遣使策命公及夫人，兼敍用諸子壻。宜以餘恩，推及内外。斬絞二罪以下，咸赦除之。望秩山川，饗老人及篤癈疾、鰥寡孤獨、義夫節婦，賜物有差。凡有職者，各以次陞職。"

壬申，下教："冊王妹承德宫主爲長公主。"曲宴宰樞侍臣徹夜。

九月庚辰，王如安和寺。

甲午，太白晝見經天六日。

丙申，王如玄化寺，宴宰樞侍臣。

冬十月丁未，以慶龍節，宴群臣于乾德殿，常參以上官各賜馬一匹，又宴宰樞、侍臣于含元殿。

壬子，封王妹興慶宫主爲公主。

甲寅，幸外帝釋院。

十二月甲子，以林有文檢校太保、守太尉、判尚書戶部事、上柱國，金若温檢校司徒、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國，拓俊京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壽檢校司徒、守司空、參知政事，朴昇中檢校司空、政堂文學、判翰林院事，金仁揆檢校司空、吏部尚書、知門下省事，李資德爲工部尚書、知樞密院事，許載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三年春正月庚寅，李資謙又納第四女于王。壬辰，百官賀納妃。

三月己卯，制：“義州郎將庾清曾被虜北遼，今自拔還，宜令赴京授本職。一行軍忠占亦授本州校尉。”

庚辰，慮囚。

己亥，幸崇福院，賜號興聖寺，設齋張樂以落之，仍宴宰樞、侍從官。

庚子，還宮赦。

夏四月庚戌，幸李資謙第宴，夜還。

戊辰，幸普濟寺禱雨。

五月壬申朔，遣司宰少卿陳淑、尚衣奉御崔學鸞如金。金以國書非表，又不稱臣，不納。

丁丑，幸妙通寺禱雨。

丙申，親醮闕庭。

六月壬寅，王如奉恩寺。

乙巳，再雩。

丁未，雨。

秋七月庚午朔，賜李陽伸等及第。

八月己未，幸西京。

九月壬午，樂浪伯金景庸卒。

冬十月己酉，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林有文卒。

十一月丁丑，至自西京。

十二月壬戌，以拓俊京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壽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朴昇中、李資德、金仁揆並參知政事，許載知門下省事，李之美知樞密院事，智祿延、

金縝、金富佾並同知樞密院事。

是歲，金滅遼。

（丙午）四年春正月甲午，白虹貫日。

二月丁巳，淮安伯沂卒。

戊午，順宗延福宮主金氏卒。

庚申，冊王妃李氏爲延德宮主。

辛酉，內侍祇候金粲、內侍錄事安甫鱗與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上將軍崔卓吴卓、大將軍權秀、將軍高碩等謀誅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俊京舉兵犯闕。

壬戌，焚宮闕。

癸亥，劫王移御南宮，殺安甫鱗、崔卓、權秀、高碩及宿衛左僕射洪灌等十七人，其餘軍士死者不可勝計。

甲子，資謙等流智祿延、金粲于遠地，道殺祿延。

三月丁卯朔，資謙劫王，移御其第。

辛未，以國家多事，停選舉。

辛卯，召百官議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獨李資謙、拓俊京曰："金昔爲小國，事遼及我。今既暴興，滅遼與宋，政修兵强，日以强大。又與我境壤相接，勢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問。"從之。

癸巳，黄霧四塞。

甲午，日色如血。

乙未，遣李之美告太廟，筮事金可否。其文曰：

“惟彼女真，自稱尊號，南侵皇宋，北滅大遼，取人既多，拓境亦廣。顧惟小國，與彼連疆，或將遣使講和，或欲養兵待變，稽疑大筮，神其決之。”

赦斬絞以下罪，以李拓之黨謂之衛社，授職有差。

夏四月丙午，王如安和寺，李資謙扈從。王回望舊宫，泫然淚下。

丁未，遣鄭應文、李侯如金稱臣。上表曰：“大人垂統，震耀四方；異國入朝，梯航萬里。况接境之伊邇，諒馳誠之特勤。伏惟天縱英明，日新德業。渙號一發，群黎無不悦隨；威聲所加，隣敵莫能枝梧。實帝王之高致，宜天地之冥扶。伏念臣壻土小邦，眇躬涼德。聞非常之功烈，久已極於傾虔；惟不腆之苞苴，可以伸於忠信。雖愧蘋蘩之薦，切期山藪之藏。”金回詔曰：“省所上表，稱臣並進奉土宜匹物等事具悉。朕以推亡固存，寔帝王之造；以小事大，乃社稷之圖。緊魁偉之渠材，蘊變通之遠業。卿家傳王爵，世享胙封，抗章竭尊獎之誠，任土盡委輸之節，仍稱卑號，足見全能。加非兵革之威，誘不玉帛之惠，自然來者，不曰良哉。且君父之心，予已堅篤；而臣子之義，汝毋易忘。卜世卜年，是彝是訓。外有合行條件事等，即次發使前去宣諭。”

辛亥，以拓俊京爲門下侍郎、判兵部事，李壽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禮部事，李資德、許載並參知政事，金富佾爲政堂文學，李之美判樞密院事，金珦、金義元並同知樞密院事，金富軾爲御史大夫、樞密院

副使。

五月丙寅朔，移御延慶宮。

乙亥，大雨雹。

庚辰，命文武百官齋僧祈雨。

乙酉，李資謙遣兵將犯御寢，王密諭拓俊京執資謙囚之。

丙戌，流李資謙及妻子于外，餘黨分配遠地。

丁亥，宣旨："朕以幼沖，承襲祖業，意欲倚賴外家，事無大小，一切委任，而縱爲貪暴，殘民害國，朕雖知之，無以防閑。至今月二十日，患起倉卒，判兵部事拓俊京倡義定難，功不可忘，宜令所司論功懋賞。軍器少監崔思全同心密輔，可並賞功。"

辛卯，流平章事朴昇中于蔚珍。

六月丙申朔，王如奉恩寺。

甲辰，設消災道場于天福殿。

乙巳，以拓俊京檢校太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公壽判吏部事，金珦爲戶部尚書、知門下省事，崔思全爲兵部尚書。

乙卯，出李資謙女二妃，納殿中內給事任元敳女爲妃。

庚申，以李珍福爲右僕射、鷹揚軍上將軍，高公現爲兵部尚書、龍虎軍上將軍，林修爲殿中監、左右衛上將軍。又以鄭惟晃等二十人有扈駕及捕賊功，賜職有差。

秋七月丁卯，宋遣閤門祇候侯章、歸中孚等六十

餘人來。王迎詔于天福殿。詔曰：“朕居春宫，十有餘載，罔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於萬機之煩，爰議内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構之崇，上皇付托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没燕山，俶擾邊境，達于都畿。方朕即位之初，遭此震驚，以故未及與王相聞。朕惟王世濟忠孝，膺授顯册，屏翰之舊，久受國恩。肆我烈祖神宗皇帝，命使修聘，禮意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臣。以至于我道君太上皇帝，錫賚不貲，待遇加等。朕惟中國與王遠隔遼海，而恩禮如此，豈有他哉，庶幾艱難有以敵愾耳。王國與金相望，無數百里之遠，而不能蕩其巢穴，以報中國，豈累朝待遇殊絶之意耶？金人者，固嘗臣屬於王，以叢爾海隅之醜，背天逆神，滅絶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王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其劫質肅王而去，第命將士驅逐出境，方將起天下之兵，問罪小醜。王其率勵師衆相爲表裏，以行天誅。夫糾逖王慝，獻俘本朝，以報中國數世之恩，大忠也；取亂攻昧，誅討淫暴，以伸威沙漠之外，大義也；拓地開境，覆其巢穴，報驟驕不臣之虜，大威也。一舉而三者皆得，王何憚而不爲？高爵厚賜，朕於王無所愛惜。王其勉之。”

侯章在館，又致書於王曰：“章等來時，奉皇帝聖旨：祖宗行堯舜之道，務本敦化，與本國講好，幾二百年，禮無不備。我道君太上皇帝繼而承之，恩崇益

厚。比緣奸人啓議，悉興邊事，使金人猖蹶，興無名之師，雜烏合之衆，襲其不備，擾我中原，恣行劫掠。是時有勤王之師數百萬，大臣獻議曰：‘不擊於黄河之南，可邀於大河之北。正兹深入，若大兵一舉，則無遺矣。’今皇帝登祚之初，孝悌恭儉，旰食晏寢，任賢使能，崇信顧義，未欲殄滅。於是金人悔過，告和請路，求歸沙漠。主上因而資之以金帛，爲犒軍之具。復有無厭之求，窺伺河北關鎮，人神共怒。事不獲已，待以秋凉，必興師討伐，乘此之時，本國安可坐視？若將兵境上，共爲掃除，是結無窮之好耶。因兹成功，別遣使人前來。”

答云：“本國自祖先以來，承事上朝，恭順之誠，未嘗敢怠。神宗皇帝雖遠隔遼海，而天日之明，無不鑑炤，降使修聘，恩禮尤厚。道君太上皇帝繼而承之，待遇加等，錫賚倍常，實百生難報之恩也。惟天地不責其報，而區區感激之心，庶幾萬一。今者伏承奉使宣贊，來傳詔書，以金人不道，淫暴滋甚，方將起天下之兵，問罪小醜，令小國率勵師衆，相爲表裏，以行天誅。孤自初奉讀，不覺流涕。惟金人之始也，固嘗臣屬於我國，而常以寇掠爲事。我國以邊鄙甫寧，不欲生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要在羈縻而已。我祖肅王代，有酋長盈歌，力以制群凶，威以降諸部，雄視白山，數侵吾境。吴達、惠奴相繼而作，凶勢益振。昨者被掠人自大金還來，言‘上朝使臣到蕃土，禮數一如降使北遼之例。’又聽邊人之言‘金

人陷没契丹，遂犯上朝地界。皇帝以登祚之初，未欲殄滅，因其請和而許之。’以中國之大而如此，况小國孤立，其將安恃乎？今年四月，特遣使修好，已經累朔，尚未回報。載念本國，天災流行，府庫焚蕩。凡爲禦戎之具，靡有孑遺，方議鳩工，以圖興復。今詔書委曲諭示，此實雪舊恥，報大恩之日也。然以殘弊之兵，當新勝之虜，恐非勉强所能及也。但冀訓勵師徒，修整器械，待王師臨壓彼境，則弊國敢不盡力，相爲表裏。假托威靈，助平戎醜，孤所願也。天實臨之，惟奉使宣贊復命日，宜以此意奏聞。”

癸未，侯章還，王附表以聞。略曰：“王人驟至，天詔俯頒，拜命殊尤，撫躬隕越。竊以一王乃域中之大，諸夏爲天下之尊。况九聖之承明，統庶邦而無外。凡爾含識，固宜歸心，苟或爲讎，實云匪茹。惟金人之爲暴，值丹國之不天。既乘新勝之鋒，浸有横行之意，妄圖猾夏，遂及侵疆。恭惟皇帝陛下新握乾符，遹追聖政，遭繹騷於京國，軫赫怒於淵衷，將欲應天而順人，伐叛而問罪。特馳使指曲示訓，詞謂：‘犯漢者義必加誅，而尊周者禮當敵愾。’遂令師旅並舉，表裏相攻。言念小藩，世蒙厚德，常願盡忠於報上，豈能無意於勤王？忽奉讀於絲綸，第難禁於涕淚。宜即奔命，以待興師。但爲弊封，本非勝國，近經災孽，焚盡畜藏。其於儲偫資糧，繕修器械，必也整齊而後動，固難造次而可圖。况又賊勢凶强，未宜輕觸，虜地險隘，豈易長驅？然帝命之臨門，理無回避；俟王

師之制敵，少助威靈。但願聖明，灼知誠懇。”

壬辰，幸普濟寺。

八月乙巳，設佛頂道場于天福殿。

九月乙丑，遣樞密院副使金富軾、刑部侍郎李周衍如宋賀登極。

庚午，王如安和寺。

辛未，金宣諭使同僉書樞密院事高伯淑、鴻臚卿烏至忠等來。金主敕伯淑等曰：“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若一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

冬十月丙申，慶龍節，宴群臣於天福殿。

戊戌，王餞金使于大明宫，附回表謝，一依事遼舊制。

壬子，召還金粲爲殿中内給事。

癸丑，幸南京。

己未，幸藏義寺。

十一月壬戌朔，宴群臣於延興殿。

甲子，幸仁壽寺。

庚午，至自南京入御延慶宫。

丁亥，移御壽昌宫。

閏月壬辰朔，赦，犯二罪者免刑流之，犯流以下免罪。饗年八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孝順節義者，賜物有差。

乙未，設般若道場于重華殿。

丙辰，飯僧於禁中。

十二月丙寅，李資謙死於貶所。

癸酉，遣衛尉卿金子鏐、刑部郎中柳德文如金謝宣諭。表曰："高伯淑至，密傳聖旨，保州城地許屬高麗，更不收復。切以勾麗本地，主彼遼山，平壤舊墟，限於鴨綠，累經遷變。逮我祖宗，值北國之兼併，侵三韓之分野，雖講隣好，未歸故疆。及乎天命惟新，聖王既作，見兵師之起義，致城堡之無人。當臣父先王時，有大遼邊臣沙乙何來，傳皇帝敕旨曰：'保州本高麗地，高麗收之可也。'先王於是理其城池，實以民戶。當此之時，雖小邦未嘗臣屬上國，而先帝特欲寵綏隣藩，霈以訓辭，賜之舊土。及後嗣之繼序，遭聖德之承天，備認德音，恭修臣職。惟此東濱之寸土，本爲下國之邊陲，雖嘗見奪於契丹，謂已拜恩於先代。特推異渥，仍屬弊封，豈僥倖而致兹？蓋遭遇之異甚。深仁大義，不可名言；緜力薄材，若爲報效。惟當備春秋之事，守藝極之常，舉邦國而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愊無他。"

己卯，設消災道場于天福殿。

庚辰，以金仁存檢校太師、門下侍中，金珦爲兵部尚書，崔惟迪爲戶部尚書，召還韓柱爲刑部郎中、知制誥。

（丁未）五年春正月丁酉，金遣高隨來賀生辰。

庚子，移御壽昌宮。

丙午，金使還，王餞于重華殿，附表以謝。

二月己巳，移御延慶宮，納刪定都監判官金璿女

爲次妃。

乙亥，幸西京。

庚辰，謁太祖真殿。

三月癸巳，金子鏐、柳德文賫詔還自金。詔曰："省所上表，謝宣諭並進奉物事具悉。卿撣人未諭之前，願爲附屬；禹會既通之後，益亮勤悰。因嘉志在於畏天，當即恩綏而賜地。頃陳貢篚，止上謝章。領閱之餘，獎嘆雖切，尚托言於戶口，未別奏於誓封。但其事事以訖成，忠于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諫官奏："子鏐入金，不能御下，其從者與金人鬥傷。金人誚讓，執都部署申錫杖之，請治辱命之罪。"乃免官。

甲辰，西京妖僧妙清、日者白壽翰說王設灌頂道場于常安殿。

戊申，王與妃及兩公主幸興福寺，遂與宰樞近臣御樓船于大同江中流宴樂。

己酉，慮囚。

壬子，移御九梯宮天興殿。

癸丑，命政堂文學金富佾講《書·洪範》。

甲寅，御麒麟閣，命承宣鄭沆講《書·說命》、《周官》。

乙卯，流拓俊京于嵒墮島，崔湜于草島，尚州牧副使李侯進、龜州使邵億、郎將鄭惟晃、西材場判官尹翰等于遠地。

御麒麟閣，命鄭知常講《書·無逸》，召從臣及西

京儒臣二十五人賦詩，賜酒食。

丙辰，王與妃及兩公主御龍舟于大同江沿流宴樂，召宰樞、侍臣侍宴。

丁巳，移御觀風殿。

戊午，（招）〔詔〕曰："朕荷天地之景命，襲祖宗之遺基，奄有三韓，于兹六載。智不能謀，明無所燭，災變相仍，略無寧歲。去年二月，亂臣賊子，乘間而起，陰謀發覺，朕不得已，咸致於法。自是引咎責躬，慙德多矣。今以日官之議，行幸西都，深省既往之愆，冀有惟新之教，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一、方澤祭地（祇）〔祇〕，四郊迎氣。一、車服制度，務從儉約。一、除冗官不急之務。一、勸農力田，以給民食。一、務儲官穀，以待救民。一、取民有制，常租調外，毋得横斂。一、撫民安土，無使逃流。一、濟危鋪、大悲院厚畜積，以救疾病。一、無以官庫陳穀抑配貧民，强取其息，又無以陳朽之穀强民舂米。一、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毋得侵牟。"

夏四月丙寅，大雨雹。

庚午，王妃任氏生元子，百官表賀。

乙亥，設般若道場于長樂殿。

乙酉，以文公美爲吏部尚書，韓安中爲尚書右丞，韓冲爲禮部侍郎，文公裕爲閤門祗候，李神倚爲千牛衛上將軍，鄭克永爲東京留守使，林存爲晉州牧副使，崔巨鱗爲尚州牧副使。公美等皆資謙所流，至是召還復職。

五月壬辰，流同知樞密院事崔惟迪于慶州，刑部侍郎蔡碩于珍島縣。

乙未，御靈鳳樓，命兩京神騎擊毬，賜物有差。

辛丑，慮囚。

金富軾等至宋明州，會金兵入汴，道梗不得入，癸卯乃還。

六月乙丑，賜王佐材等及第。

庚午，以金仁存判吏部事，李公壽判兵部事，金富佾爲戶部尚書、判禮部事，金珦檢校太尉、守司空，金富軾知樞密院事，崔滋盛同知樞密院事，崔思全爲吏部尚書、知都省事，文公美爲禮部尚書、知制誥，鄭克永判衛尉事、翰林學士。

乙酉，慮囚。

秋七月辛亥，至自西京，入御延德宮，下詔曰："今春巡西京駐蹕，至秋乃還，將以推恩及諸有衆。諸扈從人有所犯者，若非故犯，勿論。諸隨駕人員及西京迎駕百司各加同正職一級，諸勞役僕（肄）〔隸〕賜物有差。其餘未盡稱下者，令攸司以類聞奏施行。"

丙辰，宋教練使明州副使張誂來。

是月，西京西北道蝗。

八月甲子，移御延慶宮。

乙亥，幸普濟寺。

丁丑，以李瑋爲中書令，任元敳爲禮賓少卿、御史雜端。

辛巳，改延慶宮爲仁德宮，天福殿爲天成殿。

九月己丑，遣國子司業李仲如金賀天清節。

甲午，王如安和寺。

丁酉，幸王輪寺。

癸卯，慮囚。

丁未，幸妙通寺。

己酉，金宣慶使永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居瑾、秦州團練使張淮等來。

丙辰，王迎詔于天成殿。詔曰："勍敵奉天而廢立，事蓋非常；諸侯爲朕之蕃宣，理當誕告。厥初汴宋請復幽燕，密修浮海之勤，申結與隣之好。先皇帝曲矜懇至，即示允俞。曾無知施以固盟，䆄更納亡而構怨。迨桓纘紹，復佶云爲。仍久示於含弘，訖無聞於悔禍，以致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止勞將帥之一征，旋致窠巢之坐覆，宗祧失守，父子見俘。載惟積釁之深，至有易姓之事，謂神器不可無主，議降新封。况生民惟懷至仁，共推舊宰。已於今年三月初七日，宣諭元帥府差人押送趙主父子並燕王、越王、鄆王以下宗族四百七十餘人赴闕，仍備禮冊命亡宋太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都於金陵。於戲！獲盈貫之元惡，于是輸成；畢造物之全功，所宜同慶。今賜卿衣帶、犀、金銀、絹、匹段等物，至可領也。"

冬十月丁卯，命有司刷諸李所奪土田臧獲，悉還本主。

己巳，金使耶律居瑾還，王附表以謝。表曰："非常勝事，不世異恩。實千古之未聞，舉一方而祇服。

皇帝（陞）〔陛〕下，應三靈之符讖，襲累世之宗祧。仁之所漸者深，則義之所制者衆；德之所施者廣，則威之所屈者多。故得神兵一揮，率土大定，東西南北，拓地增疆，華夏蠻夷，望風束手。功業光輝於竹素，威靈聳動於乾坤。今者飭使節以有宣，與侯邦而同慶，便蕃上眷，渥縟多儀。惠厚及遐，固論酬而無計；心存事大，但忠藎以爲期。”

丁丑，設百座道場于天成殿，命內外齋僧三萬。

十一月乙未，幸奉嚴寺落成。

遣石俊如金謝賀生辰，李瑱賀正。

十二月庚午，門下侍中金仁存卒。

戊寅，慮囚。

壬午，以李公壽判吏部事、監修國史，金富佾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珦、崔滋盛參知政事，金富軾爲戶部尚書，文公美同知樞密院事。

是月，太白晝見經天。

（戊申）六年春正月丁亥，王不豫，宰樞百官禱于廟社山川佛祠道宇。

辛卯，慮囚。

壬辰，金遣蕭懷玉來賀生辰。

乙巳，仁德宮火。

丙午，移御延德宮。

壬子，移御壽昌宮。

是月，太白晝見經天。

二月乙卯朔，王引見金使蕭懷玉，以不豫，故至

是受詔。

癸亥，南京宫闕火。

戊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庚午，移御壽昌宫。

丁丑，幸普濟寺。

三月丁亥，宋綱首蔡世章齎高宗即位詔來。

庚寅，移御興王寺薦福院。

壬辰，親設華嚴道場於弘教院五日。戊戌，幸弘圓寺飯僧。

壬寅，以李公壽爲門下侍中，金富佾守司徒、判尚書兵部事，金珦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璹檢校司徒、守司空、左僕射、判禮部事，崔滋盛檢校司空、判工部事，金富軾爲翰林學士承旨。

甲辰，慮囚。

丁未，以崔思全守司空、尚書左僕射。

夏四月乙卯，詔曰："比來天文有變，時令不調，冀推恩而寬刑，或調氣而消災。宜令有司慮囚，赦二罪以下，望祀國内山川，饗耆老及篤廢疾、節義孝順、鰥寡孤獨，賜物有差。又元曉、義想、道詵皆古高僧，宜令所司封贈。"

丁巳，南界海賊多起，以御史中丞鄭應文爲宣撫使，往諭之。

癸亥，王如安和寺，經宿而還。

甲子，移御大明宫，即順天館。

己巳，帶方公俌卒于京山府。

甲戌，太白晝見經天。

己卯，詔："崔惟迪緣坐子罪，實非自作，許量移田里。"

庚辰，賜李元哲等及第。

五月己亥，移御延德宮，醮于闕庭。

庚子，移御大明宮。

乙巳，移御壽昌宮。

庚戌，禱雨于廟社山川。

六月甲寅朔，王如奉恩寺。

己未，設菩薩戒道場于重華殿。

辛酉，以崔弘宰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弘義爲戶部尚書、左右衛上將軍。

丁卯，宋國信使刑部尚書楊應誠、齊州防禦使韓衍等來。初，應誠至江亭，移牒接伴所云："准敕：今將欲至碧瀾亭，貴國禮意勤腆，若不預行開陳，必至處有煩勞。緣爲二聖在遠，臣子不忍聽樂筵會。今將舊例檢炤、迎詔、拜表日依例用樂外，如有筵會，則赴坐免樂，並免送衣帶花酒。"

己巳，迎詔于壽昌宮。詔曰："數遇中微，變生外圉，肆朕纘紹，方圖敉寧。惟三韓之舊邦，實累世之與國。嚮煩信使，來效充庭，乃緣艱虞，久緩報聘。想亦量其多故，當不替於素懷。兹奉大金之尺書，特馳一介之行李，航海越境，良有溷煩，救災恤民，必加軫助。聊將薄物，不逮彝儀。今差楊應誠、韓衍等充國信使副，兼賜國信禮物、衣帶、金鍍銀器、雜色

匹段、散馬等物。”

應誠等歸館，復上語錄云：“昔周室多難，或言於晉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文既定王室，因成霸業，載之書典，光耀無窮。竊惟貴國在海東，最號爲大，世著忠順。自通使以來，本朝待遇貴國，恩禮加厚，未始小衰。此者時遇艱難，國家多事。不料狄人用詐，遂勤二聖遠征，上下憂勞，莫遑寧處。重念貴國，秉禮重義，而又本朝恩遇，積有歲年，非他國之比。方兹緩急，義當責望，正仗大義勤王時也。今皇帝初登寶位，遣使撫問國王，就煩津發，迎請二帝。於傳宣拜詔日，已嘗一一面陳，繼以公牒，移館伴所，再煩申覆，誠懇備至，諒蒙體悉。貴國以謂去金道路險阻，不可前行。在祖宗時，金人嘗附貴國之使入貢，當時道路自通，未聞不可行也。貴國又恐金人亦由此遣使，然金人自破契丹後，皆由河東山北通使，必不由此而來。若貴國慮金人因此生事，應誠等今此奉使，只是素隊百十人，持國書、禮幣，前去講和，即非争鬥。貴國（弟）〔第〕津發使人一行至界上，先報知金人，以聽可否，或裁减人數，一切從之，自是無由生事。若使由貴國之路，迎請二帝，則不虧二百年忠順之義，亦以報列聖眷遇之恩。國家報功，倍於疇昔，而四方諸國，益仰令名，信服高義，實有無窮之休。而貴國重臣，皆有協贊奉戴之忠，國家賞典，傳於不朽，非一時使人私己之利也。敢盡布腹心，惟冀國王，謀及重臣，協濟兹事，無以

暴起之狄人，遂失久要於華夏。早希與決，無至稽留。”

王以書答曰："本國自祖宗以來，事大以誠，故自神考至於太上道君皇帝，視同一家，其異恩厚禮，豈易名言？惟天地不責其報，而區區感激之意，庶幾萬一。伏聞二帝遠征，舉國憂憤，雖不能應時奔問官守，而臣子之心豈遑寧處？且皇帝孝悌，群公忠義，必也動天地感鬼神。天地鬼神共協相贊，豈使二聖久勞沙漠。每祝早還京闕，以副天下之望。皇帝初登寶位，首遣侍臣就傳詔命，欲令小國津發前去，迎請二聖。使副又於傳詔日一一面諭，繼以公牒，懇意備至，敢不拜命。然女真之始也，分居部落，未有定主，故嘗臣屬我國，或隨我使人入貢上國。此後漸致强盛，常爲邊患。近者陷沒大遼，侵犯上國，自此兵威益大，抑令小國稱臣，仍約定禮數，一依事遼舊例，小國不得已而從之。然其俗好戰，常疾我樂率上國，近於疆界，修葺城壘，屯集兵士，意欲侵陵小國。如聞使節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非特如此，必以報聘爲名，假道小邦，遣使入朝，則我將何辭以拒？苟知海道之便，則小國之保全難矣。而淮南兩浙，緣海之地，得不慮其窺便覦耶？苟爲不然，小國豈敢恬不從命？玆事實大，非敢飾言，惟使副曲察情衷，少回雅意，歸奏闕下。”

癸酉，慮囚，出輕繫。

辛巳，幸外帝釋院。

秋七月丙戌，參知政事李璹罷。

庚寅，幸普濟寺。

壬子，幸王輪寺。

八月庚午，宋使楊應誠等還，王御重華殿引見，附謝表曰："皇使鼎來，天暉遠逮，仰龍光而拜賜，戰冰炭以交懷。恭惟皇帝陛下，應戴舜之誠，懋興周之業。敉功不替，圖並受於丕基；哲命自貽，勤用祈於初服。乃眷東土，實爲世臣。特煩法從之班，曲示訓辭之重，仍加好賜，敷錫異恩。奉咫尺之威，固將殞越；讀懇惻之語，徒自涕洟。蓋念遐藩，素陶聲教，遠自祖先之世，亟叨恩禮之加，延及後侗，益圖內面。忽聞邊鄙之爲梗，遂致春秋之後倫。而况帝室多艱，鑾輿遠狩，但增驚駭，罔識端倪，悵無路以奮臂，阻問安於行在。分災救患，當輸敵愾之忠；縣力薄材，難展勤王之效。憂媿滋劇，神明所監。緣臣繆纘孫謀，適丁厄，會災荒，荐至人物凋殘，內逼逆臣跋扈之凶，外虞强國覘伺之釁。方初平難，兼講和隣，匪曰爲功，幸無生事。非不知舉弊邑以奔朝廷之教命，盡微勞以答累代之寵靈，勢有未便，事難自遂。但期睿聖曲亮忱誠，察臣方處於艱危，赦臣實非於逋慢，永加容德，俾遂曲全。則藝極其存，無失小邦之事大；文威所被，敢忘荒服之尊王。指白日以誓心，冀皇天之垂炤。"

時應誠等往復不已。又答曰："上朝先是降詔，令小國往諭女真來朝。小國竊慮女真不可使窺中國富盛，不敢奉詔。朝廷不以爲然，遂多方招諭，厚賜金帛。

彼既知中國虚實，窺心一動，長驅深入，騷擾京師。小國與金國，疆場相接，知情僞甚熟。今使節由此而往，則猜疑生隙，禍不旋踵。假令使節由此往彼，彼必由此復禮。又况其國東濱大海，尤善水戰，彼托以復禮，審知淮浙形勢，萬一具戰艦浮海而下，擊其不意。竊恐北苦陸戰，南苦水戰，首尾受敵，爲患必鉅。事至於此，雖悔可追。小國所以不獲奉詔者，天地洞鑑，不敢飾辭。雖曠日持久，更不敢他議。”仍選日請附回表。應誠等答曰：“貴國君臣，必以爲有害而不從，只欲使人還歸，是終不許也。”遂不受附表，例贈宴幣、衣襨、禮物，亦皆不納而去。

甲戌，遣禮部侍郎尹彦頤如宋。上表曰：“天地之仁，各令萬物以咸遂；帝王之道，不責衆人之所難。敢吐忱辭，仰干聰聽。竊念本國地分東鄙，世事中華。守千萬里之封疆，未躬於朝請；顧二百年之恩禮，但誓於忠勤。昨者聞兩聖之播遷，舉三韓而悲痛。既不能奔問官守，以申臣子之誠；又未得首倡義兵，以徇國家之難。今伏遇皇帝陛下，起從元帥之府，光襲先王之基，冀與臣民共迎鑾輅。詔書下而老幼垂泣，德意形而遐邇宅心。至誠感神，豈無厥應？宸極反正，今也其時。臣屬室家，焚蕩之餘，當軍國擾攘之際，愧未遑於慶禮，辱先遣於皇華。雖命出重嚴，乃事難遵稟。蓋彼金國接我鴨濱，既乘猾夏之威，又有害隣之意，常令密諜，以待釁端。如聞仗節之假途，則必應時而生事，或揚兵可畏而加責，或復禮爲名而請行。

在此路衝，將何辭拒？彼衆我寡，既難可以與爭；唇亡齒寒，又焉知其非禍。豈徒今日之扼腕，必有他時之噬臍。職此多艱，理非自慢。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內懷嚮慕，憫臣外迫侵陵，山藪示藏，雷霆收怒。小國有保全之幸，上朝無藩屏之危。率諸侯而尊周王，非敢期齊晉之故事；任厥土而作禹貢，願不失青徐之舊儀。丹慊不誣，皇天是證。”

甲戌，以崔思全守司空、尚書左僕射。

乙亥，幸西京。

自四月至是月，太白晝見經天。

九月丁亥，遣李愈如金賀天清節。

丙午，命行從宰樞與妙清、白壽翰相定新宮于林原驛地。

以林景清爲樞密院副使。

冬十月壬子朔，東南海安撫使鄭應文奏：“溟珍、松邊、鵝洲三縣，海賊佐成等八百二十人投附，已於陝州三岐縣置歸厚、就安二場，晉州、宜寧縣置和順場，以處之。”群臣陳賀。

庚戌，慮囚。

甲寅，至自西京，入御壽昌宮。

癸亥，遣吏部尚書崔濡、衛尉少卿宋覲如金謝宣慶並進方物。

甲子，幸神衆院。

十一月戊子，移御仁德宮。

己丑，遣工部員外郎俞元胥如金謝賀生辰，閤門

通事金澤賀正。

丁酉，移御壽昌宮。

戊申，移林原驛作新宫，命內侍郎中金安督役。時方寒沍，民甚怨咨。

十二月甲寅，尹彦頤還自宋。詔曰："朕比遣使軺，亟馳殊域，念父兄之遠狩，邈川陸之相望，假道無從，問安罙切。爰荷藩維之舊，庶資疆埸之通。遽諗奏封，備陳誠悃。鑑觀彌日，慨嘆在中。顧孝友之思，雖欲伸於己志，然幾微之慮，亦當盡於人情。既諒恭勤，無忘屏衛。"

乙卯，慮囚。

癸亥，以崔思全參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韓冲爲樞密院副使，崔滋盛爲吏部尚書，尹俌爲刑部尚書，崔濡、康侯顯爲左右散騎常侍。

壬申，金遣錦州管內觀察使司古德、衛尉少卿韓昉等來。

甲戌，王迎詔于重華殿。詔曰："朕聞夏商而來，莫非不仁失天下；漢魏以降，則有故事爲諸侯。玆載籍之具書，非一時之創見。惟宋太上皇趙佶、少帝桓所以背恩而失信，與其致討以就俘，亦已使聞，不須重敘。自玆朞歲，邈在別都，比詔詣於闕庭，因面數其過失。顏之厚矣，省伊戚之自貽；人皆知之，顧何辭而以對。殞越於下，咸服其辜。然罪可釋愚可哀，終棄絶之弗忍；惟名不正言不順，亦爵號之既加。已於今年八月二十六日，降封趙佶曰昏德公，趙桓曰重

昏俟。事皆惟新，理宜誕告，言念至公之舉，諒恊同慶之誠。嗚呼！命不于常，國必自伐。惟皇上帝之震怒，不爲桀亡；非予一人之能令，俟于周服。敬爾有土，其聽朕言。今差司古德、韓昉等充報諭使副，仍賜卿衣帶、匹段、銀器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司古德等上語錄云：“承樞密院劄子，准奉聖旨：候到國有合計議事件，須至定疊，回日却具申覆，以憑奏聞，開立下項：保州之地，初有詔諭，更不收復，意謂貴國必能（祇）〔祗〕率舊章，遵奉王室。故朝廷不愛其地，特行割賜。爾後數歲，貴國尚未進納誓表，故於回謝宣諭詔內云：‘尚托言於戶口，未別奏於誓封，但其事事以訖成，忠於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伏覩詔書，旨意坦然明白。逮今貴國未嘗遵依，第據守上項州城，於理豈爲穩便？不識進退之間，終欲如何？及自脅從並逃移戶口，其數頗多，皆稱物故，殆未可亮。今年八月十四日，安北都護府牒，來遠城爲人民越江到昌、朔州地分耕種，勘會公案。昨蒙先皇帝敕賜鴨江爲界，及承簽院高伯淑宣諭聖旨，更不收復保州一城境內。今來貴國人民有耕種事理不便，到請懲戒，寢罷勘會。昨來朝廷差降高伯淑宣諭時，言議語錄，但傳敕旨，許賜保州，無一城境內語句，兼未畫定界至。自是見得係內地分，宜約束封吏，無令依前，輒有更添，妄煩理會。天會五年二月九日，貴國謝恩使未減斷遣外，依國朝典憲，犯者合出徵償，入被死之家。此時送伴

所具牛馬頭匹及銀兩數牒，過到今經久，並未依應送納，於禮似爲未安。右上數事，貴國果能推誠享上，即納誓表，皎然自明，朝廷亦當回賜誓詔，兼別降指揮，申畫封疆，一切務從寬大，成長久之計。今年三月五日，來遠城收到無主馬二匹，多日無人識認，相度弓口左右，收得必是界外行到，尋已令交付訖。今年八月十四日，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准東路軍司申，巡檢司申，於海岸收捉貴國金鐵衣等六人，狀稱浮海值風，漂流到此。情可憐憫，亦仰移文分付訖。今年八月十四日，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准東路統軍司申，巡檢已申，因巡邊收捉到貴國崔頗喜，尋責得狀稱係天齊城所管，因盜本國牛馬，捉敗同賊，爲此避罪，將妻並馬一匹來到。據上項賊人並將到物件，亦令分付訖。右上三司邊境細故，朝廷亦不遺忽，一一指揮有司即令移文送付，無少底滯。實恐邊吏壅遏，不達王所，故各具聞白，庶見朝廷待貴國之意。”

又上語錄云：“於謝保州表內云‘舉邦國以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愊無他’之言，辭意輕汎。具如近代宋人、夏國與舊遼，洎朝廷所立誓書及表，皆有‘若渝此盟，社稷傾危，子孫不紹’或‘神明殛之，無克胙國’之語。相度既永敦誓好，果無食言，辭意雖重，於理無可避者。至如自古盟載之辭，如此類者非一，兼貴國與遼時誓表，必自有故事，朝廷所收圖書，亦可考據。此事誠非創行要索，朝廷（秖）〔衹〕欲永通歡好，美意灼然。伏望裁酌，早賜

端的垂諭，以憑回日申覆朝廷，具行聞奏。”

王答曰：“昨蒙親授劄錄，今逐所有事件一一論報，謹具如後。保州之境本高麗地分，嘗爲舊遼所並，頃屬大朝，統一中外。先皇帝眷顧小國，使邊臣沙河賜之，又簽院高伯淑奉使日宣諭，更不收復保州。小國不勝慶幸，奉表陳謝，曰：‘舉邦國以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愊無他。’以此誓心，更無章表。意謂盟誓多是敵國交相疑忌，故不得已而爲之，如《春秋》所記衰周列國之事。今則聖人受命，廓然一統，惟是下藩，中心悦服，恭修職貢，一依高伯淑來諭條件，罔有愆忘。今茲諭以‘未進納誓表，於理不爲穩便。’又言‘即納誓表，朝廷亦當回賜誓詔，爲長遠之計。’聞命以還，不勝感懼，當候回謝報諭，行李入朝，兼上表以聞。其人口逃移，是臣父先王生前不獲臣事上國時事，當時臣幼少，未嘗聞知。況高伯淑來日宣諭，許令小國取便，遂兼表上謝。今更以讓，殆未可亮，實深驚恐，莫知所圖。天會五年，金子鏐入朝，不能檢下，致令崇吉刺傷人命，回來即令奪子鏐職田遠流，兼刑崇吉。自來小國舊法，犯罪人處斷流配外，更不徵贖。是以因循，至于今日。遽沐來諭，亦多兢恐，切冀更受指揮。先皇帝時，邊臣沙河奉宣敕賜鴨江爲界，遂言此後其境内寸草尺木，不令吾人採取。況遇今皇帝，謂小國必能祗率舊章，遵奉王室，不愛其地，特賜割賜，而只許保州一城，不許傍側小土。此豈朝廷以至仁大德，撫字小邦之意乎？

是以緣邊官吏，見上國人民越江到昌朔州地耕種，遂移文請徵戒寢罷。今沐來言，‘係內地分，宜約束封吏，無令依前，妄煩理會。’此違自來受命慶賴之心，是以惶恐不知所爲。向者，來遠城收到無主馬二匹，東路巡檢司於海岸收捉金鐵衣等六人浮海值風漂流到此，又因巡邊收捉崔頗喜避罪，將妻並馬入，並令交付。當初聞之雖喜，然謂出上國邊官處分。今聞朝廷雖細事不以遺忽，一一指揮有司，移文分付。乃知朝廷寵綏下國，至深至厚，感荷之誠，萬萬於此。亦當俟來次行李，兼附表以謝。”

高麗史十六

世家卷第十六

仁宗二

（己酉）七年春正月，丙戌，金遣寧州管內觀察使楊公孝來賀生辰。

己亥，樞密院副使韓冲卒。

己酉，以鄭旌淑爲刑部尚書。

二月辛亥，移御仁德宮。

己巳，封睿宗妃王氏爲貴妃，崔氏爲淑妃。

西京新宮成。

壬申，幸西京。

戊寅，入御新宮。

三月己卯朔，御新宮乾龍殿，受群臣賀。上京留守、近西京牧都護表賀。

癸未，宴群臣。

庚寅，至自西京，赦，詔曰："因時乘變，不常厥

居，自古而然。海東先賢有言：‘創宮闕於大花勢，以延基業。’今既相地，創造新宮，順時巡遊，思有恩澤，遍及中外。其犯死罪者流配；犯流以下原之；曾配流者，除不赦重罪外，許量移；給還拓俊京妻子職田；李之美兄弟許令任便聚居一處；西京及所過州縣山川神（祇）〔祇〕各加尊號；新闕主山秩載祀典；西京及所過州縣耆老、孝順節義、鰥寡孤獨、篤癈疾者賜酒食，仍賜物有差；侍從官及西京文武官、營造新闕官吏，並賜爵一級，下逮僕隸，悉推恩澤。”

乙未，幸妙通寺。

辛丑，幸外帝釋院。

癸卯，王視國學，釋奠先聖，獻以銀盤二事，綾絹三十匹。御敦化堂，命大司成金富轍講《書·無逸篇》，使起居郎尹彦頤及諸生講問大義，賜宰樞、侍臣、學官、諸生酒食，學官、諸生表賀。

丁未，慮囚。

戊申，幸普濟寺。

夏四月癸丑，設《金剛經》道場於天成殿。

戊午，王如安和寺。

庚申，延佛骨於大安寺，置仁德宫。

五月庚辰，起居郎尹彦頤、左司諫鄭知常、右正言權適上疏，論時政得失，王優納之。

丁亥，移御延德宫，冊任氏爲王妃。

庚寅，移御壽昌宫。

甲辰，詔曰：“先王之法，正刑名，詳分守，大爲

之備，曲爲之防。冠冕之式，衣服之制，上下有別，尊卑不同。故貴不以逼，而賤不敢踰，人心定矣。逮德下衰，法與時弊，衣服無等，而人不知節儉。我太祖之開國也，克慎儉德，惟懷永圖，景行華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今則上自朝廷，下至民庶，競華靡之風，襲丹狄之俗，往而不返，深可嘆也。今朕庶幾率先，以革末俗，其乘輿服御之物，皆去華尚質。咨爾公卿大夫其體朕意，奉而行之。”

六月戊申朔，王如奉恩寺。

庚戌，中書門下奏曰：“忠州人劉挺弑父，其牧守及州吏不能教民，請皆下吏，仍降州爲郡。”王問左右，對曰：“《禮》云：‘邾婁定公時，有弑父者，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止耳。’不言其所居州邑。則降州爲郡，非古法也。”從之。

戊午，慮囚。

辛酉，設菩薩戒道場於重華殿。

秋七月丁丑朔，太白晝見經天凡十五日。

戊戌，幸王輪寺。

八月戊申，御書籍所，命承宣鄭沆讀宋朝《忠義集》。王欲以聽政之暇，與諸學士講學，以壽昌宮側侍中邵台輔家爲書籍所，裒集文書，令大司成金富轍、禮部員外郎林完與諸儒臣更直。

癸亥，移御仁德宮。

丙寅，以久雨，祈晴于山川佛宇。

辛未，幸普濟寺。

乙亥，幸外帝釋院。

閏月己卯，遣兵部郎中崔灌如金賀天清節。

九月丙午朔，日食。

壬子，王如安和寺。

庚申，慮囚。

癸酉，設百座道場于法王寺三日，令內外齋僧三萬。

冬十月壬午，分遣使於東北兩界，宣諭諸城官吏，問民疾苦，點檢兵仗。

十一月乙卯，遣胡仁頴如金賀正。

丙辰，遣盧令琚、洪若伊如金，進誓表曰："使節賁來，訓辭密諭，俯僂聞命，淩兢失圖。竊以周官司盟，掌其盟約之法，盟邦國之不恊，與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而已。至於衰季，春秋之時，列國交相猜疑，不能必於誠信，而惟盟誓之爲先。故詩人譏其屢盟，而夫子與其胥命。伏惟皇帝陛下，至德高於帝先，大信孚於天下，光開一統，奄有四方，大邦震其威，小邦懷其惠。惟是小邑，介在防隅，聞真人之作興，先諸域而朝賀，故得免防風之罪，辱儀父之褒。略諸細故，待以殊禮，錫之以邊鄙之地，諭之以貢輸之式。朝廷更無於他故，屬國敢有於異心，而嚴命荐至，敢不祗承。謹當誓以君臣之義，世修藩屏之職，忠信之心，有如皦日，苟或渝變，神其殛之。"

又謝還送金鐵衣、崔頗喜及無主馬匹，表曰："聖德方增，大畏小懷而咸造；龍光普被，薄物細故而靡

遺。臣聞《費書》稱：‘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此雖諸侯之事，然其言有諧於墳典，其教不戾於帝王，故編之乎聖人之書，而次之於天子之命，軌法萬世，稱爲六經。伏遇皇帝陛下，神明勃[1]興，威德兼備，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夷夏之民，皆爲臣妾。矧惟下邑，附近東隅。處國奉藩，早盡畏天之禮；推恩字小，已蒙割地之仁。況承皇使之移文，更覺宸慈之浹物。在邊境之末事，尚不遺忘；見朝廷之至仁，務爲寬厚。顧惟孤寡，何以勝堪。瞻言咫尺之威，第識拜命惟是。春秋之事，庶無後倫。”

庚申，大霧，晝晦凡十餘日。

丙寅，移御壽昌宮。

癸酉，遣文公裕如金謝賀生辰。

十二月丁丑，大閱于東郊。

癸未，慮囚。

庚子，以大原公侾檢校太師、守太保兼尚書令，崔滋盛爲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文公仁爲吏部尚書、知門下省事，林景清爲刑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李俊陽爲殿中監、樞密院副使。

（庚戌）八年春正月己酉，幸神衆院。

庚戌，金遣劉汴來賀生辰。

庚午，設帝釋道場于重華殿。

二月壬午，移御仁德宮。

---

〔1〕原作敎，同勃。

己丑，移御壽昌宫。

三月壬子，慮囚。

己未，盧令琚等還自金。詔曰："省所上稱謝，進奉銀器、茶布等物並付《進誓表》事具悉。朕不已而征，見立俘於二罪；非常之慶，遂誕告於四方。卿荐守王藩，篤守臣節，露囊章而展謝，旅篚貢以將誠，載念忠嘉，豈忘嘆尚。有所合諭事件，具如别錄，至當深省，以善後圖。"别錄云："昨遣伯淑宣諭去時，止言'保州虚城，將來到彼，若是所約事件，一一畢從，更加懇求，即當割賜。'洎其金子鏐入朝，所上表内妄稱：'投入户口交付之事，既積歲年之久，復由風土之殊，罔有安存，悉皆物故，許令小國當取便宜。'致於回詔特諭：'尚托言於户口，未别奏於誓封，但其事事以訖成，忠於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又司古德、韓昉等奉使，亦仰如上具款議。及回來奏稱，將到語錄，依前飾言'臣父先王生前不獲，前後屢降詔書，未曾却有一起釋放户口。專俟將來進上誓表，必以依從。'今覽來表，文意似重，訖無歸納户口辭語，必謂：'入賀生辰正朝，至于横使，不失其時。况又從命，上訖誓表，足絶猜貳。故以不言交付之事？'若計前後新舊户口，其數不少，無因俱爲物故。除當日陣亡後因病卒者，自無追索外，至如身没，須有遺骸。更或本身見在，並其諸子孫婆婦等户，並委疾速刷會見數，具表奏聞，即當諒察。如或果難依應，所進誓章，亦無爲定。"又盧令

琚等在金國，欲起館，帝遣節度使班資成傳旨云："昨來趙家父子背信，因發軍生擒在此，降封昏德公、重昏侯，屬次差發報諭使回言。報諭回謝使進表，即日准到，雖表内誓意尤重，不錄遠近累次脅從投入户口之語。既推誠立誓，禮合專使上表，却行附帶，於禮不可。至如表内事理了當，也合恕容。回次使副，申覆國王，後次具錄遠近、新舊、脅從投入户數，隨表進來。"

丁卯，幸靈通寺。

夏四月甲戌，宋遣進武校尉王正忠來，王受詔于重華殿。詔曰："惟王緬受基圖，夙同文軌，乃附乘桴之訊，願修貢篚之恭。惟忠順以無他，質神明而靡愧。屬關聞聽，良用嘆嘉。言念比年，實惟多故。舉中原之生聚，遭强敵之震驚。既涉地以彌深，猶稱兵而未已，兹移仗衛，暫住江湖；若信使之鼎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警，當問聘期。毁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關而謝質，非用前規。諒彼素懷，體吾誠意。"

辛巳，王如安和寺。

丁亥，禘于太廟。

戊子，日官奏："今旱甚，請禱雨于廟社山川。"從之。

知御史臺事李周衍、中丞任元濬、雜端皇甫讓、侍御史高唐愈、殿中侍御史文公元等上疏言時弊，王只從二三事。

己丑，賜朴東柱等及第。

辛丑，門下侍中李公壽與兩府大臣會議，令百寮出米有差，設齋于現聖、靈通二寺，爲國家禳災祈福。

五月丁巳，設佛頂道場於重華殿七日。

六月壬申，王如奉恩寺。

癸未，雨雹。

乙酉，設菩薩戒道場於重華殿。

丁亥，慮囚。

癸巳，以金富佾守太尉判秘書省事柱國，金富軾判三司事，崔滋盛判尚書禮部事，文公仁判尚書刑部事。

秋七月甲辰，承化伯禎卒。

乙卯，供佛骨於重華殿。

庚申，左遷侍御史高唐愈爲工部員外郎。

己巳，宋使王政忠還，附表云："制辭坦明，睿意懇惻，恭承訓及，不覺涕零。恭惟皇帝陛下，靈承帝遷，紹撫皇統。時惟多故，乃艱難啓聖之期；命靡有常，保曆數在躬之慶。顧惟下國，邈在遐陬，第劇震驚，莫能奔問。惟有春秋之事，可達意於明廷；願踰朝夕之池，獲升聞於行在。豈圖微懇，上簡清衷，特遣王人，遠將皇命。蓋因邊警，俾緩聘期，奉詔以旋，捫襟自失。既不能跋涉山海，致命於勤王；又未及奉遵典章，趍時而修貢。徒抱疹心之痛，阻修享上之恭。情非有他，神聽無妄。祈天永祚，但願宣王之重興；拭目觀光，行參肅慎之來賀。瞻望宸極，神魂飛揚。"

八月甲戌，幸王輪寺。

癸巳，遣崔梓如金賀天清節。

乙未，幸西京。

壬子，命置呵吒波拘神道場于弘慶院，般若道場于選軍廳，皆二七日，從妙清之言也。

乙卯，慮囚。

冬十月壬申，至自西京。詔曰："寡人以凉德，承襲祖業，克艱克慎，若涉冰淵。日者陰陽家流，據古人之言，奏請西幸，朕從而行之。今已還闕，將以小恩，普及中外。其犯死罪，除刑流配；流以下原之；曾配流者，宥之；其不可除者，許令量移；加所過山川神（衹）〔祇〕號；行從及西京文武員寮吏人，各加同正職，掌固入仕雜類賜物有差；饗耆年及孝順節義、鰥寡孤獨、篤疾，賜物有差。"

癸酉，以慶龍節慮囚。

丁丑，設無能勝道場于選軍廳三七日，從妙清之言也。

辛卯，宴宰樞于便殿，咨訪政事，夜分乃罷。

十一月甲辰，遣閤門副使李許如金謝賀生辰。

庚戌，遣殿中內給事崔允淑如金賀正。

乙卯，移御壽昌宮。

壬戌，諫議安稷崇等上疏論時政。

十二月乙酉，遣左司郎中金端如金，請免追索保州投入人口。表曰："聞命以還，精爽震越。草芥之懇，輒復剖陳；神聖之慈，冀賜矜察。退惟踰僭，愈

切兢惶。伏念臣蕞然薄材，職是小國。值真人之受命，興大業以統天，即慕義以入朝，遂稱藩而修貢。皇帝陛下仁深解網，德厚包荒，諒其面内之勤，推之字小之惠。天會四年丙午九月日，遣宣諭使高伯淑來傳詔旨，亦有口宣‘保州城更不收復，其投來人口亦令小國取便。’臣當時蹋蹐下階，拜受明命，嘉與臣民，懽忻感戴，區區之心，已兼表謝。又天會六年戊申十二月日，報諭使司古德、韓昉來傳別錄：‘保州之地，初有詔諭，更不收復，意謂必能祗率舊章，遵奉王室，故朝廷不愛其地，特行割賜。爾後數歲，尚未進納誓表，於理豈爲便穩。及自來脅從並逃移戶口，其數頗多，皆稱物故，殆未可亮。’又昨來敕旨：‘許賜保州，並無一城境内語句，兼未畫定界至。自是見得係内地分宜約束封吏。右上數事，爾國果能推誠享上，即納誓表，皎然自明，朝廷亦當回賜誓詔，兼別降指揮，申畫封疆，一切務從寬大，成長久之計。’又韓昉移文館人曰：‘朝廷方以大信示天下，肯欺爾國？’臣受言書之明白，感德意之殊尤，指天誓心，拜獻章表。竊意宸慈，俯賜誓詔，而璽書荐至，訓敕加嚴，彷徨憂懼，不知所圖。況念人物投來之事，是臣父先王未獲臣事上國時，薄物細故而責之若此，非特乖小國慶賴之心，亦恐非朝廷以至仁大德、寵綏下藩之意。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天威，不能自止者也。伏望皇帝陛下俯回明炤，深賜哀憐，法先王綏遠之經，用大漢釋逃之制。特允至誠之請，曲推全度之恩，雖小陋

以無能，必激昂而論報。葵藿之志，向白日以長傾；江漢之流，朝滄海而不息。皇天后土，鑑臣此言。”回詔曰：“省所上表並進奉御服、衣帶、銀器、合物等，卿志存協輔，職在正封。稽首稱藩，務協畏天之義；充庭祇貢，聿陳享上之儀。言念忠勤，不忘嘉嘆。所告奏事，續當報諭。”

甲午，醮于闕庭。

丙申，以文公仁參知政事，金富軾爲政堂文學、修國史，林景清知樞密院事，李俊陽同知樞密院事，任元敳爲樞密院副使。

（辛亥）九年春正月乙巳，金遣李鉅烈來賀生辰。丁未，宴于重華殿。

庚戌，鉅烈還，附表以謝。

乙卯，御史雜端鄭漸等上疏，論時政得失。

二月丙子，移御仁德宮。

己卯，賜元子名昌，遣使賜禮物，權設東宮位。於中書門下廳事受詔，王御政事堂東帳殿觀禮，仍宴宰樞、臺諫。

辛巳，齊安公偦卒。

三月辛丑，設佛頂道場于天成殿。

甲辰，制：“文官常參以上及翰林、史館、國學、寶文閣、式目、都兵馬、迎送都監、行營錄事、軍候員武官四品以上，各上封事，言軍國利害。”

戊午，慮囚。

庚申，右散騎常侍鄭俊侯、知御史臺事李周衍等

上疏論事。

癸亥，制："無伐木，無麛無卵，掩骼埋胔，葺東西大悲院、濟危鋪，以救民疾。

甲子，禁諸生治老莊之學。

夏四月丙子，王如安和寺。

戊寅，改元子名徹，以崔濡、鄭俊侯爲左右詹事。

壬午，移御壽昌宫。

己丑，宋都綱卓榮來，奏云："少師劉光世遣將黄夜叉，將大兵過江，擊破金人，横尸蔽野，降三千人，半是漢人。自兩浙至河北僅平安。皇帝駐蹕越州，改建炎五年爲紹興元年。"王以榮所奏狀示宰輔，曰："前者侯章、歸中孚來請援，不能從，又楊應誠欲假道入金，又不從。自念祖宗以來，與宋結好，蒙恩至厚，而再不從命，其如信義何?"崔弘宰等皆言"遣一介行李告奏便"。

辛卯，制曰："尚書戸部即古大司徒之職，其以五典教民。"

乙未，再雩。

五月戊戌，制："每四孟月初視朝，命官讀時令。"

辛丑，大雨。

甲辰，中書門下奏："今重修宫闕，令兩府宰樞監督，此所謂十羊九牧，宜减員數。"從之。以平章事崔弘宰、參知政事文公仁、知樞密院事林景清董其役。

丙午，制："令百官各寫《太祖誡百寮書》藏于家，以訓子孫。"

乙丑，太白晝見經天百餘日。

六月丙寅朔，王如奉恩寺。

己卯，慮囚。

庚辰，設菩薩戒道場于重華殿。

制曰：“傳曰：‘國之將興也，視民如子，將亡也，視民如草芥。’故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去冬營宫，三道伐木，民死於役者頗衆，宜發官粟賻其妻子。”

丁亥，參知政事李璹卒。

己丑，慮囚。

秋七月癸卯，慮囚，減死罪五十六人，杖配有人島。

丁巳，幸王輪寺。

己未，太白經天。

八月丁卯，移御仁德宫。

壬申，召兩府宰臣于便殿，問軍國事。

丙子，日官奏：“近來巫風大行，淫祀日盛，請令有司遠黜群巫。”詔可。諸巫患之，斂財物、貿銀瓶百餘賂權貴，權貴奏曰：“鬼神無形，其虚實恐不可知，一切禁之未便。”王然之，弛其禁。

乙酉，西北面兵馬使奏：“金主率兵三萬到東京，其意難測。”王命臺省、知制誥各上封事。

辛卯，遣持禮使閤門祗候庾偕如金東京。

癸巳，遣兵部郎中王洙如金賀天清節。

九月丙申，以李公壽檢校太師、守太傅、門下侍

中、判吏部事，崔思全守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金珦檢校太尉、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侍郎平章事，仍令致仕，加崔弘宰判吏部事，崔滋盛檢校司空、中書侍郎、判兵部事，文公仁檢校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西京留守事，金富軾檢校司空、知參知政事，崔濡爲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任元敳同知樞密院事。

丁酉，直門下省安稷崇、右諫議李伸、中書舍人林存、左司諫崔誠等奏曰："東京持禮使書狀官崔逢深，本武舉人，書狀非其任。又嘗大言'國家與我壯士千人，則可入金國，虜其主來獻。'其狂妄如此，竊恐生事，不宜遣之。"伏閤固争三日，不允。

戊戌，太白晝見。

庚子，王如安和寺。

癸丑，慮囚。

壬戌，庾償以金主幸東京，不達而還。

冬十月甲子朔，設佛頂道場于天成殿。

癸酉，幸法王寺，設百座道場三日，命內外齋僧三萬。

庚辰，王妃任氏生子晧，遣御史大夫任元濬賜教書、禮物。

十一月己亥，遣禮部郎中高唐愈如金謝賀生辰。

庚戌，遣尚衣奉御李仲衍如金賀正。

乙卯，移御壽昌宮。

十二月辛未，復遣持禮使庾償如金東京。

壬申，慮囚。

壬午，加崔弘宰檢校太傅，崔濡判翰林院事，任元敳爲左散騎常侍。

己丑，設般若道場于重華殿。

（壬子）十年春正月己亥，金遣永州觀察使高成山來賀生辰。

壬寅，始修宫闕。

癸卯，宴金使于仁明殿。

己酉，高成山還，附表以謝。

二月癸酉，移御仁德宫。

乙亥，移御壽昌宫。

辛巳，遣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閤門祇候沈起如宋，上表曰："屬兩聖之遠征，既不能奔問官守；及大人之繼照，又未得稱慶闕庭。曏於戊申年，國信使楊應誠欲假道入金，命雖出於重嚴，事固難於承稟，尋差單介，冒貢忱誠。又於庚戌年，王政忠來傳詔旨，有'俟休邊警，當問聘期'之語。臣體訓旨之丁寧，不敢致朝宗之禮；感恩靈之優渥，切欲伸歸嚮之勤。遂陳螻蟻之心，控告雲天之鑑。上尊周室，媿莫追晉伯之前功；内屬漢庭，冀不失朝鮮之舊事。"

壬午，幸西京，行過國學，諸生迎謁前路，養正齋生崔光遠上疏言時事。

三月癸巳，設仁王道場于長樂殿。

甲午，幸大華宫。

丙申，宴群臣于乾龍殿。

庚子，移御九梯宫。

辛丑，幸永明寺。

壬寅，御騏麟閣，命國子司業尹彦講《易·乾卦》，令承宣鄭沆、禮部郎中李之氐、起居注鄭知常等問難。

癸卯，命鄭沆講《禮記·中庸篇》，又命題，使太學博士郭東珣等十八人賦詩。

丙午，設仁王道場于觀風殿。

庚戌，御長樂門外帳殿閱射。

己未，金東京持禮使烏彦貞來。

夏四月己巳，以睿宗忌辰，如長慶寺行香。

辛未，守太尉、判祕書省事金富佾卒。

壬申，設藏經道場于天成殿。

甲戌，以鄭沆、尹彦頤、鄭知常再赴經筵講經，並賜花犀帶一腰。

丙戌，御龍舟于大同江，以忌月，樂懸而不作，鄭知常奏："禮有忌日，未聞有忌月。若有忌月，則有忌年矣，請作樂，以副都人士女之望。"制可。

閏月甲午，至自西京，赦，入御仁德宮。

乙未，移御壽昌宮。

丁未，賜崔光遠等及第。

五月丙子，御史大夫任元濬等以貢院試題錯誤上奏，請追奪今年及第名牌，改試，不報。元濬等退而待罪，臺空凡七日。又國學生井彦伯等五十人上書，請改試。命國子司業李之氐宣諭諸生曰："謗朝政固有常刑，今姑赦之。汝等宜精修行藝，以待來選。"

癸未，崔惟清等還自宋，回詔曰："朕省方南國，通道東藩，載嘉享上之恭，重有觀光之請。歸視事於宰旅，將效勤誠；會諸侯於塗山，更慚寡德。爰即乘輿之所幸，以須信使之來庭。顧秋塞馬肥，或戒嚴之未暇；而春潮舟穩，庶利涉以無虞。"

六月庚寅朔，王如奉恩寺。

丙申，平章事崔滋盛、吏部侍郎林存罷。

甲辰，設菩薩戒道場于重華殿。

秋七月庚午，復以崔滋盛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京城饑，穀貴物賤，銀瓶一事直米五碩，小馬一匹一碩，牸牛一頭四斗，布一匹六升，街巷餓殍相望。

八月己酉，左正言朴挺蕤伏閤上疏言事，三日不報。

壬子，彗見，長三尺。

九月甲子，王如安和寺。

辛未，慮囚。

壬申，出御天壽寺。

冬十月甲午，移御國清寺。

丙申，還御大明宮。

辛亥，御崇文殿閱射，中者賜物有差。

十一月甲子，移御壽昌宮。

己卯，制曰："朕以凉德，獲承祖業，適當衰季，累更變故，夙夜勉勵，庶幾中興。訓有之曰：'積數萬歲，必得冬至甲子，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開闢以來，聖人之道從此而行。'今遇十一

月初六日冬至，其夜半值甲子，爲三元之始，可以革舊鼎新。爰命有司舉古賢遺訓，創《西京大華闕》。咨爾三事大夫百官庶事共圖惟新之政，以增永世之休。”

庚辰，御明仁殿，下制曰：“朕以幼冲即位，未堪家多難。雖臨政而願治，不遑康寧，固無德以處宜，凡所施爲，不克當天心。是以山崩水湧，變異繼作，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尚賴耆舊忠義之臣匡救之力，革去舊釁，一新政理。顧以不能處置，事無大小，動輒害於國體者多矣，然所大惜者，惟丙午一事耳。粤惟外家形勢熾甚，僭忒過度，不可沮止，圖爲不軌，竊窺神器，祖宗基緒，幾至墜失。故出於不得已，聽有司之議，徇法定罪。噫，大義滅親，古亦有之，然親親之恩，天性自然，每一念來，痛心切骨。抑所謂黨與者，雖附權托勢，豈其一切與圖不軌？故數下寬宥之令。而有司不體朕心，上言不已，必欲罪以不臣，至使人心扇動，中外騷然，懼罪憂憤，致傷和氣。除已流竄者定罪書名于史籍外，凡所有刑駁文簿藏在有司者，悉皆焚之外庭，蕩滌瑕垢，大開自新之路。自今以後，文武之臣惟以是非善惡，褒貶黜陟，不復污以前事。如拓俊京罪惡極重，然其功亦有可錄，法當功罪相除，可還其子職田。除蔡碩、李侯進外，其妻子不復坐，此亦罪人不孥之義也。《書》曰：‘令出惟行，（不）〔弗〕惟反。’自丙午以來，下旨數四，而有司不肯奉行。臣不行君令，國體所以漸輕也，朕甚

患之。自今以後，若有敢言此事者，以違制論。”

十二月庚子，慮囚。

丁未，以金富軾守司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俊陽爲尚書左僕射，李寵麟參知政事，崔濡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

（癸丑）十一年春正月癸亥，金遣高陳可來賀生辰。

二月庚子，移御仁德宫。

癸卯，臨軒册封元子徹爲王太子。册曰：“《易》以一索爲長男之位，《記》以三善爲世子之禮。古之王者，曷嘗不封立上嗣，以固宗廟社稷之本，以定君臣父子之分。咨爾元子，天賦英鋭之性，幼挺岐嶷之表，雅不好弄，自知嚮學，讀書若宿習，揮翰若神助。德行恊於元良，天序當於儲貳，必能承匕鬯之嚴，塞中外之望。今遣使册爾爲王太子。於戲！惟至仁可以主重器，惟作善可以保令名。爾其慎時習，敏厥修，疏遠邪佞之人，親近方正之士，惟忠孝之是務，非禮義而勿踐，丕承祖宗之耿光，以永邦家之景業。”

甲辰，移御壽昌宫。

乙巳，遣韓惟忠、李之氐如宋謝恩，行至洪州海上，遇風幾覆，貢篚霑濕，不達而還。

三月庚申，幸普濟寺。

丙寅，慮囚。

庚午，移御仁德宫，以封王太子赦，還御壽昌宫。

夏四月己丑，以文公仁判尚書兵部事、監修國史，

崔濡參知政事、判尚書工部事、兼太子少保，任元敳參知政事、判翰林院事，林景清爲尚書右僕射，任元濬同知樞密院事，韓惟忠爲樞密院副使。

庚寅，移御大明宮。

乙未，王如安和寺。

甲辰，制曰："恒陽作沴，亢旱爲災，竊恐政令煩苛，刑法慘酷，或困于獄，人不堪其苦。京官及兩京留守、兩界兵馬使、諸道按廉使親監牢獄，挺重囚，出輕繫。"

戊申，設《金剛經》道場于崇文殿七日。

五月乙丑，詔曰："朕以薄德，適遭厄會，宫室燒焚，倉廩空匱，朝廷未正，風俗淆薄。而政理寡術，施設乖方，上下人心日益頑鄙，遠近民業日益彫殘，夙夜恐懼，不遑寧處。今諫官奏曰：'京畿山野蝗虫食松。'此蓋國多邪人，朝無忠臣。天意若曰：'居位食祿，無功如蟲矣，救之不早則兵起，舉有道置高位，災可消也。'古人云：'臣安祿位兹謂貪，厥災虫食根。德無常兹謂煩，虫食葉。不黜無德，虫食本。與東作争，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昔晉武帝寵任賈充、楊駿，有蝗蟲，此不黜無德之效也。梁大同初，蝗食松柏葉，京房曰：'食祿而不益聖化，天視以虫，虫無益於人而食萬物。此公卿食祿無益之應也，天災以類而見。知臣莫若君，請進賢退不肖，而剛斷不疑。'此乃有司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引咎自陳耳。朕求理雖切，而德實不類，政弊民殘。既不能知人，可

用者遺之，無用者陞之，庸人鄙夫，濫進列位，營私害公，貨賂大行，公道閉塞，爲害滋久。其懷忠抱節可以裨益者，畏害喑默，隨俗進退，此上天所以降災異也。今宰輔群公引古論列者，方將善善惡惡激清國事者也，朕雖不敏，昌言讜議，敢不樂從？凡有內外官僚，其有貪污謀利，暴惡殘人，或懦怯不肖，無益有損者，非不知之，然不教而誅謂之虐，習俗已久，遽置罪責，朕所不忍。有司宜丁寧告諭，使之自新，苟不革心，長惡不悛者，勿論親疎貴賤，皆繩以法。其有清白奉公，節義殊異者，宜各褒舉。"

丙寅，集巫三百餘人于都省廳祈雨。

壬申，徙市。

御崇文殿，命平章事金富軾講《易》、《尚書》，使翰林學士承旨金富儀、知奏事洪彝、承宣鄭沆、起居注鄭知常、司業尹彦頤等問難。

甲戌，命金富儀講《書·洪範》。

戊寅，命尹彦頤講《中庸》。

六月乙酉，王如奉恩寺。

庚寅，慮囚。

戊戌，設菩薩戒道場于崇文殿。

己亥，又聚巫禱雨。辛丑，令百僚設齋以禱。

乙巳，再雩。庚戌，三雩。

制曰："近來世道漸降，風俗澆薄，不孝不友，或棄孤幼去妻妾，或居憂遊蕩，父母骸骨權攢寺宇，至有累年不葬者。宜令有司檢察治罪，如有貧不能襄事

者，官給葬費。”

辛亥，左遷崔弘宰守司空、右僕射，以李俊陽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秋七月甲子，御壽樂堂，命金富軾講《易·乾卦》。丁卯，又講《泰卦》。

辛未，大雨。

庚辰，移御壽昌宮。

八月壬辰，幸普濟寺。

辛丑，幸外帝釋院。

賜金于蕃等及第。

九月甲寅，遣禮賓少卿鄭澤如金賀天清節。

戊午，王如安和寺。

乙丑，幸妙通寺。

丙寅，慮囚。

庚辰，門下侍中致仕李瑋卒。

冬十月辛丑，設百座道場，命內外齋僧三萬。

丙午，親饗年八十以上老人及孝順節義、鰥寡孤獨、篤廢疾者，賜物有差。

丁未，金東京回謝使殿中侍御史高安元來。

十一月戊午，遣郎中金永錫如金謝賀生辰。

甲子，移御延慶宮。

遣慎和之如金賀正。

丁卯，移御壽昌宮。

癸酉，以文公美判吏部事。

甲戌，起居郎鄭知常奏：“長公主年壯，不可久留

大內，請出嫁。”

戊寅，兩日並出。

以崔允儀爲殿中內給事，李仲孚爲起居舍人。

十二月己亥，以金富軾判兵部事，崔濡判禮部事，任元敱判工部事，林景清守司空，任元濬爲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金富儀爲吏部尚書，康侯顯爲御史大夫。

（甲寅）十二年春正月丁巳，金遣諫議大夫張浩來賀生辰。

辛酉，幸神衆院。

乙亥，祭籍田，始用大晟樂。

戊寅，白虹貫日。

己卯，以净心爲三重大統、知漏刻院事，賜紫。

二月乙酉，白氣貫日。

移御仁德宫。

丁亥，宴群臣于延康殿。故事，封王太子則設宴，值國家多事，至是乃行。

丙申，移御壽昌宫。

癸卯，幸西京，至馬川亭，親從將軍金勇馬驚，若有物驅之急，逸過駕前，勇墜地幾死。

己酉，駕至大同江，御龍船，宴扈從、宰樞、侍臣及西京留守官。忽北風暴起，船上帷幕、器皿皆震動，天氣大寒，王遽起更衣，促駕入宫。

三月甲寅，移御大華闕。駕初發，暴風揚塵，人馬不能前，執傘者亦不能行。王手執幞頭入闕，風小止。

甲子，慮囚。

丁卯，至自西京，入御壽昌宮。

壬申，以《孝經》、《論語》分賜閭巷童稚。

夏四月己丑，王如安和寺。

丁酉，以任元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戊戌，隕霜。

丁未，慮囚。

五月庚戌朔，集巫于都省禱雨。

辛酉，賜許洪材等及第。

丙寅，詔曰："近者天變異常，旱災亦甚，夙夜憂慮，不知所爲。惟爾三品以上各上封事，陳弊政民瘼，無有所諱。"

戊辰，禱雨于諸陵及廟社山川，王謁太祖真殿，流涕告曰："臣實不德，不能率先王之成憲，政不足以亮天地、和陰陽。是以天降之災，三月雪，四月霜，加以雷震，人物四十餘所，彌月不雨，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餓殍相枕。罪實在臣，蒼生何辜，庶幾洗心悔過，祖訓是式。《詩》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伏望聖慈眷顧，召集和氣，鼓舞萬靈，霈然下雨，使予小子與群臣百姓並受其福，神亦永有所依。"又移御大明宮，下詔曰："旱災方深，田野枯槁，恐失有年之望，以貽艱食之憂，慮有無辜，誤滯牢獄，其犯二罪、除刑遠流，流以下罪，悉皆原免。"

徙市。

己巳，再雩。

戊寅，地震。

六月己卯朔，集巫二百五十人于都省禱雨。

東京地震。

庚辰，王如奉恩寺。

辛巳，御大明宮壽樂堂，命翰林學士金富儀講《月令》。

太白晝見經天。

甲申，震西京大華闕乾龍殿。

庚寅，慮囚。

辛卯，幸靈通寺禱雨。

癸巳，設菩薩戒道場于崇文殿。

甲午，御壽樂堂，命翰林學士鄭沆講《詩·七月篇》。

己亥，親醮闕庭。

秋七月甲子，命寶文閣直學士尹彦頤講《月令》。

庚午，幸王輪寺。

乙亥，大雨三日。

是月，遣内侍鄭襲明鑿河于洪州蘇大縣。以安興亭下海道爲衆流所激，又有岩石之險，往往覆舟，或有獻議由蘇大縣境鑿河道之，則船行捷利。遣襲明發旁郡卒數千人鑿之，竟未就。

八月庚辰，移御壽昌宮。

庚子，御明仁殿，命翰林學士金富儀講《書·説命》。

壬寅，召山僧繼膺講《華嚴經》。

丙午，遣借禮部侍郎朴景山如金賀天清節。

九月丁未朔，幸長源亭。

癸丑，王以文敬太后忌辰，幸敬天寺行香。

庚申，慮囚。

冬十月戊子，白虹貫日。

庚寅，移御國清寺。

甲午，入御大明宮。

丁酉，下詔曰："舜曰：'咨爾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蓋非欽哉則有怠忽之患，非惟時則有後時之悔。夙夜匪懈，欽哉之謂也，時哉不可失，惟時之謂也。能欽哉惟時，以亮天工，則功之所以成也。今聞百官無思盡瘁以仕國，多以逋慢而曠職，是以朝廷空、事務廢。是由元首叢脞，故股肱惰，庶事墮，固其所也。然太甲賴伊尹以興，桓公得管仲以霸，凡百君子各揚其職，同寅協恭，興事造業，以亮天工，致朕於無過之地，於國有無疆之休，豈不美哉?"

十一月丙午朔，移御壽昌宮。

戊申，遣員外郎金永寬如金謝賀生辰。

壬戌，遣戶部員外郎李軾如金賀正。

自十月至是月太白晝見經天。

十二月戊寅，右正言黃周瞻希妙清、鄭知常意，奏請稱帝建元，不報。

（乙卯）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日食，密雲不見。

戊申，妙清、柳旵、趙匡等以西京反。

辛亥，以金富軾爲元帥討之。

壬子，訛言："西京兵至金郊驛。"西郊居民驚懼，皆挈家入城。

金遣桂州管內觀察使高春等來賀生辰。

甲寅，斬金安、鄭知常、白壽翰。

乙卯，西京將軍一孟亡來，告賊狀甚詳，王拜官賜居第。

乙丑，詔曰："朕觀自古有國家者，孰不欲致治長久？而治亂相尋者，蓋緣時君之明暗，政教之得失也。朕以幼冲即政，素無知人之明，偏聽近習之説，致有西都之亂，俯仰深思，不勝痛悔。惟爾臺省侍從之臣、朝野有志之士，論列平西之策及時政之失、朕躬之愆，無有所諱。"

西人斬妙清及柳旵，遣分司大附卿尹瞻請降。

辛未，西京趙匡復叛。

二月壬午，白虹貫日。

庚寅，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金珦卒。

丁酉，門下侍郎平章事（政）〔致〕仕崔弘宰卒。

辛丑，金報哀，使檢校右散騎常侍王政來。

癸卯，王受詔。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遘疾彌留，奄棄萬國，攀慕哀號，不克勝處。朕欽承彝訓，繼迫輿情，以眇眇之躬，嗣丕丕之業。卿緬聞訃音，諒極悲凝，益勵乃心，同底於理。"

閏月丁未，報哀使還，附表陳慰。

乙卯，遣少卿金端、侍御史李時敏如金弔喪。

壬戌，下詔曰："罪己勃興，魯史嘉大禹之德；改

過不吝，商書載成湯之明。今率前修，以成其美。朕以後侗之眇，繼先世之豐，長於深宮之中，暗諸經國之務。憂勤夙夜，雖增若涉之懷；制馭奸雄，尚乏先幾之見。屬崇德之跋扈，更丙午之擾攘，鑾輿播遷，宮室焚蕩，上辱祖宗之委寄，每辜基業之延洪。適有陰陽之人，出從鎬邑，加之左右之薦，待以大賢。朕誠不明，遂忒其説，乃創大華之新闕，以期祖業之重興。不思一己之勞，屢訪西巡之駕，而吉祥之應蓋寡，災異之生浸多，訖無明徵，空速衆謗。無成乃已，朕方戒於聽從；彼昏不知，日有懷於怨望。擅興軍馬，囚械官員。以天開表其年元，以忠義號其軍額，公然徵集兵卒，意欲陵犯上都，變出不圖，勢將莫遏。自古大逆之罪，孰與西都之人？《吕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去凶。是用先誅内應之奸，遂有元戎之遣。然且約無掩擊，待以歸降，何逆命之至深，乃嬰城而固拒。久勞於外，士卒經時而未還；不已于行，饋餉屬途而弗絶。衆庶勞止[1]，遠近騷然。況今慮已妨農，久稽月捷，興言及此，莫知所然。履霜堅冰，過本馴致，痛心疾首，罪實在予。所冀在庭之臣、勤王之卒，奮膂其力，殲厥群凶，上慰寡人之心，次釋三韓之憤。然後共補不逮，有望於將來；永言自新，幾無於二過。所有悔過自責之詔，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

〔1〕原作“土”，據《東文選》卷二十三改。

壬申，幸普濟寺。

三月乙酉，遣戶部尚書金仁揆、禮部郎中王昌胤如金賀登極。

壬寅，幸現聖寺，移御壽昌宮。

夏四月丁未，以鄭旌淑爲尚書左僕射、鷹揚軍上將軍。

癸丑，王如安和寺。

乙卯，禘于太廟。

六月癸卯朔，王如奉恩寺。

己未，宋遣迪功郎吴敦禮來，曰："近聞西京作亂，倘或難擒，欲發十萬兵相助。"

秋七月庚寅，移御仁德宮。

丁酉，慮囚。

八月壬子，御天成殿，召兩府大臣及侍從官侍坐，命翰林學士鄭沆讀《唐鑑》。

戊午，移御壽昌宮。

九月壬申，幸普濟寺。

乙亥，吴敦禮還，王附奏曰："西京之賊，已殲渠魁，餘黨嘯聚，據險自固。欲速攻破，慮多殺傷，按兵圍城，以待其降，賊勢日窘，破在朝夕。竊念海外小邦，邊鄙細故，豈足上煩威靈，故不敢控告。今特遣使問助兵可否，雖上感大朝字小之意，但理有不便，難以承當。況海洋萬里，險不可測，天兵東下，恐非便宜，所下指揮，乞行追寢。"

丁丑，王如安和寺。

癸巳，遣文承美、盧顯庸等齎牒如宋。

冬十月丙午，遣戶部郎中康福興如金謝賀生辰。

己酉，移御仁德宮。

幸法王寺，設百高座道場，仍命內外齋僧三萬。

癸丑，幸外帝釋院。

移御壽昌宮。

十一月癸酉，以韓惟忠爲禮部尚書、同修國史；李仲爲工部尚書、知制誥；又以林景清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樞密院使、判三司事，仍令致仕。

己卯，以任元濬爲吏部尚書，金富儀爲刑部尚書、寶文閣大學士。

甲申，遣員外郎郭東珣如金賀正。

丁酉，遣郎中文公元如金賀萬壽節。

十二月甲辰，慮囚。

庚戌，太白晝見經天。

丙寅，以崔濡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任元敳判刑部事，金克儉爲尚書左僕射，任元濬爲樞密院使，金富儀知樞密院事、知制誥，李仲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十四年春正月乙亥，金遣泰州管內觀察使蕭綬來賀生辰。

二月壬寅，設天帝釋道場于明仁殿三日。

丙辰，金遣使來告太皇太后喪，舉國素服三日。

丁巳，金富軾會諸軍攻西京，城陷，趙匡自焚死。

戊午，富軾奉表獻捷。

丙寅，幸長源亭。

丁卯，遣殿中監尹彦植、左司諫崔允義如金弔祭。

三月己巳，遣左承宣李之氐、殿中少監林儀，下詔奬諭征西將帥。賜金富軾衣服、鞍馬、金帶、金酒器、香藥，金正純金帶，四軍兵馬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有差。西京内外老疾幼弱不能自存者，量給米賙恤，又按行城内外寺院祠墓曾經破毁者，並令修葺。

癸未，以金富軾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

乙酉，以陳淑爲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夏四月己亥朔，還御壽昌宫。

庚子，金富軾凱還，王謁景靈殿，告平西賊。

丁未，王如安和寺。

五月甲戌，中軍兵馬使奏："樞密院副使韓惟忠不顧國家安危，凡兵機動輒防遮，貶忠州牧使。"

己卯，以西京平，赦。詔曰："朕聞古典云：'無赦之國刑必平。'然今國家災厄之所致，實由朕之不德。西都人無故犯順，不得已行師問罪，勞弊甚重，殺傷人命亦不少矣。由是夙夜恐懼，不敢遑寧，庶幾優渥之澤，普被於民，咸與惟新，以格善祥。其犯大辟以下，悉皆原之；從軍將卒有功者及陣亡者，依丁亥年論賞；兩京間驛吏賜復一年；侍御史金阜、内侍黄文裳、校尉盧資挺奉命陷賊見害，賜其子爵一級，無子賜姪壻一人；尹瞻、韋瑾英在城中，不與賊同謀見殺，賜其子爵一級。"

六月戊戌，王如奉恩寺。

辛亥，慮囚。

己未，太白晝見經天。

八月乙卯，幸長源亭。

九月乙亥，遣金稚規、劉待舉如宋明州。牒云："伏審近商客陳舒齎到公憑：'今來夏國差到使人，欲同使臣前去高麗議事，差遣陳舒往高麗，於本國掌管事務官處，密諭此意，仍取回報前來。'惟三韓自漢唐以來，世事中原，易其衣裳，習其禮義。況我祖宗內附，二百年于兹，受累聖待遇之恩，至深至厚，豈不欲一心以守藩臣之度哉？而與金國疆域相接，不得已請和。設聞遣使與夏人偕來議事，必爲陰與爲謀，因此猜怒，兵出有名，則小國成敗，未可得知。若微我爲之藩屏，則淮浙之濱，與金爲隣，固非上國之利也。又上國因興師，取道於我，則彼亦由此以行。然則沿海諸縣，必警備之不暇矣。頃楊尚書至，只欲與彼講好，非有兵革之事，尚不能副稱使旨。至今舉國待罪者，豈有他哉，其勢如前所陳耳。伏望執事熟計之，無使小國結怨於金，上國亦無唇亡齒寒之憂，幸甚。"

宋明州回牒，略云："奉行在樞密院劄字奏勘會，昨遣吴敦禮齎詔書，兼令商人陳舒前去。蓋緣朝廷自祖宗以來，眷待諸國，恩義甚厚。至靖康兵火之後，使命稍艱。近者夏國密使到都督行府，因遣敦禮講明舊好。且聞彼與金切隣，因臣使往來，當得兩宫安問耳。至興兵應援，假途徂征，皆敦禮等專對之辭，非

朝廷指授，宜深見諒，無致自疑。”

冬十月乙未朔，遣太府少卿申至冲如金謝賀生辰。

辛丑，盜竊元陵祭器，殺守陵三人。

丙午，幸天壽寺。

甲寅，還宮。

丙辰，知樞密院事金富儀卒。

十一月丙子，移御仁德宮。

遣少卿李有開如金賀正。

己丑，遣禮部侍郎李仁實如金賀萬壽節。

庚寅，樞密院知奏事鄭沆卒。

十二月辛丑，慮囚。

庚申，以崔濡爲太子太保，金克儉、李資德、任元濬並參知政事，陳淑爲兵部尚書、知樞密院事。

（丁巳）十五年春正月己巳，金遣中書舍人吴激來賀生辰。

二月戊申，移御壽昌宮。

三月丁卯，幸長源亭。

戊辰，以任元敱檢校太保、守司徒、判祕書省事。

乙亥，西京地震。

戊子，賜李信等及第。

以任元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刑部事，李資德判戶部事，康侯顯爲吏部尚書、知門下省事、判工部事。

夏四月辛丑，王如敬天寺。

癸卯，出御天壽寺。甲寅，還宮。

金稚規、劉待舉回自宋，詔云："干戈震擾，老稚轉移，賴前好之不忘，憫吾民之久寓。假舟楫之利，既獲以歸；返廬井之安，各得其所。尚慮遺氓之多有，更煩惠澤以哀斯，俾涉信潮，盡離遐嶠。畫疆而守，雖有限於封圻；愛人之心，諒無分於南北。有嘉誠節，深副朕懷。"

乙卯，雨雹。

五月乙亥，巷市。

己卯，禱雨于廟社。己丑，又祭天禱雨。

庚寅，大雨。

六月壬辰，王如奉恩寺。

庚子，慮囚。

乙巳，設菩薩戒道場於明仁殿。

秋七月丙子，門下侍中致仕李公壽卒。

九月乙丑，慮囚。

丙寅，王如安和寺。

丁卯，出御長源亭。

冬十月乙卯，還宮。

閏月戊寅，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命中外齋僧三萬。

十一月癸巳，遣兵部員外郎柳昴如金謝賀生辰。

庚子，遣工部員外郎魯洙賀正。

戊申，遣禮部郎中李亮如金賀萬壽節。

丁巳，青赤暈貫日，太白晝見經天。

十二月甲子，以崔濡守司徒、太子太傅，金克儉

守司空、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李資德、任元濬參知政事、太子少保，陳淑爲兵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崔溱爲左散騎常侍、樞密院副使、太子賓客。

壬申，判國子監事文公仁卒。

（戊午）十六年春正月甲午，金遣永州管內觀察使杜誼來賀生辰。

二月癸亥，遣持禮使閤門祇候崔沔如金東京。

甲子，設消災道場于明仁殿五日。

乙亥，王如興王寺。

壬午，詔曰："帝王之德，謙遜爲先，故老子曰：'王公自稱孤寡不穀。'漢光武詔：'上書不得言聖。'仲尼亦不居仁聖。而今臣下尊君推美，稱謂過當，甚不合理。今後凡上章疏及公行案牘，毋得稱神聖帝王。"

三月戊戌，以陳淑爲右僕射，李仲爲吏部尚書、判御史臺事。

庚子，慮囚。

宋商吴迪等六十三人持宋明州牒來，報："徽宗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崩于金。"

壬子，賜李大有等及第。

夏四月癸亥，王如興王寺。

丁卯，雨雹。

五月甲午，幸普濟寺。

庚子，命有司錄囚，詔曰："朕以寡昧，獲在尊位，無德享天，無恩及物。綱紀日廢，人民凋瘵，夙

夜祇懼，不敢遑寧。願以至誠，格天地之和氣。宜令有司備物致祭國內名山大川；自五月十六日昧爽前，內外大辟以下罪，悉原之；前配流者，量移；諸色軍人、雜類賜物有差；令中外官司及按察使等揚清激濁，救民疾苦。”

庚戌，改諸殿閣及宮門名。御書額號：會慶殿改宣慶，乾德改大觀，文德改修文，延英改集賢，宣政改薰仁，膺乾改乾始，長齡改奉元，宣明改穆清，含元改静德，萬壽改永壽，重光改康安，乾明改儲祥，宴親改穆親，玄德改萬寶，明慶改金明，慈和改集禧，五星改靈憲，正陽改肅和，壽春宮改麗正，望雲樓改觀祥，宜春改韶暉，閶闔門改雲龍，神鳳改儀鳳，春德改棣通，大初改泰定，會同改利賓，昌德改興禮，左右承天改通嘉，延壽改敦化，長寧改朝仁，宣化改通仙，開慶改皇極，景陽改陽和，金馬改延明，天祐改紫宸，通天改永通，安祐改純祐，興泰改芬芳，陽春改廣陽，太平改重明，百福改保和，通慶改成德，東華改麗景，西華改向成，永安改興安，大清改清寧，左右宣慶改敷祐，左右延祐改奉明，唯慶寧殿、祕書閣不改。

六月乙卯朔，王如奉恩寺。

甲子，慮囚。

己巳，睿宗貴妃王氏薨。

秋八月乙卯，以金富軾判禮部事，李仲參知政事、判三司事，崔溱爲兵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金正純、

李之氏爲樞密院副使。

壬戌，出御興王寺薦福院。

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資德卒。

戊辰，謁顯宗、文宗真殿。

冬十月壬戌，移御國清寺。甲子，還新闕。先是，以宮闕經火，命有司葺之。是日，百官陳賀，置酒便殿，諸王、宰樞、從官皆侍，夜分乃罷。

丁卯，設般若道場於大觀殿三日。

十一月乙酉，金東京知禮賓司事夏睦來報聘。

己丑，遣刑部員外郎金臣璉如金謝賀生辰。

甲午，遣考功員外郎劉邦遇賀萬壽節。

癸卯，幸集賢殿，命金富軾講《易·大畜》、《復》二卦，令諸學士問難，王執經而聽，仍賜宴，夜分乃罷。

十二月己未，以金富軾檢校太師、集賢殿大學士、太子太師，崔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任元敳檢校太傅，李仲爲檢校司徒、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判戶部事、太子少師，李之氏爲御史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金正純同知樞密院事。

癸亥，設消災道場於明仁殿五日。

高麗史十七

世家卷第十七

仁宗三

（己未）十七年春正月戊子，金遣高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寧來賀生辰。

壬辰，宴金使于大觀殿。

乙未，幸神衆院。

二月戊午，大赦，制曰："朕承先君之末命，襲累世之丕基，德薄任重，不能制御，致使權臣跋扈，災禍發作，於丙午二月靈聖祠宇、祖宗神御、路寢府庫，焚盡無遺。朕俯仰慚兢，不遑寧處。今者賴天地之陰扶，臣民之恊力，重修訖功，以戊午歲冬十月入御。斯爲慶之莫大，宜與民而同休，普推恩澤，布及中外，自大辟以下罪，悉原之。"

庚午，宴群臣於大觀殿，賜馬人一匹。

丙子，幸普濟寺。

三月甲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思全卒。

辛卯，出御興王寺薦福院。

癸巳，慮囚。

乙巳，召金富軾、崔溱等置酒，命富軾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

夏四月丁卯，隕霜。

己巳，雨雹。

庚午，還壽昌宮。

五月甲申，謁景靈殿。

甲午，親醮闕庭。

丙申，幸普濟寺。

乙巳，雨雹。

丙午，慮囚。

六月庚戌，王如奉恩寺。

甲寅，賜崔伋等及第。

癸亥，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

戊辰，慮囚。

秋八月辛亥，出妃李氏卒。

辛酉，幸外帝釋院，遂幸九曜堂。

庚午，幸普濟寺。

九月壬午，遣祇候崔思永如金東京。

甲申，王如安和寺。

冬十月庚申，設佛頂道場於明仁殿。

己巳，幸王輪寺。

乙亥，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三萬。

十一月庚辰，左常侍康英俊等上疏論事十餘條。

壬午，遣刑部員外郎陳灌如金謝賀生辰。

癸未，親享耆老及孝順節義、篤廢疾者。

甲午，遣尚衣奉御崔時允如金賀正。

庚子，遣戶部員外郎王正彪如金賀萬壽節。

辛丑，以金若温守太傅、門下侍中、判戶禮部事，仍令致仕。

甲辰，參知政事致仕金克儉卒。

十二月丙辰，慮囚。

丁巳，設消災道場於明仁殿四日。

辛未，以任元敳爲西京留守使，崔溱參知政事，李之氐知樞密院事，王冲爲樞密院副使。

（庚申）十八年春正月癸未，金遣泰州管內觀察使完顔昺來賀生辰。

乙酉，宴金使于大觀殿。

二月壬戌，門下侍中致仕金若温卒。

甲子，幸外帝釋院。

甲戌，以陳景甫爲尚書右僕射、上將軍，尹珍爲兵部尚書、上將軍。

三月丙子朔，出御興王寺薦福院。

丁酉，慮囚。

夏四月乙巳朔，以任元敳判尚書兵部事，李仲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溱爲右僕射、判刑部事，任元淑爲禮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

甲寅，還新闕。

丁卯，親禘于太廟，加上九廟尊謚，又遣使十二陵，加上大王王后尊謚。還御闕庭，下詔曰："朕承祖宗重大之業，夙夜祇懼，不敢遑寧，惟德不類，遭時多難。頃者西人無故犯順，不得已行師問罪，而賴祖宗假手之力，誅流罪人，西土復定。今者躬行禘享，推美加號，庶幾恩澤布及中外。其犯公流、私徒以下罪者悉原之，二罪以上除刑流配，前流配者量移。"

五月丙子，金東京知禮賓司事王杲來報聘。

戊戌，賜彭希密等及第。

六月甲辰朔，王如奉恩寺。

戊午，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

閏月丁亥，設金經道場於金明殿禱雨。己丑，聚巫又禱。

辛卯，親禱于法雲寺。

壬辰，慮囚。

丁酉，醮于宣慶殿禱雨。戊戌，親禱于外帝釋院。

秋七月庚午，幸普濟寺。

八月戊寅，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濡卒。

丁酉，幸妙通寺。

九月戊申，王如安和寺。

壬子，幸普濟寺。

乙卯，慮囚。

冬十月戊戌，設佛頂道場於明仁殿五日。

庚子，遣刑部員外郎朴純冲如金謝賀生辰。

十一月丁未，遣刑部員外郎黃周瞻如金賀正，禮

部侍郎崔諴賀萬壽節。

十二月丙寅，以李之氐爲禮部尚書，金正純爲兵部尚書，王冲同知樞密院事。

（辛酉）十九年春正月丙午，王太子冠。

丁未，金遣同知宣徽院事趙興商來賀生辰。

庚戌，宴金使于大觀殿。

壬戌，幸神衆院。

己巳，金報皇帝受尊號，改元皇統。

二月癸巳，幸普濟寺。

三月辛丑，幸王輪寺。

丙午，幸外帝釋院。

壬子，以康滌爲禮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仍令致仕。

夏四月癸酉，遣禮部侍郎權適、右司諫金永若如金賀上尊號。適等至金境，金人以妨農時，不許入，乃還。

戊寅，王如安和寺。

丙戌，白暈貫日。

五月壬子，司空瑜卒。

六月戊辰朔，王如奉恩寺。

壬午，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

秋七月己亥，溟州道監倉使李陽實遣人入蔚陵島，取菓核木葉異常者以獻。

八月乙亥，以瑊檢校司空、上柱國。

丙戌，幸王輪寺。

九月壬寅，王如安和寺。

辛亥，還壽昌宮。

壬戌，幸普濟寺。

復遣權適、金永若如金。

冬十月癸巳，設百高座道場于禁中三日，飯僧三萬。

十一月乙巳，遣李之茂如金謝賀生辰。

己酉，遣朴台進如金賀正，柳軌賀萬壽節。

十二月庚寅，以任元敳、李仲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溱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金仁揆爲左僕射、參知政事，李之氐爲政堂文學、判翰林院事，金正純、王冲知樞密院事，崔灌同知樞密院事。

（壬戌）二十年春正月辛丑，金遣肇州防禦使烏陵錫嘏來賀生辰。

壬寅，以金良秀爲刑部尚書、上將軍，李祿千爲工部尚書、上將軍。

丙午，宴金使于大觀殿。

癸丑，諫官劾奏："秘書少監、寶文閣待制金精，嘗詣樞密金正純第，使酒詬罵，請罪之。"落寶文閣待制。諫官又奏："罪重罰輕，請罷其職。"從之。

丁巳，幸神衆院。

二月乙丑朔，幸外帝釋院。

己卯，燃燈。

金使請觀樂，館伴金端奏請許之。臺諫固諫，又彈端及掌奏承宣裴景誠，不聽。

辛卯，遣金巨公如金東京。

三月己酉，賜高儔等及第。

庚申，幸普濟寺。

夏四月己巳，以任元敳判尚書吏部事。

癸酉，王如安和寺。

己丑，幸外帝釋院。

五月丙申，參知政事金仁揆卒。

庚戌，金遣太府監完顏宗禮、翰林直學士田瑴來冊王。戊午，王受詔于宣慶殿。詔曰："九儀錫命，禮本於周官；諸侯稱王，事從於漢制。卿世遵信約，躬踐令猷，肇從嗣守之初，克謹稱藩之義，累年于此，一德不渝。宜封冊之遂行，飭使軺而往使，恪守爾典，恭聽朕言。今遣使冊命，仍賜九旒冠一頂，九章服一副，玉珪一面，金印一面，玉冊一副，象輅一，馬四匹，別賜衣襨、匹段、器用若干，轡鞍馬三匹，散馬四匹。"冊曰："昔先王疆理天下，錫命六服，率因世守，用丕協于大公。肆朕君臨，若稽隆古，亦惟崇德象賢，以奉若天道。咨爾楷英氣邁往，淑質純茂，粵自早歲，以孝友誠敬，事親有聞。逮其纘承，祇德彌卲，眷爾先哲，克篤忠貞，以謹事大邦，懷保惠訓，載祀數百，用詒燕于爾躬。爾亦迪知忱恂，夙夜兢翼，芟刈崇激，式克敬典，乃增裕于前烈，朕甚嘉之。越兹既累年，而典冊未稱，大懼怫鬱公議。今遣使持節，冊命爾爲儀同三司、柱國、高麗國王，永爲我藩輔。於戲！惟天難忱，惟命不于常人之攸，好德降之百祥，

義之不庸，彊自取弱，勿矜于貴，勿溢于富，勿敢怠于宴康，聽予一人之猷訓，以嚮受多福，其以有民世享，豈不偉歟。”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詔曰：“朕恭承先業，奄有庶邦。賓實以名，勉徇樂推之意；由中及外，惟均大賚之恩。奕世撫封，象賢嗣爵，夙篤尊王之義，宜膺進秩之榮。屬使傳之往馳，申命書而用錫，尚綏厥位，永孚于休。”故事，受冊命必於南郊，今宗禮等奉朝廷指揮，始於王宮頒詔。

六月癸亥，王如奉恩寺。

辛未，宴金使于大觀殿。

丙子，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

秋七月辛丑，始行金皇統年號，命有司告于太廟及十二陵。

八月庚辰，幸王輪寺。

丁亥，出御長源亭，有一婦抱雙生男謁于路，賜布二十匹。

九月丙申，幸敬天寺。

冬十月戊辰，御長源亭西樓閱射，中者賜物有差。

甲戌，幸彰信寺，遂如天壽寺。

乙亥，還御新闕。

庚辰，遣同知樞密院事崔灌、諫議大夫崔惟清如金謝冊命。

乙酉，有事于太廟赦。

丁亥，遣崔襃偁如金謝賀生辰。

十一月辛卯，金東京飛騎尉蒲察忠安來報聘。

癸巳，遣使八道察訪州縣官吏能否。

戊戌，遣李永章如金進方物。辛丑，遣李陽升賀正。

癸丑，遣安正脩如金賀萬壽節。

十二月乙丑，王以重修功畢，如奉恩寺。

丙戌，以任元敳監修國史，李之氐守司空、左僕射、判禮部事，金正純守司空、知門下省事、判刑部事，韓惟忠爲左僕射、樞密院事、判三司事，王冲爲吏部尚書。

（癸亥）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朔，日食。

乙未，金遣洺州防禦使蕭嗣貞來賀生辰。

戊戌，宴金使于大觀殿。

壬寅，以池錫崇爲兵部尚書，崔孝升攝工部尚書。

癸卯，幸神衆院。

二月甲申，幸外帝釋院。

丙戌，幸王輪寺。

夏四月丁卯，王如安和寺。

戊辰，隕霜雨雹。

丁亥，幸普濟寺。

閏月乙巳，納王氏爲太子妃。

丁未，賜太子妃詔書、禮物，遂召廣平侯源、司徒温、平章事任元敳，曲宴于密殿。

甲寅，幸外帝釋院。

五月丁卯，延德宫火。

六月丁亥，王如奉恩寺。

戊子，以王妃任氏有疾，設消災道場於大觀殿五日。庚寅，命太子設寶星道場於修文殿三日。

庚子，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

戊申，還壽昌宫。

壬子，以廣平侯源守太保、廣平公，司徒温守太尉、江陵侯。

八月乙未，出御長源亭。

九月庚申，幸慶天寺。

癸酉，以裴景誠知吏部事。景誠爲承宣，取倡女爲妻。諫官言："景誠内行如此，不可居喉舌之職。"改除知御史臺事。諫官又言："風憲尤非所宜。"論執不已，故有是命。

冬十月壬戌，王還壽昌宫。

十一月乙卯，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三萬。

己未，遣兵部員外郎林仲如金謝賀生辰。

丁卯，遣李德壽如金進方物。辛未，遣尚食奉御尹彦旼賀正。乙亥，遣庾弼賀萬壽節。

十二月癸未，太史奏："太陽當食不虧。"

壬辰，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滋盛卒。

丁未，以李之氐參知政事、判西京留守事，金正純參知政事。

（甲子）二十二年春正月己未，金遣太府監蕭肄來，賀生辰。

庚申，王齋宿南郊。

辛酉，祀圜丘。
壬戌，宴金使。
庚午，幸神衆院。
乙亥，親耕籍田，赦，群臣表賀。
二月丁亥，幸外帝釋院。
乙未，戶部尚書致仕許載卒。
己亥，宴群臣於大觀殿，賜馬人一匹。
甲辰，詔："復齊民孝悌力田者。"
庚戌，出御長源亭。
三月庚辰，還壽昌宫。
夏四月辛卯，王如安和寺。
戊戌，幸普濟寺。
庚戌，雨雹。
五月壬子，賜金敦中等及第。
六月辛巳朔，王如奉恩寺。
己丑，慮囚。
乙未，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
秋七月庚申，王妃任氏生子晫，百官表賀。
八月辛丑，幸普濟寺。
丙午，出御長源亭。
九月癸亥，慮囚。
甲戌，以旗頭軍羅信刃傷所生，棄市。
乙亥，閱射於西樓。丁丑，亦如之。
冬十月庚辰，還壽昌宫。
戊子，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三萬。

甲午，親饗耆老男女及孝順義節、鰥寡孤獨、篤癈疾者，賜物有差。王行視孝子，親問行實，感惻出涕。

十一月甲寅，遣左司郎中朴義臣如金謝賀生辰。

甲子，遣衛尉少卿高瑩夫如金賀正。

十二月癸未，王聞金主幸東京，遣祕書監郭東珣往聘。丁亥，又遣少府少監金龜符進方物。辛卯，遣戶部侍郎崔子英賀萬壽節。

戊戌，以崔溱爲太子太傅，金正純爲尚書右僕射、西京留守使兼太子少傅，韓惟忠參知政事、判工部事兼太子少傅，王冲爲樞密院使、判三司事，朴挺蕤爲樞密院副使兼太子賓客。

（乙丑）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丑，金遣翰林直學士趙洞來賀生辰。

乙卯，親設道場於修文殿。

丙辰，宴金使於大觀殿。

壬申，幸神衆院。

甲戌，幸外帝釋院。

二月丁亥，樞密院副使朴挺蕤卒。

三月庚戌，遣閤門通事舍人徐恭如金東京。

甲寅，幸王輪寺。

設佛頂道場於明仁殿五日。

丁巳，慮囚。

辛未，以崔梓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壬申，幸普濟寺。

夏四月戊寅，賜李資謙諸子穀六百石。

己丑，雨雹。

五月丙辰，政堂文學、參知政事李之氐卒。

辛酉，設消災道場于修文殿四日。

慮囚。

乙丑，賜趙文振等及第。

丙寅，幸外帝釋院。

六月乙亥朔，日食。

丙子，王如奉恩寺。

己丑，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

金横宣使太府監完顔思海來。

壬辰，宴金使于大觀殿。

秋七月，北界昌、朔、龜、義、静、龍、鐵等七州及西海道海州蝗。

八月己卯，以韓惟忠判尚書禮部事、修國史、太子少保，王冲守司空參知政事、判工部事、太子少保，崔灌爲樞密院使、判三司事，李仁實同知樞密院事、太子賓客。

丙戌，參知政事金正純卒。

九月庚戌，王如安和寺。

癸丑，慮囚。

冬十月丁丑，幸普濟寺。

甲申，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三萬。

十一月丙午，右常侍裴景誠、諫議大夫崔誠等上疏言事，不報，郎舍皆乞罷歸，省中爲空二日。

乙卯，幸法雲寺。

丙辰，金東京承信校尉飛騎尉王好古來報聘。

閏月壬申，遣借衛尉卿井彦深如金謝賀生辰。

丙子，遣借户部侍郎安綽裕謝横宣。

癸未，遣借殿中少監李之正賀正。

甲申，遣借禮賓少卿李仁威進方物。

庚寅，遣借禮部侍郎芮樂全賀萬壽節。

十二月壬戌，金富軾進所撰《三國史》。

丙寅，以任元敳守太保、判西京留守使，崔溱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韓惟忠爲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太子少師，王冲、崔瓘爲尚書左右僕射，崔梓爲户部尚書、知樞密院事。

（丙寅）二十四年春正月丁丑，金遣衛州防禦使完顔昇來賀生辰。

戊寅，王命太子引禮部侍郎鄭襲明講《書·大禹謨》。

壬午，宴金使於大觀殿，遂不豫。

丁亥，赦二罪以下。

辛卯，王疾篤，卜曰："資謙爲祟。"遣内侍韓綽徙置資謙妻子於仁州。壬辰，百官就禱于普濟寺，飯僧二千。甲午，又禱于十王寺。

己亥，禱于廟社。

二月癸丑，燃燈，停作樂。

乙卯，平章事任元敳與百官會宣慶殿，禱于皇天上帝，曰："天遠而幽，固難議擬，人微且賤，可表信

誠，輒殫犬馬之悰，仰黷神明之鑑。昔者，武王在位，遘疾不瘳，周公作書，以身請代。古今雖異，忠義則同，此臣等所以泣血書辭，呼天請命者也。惟冀蒼旻，曲從悃愊，願以吾王之疾，移於臣等之軀，使歷數以更增，致宗祧之有托，則臣等敢不蹈自新之路，謝既往之愆，迪上則陳善而閉邪，爲民則興利而除害，不作貪惏之行，勿爲詭詐之方，清白惟勤，死生無變。苟渝盟於異日，必見殛於明神。"

丙辰，巫覡謂："拓俊京爲祟。"追復俊京門下侍郎平章事，召還其子孫官之。

戊午，赦。

己未，晉康伯演卒。

庚申，以巫言，遣内侍奉説決金堤郡新築碧骨池堰。

甲子，王疾大漸，傳位于太子晛。制曰："朕以凉德，叨纘丕業，臨深馭朽，不知所圖。天降之孽，疾疹不瘳，上懼天心，下愧民望，夙夜靡遑，思免厥咎。庶政萬機不可久曠，神器大寶不可暫虚。太子晛，處震之長，重離之明，元良之德，格于上下。是故惟先王立愛之模，法三代與子之義，付之重任，主之三韓，必能稽若典章，以凝庶績。自今已往，凡軍國事務，並取嗣君處斷。"

丁卯，遺詔曰："朕荷皇天之眷命，承列聖之遺休，撫有三韓，二十五載。今者憂勤積慮，疾恙累旬，有加無瘳，遂至大漸。於戲！聖哲之道，知其存亡，

佛老之言，一乎生死，此蓋事之必至，理之自然。歸者順變以不留，存者抑哀而善孝，此天下之達道也。咨爾王太子晛，忠孝之美，天資夙成，德業之隆，人望攸屬，可即王位。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思蹈聖賢之懿則，無忝祖宗之耿光。文武百寮，同心協德，贊襄國政，保乂王家。布告中外，咸知朕意。”遂薨于保和殿，移殯于乾始殿。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八，上謚恭孝，廟號仁宗，葬于城南陵，曰長陵。高宗四十年，加謚克安。

史臣金富軾贊曰：“仁宗自少多才藝，曉音律，善書畫，喜觀書，手不釋卷，或達朝不寐。及即位，聞明經申淑貧甚，召入内侍，受《春秋經傳》。性又儉約，嘗不豫，宰樞入内問疾，所御寢席無黄紬之緣，寢衣無綾錦之飾。初年宫中宦寺及内僚之屬甚多，每黜以微罪，不復補，至末年不過數人。日再視事，或奏事者稽遲，必使小臣趣之。專以德惠安民，不欲興兵生事。及金國暴興，排群議，上表稱臣，禮接北使甚恭，故北人無不愛敬。詞臣應制，或指北朝爲胡(狱)〔狄〕，則瞿然曰：‘安有臣事大國而慢稱如是耶?’遂能世結歡盟，邊境無虞。不幸資謙恣横，變生宫闈，身遭幽辱，然以外祖之故，曲全其生。至如拓俊京，亦棄過錄功，俾保首領，斯可以見度量之寬矣。故其薨也，中外哀慕，雖北人聞之，亦且嗟悼。廟號曰仁，不亦宜哉！惜乎惑妙清遷都之説，馴致西人之叛，興師連年，僅乃克之，此其爲盛德之累也。”

史臣金莘夫曰："睿廟末年，屬念房帷，馴致外家貪恣之行。仁宗幼冲即位，宰相韓安仁等不能長慮却顧，潛奪其權，而悁忿生事，反被竄戮，徒使奸凶跋扈，毒流三韓。至於射黄屋、焚寢廟、脅至尊、置私第，殺戮左右，併奪國衡，祖宗之業，幾於墜地，可以鑑矣。又惑於净心、壽翰陰陽之説，卒致西都之叛逆者，何也？蓋以天性一於慈愛，優游不斷故耳。是以典刑未正於丙午之逆類，處置不均於西都之叛民。又深信浮屠，增益生民之弊。惜哉！其不喜遊宴，減省宦寺，恭儉以飭身，誠信以交隣，雖古帝王，何以加焉。"

毅宗一

毅宗莊孝大王，諱晛，字日升，古諱徹。仁宗長子，母曰恭睿太后任氏。仁宗五年丁未四月庚午生。二十一年，封爲太子。二十四年二月丁卯，仁宗薨，受遺詔即位於大觀殿。

三月甲申，葬仁宗于長陵。

戊戌，尊母后爲王太后。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以王生日爲河清節，受群臣朝賀。

癸丑，東宮時僚屬並加恩賞。

乙巳，以任元敳爲門下侍中、定安侯。

戊午，御儀鳳樓大赦。

五月庚午，幸妙通寺。

壬午，江陵侯温卒。

六月己亥朔，王如奉恩寺。

雨雹。

秋九月壬午，慮囚。

平章事李俊陽卒。本全州吏，以清白達。

甲申，平章事韓惟忠卒，輟朝三日，以勤儉正直見重於時。

丙申，幸外帝釋院。

冬十月戊戌，金遣清州防禦使烏延遵禮、少府少監烏居仁，來祭仁宗。其文曰："惟靈撫有藩封，踐修遺訓，忠勤著於三世，功利被於一方。遽爾考終，兹焉茹嘆，式馳使傳，往致奠儀。庶其有知，歆此至意。"

庚子，同知中京路都轉運司事蕭謙來弔慰。

壬寅，簽書會寧府事曹究來，命王起復。

癸丑，宴金使于大觀殿。

甲子，設百座會於宣慶殿，王親聽講經，遂幸毬庭，飯僧三日。

十一月己卯，遣趙可仁如金賀正。

庚辰，設八關會，御幕次受賀，命去殿上女樂，遂幸法王寺。

癸未，遣李陽實如金謝恩。

乙酉，遣金陽晉進方物。

丙戌，攝行虞祭。

平章事王冲乞致仕，詔："冲清儉公平，身尚康强，其賜几杖，令視事。"

己丑，遣梁元俊如金賀萬壽節。

甲午，御史臺奏："鴨江都部署副使尹粹彦及兵船十一軍卒二百九人溺死，兵馬使不能指揮，以致於此，請罪之。"從之。

十二月丙午，詔："來丁卯年燃燈，用正月望。"以二月仁宗忌月，故改行之，爲恒式。

丁未，醮本命于内殿。

己酉，慮囚。

乙卯，國子祭酒翰林學士權適卒。

（丁卯）元年夏四月辛酉，幸外帝釋院。

壬戌，雨雹。

五月甲子，賜李愈昌等及第。

庚午，宋都綱黄鵬、陳誠等八十四人來。

丁丑，禱嗣于靈通寺，講《華嚴經》五十日。

甲申，臺諫上章言事。

丁亥，臺諫以言事不報歸第，王乃下毬杖各六、鞍二于御史臺，臺奏詔鏁壽昌宫北門，以禁群小出入。王遊北園，謂左右曰："吾擊毬之技無復試矣。"已而取毬擊之，人莫有及者。

庚寅，臺諫復就職。

六月癸巳朔，王如奉恩寺。

辛丑，慮囚。

丁未，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又受菩薩戒于魂堂。

秋七月甲子，命翰林學士崔惟清講《書·説命》三篇，命參知政事崔梓等聽講，右司諫李元膺問難。

是月，海州蝗。

太史奏："太白自六月望後晨見經天，今又連日晝見。"

八月戊戌，太白晝見。

己亥夜，虎入大明宮。

壬寅，命刑官覆奏重刑。

甲辰，日本都綱黄仲文等二十一人來。

己未，平章事致仕任元濬卒。

九月辛未，慮囚。

壬申，虞祭于魂堂。

癸酉，出御長源亭。

甲申，太白經天二日。

御西樓觀擊毬戲。

冬十月乙未朔，觀擊毬於西樓。

丁酉，御西樓觀擊毬凡四日。

丙午，還宮。

戊申，設百高座會於宣慶殿。

己酉，幸百高座會聽經，遂行毬庭，飯僧三日。

己未，親饗老人、孝順義節于毬庭。庚申，賜設鰥寡孤獨、篤廢疾。

十一月甲戌，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乙亥，遣裴承古如金賀正。

丙子，西京人李淑、柳赫、崇晃等伏誅。初，金祭奠使還，淑等附書曰：“大國兵直到西京，請爲內應。”事覺，誅之。

丁丑，金遣完顔宗道來賀生辰。

庚辰，遣王軾如金獻方物。

甲申，王擊毬于北園。

丁亥，遣朴脩如金賀萬壽節。

刑部奏：“監察御史李玄夫以雲興倉米十七石與其義子及富商，請徵還本倉，罷職禁身。”制可。

十二月乙未，以李時敏爲左散騎常侍、同知樞密院事。

丁酉，知御史臺事文公裕、左正言鄭知源等三日伏閤言事。

甲辰，御史臺奏：“壽昌宮北門嘗奉詔關鑰，散員史直哉、校尉鄭仲夫等擅開，出入自恣，請下吏。”王不聽，慰解之。

戊申，慮囚。

丁巳，以高兆基守司空、上柱國，李仁實爲尚書右僕射、參知政事、判刑部事，金永寬爲吏部尚書、樞密院使，林光知樞密院事，崔惟清爲御史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庾弼爲樞密院知奏事、吏部侍郎。

（戊辰）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放朝賀。

遣母弟暻及晧告朔于虞宫。

戊辰，設帝釋道場于修文殿七日。

癸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子，以參知政事李仁實權判都兵馬事、知樞密院事，林光爲都兵馬使。

二月庚子，以池深爲右僕射、兵部尚書、鷹揚軍上將軍，權正鈞爲刑部尚書、龍虎軍上將軍，于方宰爲戶部尚書、左右衛上將軍。

乙卯，進奉使王軾還自金，云："金人言：'進奉表頭不書王名，差使不書陪臣。'"命法司科罪。

丁巳，設仁宗大祥，齋于靈通寺。太后又設齋于奉恩寺行香。

戊午，以文公裕爲西北面兵馬使，安正修爲東北面兵馬使。

三月己未朔，王如靈通寺，謁仁考真殿。

辛酉，右常侍崔誠、中書舍人崔允儀等請黜内侍金巨公、宦者之淑等七人，王不聽。誠等伏閤力爭凡三日，乃從之。

甲子，奉安仁宗神御于景靈殿。

丙寅，以高兆基爲政堂文學、判戶部事，金永寬知門下省事、判工部事，林光爲樞密院使、判秘書省事，崔惟清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文公元同知樞密院事，李軾爲右僕射。

丁卯，出御國清寺留十三日。

壬申，以文公裕試右散騎常侍，改崔誠爲國子監大司成，崔允儀試禮部侍郎。

乙亥，慮囚。

庚辰，出御興王寺。乙酉，還壽昌宮。

夏四月丙申，雨雹。

五月癸亥，幸王輪寺。

甲子，金遣完顔愼之來，命王落起復。

丁卯，宴金使於大觀殿。

庚午，大理卿完顔宗安、禮部侍郎蔡松年來，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高麗國王。

六月戊子，王如奉恩寺。

辛卯，宴金使於大觀殿。

癸巳，慮囚。

辛丑，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

金橫宣使孛散守道來。戊申，宴于大觀殿。

秋七月乙丑，王上冊于王太后。

丙寅，宴群臣。

乙亥，大赦，賜文武官階爵。

是月，良醞令同正宋彦升殺其妻，配有人島；檢校少監楊秀英殺母弟，配海際縣。

八月己丑，以獄空，設般若道場於典獄署五日。

辛卯，納故奉御崔端女爲妃。

是月，宋都綱郭英、莊華、黃世英、陳誠、林大有等三百三十人來。

閏月丁卯，謁顯陵。

庚午，御史臺伏閤言事三日。

癸酉，以任元淑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仍令致仕，任克忠爲樞密院副使，尹彦植守司空，金永錫爲修文殿學士，李之茂爲右諫議大夫。

戊寅，謁昌陵。

壬午，謁長陵。

九月丙寅朔，賜柳庭堅等及第。

丁酉，慮囚。

冬十月丁卯，親祫于太廟，赦。初，李深、智之用與宋人張喆同謀，深變名稱東方昕，通書宋太師秦檜，以爲若以伐金爲名，假道高麗，我爲内應，則高麗可圖也。之用以其書及柳公植家藏高麗地圖，附宋商彭寅以獻檜。至是宋都綱林大有得書及圖來告，囚喆、深、之用于獄，鞫[1]之皆伏。深、之用死獄中，喆伏誅，其妻皆配遠島。

十一月乙酉朔，遣宋公贊如金謝賀生辰。

丁亥，遣李之和謝落起復。

戊子，尊仁宗次妃金氏爲王太妃、延壽宫主。

己丑，册弟暻爲大寧侯，晧爲翼陽侯。

庚寅，册王妹上公主爲承慶宫主，二公主爲德寧宫主。

乙未，遣許進升如金謝横宣。

戊戌，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己亥，遣李軾、金永夫如金謝册封，廉直諒賀正。

辛丑，金遣高景山來賀生辰。

癸卯，遣殿中侍御史李公升如金進方物。

丙午，宴金使于大觀殿。

---

〔1〕原作鞠，與鞫通，今統一作鞫。

丁未，遣金禮雄如金賀萬壽節。

以弟興王寺法尊玄曦爲拯世僧統。

十二月丙辰，宋商譚全、陳寶等十四人來。

壬戌，王擊毬於北園。

丁卯，以李仁實權判吏部事，高兆基權判兵部事。

辛巳，以任元敳守太尉、定安公，金富軾守太保、樂浪郡開國侯，李仁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吏部事，高兆基參知政事、判兵部事，金永寬參知政事、判工部事，尹彦頤爲政堂文學、判刑部事，崔惟清爲兵部尚書，文公元爲御史大夫、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庾弼爲樞密院副使，金永錫爲吏部尚書，李之茂爲左諫議大夫，崔允儀知御史臺事。

（己巳）三年春正月甲申朔，放朝賀。

壬辰，設帝釋道場於修文殿七日。

丙申，以方資壽爲工部尚書、神虎衛上將軍。

丁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卯，上王太后玉冊、金寶，曲宴于康安殿。

戊申，閱兵。

己酉，親醮二十七位神於內殿。

二月丁巳，閱兵。

甲子，親醮毬庭。

丁卯，幸外帝釋院。

庚午，選驍勇騎士十八人，觀擊毬于後庭。

壬午，王以仁宗忌辰，如靈通寺行香。

三月癸未朔，日食。

辛卯，出御長源亭。

乙未，慮囚。

丁酉，御西樓觀擊毬三日。

夏四月甲寅，還宮。

辛酉，以李仁實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高兆基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庾弼爲秘書監，金永錫爲三司使，崔誠爲工部尚書，鄭襲明爲翰林學士。

己巳，雨雹。

戊寅，王妃王氏生元子。

己卯，禱雨于山川及諸神祠。

辛巳，百官賀生元子。

五月甲申，以元子生，親告于景靈殿。

辛卯，再雩。

丁酉，親醮南斗于內殿。

庚戌，守司空、左僕射尹彦植卒。

六月壬子朔，王如奉恩寺。

乙丑，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

戊辰，醮三界神於宣慶殿，以禳蝗蟲。

庚午，設般若道場於修文殿。

秋七月壬辰，宴寶文閣學士文公裕、直閣高瑩夫于清讌閣，略君臣之禮。

丙申，又宴平章事高兆基等于清讌閣。

丙午，諫官伏閤言事二日。

宋都綱丘迪、徐德榮等百五人來。

八月庚戌，宋都綱寥悌等六十四人來。

丁巳，林大有、黃宰等七十一人來。

己未，出御長源亭。

庚申，宋都綱陳誠等八十七人來。

壬申，御西樓觀擊毬。

以李公升爲右司諫、知制誥，柳公材爲侍御史。

癸酉，引見平章事高兆基、御史大夫文公元、中書舍人王軾、左承宣鄭襲明，置酒論國事，遂御西樓，觀擊毬。

九月壬午，政堂文學尹彦頤卒。

癸未，御西樓觀擊毬。

乙酉，又觀擊毬戲馬。

丁亥，引見知門下省事崔惟清、御史大夫文公元等六人，置酒，遂御西樓觀擊毬。

庚寅，慮囚。

癸巳，御西樓，觀擊毬二日。

丙申，夜又御西樓觀擊毬。

庚子，幸觀德亭閱兵，賜物有差。

辛丑，宴宰樞侍臣。

壬寅，閱兵。

癸卯，還壽昌宫。

冬十月甲子，設災消道場於大觀殿六日。

壬申，設百座會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于毬庭。

十一月丁亥，遣李之中如金謝賀生辰。

己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辛卯，遣洪源滌如金賀正。

乙未，金遣完顔多祐來賀生辰。

遣持禮使金景元如金東京。

辛丑，遣許純如金進方物。

丁未，遣韓靖賀萬壽節。

十二月戊午，慮囚。

己未，以高兆基權判吏部事。

甲子，檢校少府少監高元仁盜所守官絹百八匹，罪當絞，以犯在赦前，杖脊配遠島。

壬申，以王冲爲門下侍中，仍令致仕，高兆基判尚書吏部事，金永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尚書兵部事，崔惟清參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李彦林爲兵部尚書，文公裕試刑部尚書，金端爲左散騎常侍。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卯朔，放朝賀。

壬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庚子，密進使朴純冲如金，不至而復。

金平章政事完顔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改元天德。

辛丑，以池深守司空。

九月丁丑，幸南京。

太白晝見經天二日。

甲午，至自南京，赦。

乙未，慮囚。

築毬場于北園。

冬十月癸卯朔，設《仁王經》道場於明仁殿，以禳天災。

丙午，閱兵于東郊。

庚午，郎舍伏閤言事三日。

十一月丙子，遣曹晉若如金謝宣諭。

丙戌，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丁亥，遣庾祿公如金賀正。

己丑，金遣耶律羅松來賀生辰。

壬辰，遣韓縝如金進方物。

乙未，宴金使於大觀殿。

遣林景猷賀龍興節。

丙申，御康安殿，命內侍祇候以下擊毬。

十二月己酉，親醮十一曜於內殿。

辛亥，以金永寬判吏部事，高兆基判兵部事。

乙卯，慮囚。

親醮天曹於內殿。

癸亥，慮囚。

戊辰，以金永寬監修國史、知西京留守事，崔惟清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文公元參知政事，庾弼知樞密院事，崔諴爲兵部尚書，崔子英爲左散騎常侍、同知樞密院事，李彥林爲工部尚書，金子儀爲右散騎常侍。

壬申，設除夜道場於大觀殿。

（辛未）五年春正月癸酉朔，放朝賀。

丙戌，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申，親醮二十七位神於內殿。

二月戊申，門下侍中致仕金富軾卒。

辛未，王如靈通寺。

三月戊寅，以權正鈞爲兵部尚書，高兆基爲中軍兵馬判事兼西北面兵馬判事。

己丑，幸妙通寺。

壬辰，慮囚。

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卒。

夏四月壬寅朔，參知政事致仕陳淑卒，輟朝三日。

甲辰，御明仁殿視朝，謂諫臣曰："自今欲每日視朝，凡庭諍之事，姑且除之。"故諫臣無庭諍者。

丙午，雨雹。

己酉，王以沈香木，命工刻成觀音像，置内殿，仍飯僧。

丙辰，以崔惟清判兵部事，文公元判刑部事，庾弼知門下省事，崔諴知樞密院事，文公裕爲禮部尚書，金端爲戶部尚書，安正修試刑部尚書。

戊辰，少府少監韓令臣嘗爲典解庫判官，以私麤布潛換官布三十匹，收職田，放還田里。

癸酉，平章事致仕李仲卒，輟朝三日。

乙亥，以旱，禱雨于名山大川及諸神祠。

設佛頂道場於修文殿七日。

丙戌，封第三妹爲昌樂宮主，第四（姝）〔妹〕爲永和宮主。

丁亥，封王妃王氏爲興德宮主。

五月乙巳，親醮南斗于内殿。

丁未，左諫議王軾等上疏論鄭敍等罪。

己酉，親醮太一於内殿。

辛亥，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五日。

丙辰，召諫官於殿門慰諭之，特引諫議王軾入便殿，賜酒宴，語從容。

甲子，臺諫伏閤言事。

丁卯，以金永寬守司徒、判國子監事，文公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庾弼參知政事、判兵部事，金永錫爲政堂文學，崔子英知門下省事，崔諴判三司事，崔允儀爲御史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任克忠爲樞密院副使，劉碩爲樞密院知奏事，梁元俊爲左承宣，文公裕爲禮部尚書。

六月庚午朔，王如奉恩寺。

壬申，命寶文閣學士、待制及翰林學士日會精義堂，校《冊府元龜》。

丙子，慮囚。

壬午，金橫賜使少府少監蕭忠來。

甲申，王受菩薩戒於修文殿。

乙酉，夜召入内侍李陽允、史官李仁榮等十三人於奉元殿庭，賜坐給紙筆，王占韻，令賦石榴花七言四韻詩，限以燭刻。李陽允等七人中格，臨軒賜酒。翼日，又賜酒果於翰林院，仍賜絲絹有差。

己丑，宴金使於大觀殿。

癸巳，慮囚。

甲午，王走筆賦禱雨詩，宣示諸學士。

丁酉，以旱，禁扇。

秋七月庚子，詔：“今年累月不雨，禾穀不登，内

外人民將至飢困，大可憂也。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豈爲政之道乎？都兵馬使與宰樞其熟議救恤之方，使吾赤子毋或飢餓。”

辛丑，以李軾爲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尋卒。

壬寅，設龍王道場於貞州船上，禱雨七日。

甲辰，詔：“文班四品以上、武班三品以上，設五百羅漢齋于普濟寺禱雨。”

乙巳，醮七十二星於内殿。

丙午，宋都綱丘通等四十一人來。

丁未，雨。

設消災道場於修文殿三日。

丙辰，以庾弼爲寶文閣提舉，金存中爲同提舉。

乙丑，幸外帝釋院。

宋都綱丘迪等三十五人、徐德英等六十七人來。

八月壬申，宋都綱陳誠等九十七人來。

癸酉，林大有等九十九人來。

丙子，諫官及侍御史金諹等伏閤言事三日，不報。

癸未，省宰皆乞罪不視事，召文公元、庾弼、金永錫、崔子英，及諫官金子儀、王軾、朴脩、李元膺、李陽伸、尹鱗瞻，臺官崔允儀、金諹、閔懿、韓靖，慰諭視事，皆不奉詔，夜二鼓乃退。

乙酉，醮三界於内殿。

丙戌，省宰及臺諫被召詣闕待命，皆不報。省宰及御史大夫先退，王引騎士於後庭伐鼓擊毬，正言李知深伏閤力争二日。

丁亥，王遊北園，命騎士擊毬。

庚寅，召省宰謂曰："已從臺諫所奏矣，然只黜鄭誠耳。"

甲午，以崔允淑爲西北面兵馬使，劉邦支爲東北面兵馬使。

九月乙巳，醮三清於內殿。

丙午，謁景靈殿。

戊申，慮囚。

甲子，幸妙通寺。

冬十月戊辰，御康安殿閱國馬。

壬申，設百座會於宣慶殿，飯僧毬庭三日。

乙酉，親祫于太廟。

錄囚。

十一月己亥，遣宋瓌如金謝賀生辰。

癸卯，遣趙端臣謝橫賜。

戊申，遣吴日就賀正。

庚戌，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丑，金遣蕭子敏來賀生辰。

遣徐淳如金進方物。

戊午，宴金使於大觀殿。

己未，遣崔應清賀龍興節。

十二月壬午，慮囚。

戊子，以文公元守司空，庾弼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任克忠、同知樞密院事，王軾爲御史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李彦林爲尚書右僕射，金澤試刑部尚書，安正

修試工部尚書，李之茂知御史臺事。

（壬申）六年春正月丁酉朔，放朝賀。

辛亥，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丑，御康安殿，觀綵棚伶官兩部樂。以前夕已經燃燈，大會皆已徹去，王亟命復之。樂觀忘倦，至日午乃罷。

戊午，幸神衆院。

二月庚午，親設齋于外帝釋院。

乙未，王如靈通寺，遂幸興聖寺。

三月丙申朔，地震。

庚子，諫官伏閤言事三日，不報。

壬寅，作佛事于明仁殿，王行香。

丙午，放輕繫。

戊申，醮于内殿。

乙卯，宴于賞春亭，使伶官交奏雜戲。

壬戌，詔曰："旱魃爲虐，朕甚懼焉。將博採忠言，勵精求理，以召和氣。"於是，臺諫各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

夏四月乙丑朔，醮太一於内殿。

丙寅，地震。

丁卯，宴萬壽亭，至曉乃罷。

壬申，醮北斗於内殿。

丁丑夜，宴于賞春亭。

己卯，禱雨于山川及諸神祠。

醮三界於内殿，太一於福源宮。

庚辰，以文公元爲西京留守使，庾弼修國史，金永錫、崔子英檢校司徒，崔允儀爲修文殿學士，文公裕爲刑部尚書，金子儀爲禮部尚書，金澤爲工部尚書。

辛巳，諫官伏閤諫擊毬，不聽。諫官遂留宿翰林院，王賜酒慰諭，乃曰："所言至切，何敢不從?"翌日，悉出群馬，命日官塞北門。

丙戌，禱雨于山川及諸神祠。

庚寅，賜金儀等及第。

丙申夜，宦者給事李鈞自投東池死。王痛惜泣下。

五月壬寅，御大觀殿親試，賜劉羲等及第。

甲辰，移御安和寺。

六月甲子朔，王如奉恩寺。

辛未，放輕繫。

戊寅，王受菩薩戒。

己卯，親醮太一于内殿。

庚辰，饗飢饉疾疫人於開國寺。

癸未，幸妙通寺，設摩利支[1]天道場。是日，還壽昌宫，醮七十二星於明仁殿，又醮天皇大帝、太一及十六神，以禳疾疫。

秋七月甲午朔，禱雨于山川及諸神祠。

醮三界於内殿。

甲寅，宋都綱許序等四十九人來。

乙卯，臺諫伏閤論諫，乃黜内侍十四人、茶房

---

[1] 原作支，誤，以下統改。

五人。

丙辰，宋都綱黄鵬等九十一人來。

八月丙寅，刑部奏重刑，王與大臣審覆斷之。

己巳，宋都綱寥悌等七十七人來。

庚午，醮三界於新闕。

丁亥，設消災道場於大觀殿五日。

九月壬辰朔，設《金剛經》道場於大觀殿。

戊戌，百官詣萬寶殿，賀太后坤寧節。

庚子，御東池，選善射御者，觀射終（月）〔日〕。

辛丑，放輕繫。

丙辰，幸外帝釋院，設羅漢齋。

冬十月癸亥，幸妙通寺。

十一月戊戌，遣柳公材如金謝賀生辰。

庚子，遣朴彦樞賀正。

甲辰，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金遣完顔持正來賀生辰。

遣李惇如金進方物。

壬子，宴金使於大觀殿。

乙卯，遣閔懿如金賀龍興節。

十二月丙寅，以庾弼爲太子太師，崔允儀爲太傅。

丁卯，平章事致仕崔灌卒，輟朝三日。

辛未，放輕囚。

乙亥夜，王觀百戲于内殿。

丙戌，以文公元、庾弼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金

永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崔子英參知政事，崔誠爲樞密院使，崔允儀知樞密院事，任克忠爲翰林學士，金子儀爲禮部尚書，文公裕爲兵部尚書，金澤爲刑部尚書，吴仁廣試工部尚書，金貽永知都省事。

高麗史十八

世家卷第十八

毅宗二

（癸酉）七年春正月辛卯朔，放朝賀。

癸卯，賜元子名泓，後改稱祈。

甲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乙卯，出御長源亭。

二月辛未，以于邦宰爲刑部尚書。

癸未，還壽昌宫。

己丑，王如靈通寺。

三月乙未，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

辛亥，幸興聖寺。

夏四月己卯，冊子泓爲王太子，赦，加內外文武兩班散職，兼賜田柴。

丁亥，宴群臣於大觀殿。

六月己未朔，王如奉恩寺。

庚申，穆清殿災。

癸酉，王受菩薩戒。

甲申，移御安和寺。

金告改天德五年爲貞元元年。

秋七月丙申，還新闕。

壬寅，設盂蘭盆齋於奉元殿。

八月丙寅，御宣仁殿，論決重刑。

甲戌，出御長源亭。

賜郭元等及第。

冬十月辛酉，御史臺伏閤論事。

丁卯，王還宮。

十一月己亥，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庚子，耽羅縣徒上仁勇、副尉中連珍直等十二人來獻方物。

壬寅，金遣少府監阿勒根彦忠來賀生辰。

是月，遣起居舍人崔婁伯如金賀龍興節，禮部員外郎尹鱗瞻謝賀生辰，御史雜端李陽伸進方物，禮部員外郎朴儒賀正。

（甲戌）八年春正月丙寅，以崔子英判兵部事，金永錫爲尚書左僕射判工部事。

丁卯，燃燈，王如奉恩寺。

乙亥，冊王弟旼爲平凉侯。

丙子，出御長源亭。

己卯，御慶豐殿，召扈從文臣，命賦青郊驛獻青牛詩，直翰林院金孝純等十四人合格，賜物有差，並

賜酒果。

壬午，召知門下省事崔允儀、樞密院使任克忠曲宴于陽和樓，夜艾而罷。

二月辛亥，以仁宗忌日，飯僧于內殿。

癸丑，幸敬天寺。

三月丙辰，召崔允儀、任克忠、金存中等六人，曲宴于陽和樓。

戊午，幸國清寺。

庚午，還宮。

夏四月丙申，親禘于太廟赦。

五月癸丑朔，日食。

出御長源亭。

參知政事致仕尹誧卒。

閱兵于東郊。

賜皇甫倬等及第。

六月戊戌，金遣太府少監梁彬來，賜羊二千頭。

秋九月，創西京重興寺。

冬十月庚辰朔，饗老人，又飯僧三萬。

是月，開蘇泰縣河渠，未卒其功。

十一月丙寅，金遣太府監李珪來賀生辰。

是月，遣金永寧如金進方物，奉説謝賀生辰，金仁愈謝橫賜。

（乙亥）九年春正月辛亥，以太府卿崔褎偁爲西北面兵馬使，試刑部侍郎許純爲東北面兵馬副使。

己未，飯僧于奉元殿。

壬戌，燃燈，王如奉恩寺。

乙亥，出御長源亭。

二月丁亥，給事中閔懋、左司諫朴得齡等伏閤論事，不報。

乙巳，飯僧于內殿。

丁未，出御敬天寺。

三月壬戌，還宮。

庚午，出御長源亭。

癸酉，以崔子英權判尚書吏部事，崔允儀權判尚書兵部事。

乙亥，出御國清寺。

夏四月庚子，還宮。

五月丁未朔，日食。

辛亥，端午，謁景靈殿。

庚午，以崔子英判吏部事、西京留守事。

甲戌，以梁元俊知門下省事，任克忠爲樞密院使、翰林學士承旨、太子賓客。

六月丁丑朔，王如奉恩寺。

辛卯，王受菩薩戒於修文殿。

乙未，以崔子英爲西北面兵馬判事兼判中軍兵馬事，崔允儀爲東北面兵馬判事兼判中軍兵馬事，文公裕副之。

秋八月丙子朔，出御長源亭。

宋明州歸我漂風人知里先等五人。

辛卯，幸國清寺。

丙午，召平章事崔子英、知門下省事梁元俊、起居舍人崔婁伯、左司諫朴得齡、左正言許洪材、右正言崔祐甫，訪問國政。

冬十一月戊子，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巳，金遣使來賀生辰。

是月，遣右司員外郎金純如金賀龍興節，刑部員外郎金温中謝賀生辰，戶部郎中崔子葩賀正，左司諫朴得齡進方物。

十二月，削司空璋爵。

戊申，宴金使於大觀殿。

宋歸我漂風人三十餘口。

門下侍郎平章事庾弼卒。

（丙子）十年春正月癸卯朔，放朝賀。

丙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壬寅朔，幸國清寺。

壬子，置祈福道場于內殿。

是月，以左承宣金存中爲太子少保。

夏四月甲午，王如興王寺轉《華嚴經》。初，王無嗣，與妃金氏誓："若生子，當成金銀字《華嚴經》四部。"及元子生，寫成二部，修興王寺弘教院藏之，改額弘真，大設法會以落之。

丙申，還宮，赦大辟以下，凡從事法會者皆職賞。

五月辛亥，雨雹。

六月辛卯，賜黃文莊等及第。

秋七月丙寅，彗見東方。

八月丁丑，以彗星未滅，赦二罪以下，流者量移。

甲午，遣尚書韓縉如金賀上尊號。

九月乙巳，御史臺吏脫內官禁服，王怒，囚其吏。

丁未，定安公任元厚卒。

冬十月乙亥，設藏經道場于宣慶殿。

壬午，飯僧五百于內殿。

召平章事崔允儀、李之茂，知樞密院事申淑，右承宣李元膺，右副承宣金貽永，國子監大司成金永胤，寶文閣學士金永夫，知閤門事崔温，給事中崔應清，內侍殿中監崔裦偁，御史雜端金鍚等入穆清殿，周覽善救寶、養性亭及御苑花卉，賜曲宴于冲虛閣。初，王於大內東北隅起一閣，扁曰冲虛，金碧鮮明。又於內閤別室居善藥，意欲廣治衆病，扁曰善救寶。又搆亭其側聚怪石、名花，扁曰養性。

閏月壬寅，以平章事李之茂爲太子太保，以代金存中。

是月，金改貞元四年爲正隆元年，避世祖諱，以豐字代隆字行之。

十一月壬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乙酉，金遣定遠將軍耶律遵禮來。

辛卯，宴金使於大觀殿。

十二月丙午，慮囚。

乙丑，以東北面兵馬副使李公升爲樞密院左副承宣。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戊辰朔，放朝賀。

庚辰，御睦親殿，召拯世僧統玄曦等二百餘僧設齋祈福。

癸未，召翼陽侯及宰臣崔允儀、李之茂等置酒便殿，至翼日午時乃罷。

乙酉，出御長源亭。

辛卯，王如國清寺，遂幸敬天寺，有司以行在所狹隘，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不可暫離。"

二月己亥，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高兆基卒。

戊申，王還宮。

流弟大寧侯暻于天安府。

癸丑，出御敬天寺。

丁巳，彭夢齡等八人群聚賭博，並流南州。

三月壬申，移御長源亭。是夜，尚乘局災，延及御輦。

庚辰，移御天壽寺。

癸未，流禮賓卿李仲齊及家屬于南島。仲齊妻李氏，尚書福林之女，性惡，嘗語僕有不臣語。僕妻素怨李，遂狀訴于宦寺以聞。王怒，命近臣面縛李氏以來，闔家流竄。自是讒言交搆，王多疑群臣。

夏四月丙申朔，闕東離宮成，宮曰壽德，殿曰天寧。又以侍中王冲第爲安昌宮，前參政金正純第爲靜和宮，平章事庾弼第爲連昌宮，樞密院副使金巨公第爲瑞豐宮。又毁民家五十餘區作太平亭，命太子書額，旁植名花異果，奇麗珍玩之物布列左右，亭南鑿池作

觀瀾亭。其北搆養怡亭，蓋以青瓷；南搆養和亭，蓋以椶。又磨玉石，築歡喜、美成二臺，聚怪石作仙山，引遠水爲飛泉，窮極侈麗。群小逢迎，民間珍異之物，輒稱密旨，無問遠近，争取馱載，絡繹於道，民甚苦之。

戊戌，命宰樞、臺諫、侍臣等遊覽壽德宫，因賜酒食。

庚子，王入御壽德宫。

壬寅，御觀瀾亭，曲赦二罪以下，復鄭諴職。凡預營繕者皆賞之。

癸卯，幸普濟寺遂，移御天壽寺。

乙巳，王以真絲四百斤買平章事文公元第，爲巡御所。

甲寅，王還宫。

甲子，榮儀奏曰："來歲國有災，宜修古寺以禳之。"王率百官幸海安寺，相風水。

五月壬申，御密殿，召見平章事崔允儀、右承宣李元膺等，賜犀紅鞓帶各一腰。是夜，王率内竪伶人巡宴林亭，至曉不輟。

癸酉夜，亦如之。

丙子，以朴純冲爲樞密院副使。

王聞東海中有羽陵島，地廣土肥，舊有州縣，可以居民，遣溟州道監倉殿中内給事金柔立往視。柔立回奏："土多巖石，民不可居。"遂寢其議。

甲申，幸觀静寺相風水，遂如國清寺。

乙酉，移御安和寺。

六月戊申，金橫宣使太府卿張喆來。

辛亥，至自安和寺。

戊午，宴金使于大觀殿。

秋七月戊子，宋商獻鸚鵡、孔雀、異花。

八月己亥，王還壽德宮。

乙卯，幸總持寺，召住持懷正遊賞林亭，留題祈福詩二絶，宣視宰樞侍臣。扈從百官軍卒露宿林壑，頗多愁嘆。懷正唯以呪噤得幸，恩寵無比，凡僧徒求職賞者，皆趣附賄賂，貪鄙無厭。

辛酉，王欲置離宮於金吾衛堤上里，平章事崔允儀切諫，乃止。

壬戌，出御長源亭。

九月癸亥朔，命內侍朴允恭增營壽德宮。

辛未，移御天壽寺。

翼日移御興王寺。

冬十月癸巳朔，還移天壽寺。

壬寅，以太府寺油蜜告匱，徵斂諸寺院，以充齋醮之費。

乙卯，幸外帝釋院。

丁巳，飯僧三萬于毬庭三日。

十一月癸亥朔，王還宮。

遣工部郎中李光縉如金謝賀生辰，刑部員外郎朴育和謝橫賜，刑部員外郎金敦中賀正，禮賓少卿崔令儀進方物，工部員外郎金嘉會賀龍興節。

丁丑，設八關會。是夜，召平章事崔允儀、李之茂，承宣李元膺、崔褒偁等，遊賞林亭，賜曲宴。

己卯，金遣少府監完顔德壽來賀生辰。

癸未，冊長女爲敬德宮主，第二女爲安貞宮主，第三女爲順和宮主。是夜，召宰樞近臣曲宴于天寧殿。

甲申，出御普濟寺。

戊子，還宮。

辛卯，宴金使于大觀殿。

十二月癸丑，詔："以鄭誠私第爲慶明宮。"陰陽家以爲："犬舉頭吠主之勢，不宜臨御。"不從。

戊午，以李之茂監修國史，崔諴爲政堂文學，金永夫知樞密院事、太子賓客，任克忠守司空。

庚申，移御慶明宮。

（戊寅）十二年春正月甲戌，還宮。

二月乙未，出御興王寺。庚子，移御天壽寺。

戊午，王還宮。

己未，以仁宗忌日，飯僧於太平亭。時王好作佛事，緇徒盈溢宮庭，怙恃恩寵，附託宦官，侵擾百姓，競造寺塔，爲害日甚。

庚申，王如靈通寺。

三月辛酉朔，日食。

丁卯，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又赦西京叛逆充爲奴婢者。

壬申，幸壽德宮，宴宰樞、臺閣、侍臣于太平亭，仍許遊賞御苑花木。

壬午，大酺國内老人。

夏四月乙巳，命平章事崔允儀、知門下省事申淑、同知樞密院事金永夫醮于賞春亭，禱雨。

戊申，再雩。

五月乙丑，幸安和寺，賦《石井詩》，令宰相、詞臣和進。

丙寅，大雨雹。

己巳，白虹貫日。

辛巳，賜金正明等及第。

戊申，移御安和寺。

秋七月己未，太白晝見。

辛酉，亦如之。

甲申，王還宫。

八月庚子，尚書刑部奏决重刑。

乙巳，以朴純冲知門下省事。

丙午，出御天壽寺。癸丑，移御安和寺。

甲寅，太史監候劉元度奏："白州兔山半月岡，實我國重興之地，若營宫闕，七年之内，可吞北虜。"於是，遣平章事崔允儀等相風水，還奏曰："山朝水順，可營宫闕。"王然之。

九月己未，王還宫。

庚申，遣崔允儀、知奏事李元膺、内侍朴懷俊等創別宫于白州。懷俊性苛刻，徵丁夫于西海道，日夜催督，不日告成，賜闕名"重興"，殿額"大化"。術者私語曰："此道詵所謂'庚方客虎，舉頭掩來'之

勢，創闕於此，恐有危亡之患。”

癸酉，王如國清寺。

冬十月丁酉，曲宴于安平齋，召左承宣李公升獻壽，公升賦詩以進。

乙卯，幸白州。丙辰，入御重興闕。

丁巳，受賀于大化殿。是日，天地昏黑，大風拔木，王頗疑之，多方祈禳。

戊午，宴群臣于大化殿。

十一月癸亥，還宮，赦。

甲子，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梁元俊卒。

庚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酉，金遣高存福來賀生辰。

癸未，宴金使。

萬寶殿災。

十二月己丑，以朴純冲權判吏部事。

癸巳，富閏縣人奉街弑其父及繼母，並殺家僮，皆投竈火而逃。

乙未，幸天壽寺。

（己卯，）十三年春正月丙辰，日暈有珥，色青赤白，人皆謂三日並出。

壬戌，移御壽德宮。

己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二月壬寅，王如安和寺。

丙午，幸大安寺，國子生李良平道謁上疏論事。

丁未，王率百官飯僧，御製詩一絶，令詞臣和進，

遂幸普濟寺。

庚戌，移御金存中第。

辛亥，還宮。

乙卯，王如靈通寺。

三月丁巳，門下侍中王冲卒，謚剛烈。

乙丑，王還宮。

戊辰，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七日。

乙亥，幸玄化寺，東西兩院僧各設茶亭迎駕，競尚華侈。

丙子，遊覽東西兩院，飯僧。

夏四月庚寅，大雨雹。

甲辰，移御霍井洞平章事崔溱第。

庚戌，還宮。

六月甲申朔，王如奉恩寺。

戊申，如安和寺。

閏月己未，還宮。

秋七月癸未，王如安和寺。乙未，還宮。

八月丁巳，王如國清寺。戊辰，還宮。

庚辰，如興王寺。

九月乙酉，王如國清寺。

丙申，出御天壽寺。

己亥，還御楊堤洞平章事文公元第。

冬十月甲寅，出御興王寺。壬戌，還宮。

十一月辛巳朔，賜宰樞郎舍酒果。

甲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乙未，地震，聲如雷。

丁酉，金遣安遠大將軍完顔德温來賀生辰。己亥，宴于壽昌宫。

幸普濟寺。

戊申，幸興國寺。

十二月甲寅，幸普濟寺。

壬戌，移御司空尹彦植第。

癸亥，移御楊堤洞宅。

己巳，幸普濟寺。

乙亥，出御興國寺。

（庚辰）十四年春正月庚辰朔，王在興國寺受中外朝賀。壬辰，還宫。

乙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丁酉，幸普濟寺。

己亥，日中有怪氣三日。

辛丑，出御興王寺。

甲辰，龍虎軍卒張彦弒其母，斬首，梟市三日。

二月庚戌朔，王還宫。

乙丑，出御興王寺。

三月壬午，移御長源亭。

丙戌，御西樓閲諸將鞍馬。

己丑，移御興王寺，道見一老嫗，賜布及酒。

丁酉，還宫，召兩府宰樞、侍臣，許賞御苑花草及珍禽奇獸，仍賜酒果。

夏四月壬子，以樞密院副使李元膺參知政事，是

日卒。

戊午，王如玄化寺。

辛酉，遂幸法泉寺。

五月乙未，賜崔孝著等及第。

戊戌，再雩。

六月庚申，金遣耶律琳來。

秋七月戊寅，宴金使。

癸未，參知政事致仕申淑卒。

己丑，中書侍郎平章事崔諴卒。

乙未，移御慶龍齋。

八月丙午朔，日食。

丁未，出御興王寺。乙丑，還宫。

戊辰，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六日。

癸酉，日中有黑子。

王密使嬖人白子端、李榮搜取故郎中李之中玩物，置諸霍井洞離宫。

九月戊寅，王如興王寺。

甲申，幸新成藏堂後苑，置酒賞菊。

乙酉，詣母后殿起居。

冬十月庚戌，幸景福寺。

丙辰，遂幸普賢寺飯僧，命造銀瓶十口，重三十斤，各盛五香五藥納于寺。

己未，御普賢院樓，賜丐者布人一匹、緜二兩。

庚申，又御寺樓，親賜行旅飯羹。

辛酉，亦如之。壬戌，還宫，遂幸慶龍齋。

乙丑，飯僧三萬于毬庭三日。

壬申，出御興王寺。

十一月丁丑，還宫。

辛卯，金遣高通來賀生辰。

乙未，宴金使於大觀殿。

（辛巳）十五年夏四月癸卯朔，出御長源亭。

乙卯，移御玄化寺。

戊辰，移御歸法寺。

五月癸酉朔，還宫。

甲申，雨雹。

甲午，以崔惟清爲奉元殿大學士。

乙未，出御玄化寺。

丁酉，雨，王製《喜雨詩》以示儒臣。

六月癸卯，王如奉恩寺。

癸丑，再雩。

秋七月壬申朔，還宫。

庚寅，赦。

八月壬寅，出御長源亭。丁未，還宫。

癸丑，出御興王寺。壬戌，還宫。

丁卯，出御天和寺。

九月丁丑，移御長源亭。

丁亥，移御天和寺。

冬十月壬寅，移御玄化寺。

丙午，感陰縣人子和、義章等誣告鄭敘妻任氏與縣吏仁梁呪詛上及大臣。王命閤門祗（侯）〔候〕林

文賁按問，乃子和與仁梁有隙，欲陷之也。於是，投子和、義章于江。

十一月甲戌，太白晝見經天。

西北面馳報金主被弑。

戊寅，王還宫。

壬午，御毬庭觀樂。甲申，亦如之。

辛卯，出御興王寺。

十二月庚子，移御玄化寺。

辛亥，移御興王寺。

己未，王還百順宫。

乙丑，以金永夫知門下省事，金巨公爲吏部尚書，崔褒偁爲樞密院副使，崔惟清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李公升知尚書吏部事，曹晉若知御史臺事，李德壽爲翰林學士。

（壬午）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日食。

辛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辛卯，出御興王寺。

二月庚戌，移御天壽寺。

辛亥，御經筵講論經義。

丁卯，王如靈通寺。

閏月甲戌，移御興王寺。

己丑，移御天壽寺。

三月丙午，移御長源亭。

戊午，還宫。

宋都綱侯林等四十三人來，明州牒報云："宋朝與

金舉兵相戰，至今年春大捷，獲金帝完顏亮，圖形敘罪，布告中外。御製書圖上曰：‘金虜曰亮，獨夫自大，弑君殺母，叛盟犯塞，殘虐兩國，屢遷必敗，皇天降罰，爲夷狄戒。’”蓋宋人欲示威我朝，未必盡如其言。

己未，以金巨公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崔褎偁同知樞密院事，曹晉若爲樞密院副使兼太子賓客，李公升爲翰林學士，金錫爲右承宣。

丙寅，諫官伏閤上疏請罷別宮貢獻，不聽。王酷信陰陽秘祝之説，每於行在集僧道數百餘人，常設齋醮，糜費不貲，帑藏虛竭。又多取私第爲別宮，誅求貨財，名曰別貢，使宦者監領，夤緣營私。時旱荒疫癘，中外道殣相望。

夏四月甲戌，出御玄化寺。辛巳，還宮。

甲申，以久旱，再雩。下詔曰：“朕臨政願理，思與群臣，同心合德，日聞忠言，施於有政，上答天心，下副民望。其文武四品以上，各言時政得失、民間利害，以備採擇。”

己丑，出御興王寺。

五月丁酉朔，賜李繼元等及第。

己亥，移御安和寺。

丁巳，宣旨：“人君之德，在於好生惡殺，勤恤民隱。近者囹圄不空，民多疫癘，朕甚憫焉。其赦殊死以下，蠲諸道郡縣逋租，發倉廩以賑貧窮失所者，兼舉清白守節者。”

己未，官婢善花與一孕婦争斗粟，殺之。善花子爲宦寺，請托法司，免刑待赦，直送原州。有司駁奏，移配紫燕島。是月，風旱爲甚，人以爲孕婦寃氣所感。

六月丁卯，王如奉恩寺。

辛未，宋都綱鄧成等四十七人來。

癸未，京城有賊三十餘人夜至永平門，擊走門卒，斬關而出。

丁亥，王還宮。

庚寅，宋都綱徐德榮等八十九人、吴世全等一百四十二人來。

癸巳，移御安和寺。

秋七月壬寅，王還宮。

庚申，宋都綱河富等四十三人來。

辛酉，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朴純冲卒。純冲由胥吏入内侍，歷敭中外，遂登宰輔，以勤儉自持。

八月乙丑朔，出御長源亭。乙亥，王還宮。

庚辰，出御天壽寺。

壬辰，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允儀卒。

九月甲午朔，移御長源亭。

己亥，移御興王寺。

辛丑，王之嬖倖挾媚道，密置畫雞於御床褥中。事覺，誣告注簿同正金義輔與内侍尹至元通謀祝詛。斬義輔，流至元於無人島。

癸丑，移御天壽寺。

冬十月戊寅，移御興王寺。

十一月癸巳朔，還宫。

壬寅，王太子加元服。

癸卯，以右承宣李聃知御史臺事。

丙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戊申，金遣太府監完顔興來告即位。

壬戌，出御天壽寺。

十二月癸亥朔，太白經天四日。

丙寅，王還宫，自是屢微行。

庚午，出御興王寺。

乙亥，還仁智齋。

壬午，王還宫。

己丑，以李之茂判尚書吏部事，金永夫參知政事、判尚書兵部事，金巨公知門下省事、户部尚書，任克忠判尚書刑部事，崔褒偁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曹晉若同知樞密院事，金永胤爲樞密院副使。

辛卯，王御仁智齋，親製春帖，字云："蕩蕩春光好，欣欣物意新。將修仁知德，今得萬年春。"又云："夢裏明聞真吉地，扶蘇山下别神仙。迎新納慶今朝日，萬福攸同瑞氣連。"王酷信術士，改慶龍齋爲仁智，開廣增飾，日與嬖倖沈酣遊戲，不恤國政。諫官或請毁之，王輒稱夢報以拒之，故有是詩。自是諫者乃止。

是月，遣金永胤、金淳夫如金賀登極，又遣金居實謝宣諭登極。

（癸未）十七年春正月己亥，幸仁智齋。

壬寅，以尚書左丞徐淳知西北面兵馬事，翰林侍讀學士崔祐甫爲東北面兵馬副使。

乙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二月丁卯，出御普濟寺。壬申，還宮。

乙亥，幸天壽、洪圓二寺，沈醉留宿，從官、衛士皆不得食。

丁丑，出御玄化寺。

乙酉，移御天壽寺。

辛卯，如靈通寺，遂御玄化寺。

三月丁酉，移御興王寺。

庚子，以東面都監判官孫應時廬墓三年，詔旌表門閭。

癸卯，移御洪圓寺。

夏四月壬戌，還宮。

癸酉，移御館北宮。

乙亥，親祼太廟，赦殊死以下，陞百官爵一級，其執事正郎以上官各許一子蔭職。

丙子，移御仁智齋。

五月丁酉，還宮。

壬子，知門下省事金巨公卒。

丙辰，以王璞守司徒、咸寧伯。

六月庚申朔，日食。

甲子，王微行，移御安和寺，丁丑，還宮。

金橫賜使少府監韓鋼來。

秋七月辛卯，宴金使于大內。

乙未，出御玄化寺。

乙巳，宋都綱徐德榮等來，獻孔雀及珍翫之物。德榮又以宋帝密旨獻金銀合二副，盛以沈香。

甲寅，移御天壽寺。

以衛尉卿李陽實知西北面兵馬事，給事中朴育和爲東北面兵馬副使。有司劾陽實不合藩鎮，以徐淳仍之。

八月壬戌，王還宮。

癸亥，出御玄化寺。

甲申，移御天壽寺。

九月戊戌，移御玄化寺。

冬十月戊午朔，賜李純佑等及第。

丙寅，地震。

壬申，移御仁智齋。

戊寅，移御館北宮。甲申，王還宮，設百座會，令內外飯僧三萬。

十一月庚子，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壬寅，金遣太府監耶律章來賀生辰。

十二月庚申，移御興國寺。

丙寅，移御仁智齋。

癸酉，星隕，聲如雷。

戊寅，出御興王寺。

癸未，移御天壽寺。

丙戌，以崔褒偁知門下省事，金永胤同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徐恭爲樞密院副使。

（甲申）十八年春正月辛卯，王還宫。

庚子，燃燈，王如奉恩寺。

白虹貫日。

二月乙丑，王微行，移御安和寺。

癸酉，移御興王寺。

丁丑，移御興國寺。

庚辰，移御館北宫。

壬午，移御興國寺。

三月辛卯，還宫。

辛丑，出御玄化寺。

壬寅，遣借内殿崇班趙冬曦、借右侍禁朴光通如宋獻鍮銅器，報徐德榮之來也。

丙午，將移御仁智齋。法泉寺住持覺倪，睿宗宫人之子，備酒饌，迎駕於獺嶺院。王吟賞風月，與諸學士唱和未已。王被酒徑入歸法寺，日已暮，侍從失王所之，夜半乃還。

夏四月丁巳，移御玄化寺。丙寅，王還宫。

己卯，親大禘廟，赦。

五月丙戌，移御興國寺。

丁酉，移御仁智齋。

戊戌，移御館北宫。丙午，還宫，召崔褎偁、李聃宴于修文殿，又宴于賞春亭，酣飲達曙。

庚戌，出御天壽寺。

六月甲寅朔，日食，太史不奏。

以金永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褎偁爲尚書左

僕射、參知政事，金永胤知樞密院事。

己未，移御仁智齋。癸未，還宫。

秋七月壬辰，詔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比因公私土木之役，民不聊生，而况今宦寺等營造屋舍，競爲奢麗，有司其悉禁斷。”

甲午，移御安和寺。丁未，還宫。

八月辛酉，王微行，移御安和寺。

庚辰，移御景福寺。

辛巳，盜竊太廟祭器。

九月丁亥，移御玄化寺。

乙未，移御志和齋，觀擊毬。

守司空梓卒。

冬十月癸丑朔，賜金元禮等及第。

丁巳，太白晝見。

丁卯，移御景福寺。

十一月庚寅，移御館北宫。

甲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白虹圍日，南西北各有珥，如日相貫。

丁酉，移御清州洞宫。

金遣太府監烏骨論守貞來賀生辰。

庚子，移御守司空任克忠第。

丙午，移御館北宫。

閏月戊午，移御任克忠第。

甲子，移御景福寺。

乙亥，移御净業院。

戊寅，還宫。

遣金莊如金謝賀生辰。

十二月丁亥，移御館北宫。

庚子，出御景福寺。

壬寅，以崔褎偁判兵部事、太子太傅，金永胤爲吏部尚書、樞密院使，徐恭爲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任克忠爲太子太保。

（乙酉）十九年春正月辛亥朔，王還宫。

庚申，出御玄化寺。辛酉，還宫，設無遮大會。

乙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庚午，出御玄化寺。癸酉，還宫。

丙子，出御甑山寺，右正言趙文貴諫，不聽。

丁丑，移御普賢院。

戊寅，幸慈孝寺。

二月辛巳，還宫。

乙酉，出御敬天寺。

丙戌，移御興天寺。

戊子，還御敬天寺。己丑，還宫。

乙未，出御洪圓寺。

丁酉，移御天和寺。

庚子，以蔡仁爲鷹揚軍上將軍、攝兵部尚書充東宫侍衛，姜文俊爲殿中監、興威衛攝上將軍、太子右清道率府率，鄭元寧爲龍虎軍大將軍兼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梁淑爲太府卿、神虎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府率。

甲辰，移御洪圓寺。

丙午，移御天和寺。

三月庚戌朔，移御景福寺。

辛亥，金大夫營主遣鋭卒七十餘人攻麟、静二州境内之島，執防守静州别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

己未，移御洪圓寺。

辛酉，移御普賢院，天寒雨甚，衛卒凍死者九人。

戊辰，還御洪圓寺。

庚午，移御敬天寺。

辛未，移御仁濟院。

夏四月庚辰，幸觀瀾寺。

壬午，還御仁濟院。

甲申，内侍左右番争獻珍玩。時右番多紈袴子弟，因宦者以聖旨多索公私珍玩書画等物，又結綵棚，載以雜伎，作異國人貢獻之狀，獻青紅蓋二柄、駿馬二匹。左番皆儒士，不慣雜戲，其所貢獻百不當一，恥不及，借人駿馬五匹以獻，王皆納之。賜左番白銀十斤、丹絲六十五斤，右番白銀十斤、丹絲九十五斤。其後左番不能償馬之直，日被徵債，時人笑之。

乙酉，移御景福寺。

戊子，移御奉靈寺，即鄭誠祝釐之所。誠饗王供辦，過仁濟、觀瀾遠甚。王醉，自吹笙，因問知音者，左右以及第李鴻升對，即召至前，命吹笙笛，遂欣然以爲相見之晚，命屬内侍。

庚寅，還御景福寺。

戊申，王泛舟板積窑池，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內侍朴懷俊、劉莊等置酒張樂，遂登水樓，召崔褎偁、徐恭等同飲。又召禮成江篙工、漁者，陳水戲以觀，賜物有差。夜二鼓，還館北宮，扈從官迷路僵仆相續。

五月庚戌，移御景福寺。

乙卯，雨雹。

辛酉，以李之茂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褎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永胤爲尚書左僕射，徐恭知樞密院事，金諹爲樞密院副使。

甲子，移御玄化寺。

六月甲午，慮囚。

癸卯，移御祇候任孝誠第。

秋七月庚戌，移御司空任克忠第。

庚申，移御普賢院。

八月癸未，移御玄化寺。

丁亥，移御景福寺。

癸巳，還御玄化寺。

冬十月乙酉，移御普濟寺。

十一月壬子，移御館北宮。

戊午，移御興國寺。己未，還宮。

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庚申，出御普濟寺。

金遣少府監完顏章來賀生辰。

甲子，王還宮，即幸興國寺。

丙寅，移御普濟寺。

庚午，潜行移御景福寺。

十二月丁丑，移御館北宮。丁酉，還宮。

乙巳，以崔褒偁守太保、判尚書吏部事，金永胤知門下省事、判尚書兵部事、太子少傅，任克忠爲太子少師，徐恭判三司事，金諹爲禮部尚書，李公升爲樞密院副使、太子賓客，許洪材爲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

（丙戌）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庚午，出御玄化寺。

二月癸未，幸普濟寺，燃燈一萬於羅漢殿。

戊子，還御玄化寺。

三月乙巳，幸金身寺設齋。

夏四月甲申，王與僧覺倪夜宴於聖壽院，乃覺倪所創也。

戊子，召覺倪翫月賦詩。

甲午，移御館北別宮，嘗奪迎恩館北人家，增加修營，以爲別宮。

丁酉，平章事崔子英卒，輟朝三日。

辛丑，王宴于清寧齋，即玄化寺（東）〔東〕嶺新營別館也，夜五鼓乃還。

六月癸酉，王如奉恩寺。

壬午，御玄化寺長興院，賜朴紹等及第。

秋七月甲辰，移御清寧齋。

戊申，移御普濟寺。

己酉，金横賜使尚書右司郎中移剌道來，王還宮

迎詔，仍宴來使幸普濟寺。

乙卯，王自普濟寺至闕門，設帳微行，入御修文殿。翌日，亦從帳中，還御普濟寺。自後凡遊幸，皆設帳於道。

八月丁丑，移御念賢寺。

甲申，移御景福寺。

九月庚戌，移御館北別宮。

壬戌，移御普濟寺。

甲子，還館北別宮。

冬十月庚辰，還御壽昌宮。

戊子，出御普濟寺。

壬辰，移御星北洞別宮，本侍郎金敦時私第也。

丙申，還御館北別宮。

戊戌，飯僧三萬於毬庭。

庚子，設百座會于修文殿，幸歸法寺，遂如玄化寺，幸僧性文房。

十一月癸卯，夜宴清寧齋，寵宦李榮鳩聚錦繡、金銀花、真香、犀角、馬騾、羔羊、鳧雁等奇玩之物，陳列左右，以迎大駕。王命侍從將卒射，上將軍康勇中的，賜羅一匹、綃三匹。張女樂，酣飲至四鼓，還性文房。

丙午，幸歸法寺普光院，夜半乃還。

癸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丁巳，還御壽昌宮。

金遣太府監耶律成正來賀生辰。

庚申，宴金使于大觀殿。

十二月癸酉，移御館北宫。

（丁亥）二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全羅州路按察副使尹平壽獻銀八十斤。平壽割民膏血以要恩寵，時議鄙之。

癸丑，燃燈，王如奉恩寺，夜還。金敦中馬突觸騎士矢房，矢落輦傍，王驚愕以爲流矢，疾馳還宫，宫城戒嚴。

甲寅，命有司榜于市曰："有能告賊者，勿論有無職，（柬）〔東〕班正郎、西班將軍，隨自願除授。公私賤隸，亦許參職，並給銀二百斤，女則給銀三百斤。"王猶慮未得，又命懸黄金十五斤、銀瓶二百口於街衢，購捕。

乙卯，屯府兵于闕庭，以備不測。自是，選取勇力者號內巡檢，分爲兩番，常著紫衣，持弓劍分立仗外，不避雨雪，夜則巡警達曙。

丙辰，諫官伏閤言事五日，王從之。

二月癸未，幸神衆院。

壬辰，移御館北宫。

三月己亥朔，王如靈通寺。

己未，王冒雨幸長興院，與覺倪夜飲，命右承宣金敦中賦詩。

辛酉，王微行至金身窟，設羅漢齋，還玄化寺，與李公升、許洪（村）〔材〕、覺倪等泛舟衆美亭南池，酣飲極歡。先是，清寧齋南麓構丁字閣，扁曰

“衆美亭”，亭之南澗築土石貯水，岸上作茅亭，鳧雁蘆葦，宛如江湖之狀。泛舟其中，令小僮棹歌漁唱，以恣遊觀之樂。

初作亭，役卒私賫糧，一卒貧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一匙食之。一日，其妻具食來餉，且曰：“宜召所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貌醜誰與私？性拙安能盜？但剪髮買來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

壬戌，幸歸法寺東嶺，與侍臣置酒。

癸亥，白氣貫日。

夏四月戊辰朔，日食。

乙亥，移御普賢院。

戊寅，以河清節，幸萬春亭，宴宰樞侍臣於延興殿，太樂署、管絃坊争備綵棚、樽花、獻仙桃、抛毬樂等聲伎之戲。又泛舟亭南浦，沿流上下，相與唱和，至夜乃罷。亭在板積窯，初因窯亭而營之，內有殿曰延興，南有澗盤回左右，植松竹花草。其間又有茅亭、草樓凡七，有額者四，曰靈德亭、壽御堂、鮮碧齋、玉竿亭，橋曰錦花，門曰水德。其御船飾以錦繡，假錦爲帆，以爲流連之樂。窮奢極麗，勞民費財，凡三年而成。

庚辰，移御長興院，賦詩，命詞臣和進。

壬午，王弟僧冲曦享王於清寧齋，召覺倪及侍臣同飲。晚泛舟衆美亭南池，遊賞至夜。

癸未，又宴于清寧齋，賦詩，令群臣和進。

丙戌，移御館北宫。

丁亥，隕霜。

癸巳，幸承宣李聃別墅。

五月戊戌朔，幸臨津縣，宿江邊僧舍。翌日，與宰樞金永胤、徐恭、李公升、崔温，承宣李聃、許洪材、金敦中等泛舟南江中流，遡沿，竟日爲樂。司諫林宗植、侍御高子思乘晚被召赴宴，至夜半移御普賢院，侍從不及，子思醉不得行。

壬寅，移御李聃別墅。

戊申，移御普賢院。

己酉，幸慈孝寺。

癸丑，幸長湍縣應德亭，舟中結綵棚，載女樂雜戲，泛江中流，凡十九艘，皆飾以綵帛，與左右倖臣宴樂至五更，乃登西岸。張侯置燭其上，命左右射，無中者。内侍盧永醇曰："待聖人中的，然後臣等中之。"王射之即中燭，左右呼萬歲，李聃從而中之，賜綾羅絹，留二日觀水戲。

丁巳，自應德亭秉燭乘舟，盛張衆樂，過皇樂亭置酒，夜至普賢院。

辛酉，幸萬春亭置酒，夜入李聃別墅。

壬戌，入御安和寺。

丙寅，還館北宫。

六月戊辰，王如奉恩寺，遂幸李聃別墅。

庚午，移御玄化寺。先是，王聞城東沙川龍淵寺

南有石壁數仞，削立臨川，曰虎巖，流水停滀，樹木蓊蔚。命內侍李唐柱、裴衍等搆亭其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四隅。以水淺不可舟，築堤爲湖。其地白沙，水勢强悍，雨則輒毁，隨毁隨補，晝夜不息，人甚苦之。是日，與宰相、侍臣宴于亭上，極歡乃罷。

庚辰，還御館北宮。

秋七月丁酉，幸歸法寺，遂御玄化寺，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

八月戊申，移御歸法寺。

己未，幸南京。

甲子，駕至加頓院廣州，備儀衛樂部以迎，仍獻馬二匹、肩輿一具、陽傘三柄。

九月乙丑，入御南京，留守官備禮迎駕，獻陽傘二柄、馬二匹、牛一頭。是夜，命內侍及重房射侯，中者賜綾絹。

己巳，幸三角山僧伽、文殊、藏義等寺。

庚午，宴群臣于延興殿，賜馬人一匹，是日發南京。

癸酉，至坡平縣江，宴群臣于舟中，侍臣皆醉失儀，樞密院使李公升倒載駕前。

乙亥，王還京都，赦二罪以下，詔："加名山大川爵號，內外八十以上篤癈疾、鰥寡孤獨、孝順節義、孝弟力田者皆賜物，南幸隨駕軍將及睿令兩殿侍衛員將、侍學公子皆加職。"

冬十月己亥，出御龍興寺。

丙午，移御興王寺。

十一月戊辰，移御幸生院。

遣禮賓少卿崔儇如金謝賀生辰，報前年耶律成正之來也。

庚辰，金遣少府監李衛國來賀生辰。

（戊子）二十二年春正月甲子朔，王御館北宮受賀，賦詩示儒臣。

丁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戊寅，宴群臣徹夜，至翌日日中乃罷。

庚辰，移御興王寺。

甲申，移御狛串江書齋，丙戌還宮。

己丑，以江陽伯瑊之女爲太子妃。

癸巳，王以夢中所製詩示群臣，其末聯云："布政仁恩洽，三韓致太平。"臣僚稱賀。

二月乙未，飯僧一千于宣慶殿。

辛丑，移御館北宮。

丁未，進江陽伯瑊爲侯。

三月辛未，移御慶明宮。

丁丑，幸西京，時王母弟翼陽、平凉二侯頗得衆心，王疑有變，移御以避之。

庚辰，駕至平州崇壽院西亭，召宰輔、侍臣行酒，泛小舟于南溪，泝流遊賞，至晡乃罷。

壬午，住蹕黄州洞仙驛，宴于碧波亭，又泛舟南溪，至夜宴樂，賜樂工及雜戲人白金三斤。

乙酉，至西京。

丙戌，謁太祖真殿。

丁亥，飯僧于內殿。

戊子，御觀風殿，下教（田）〔曰〕："朕聞鎬京萬世不衰之地，後之王者，臨御于此，頒下新教，則國風清明，小民安泰。朕即政以來，萬機實繁，未暇巡御。今以日官所奏，來幸此都，將欲革舊鼎新，復興王化，採古聖勸戒之遺訓，及當時救弊之事務，頒布新令。一、奉順陰陽。近來發號施令，反乖陰陽，以是寒燠失序，民物不安。自今以後，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凡所行事，一依月令。一、崇重佛事。時當末季，佛法漸衰，凡祖宗時開創裨補寺社及古來定行法席寺院，與別祈恩寺社，如有殘弊，主掌官隨即修葺。一、歸敬沙門。近來僧徒貪生謀利，比比皆是。今欲激濁揚清，以救其弊，其有清高僧徒遁迹山林者，所在官搜訪薦奏。一、保護三寶。其佛舍珍寶、米麪、[1] 雜物，近因內侍院及諸司奏取費用，僧徒嘆怨。自今憲臺遍令曉諭禁斷。一、遵尚仙風。昔新羅仙風大行，由是龍天歡悦，民物安寧，故祖宗以來崇尚其風久矣。近來兩京八關之會，日減舊格，遺風漸衰。自今八關會，預擇兩班家產饒足者，定爲仙家，依行古風，致使人天咸悦。一、救恤民物。國家特立東西大悲院及濟危寶，以救窮民，然近來任是官者，率非其人，故或有饑饉不能存者，疾病無所依附者，未能

〔1〕原作粡，意爲米麥碎屑，今統改。

收集救恤，於寡人愛民之心何如哉？自今吏部擇能堪其任者委之，使憲臺糾察能否，以爲勸懲。”教下，百官庭賀。是日，宴宰樞、近臣於清遠樓，相與唱和爲樂。

夏四月癸巳，幸興福寺泛龍船於南浦，宴宰樞近臣。

丁酉，幸洪福寺，又宴于多景樓，賜水戏人白金二斤。

己亥，宣旨曰："西都乃祖宗巡御之地，自經乙卯之亂，國家多事，累年未得巡御。今欲舊染污俗，咸與惟新，亦將延基保業，乃幸是都。迎駕時有所違誤，爲有司所拘執者，公徒私杖以下贖銅、徵瓦，並皆放除。又乙卯年緣坐配南界者，亦令放還，諸領府及三衛軍迎駕有勞者，給太倉典廨庫米人一碩。"

庚子，宴群臣於長樂殿。

壬寅，以河清節，又宴於長樂殿。

甲辰，幸永明寺，泛舟于大同江。

乙巳，御浮碧樓觀神騎軍弄馬戲，賜白金二斤。

丙午，又御浮碧樓觀水戲，賜白金、布物，宴宰樞、侍臣于舟中，夜分乃罷。

秋至自西京。

冬十一月甲戌，金遣完顏靖來賀生辰。

丁丑，耽羅安撫使趙冬曦入覲。耽羅險遠，攻戰所不及，壤地膏腴，經費所出。先是，貢賦不煩，民樂其業。近者官吏不法，賊首良守等謀叛，逐守宰。

王命冬曦持節宣諭，賊等自降，斬良守等二人及其黨五人，餘皆賜縠帛以撫之。

是月，遣禮賓少卿徐諏如金謝賀生辰。

十二月，遣司宰少卿陳玄光如金賀正，衛尉少卿崔允偖獻方物。

高麗史十九

世家卷第十九

毅宗三

（己丑）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王受朝賀，代製臣僚賀正表，宣示宰樞、近侍、國學文臣，於是，禁內六官文臣等奉表，賀御製，王喜賜酒果，以行頭直翰林院田致儒屬內侍。太學官又率六管學生與中朝制科者各上表稱賀，賜酒餔。

辛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丁丑，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

己卯，醮二十八宿，又醮北斗。

甲申，設二十七位醮於奉元殿，天帝釋道場於修文殿七日。

乙酉，移御楊堤洞離宮。

丁亥，幸奉香里離宮，宴群臣，仍賜宋商及日本國所進玩物。

二月乙未，幸喜美亭，醮十一曜、二十八宿於内殿。

戊戌，宴群臣。

庚子，夜，移御選地書齋。

丁未，幸念賢寺。

己酉，移御順和齋。

醮十一曜、南北斗、二十八宿、十二宫神於修文殿。

癸丑，移御館北宫。

乙卯，設三界醮，時齋醮之費寖繁，都祭、都齋二庫未支其用，又立館北、奉香、泉洞三宫，各置員僚，徵求諸道，轉輸三宫者，絡繹於道，民皆愁嘆。内侍劉邦義、秦得文、李竦、金應和、金存偉、鄭仲壺、希胤、魏綽然等深結宦寺，約爲兄弟，以剝民媚主爲事，創寺繪佛，設齋祝聖，又制別貢金銀鍮銅器皿山積，由是得幸，不次除官，任言責者，皆阿上意，無一直諫者。

三月己未，王以巡御西都，親製疏文，設羅漢齋于山呼亭。

辛酉，醮太一、十一曜、南北斗、十二宫神於内殿。

乙丑，幸西京。

戊辰，駐駕平州，泛舟崇壽院南池，夜宴扈從臣僚。

乙亥，至西京。

己卯，幸永明寺，泛龍船於大同江，置酒，遂御浮碧樓。

庚辰，幸九梯宫。

壬午，自永明寺泛舟至洪福寺，遂幸仁王寺。

癸未，幸八景亭，觀水戲。

乙酉，發西京。

夏四月辛卯，雩，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

庚子，駕至淏江龍瑞亭，乘舟置酒。

癸卯，還京都，赦二罪以下。詔："加所歷名山大川神（衹）〔祇〕號，鰥寡孤獨、篤癈疾，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賜物；扈從文武員吏，加次第同正職；其餘雜類，賜物有差。"

五月乙丑，出御普賢院。

己巳，移御慈孝寺。

辛未，幸皇樂亭，遂幸長湍。

乙酉，還館北宫。

六月丙戌朔，王如奉恩寺。

乙未，宴宰樞、侍臣于延福亭，移御玄化寺。

秋七月乙卯朔，幸歸法寺，移御安和寺。

辛酉，將幸碧岑亭，御史臺伏閤，論離宫行幸之繁，與按察察訪枉法之事，皆不聽。

丙寅，移御尚書右丞金光中第。

金遣横賜使符寶郎徒單懷貞來賜羊二千。

八月甲寅朔，日食。

己亥，移御普賢院。

十一月甲戌，金遣太府監馬貴忠來，賀生辰。

庚辰，宴金使于仁恩館。

十二月壬午朔，中書侍郎平章事金永胤卒。

庚子，王還館北宮。

以許洪（林）〔材〕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尚書吏部事，李光縉試兵部尚書，尹鱗瞻爲右諫議大夫，金起莘爲侍御史知製誥，朴允恭爲殿中侍御史。

（庚寅）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子朔，王受賀於大觀殿，親製臣僚賀表，宣示群臣，表曰："三陽應序，萬物惟新。玉殿春回，龍顔慶洽。體一元而敷惠，斂諸福以大和。是大人道長之初，乃陽德氣萌之始。恭惟陛下，重高之聖哲，疊舜之聰明。百福是叢，新又新而不息；天齡更固，月復月以無期。仁洽道豐，微一物不獲其所；修文偃武，實萬世無疆之休。適當交泰之時，益篤方來之慶。擁神休於北闕，保國壽於南山。玉帛爭來，萬邦預駿奔之列；梯航畢集，四方無後至之人。受賀良辰，倍鍾純嘏。况今以萬機之暇，修三接之勤。樂與詞臣，垂文章四六之盛作；天臨密席，講詩書經史之妙文。自北使上壽而致辭，日域獻寶而稱帝，常有天神之密助，每加福慶以川增，開不世之新祥，接王者之一統。臣鄰歸美，史册有光，生民已來，今日無對。臣等遭逢盛世，涵泳明時，仰瞻萬乘之威，趨詣北辰之所。六樂九奏，雖一比簡子之遊；萬歲三呼，胡不祝漢皇之壽。"百官表賀。是日，御奉元殿，講《書·益稷》。

丙寅，燃燈，王如奉恩寺。

己卯，王如靈通寺，設華嚴會，親製佛疏，宣示文臣，百官表賀。

辛巳，還宮，命諸王結綵幕於廣化門左右廊，管絃房太樂署結綵棚，陳百戲迎駕，皆飾以金銀珠玉、錦繡羅綺、珊瑚玳瑁，奇巧奢麗，前古無比。國子學官率學生獻歌謠，王駐輦觀樂，至三更乃入闕。承宣金敦中、盧永醇、林宗植饗王于奉元殿，王歡甚，達曉而罷。

大原公侾卒。

二月壬辰，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許洪材、知門下省事崔溫、判中軍兵馬事，同知樞密院事徐醇、樞密院副使李光縉爲中軍兵馬使。

甲辰，幸延福亭，召許洪（村）〔材〕、知御史臺事李復基、起居注韓賴等泛舟，宴樂竟日，遂御和平齋。

甲申，狼星見于南極，西海道按廉使朴純嘏以爲老人星，馳驛以聞。

辛亥，王如靈通寺。

三月乙卯，移御延福亭。

丁巳，王欲遊西江，夢有一婦人，立門告曰："王若遊西江，必待五月。"王覺而乃止。

庚申，與許洪材、李復基、韓賴、金敦中等泛舟曲宴。壬戌亦如之，乙丑又宴于舟中，夜半幸玄化寺，道遇大雨，馳馬而至。

己巳，遣知門下省事崔温祭西京老人堂，右副承宣林宗植祭老人星于海州床山。凡内外有老人堂，皆遣使祭之。

夏四月辛巳朔，親醮老人星于内殿。

甲申，忠州牧副使崔光鈞奏："前月二十八日祭老人星于竹杖寺，其夕壽星見，至三獻乃没。"王大喜，百官稱賀。

壬辰，幸延福亭，宴侍臣于舟中，夜半乃罷。

丙申，禁内六官文臣表賀壽星再見，賜酒果。

乙巳，以壽星再見，命太子醮于福源宫，平章事許洪材醮于賞春亭，左承宣金敦中祭于忠州竹杖寺。

王欲親醮老人星，命判禮賓省事金于蕃、郎中陳力升搆堂於真觀寺南麓，又立別恩祈所，造金銀花及金玉器皿。

戊申，幸和平齋。

五月辛亥朔，宴文臣于和平齋，唱和至夜，命内侍黄文莊執筆以書，群臣稱贊聖德，謂之太平好文之主。

戊辰，幸延福亭，夜泛舟，宴侍臣。庚午，亦如之。

丁丑，移御念賢寺。

閏月辛巳，王如奉恩寺，還御延福亭，夜宴侍臣。

癸未，命内侍殿中監金闡設宴于延福亭，與宰樞、承宣、臺諫，乘舟酣宴，徹夜不止。翼日，群臣皆大醉，插花滿帽，倒載而退。

丁亥，王還宮，以壽星再見，將受賀也。

庚寅，御大觀殿，受朝賀，仍宴文武常參官以上。王親製樂章五首，命工歌之，結綵棚，陳百戲，至夜乃罷。賜赴宴官馬各一匹。是夜，又與韓賴、李復基，曲宴便殿，特賜紅鞓犀帶以示寵異。

壬辰，幸延福亭，群臣皆占所見之物爲嘉瑞，蓬艾三莖生於亭，以爲瑞草。內侍黃文莊見水鳥，指爲玄鶴，作詩讚之。王稱嘆良久，乃自製詩以和之，思欲直拜正言，以爲年少，改爲國子博士直翰林院。

丙申，王孫生，王喜，欲遣使告于金，即命同文院移牒，以待金國指揮，金主聞之曰："彼國誕得繼孫，良爲慶事，欲申告謝，已識忠勤，不煩遠遣使來。"事遂寢。

丙午，曲宴于舟中。

六月庚戌朔，延福亭南川堤決，命復塞之。戊午，詔曰："軍卒力竭，不能堤防，宜發丁坊里築之，開水門四五所，創亭堤上，植以奇花異木。"

癸酉，移御普賢院。

秋七月己卯朔，日食。

庚辰，與許洪材、李復基、韓賴等泛舟于普賢院南溪，置酒唱和。壬午又曲宴。

甲申，李復基私獻服玩及酒肉脯果。夜，王泛舟，宴宰樞、侍臣，顧謂復基曰："愛君之忠，誰復如卿。"乙酉，亦如之。

甲午，以許洪材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温參

知政事，李光縉同知樞密院事，梁純精爲樞密院副使。左遷知樞密院事徐淳爲尚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淳質直無華，不求媚左右，爲李復基所短故也。夜泛舟，與洪材及諸侍臣曲宴。

八月戊申朔，延福亭南川堤又決，大發卒塞之，怨咨盈路。

戊午，幸東江書齋。

水州民耕田得金一錠，長二寸許，頭尾雙尖，狀如黿。知州事吴錄之取以馳獻，王以示左右，左右呼萬歲曰："天降金黿，聖德之應。"群臣皆賀。

丙子，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

丁丑，王將幸普賢院，至五門前，召侍臣行酒。酒酣，顧左右曰："壯哉！此地，可以練肄兵法。"命武臣爲五兵手（摶）〔搏〕戲。至昏，駕近普賢院，李高與李義方先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院門，群臣將退，高等殺林宗植、李復基、韓賴，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又殺在京文臣五十餘人，鄭仲夫等以王還宫。

九月戊寅朔，晡時，王入康安殿。仲夫等又索隨駕内侍十餘人、宦官十人殺之。王坐修文殿，飲酒自若，使伶官奏樂，夜半乃寢。李高、蔡元欲弑王，梁淑止之。巡檢軍穿破窗壁，竊内帑珍寶。仲夫逼王遷于軍器監，太子于迎恩館。

己卯，王單騎，遜于巨濟縣，放太子于珍島縣。

是日，仲夫、義方、高等領兵迎王弟翼陽公晧即

位。明宗三年八月，金甫當遣人奉王出居雞林。十月庚申，李義旼弑王于坤元寺北淵上。壽四十七，在位二十五年，遜位三年，謚曰莊孝，廟號毅宗，陵曰禧陵，高宗四十年加謚剛果。

史臣金良鏡贊曰："昔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渴不足懼，水旱虫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歐陽公記此言曰：'凡爲國家者，可不戒哉。有是哉，斯言也。'夫王崇奉佛法，敬信神（祇）〔祗〕，别立經色、威儀色、祈恩色、大醮色，齋醮之費，徵斂無度，區區事佛事神，而姦諛若李復基、林宗植、韓賴爲左右，憸壬若鄭諴、王光就、白子端爲内宦，阿曲若榮儀、金子幾爲術士。所幸嬖妾無比主於内，希意導志，更相妖媚。利口紛騰，讜言疏絶，變生輦轂之間而卒莫之知也。此豈懼其所不懼，不畏其所畏之然耶。且禍亂之初，無一人效死，尤可嘆也。"

明宗一

明宗光孝大王，諱晧，字之旦，舊諱昕，仁宗第三子，毅宗母弟，仁宗九年辛亥十月庚辰生。毅宗二

年，封翼陽侯。二十四年九月己卯，鄭仲夫等逐毅宗，領兵迎王，即位于大觀殿。前王信圖讖之説，忌諸弟。王之在潛邸也，典籤崔汝諧嘗夢太祖授笏於王，王受而坐龍床，汝諧與百官陳賀，覺而奇之，以告王，王曰："慎勿復言，此大事也。上聞之，必害我矣。"至是果驗。

王御修文殿，李俊儀、鄭仲夫、李義方、李高侍從。釋文克謙，命書批目，以任克忠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鄭仲夫、盧永醇、梁淑參知政事，韓就爲樞密院使，尹鱗瞻知樞密院事，金成美爲僕射，金闡爲樞密院副使，李俊儀爲左承宣給事中，文克謙爲右承宣御史中丞，李紹膺爲左散騎常侍，李高爲大將軍、衛尉卿，李義方爲大將軍、殿中監，高、義方皆兼執奏，奇卓成爲御史臺事，蔡元爲將軍，其餘武夫，超資越序，職兼華要者，不可勝數。

癸未，群臣詣大觀殿，賀即位。

冬十月庚戌，大赦，以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爲壁上功臣，圖形閣上，梁淑、蔡元次之。加朝臣爵一級，召還金貽永、李綽升、鄭敍等，皆復職田，以晝雞、流矢之事流竄者，皆令赴京。

遣工部郎中庾應圭齎表如金。前王表曰："臣久纏疾恙，漸致衰羸。襟靈以之昏荒，氣力以之消沮，醫攻熨而莫效，藥瞑眩而不瘳。豎居膏肓，天奪魂魄以之。祗服前人之訓言，率先列國之貢藝，而乃民政堆案，而或廢於剖决，國賓踵門，而或失於將迎。爲邦

之道既隳，事主之儀多闕。今則伏在床枕，幾委體支，仰繄覆露之私，深念播菑之業。臣昔逮事臣父先國王，嘗屬臣云：'苟有遞代，必先弟及。'今臣有元子泓，少而無慧，長且多愆，未堪主鬯以展勤，矧復奉藩而受職。竊見臣弟晧，忠順之德夙勤於君親，睦恭之心無懈於朝夕。載嘉淑行之如始，益體理命之有徵。乃於某月某日，以臣弟臣晧，權守軍國事務。敢兹上聞，冀照下懇。"新王表曰："覆焘之仁，靡私於一物；聖神之德，均視於萬邦。恪布忱辭，冒干洪造。伏見臣兄國王臣晛，久尊周室，樂率漢藩，緣感疾於中身，遂抱羸於積稔。十全不能措其手，一丸豈復效其靈。沈縣浸深，頓仆是懼，頃因脱釋於重負，始欲保守於餘年。蓋由承禀臣先國王臣晛遺屬，以臣忝爲同母之親，可付先祊之業，於某月某日，令臣權守軍國事務。而臣避之無計，受亦誠難，將籲呼以上聞，顧跋涉之愈遠。又黎庶不可以無主，保釐不可以闕人，勉副群情，假司分寄。戰兢之抱，莫敢遑寧；危慄之懷，幾至殞越。敢具事實，以達宸嚴。"

金遣大宗正丞耶律紏來，賀生辰，紏至境，邊吏以前王讓位，却之。

（辛卯）元年春正月，元子璹冠。

五月甲申，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五日。

己丑，庾應圭還自金。帝回詔不允前王讓位，曰："卿襲封二紀，作屏一邦。近者，屢愆信使之期，徒有郵書之報。向深憂乎變故，今始閱于封章。稱疾疹之

淹延，懼保釐之曠闕。述其父命之遺囑，欲以弟及而相傳。付之伊人，攝以國事。卿言雖順，朕意未孚，續遣使駲，往詢厥事。”

辛卯，賜林遂等及第。

六月甲辰朔，王如奉恩寺。

戊午，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

秋七月辛巳，設消災道場于大觀殿三日。

癸未，金詢問使完顏靖等來。

甲申，設拂塵宴。丙戌，設初參宴。靖皆不赴。

己丑，王迎詔于大觀殿，乃賜前王詔也。詔曰：“卿撫有爾邦，踐修世美，及當茲歲，付上封章，告厥疾已曠於保釐，謂其子不能於負荷，述前人之遺囑，讓母弟而相傳。尚憂未出於誠心，是用往頒於詔問。使駲來復，奏牘宜詳。”

壬辰，平章事徐恭卒。

八月甲辰，完顏靖辭，宴于大觀殿。靖之初詢問也，王稱：“前王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路又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以故，不得見前王，王乃具前王表以附。丁未，靖行。

九月癸未，以僧德素爲王師。

戊子，左諫議金莘尹、右諫議金甫當、左散騎常侍李紹膺、左司諫李應招、右正言崔讜等上疏，以爲：“前朝宰相崔允儀、諫議李元膺、中丞吴中正等署宦官鄭諴告身，西海按察使朴純古妄奏老人星見，知水州事吴録之妄獻金龜之瑞，請皆禁錮子孫。且承宣，王

之喉舌，但出納惟允可也，今李俊儀、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請解兼官。”王從之，唯俊儀、克謙之事不允。翼日，諫官伏閤力争，俊儀因醉，使巡檢軍陵辱之。王聞之，召俊儀慰解，囚諫官于隍城。庚寅，左遷金莘尹判太府事，金甫當爲工部侍郎，李應招爲禮部員外郎，崔讜爲殿中内給事，改李俊儀爲衛尉少卿，文克謙爲太府少卿。

辛卯，日有黑子，大如桃。

冬十月甲辰，設百高座于宣慶殿，讀《仁王經》。

乙巳，飯僧三萬。

平章事任奎卒。

壬子夜，宮闕災，諸寺僧徒及府衛軍人詣闕將救火，鄭仲夫、李俊儀等入直。義方兄弟恐有變，走入于内，閉紫城門，不納諸救火者，故殿宇悉火，王出山呼亭，痛哭。

癸丑，移御壽昌宮。

丁巳，以王生日爲乾興節。

戊午，日有黑子，大如桃。

是歲，遣告奏使禮部侍郎張翼明、都部署黄公遇如金。

（壬辰）二年春正月庚午朔，謁景靈殿。

庚辰，以鄭仲夫爲西北面兵馬判事行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金闡爲西北面兵馬使行營兼中軍兵馬使，尹鱗瞻爲東北面兵馬判事行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陳俊爲東北面兵馬使行營兼中軍兵馬使。

二月己酉，張翼明、黄公遇還自金，敕曰："卿逖居侯土，望重邦人。固常公耳以爲心，適會友于之遘疾，累封章而敷奏，述遜讓之由來，攝位從宜，投誠有請。意欲承家而保國，義當垂詔以加恩。肆因使价之還，姑用俞音之布，續當遣使冊命。"

癸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有司請依太祖舊制，以二月望燃燈，王重違其請，從之。明年，復用上元。

三月己巳朔，王如靈通寺謁世祖、太祖、仁宗真。

乙亥，移御大明宫。

辛巳，遣尚書右丞李文著、侍郎崔誧如金，賀上尊號。

夏五月壬申，金遣太府監上輕車都尉烏古論仲榮、翰林直學士張享來冊王。壬午，王出昇平門，迎詔，受冊于大觀殿。冊曰："崇德象賢，若稽于古，承家開國，以正其功。粤惟表海之舊封，未艾如川之多祚。所從來遠，雖子孫勿替其傳，惟不于常，有兄弟相及之道。世將于是享德，人亦宜無間言。爰契師虞，往敷天寵。咨爾晧，遠大以爲任，賢明而自將，地處彼邦之懿親，才雄爾衆之令望。繄乃祖乃父，實維藩維垣。前烈用弘，嗣賢不乏。蓋根深則枝茂，積厚者流光。餘慶曷歸，汝躬是在。屬友于之疾，其殆不瘳；推公耳之心，自爲克讓。申以敷奏，達于聽聞。是用成斯美於天倫，代厥後于先正。今遣使，命爾爲開府儀同三司、高麗國王，永爲藩輔。於戲，社稷既有所

受，德業莫或不勤。律乃邦民，謹爾侯度。禍福惟人所召，切戒于淫佚驕邪；夙夜畏天之威，庶可以安寧長久。罔曰不克，惟既厥心，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又詔曰：“朕位乎天地之中，託于侯王之上。凡來咨來茹，皆釐爾成；于維藩維垣，固懷以德。卿令圖經遠，雅望得民，以介弟之懿親，篤前人之餘烈，恭承友讓，迓續世封，宜膺蕃錫之恩，永對榮懷之慶。今差某官某等，往彼冊命，仍賜卿衣帶、鞍馬、匹段等物，具如別錄，至可領也。九旒冕一頂、九章服一副、玉圭一面、玉冊一副、金印一面、駝紐象輅一、馬四匹，別賜衣五對、細衣著二百匹段、細弓一張、鵰翎大箭二十八隻、鞍轡二匹、散馬七匹。”

丁亥，宴金使于大觀殿。

辛卯，雨雹。

六月戊戌朔，王如奉恩寺。

丙午，以梁淑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韓就守司空、參知政事，崔惟清爲集賢殿大學士、判禮部事，並仍令致仕。

壬戌，王受菩薩戒。

左承宣李俊儀奏：“諸州任内五十三縣，各置監務。安東任内甫州，以太子胎藏，陞爲縣令，固城縣加置尉一員。”王命群臣議之，以俊儀勢位既重，性且猜險，莫敢是非。

秋七月甲戌，賜張聞慶等及第。

乙亥，王以宫闕災，虫食松葉，乾文屢變，下詔

責躬，赦内外斬絞以下。

八月癸丑，遣太陰卿金暄如金，謝封冊。

九月乙酉，謁昌陵。

冬十月甲辰，移御壽昌宫。

十一月甲戌，幸普濟寺。

十二月壬寅，金移牒，問王生日。

乙巳，設佛頂道場于明仁殿。

遣衛尉卿蔡祥正如金，進方物。

（癸巳）三年春正月乙丑朔，謁景靈殿。

辛未，百官賀人日，賜人勝祿牌。

戊寅，賀立春，賜春幡子，皆循舊例也。

燃燈，王如奉恩寺。

己丑，設帝釋道場于明仁殿。

閏月庚子，遣禮賓少卿權光弼如金獻方物，太府少卿李應球賀萬春節。

乙巳，設尊勝法會於内殿。

以朴育和守司空、左僕射。

己酉，幸外帝釋院，設羅漢齋。

二月甲戌，幸王輪寺，飯僧。

戊子，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

庚寅，移御大明宫。

辛卯，以仁考忌辰，飯僧于樂賓亭。

三月癸巳朔，王如靈通寺。

己酉，慮囚。

夏四月乙丑，親禘太廟，下旨曰："寡人以凉德，

因人推戴，承襲祖宗遺業，夙夜寅畏。奉先思孝，躬行禘禮，致饗宗廟，頗欲覃恩中外。然近封元子，當頒大澤，以是，先於禘祀，拜三陵時，執事陪奉，及內外圜獄幽囚痛楚之類，欲俾蒙澤，其赦公徒私杖以下，及贖銅徵瓦，並皆除之。凡預禘禮拜三陵者，亦賜物。"

壬申，醮太一於內殿。

丙子，聚巫禱雨，分遣近臣，禱于群望。是時，自正月不雨，川井皆渴，禾麥枯槁，疾疫並興，人多餓死，至有市人肉者。又多火災，人甚愁嘆。

庚辰，兩府宰樞禱雨于普濟寺。

辛巳，命門下平章事鄭仲夫、中書平章事尹鱗瞻，冊元子璹爲王太子。

丁亥，封王長女爲延禧宮公主，次女爲壽安宮公主。

戊子，移御壽昌宮。

宰樞禱雨于神衆院。

五月壬辰朔，日食。

丙申，端午，謁景靈殿。

甲辰，令文武三品，抽祿設齋，禱雨于普濟寺。

六月壬戌朔，王如奉恩寺。

甲申，宋遣徐德榮來。

戊子，賜崔時幸等及第。

秋七月辛亥，醮本命于明仁殿。

八月乙亥，謁景靈殿。

丁亥，移御大明宫。

庚辰，東北面兵馬使、諫議大夫金甫當起兵於東界欲討鄭仲夫、李義方，復立前王。東北面知兵馬事韓彦國舉兵應之，使張純錫等至巨濟，奉前王出居雞林。

九月丁酉，捕殺韓彦國。

癸卯，安北都護府執送甫當等，李義方殺之於市，凡文臣一切誅戮。

丁巳，雞林人幽前王于客舍，使人守之。

冬十月庚申朔，李義旼出前王至坤元寺北淵上，獻酒數盃，遂弑之。初，前王宴金使，使見左承宣金敦中，問於執禮曰："彼皙而長者，貴而甚文，其名爲誰。"答曰："名敦中，相國金富軾之子，中魁第者也。"金使曰："果信矣。"王聞之，使請曰："寡人之壽幾何。"金使曰："國王之壽，久不可數。今滿庭老少之臣，盡逝然後，王有臨川之患矣。"王自計必壽，不復問臨川之患及庚癸之亂，老少文臣皆被害，而王亦遇淵上之變，其言果驗。

冬十月壬戌，制："自三京、四都護、八牧，以至郡縣館驛之任，並用武人。"

戊寅，設消災道場于崇文殿。

乙酉，移御壽昌宫。

十一月丁酉，遣内侍郎中崔均，如金賀正。

己亥，以冊太子，赦。

癸卯，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甲午）四年春正月丁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二月丁亥，王如靈通寺。

三月己丑，以李義方女爲太子妃。

癸卯，幸法王寺。

夏四月乙酉，幸妙通寺。

五月丁酉，王命指諭于光胤、白任至，行首李冠夫、宋群秀、慶大升，牽龍車若松等打毬，賜綾絹有差。

辛丑，幸王輪寺。

六月丙辰朔，王如奉恩寺。

乙丑，金橫宣使完顏琉來。

庚午，王受菩薩戒。

丙子，宴金使於大觀殿。

秋七月庚寅，遣給事中皮瑩文如金賀萬春節，中郎將宋勝夫進方物，都官員外郎魯璋謝橫宣，左司員外郎趙永仁賀正。

八月丁巳，刑官奏："重刑減死，分配諸島。"

宋歸我漂風人張和等五人。

乙丑，幸王輪寺。

九月癸巳，以重九，宴樞密重房于和平宮。

己酉，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謀討鄭仲夫、李義方，檄召東北兩界諸城。

冬十月己未，遣中書侍郎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以擊位寵。

丙寅，鱗瞻至岊嶺，兵敗而還。

丙子，設百高座于天敷殿，講《仁王經》三日。

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庚戌，復命尹鱗瞻爲元帥，率三軍，攻西京。

十二月乙卯，詔曰："朕德薄智微，謬承祖宗積累之基，臨莅三韓，于今五載。不能上答天意，下撫民心，災變未息，恐懼難安。思欲寬宥，恩澤廣被中外。可赦斬絞二罪以下，除刑付處。庚寅、癸巳配流者，皆移免上京，並除贖銅徵瓦。内外名山大川神祇各加號。賜征西軍卒米人一石。宿衛軍人妻子在外者穀二人並一石。"

癸亥，以李隣爲執奏。

辛未，鄭筠密誘從軍僧宗旵等，斬李義方，分捕其黨，殺之。僧徒遂聚普濟寺。

壬申，遣知奏事李光挺、左副承宣文克謙慰諭僧徒。

戊寅，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惟清卒。

壬午，以鄭仲夫爲門下侍中，陳俊參知政事，慶珍知門下省事，奇卓成知樞密院事，宋有仁爲樞密院副使、兵部尚書，李光挺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

是月，金遣使來賀生辰。

（乙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以陳俊爲兵部尚書，宋有仁爲刑部尚書。

丁酉，移御延慶宫，燃燈，如奉恩寺。

二月癸丑朔，移御壽昌宫。

辛巳，内史洞宫災。

三月壬午朔，王如靈通寺。

壬寅，幸妙通寺。

夏四月丙寅，詔曰："朕以凉德，謬承丕緒，智術寡昧，刑政乖錯，威輕德薄，不能馭下。上下人心，日益頑鄙，君臣名分，亦有倒錯。以致西北人民，連謀不軌，自庚寅、癸巳，迄至于今，殺傷滿野，干戈不息，感傷和氣，天變屢見。玆乃寡人否德所致，焦心勞思，不遑寧處。《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安民之術，最爲要務。分憂列郡者，不得任情賞罰，侵漁百姓。其或州吏，割民利己，憑公營私，而官不能痛禁，至於干托權勢，殘害百姓，流離失所。凡内外官，激濁揚清、守節奉公者褒賞，否者科罪。其外官按察使劾奏，京官及按察使，所司劾奏。獄者，人之大命。《書》曰：'刑期無刑'，故閱實原情，究其終始，庶無濫刑，而由朕愚昧，疑有寃枉，朕心隱惻，其爾刑官，以慈折獄。比來奔競成風，刑政濫失，不能開公門，杜私路，廣進賢之道。賞罰者，人主操持之柄，而近者權臣在朝，威福出自私門，亂常失序。玆風不革，有損國家。自今以後，如有此等事，有司舉法論罪。今者民俗偷薄，而無禮義、廉恥、孝悌、忠信之心，至於父母，生不能奉養，死不能追遠。如有孝親、忠主、兄友、弟恭者，無問貴賤，旌別勸誘。又華侈踰度，宴飲過極，其悉除之。若金銀物飾，畫佛像法寶外，亦不得施用。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人民乖離，故災變頻仍，庶欲以和致和，獲天

人助，其人心和合之術，果安在乎？寡人獨智，不能施設，宜省臺諸司，各陳無隱。”

丁卯，幸王輪寺。

壬申，醮于明仁殿，乙亥又醮。

丁丑，幸普濟寺。

五月辛巳，幸外帝釋院及九曜堂。

乙酉，端午，謁景靈殿。

龍岡縣民欲從位寵，及第楊元貴諭使不從。王嘉之，拜爲守宮丞，屬諸內侍。

丙申，發前王喪，百官玄冠素服三日。壬寅，葬于城東，命內侍十人護送。位寵舉兵之時，聲言義方弑君不葬之罪，故奉葬禧陵，而安其真於海安寺，以爲願堂。

六月辛亥，王如奉恩寺。

乙卯，幸現聖寺。

乙未，幸神衆院。

乙巳，禱雨。戊申，雨。

八月己酉朔，宋都綱張鵬舉、謝敦禮、吴秉直、吴克忠等來。

甲寅，刑官奏：“重刑减死，分配遠島。”

己未，幸現聖寺，又幸順天館，祈福于天皇、地真兩祠。

甲子，設仁王道場于明仁殿三日。

戊辰，遣告奏使借秘書丞朴紹如金。

九月己卯，岊嶺兵馬使大將軍康漸，與位寵戰，

敗績，免其官。

辛卯，移御景禧宫。

癸卯，以信安伯瑊女爲太子妃。

冬十月丙戌，賜白龍變等及第。庚癸以來，儒風不振，舉子纔三百餘人。

壬辰，飯僧一萬於宫庭三日。

甲午，移御壽昌宫。

己亥，幸王輪寺。

十一月辛亥，朴紹還自金，詔曰："省所上表，告奏事具悉。使价來庭，奏函伸懇。戴賜封之恩造，述有國之由來，謂寇攘卒起於不虞，致職貢少稽於入覲，迄用平定，孚于聽聞。載嘉侯度之恭，宜固世封之守。"

壬子，有人誣告重房曰："朝庭與南賊潛謀作亂。"是日，流都校丞金允升等七人于島，貶兵部尚書李允修爲巨濟縣令，朝庭指文班也。

戊午，移御景禧宫。

丙寅，移御壽昌宫。

十二月癸未，太白晝見，經天。

（丙申）六年春正月，金遣大監阿典溥等來賀生辰。時軍旅西征，慮客使覘我虛實，發神騎抄猛班，迎于道路。

己巳，宴金使。

公州鳴鶴所民亡伊、亡所伊等，嘯聚黨與，自稱山行兵馬使，攻陷公州。

甲戌，幸神衆院行香，遣祇候蔡元富、郎將朴剛壽等宣諭南賊猶不從。王引見群臣於便殿，咨訪討賊之策。

二月丁亥，召募壯士三千，命大將軍丁黄載、將軍張博仁等將之，以討南賊。

庚寅，移御景禧宫。燃燈，王如奉恩寺。

甲午，金人以兵船十餘艘，侵掠東海霜陰縣。

戊戌，設天帝釋道場于明仁殿。

乙巳，王如靈通寺。

三月丙午朔，日食。

辛亥，幸王輪寺，設羅漢齋。

乙卯，南賊執捉兵馬使。奏：“與賊戰不利，士卒多亡，請募僧以濟師。”

夏四月壬寅，親設五百羅漢齋於普濟寺，摩利支天道場于妙通寺。

五月丙午，親設帝釋齋于賢聖寺，舊名現聖，避毅宗嫌名，改之。

癸亥，行入閤禮，引見群臣，訪時政得失。坐便殿，引見群臣，謂之入閤禮。

六月甲戌，王如奉恩寺。

丙戌，陞亡伊鄉鳴鶴所爲忠順縣，以内園丞梁守鐸爲令、内侍金允實爲尉以撫之。

尹鱗瞻攻破西京，擒位寵殺之，遣人來告捷。

壬寅，遣樞密院副使李文著、大將軍宋慶寶往西京奬諭諸將。

秋七月乙巳，尹鱗瞻遣秘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西，授世績少府監直寶文閣。

甲寅，加尹鱗瞻上柱國監修國史。

八月丁丑，將軍金光英路遇一旗頭來揖馬前者，光英怒其不拜，捉囚于街衢。其黨群聚，擅放之，便至光英家，呼譟撞突。光英拔戟拒之，衆怒甚，光英懼，踰垣而避，其衆毁屋舍，乃去。

辛卯，幸王輪寺，設羅漢齋。

丁酉，以少卿朴挺羲爲西京副留守。

己亥，賜秦幹公等及第。

九月乙巳，遣將軍朴純、刑部郎中朴仁澤往諭南賊。

丙午，醮于毬庭。

辛亥，南賊攻陷禮山縣，殺監務。

冬十月壬午，親設齋于賢聖寺。

戊戌，設佛頂道場于内殿。

十二月壬寅朔，南賊首孫清自稱兵馬使。

壬子，遣將軍吴淑夫如金賀正，將軍吴光陟、郎中尹宗誨，謝執送徐彦，仍進玉帶二腰。

丙辰，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戊午，移御壽昌宫。

十二月癸巳，中書侍郎平章事尹鱗瞻卒。

庚子，遣大將軍鄭世猷、李夫爲處置兵馬使，分左右道往討南賊。世猷等聚開國寺門前練兵，閱月而後行。

（丁酉）七年春正月己酉，亡伊、亡所伊來降，賜粟，命監察御史金德剛押送其鄉。

庚戌，遣將軍丁守弼如金進方物。

丙辰，移御景禧宮。燃燈，王如奉恩寺。

丁巳，曲宴，賦詩示群臣。

戊午，金遣耶律子元來賀生辰。

遣兵部侍郎崔光廷如金賀萬春節。

乙丑，宴金使。

己巳，移御壽昌宮。

二月丁丑，全羅州道按察使奏彌勒山賊降。

庚辰，亡伊等復叛，寇伽耶寺。

甲申，親設齋于神衆院。

戊子，設帝釋道場于內殿。

己丑，南賊寇黄驪縣，又寇鎮州。

丁酉，設佛頂道場于內殿。

己亥，右道兵馬擒斬伽耶山賊首孫清及其徒黨。

庚子，王如靈通寺。

是月，盜起西海道，遣戶部員外郎朴紹發州縣兵討之。

三月乙巳，吴光陟還自金，言："所進玉帶，其一乃石乳，非玉。有司奏之，帝曰：'小國無辨識者，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耶。'"王聞之慚懼，遣郎中朴孝縉表謝乞罪。

辛亥，亡伊等焚弘慶院，殺居僧十餘人，逼令住持僧齎書赴京，略云："既升我鄉爲縣，又置守以安

撫，旋復發兵來討，收繫我母妻，其意安在。寧死於鋒刃下，終不爲降虜，必至王京然後已。”

丁巳，慮囚。

戊午，左道兵馬使擒賊首李光等十餘人。

庚申，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

夏四月，義、静二州叛，遣直門下史正儒、禮部郎中林正植諭之。

南賊陷牙州。時清州牧内郡縣皆陷於賊，唯清堅守。

丁丑，重房奏：“東北兩界州鎮判官，不許以武官補。”從之。主是議者，將軍洪仲邦也。武官金敦義等六人伺仲邦出，遮道號訴，雜以惡語。重房捕得之，黥配于島。

壬午，安平公璥卒。

丁酉，賜崔基静等及第。

五月庚子，遣宣旨使用別監，審覈南賊制置左右道兵馬使戰功多少。

辛亥，詔削忠順縣。

癸丑，大雨雹。

壬戌，趙位寵餘衆五百餘人作亂，殺留守判官朴寧及其初請降者，副留守朴挺羲、司錄金得礪、書記李純正等潛竄獲免。初，王師之攻圍也，踰城降者無慮千餘人，及城陷，丁壯皆逃匿。厥後，其降者以逃者爲叛，妻略婦女，攘奪財産，故丁壯作亂致此變。遣大將軍李景伯、郎中朴紹往諭之。

六月庚午，王如奉恩寺。

辛巳，金橫宣使太府監徒單良臣來。金使之來也，國家疑西京餘孽梗道路，託言軍旅之後沿路大疫，從他路迎候。仍遣戶部郎中朴紹、中郎將牙應時率官軍及神騎軍八十人，往備不虞。行至通德驛，賊果猝出掩擊，死者十八九，紹亦遇害。

癸未，王受菩薩戒。

辛卯，震太廟。

南賊首亡伊遣人來請降。

甲午，慮囚。

秋七月甲辰，官軍與西賊戰，敗乃還。

丁未，王親製引咎責躬詞，告謝于景靈殿太祖神御。

庚戌，西賊首郎將金旦請降，下制曲赦，仍遣中使往諭之。

丁巳，南賊處置兵馬使鄭世猷等捕賊首亡伊、亡所伊等，囚清州獄，遣人告捷。

戊午，遣抄猛班行首李頓綽、金立成討西賊。

八月庚午，遣五軍別號，討西賊。

丙子，減死囚二十人，配有人島。

丁丑，太史奏："太白自七月五日至是常見。"

壬午，南路捉賊左道兵馬使梁翼京還。翼京所至貪縱，吏民不堪其苦，咸謂害甚於賊。

乙酉，金使還。時以西賊梗塞，東涉臨津，經由春州界，行至定州，乃出關。春州副使崔忠弼，托其

供頓，聚斂太甚，坐罷。

丁亥，西北路斬賊魁金旦等五人首，函送于京。

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韓就卒。

癸巳，幸外帝釋院，設羅漢齋。

九月辛丑，遣上將軍李義旼領八將軍討西北賊。

乙巳，移御安和寺。

戊申，慮囚。

甲寅，西賊自西京曇和寺移屯香山。

冬十月壬申，幸王輪寺，設羅漢齋。

丙戌，西賊首康畜等三人來降，皆授校尉，遣還諭降餘黨。

甲午，設佛頂道場于明仁殿。

十一月丙午，遣郎將崔美如金謝横宣，内侍員外郎崔貞謝賀生辰，禮部員外郎孫應時賀正。

己酉，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辛亥，還御壽昌宫。

壬子，西賊首曹忠來降。

丙辰，南賊制置右道兵馬使李夫還。夫馭軍嚴整，所至按堵，得士卒心，屢戰皆捷，故盜賊屏息。

（戊戌）八年春正月甲辰，遣將軍盧卓儒如金賀萬春節。丙午，遣兵部郎中崔孝球進方物。

己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金遣僕散懷忠來賀生辰。

乙卯，親設齋于神衆院。

丁巳，分遣察訪使：工部郎中崔詵于興化道，刑

部員外郎崔孝著雲中道，閤門（祗）〔祗〕候林惟謙朔方道，監察御史崔敦禮沿海溟州道，秘書丞尹宗諹西海道，千牛衛將軍吴光陟楊忠州道，郎將李文中晉陜州道，侍御史宋端慶尚州道，將軍宋君秀全羅州道，刑部侍郎李文中廣清州道，起居注皇甫倬春州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及奉使者，限十年以前追論殿最。凡被劾者八百餘員，孝著以考覈不精免。

戊午，宴金使。

興王寺僧告重房曰："寺僧有與德水縣人謀作亂者，散員高子章實知之。"重房逮捕僧及子章流于遠島，陰遣人投之江中。子章性甚暴戾，聞者相慶。

己未，設帝釋道場于明仁殿。

庚申，西北路兵馬使李義旼斬西賊三百餘人，告捷。

二月壬申，設佛頂道場于内殿。

甲戌，西京留守判官朴仁澤將赴任，行至高原驛，賊邀殺於路。

辛巳，親醮魁剛。

三月乙未朔，王如靈通寺。

己酉，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

辛亥，慮囚，宥諸道察訪使械送贓吏三十五人。臺監殿中侍御史晉光仁不能駁執，御史臺劾奏，竟原之。

甲寅，宰樞文武三品以上會式目都監，議處置西京。

丙辰，御史臺奏："內侍、茶房實踰定額。"制下："削內侍林正植等十二員，茶房六員。"

戊午，重房奏："以大將軍張博仁、金淑分典左右橋路。凡道傍屋宅欄垣，雖尺寸苟侵官路，皆令復舊。"

夏四月乙亥，西賊陷谷州。丙子，陷遂安，掠財穀牛馬而去。

庚辰，幸王輪寺，設羅漢齋。

雨雹。

壬午，以大將軍金光軾爲西京制置使，將軍朴順副之。

乙酉，禘于太廟。

更定西京官制。

庚寅，發五領軍往捕西賊。

五月甲午，禱雨。

壬子，聚巫都省又禱。辛酉，再雩。

六月甲子，王如奉恩寺。

丁卯，賜陳光恂等及第。

己卯，罷察訪使所劾贓吏職，其政最者皆陞資。

閏月壬子，平章事李光縉卒。

八月壬辰朔，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甲辰，減死囚二十人流之。

辛亥，信安侯卒，輟朝三日。

九月癸未，設藏經道場于明仁殿七日。

冬十月己酉，親祫于太廟，告平西賊，赦。

丙辰，設仁王百座道場於大觀殿，令中外飯僧三萬。

十一月壬申，遣將軍奇世俊如金謝賀生辰，郎中全諒賀正。

癸酉，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戊子，御便殿，引見東西兩界諸城上長、都領，賜上長匹段，都領錦衣、金帶，馬一匹，傔人布十匹。以平西之後盜賊頻起，慮復謠動，有此賜。識者嘆其姑息。

是月，金遣八將軍兵來，屯義州關外。

十二月壬子，親設仁王道場于明仁殿五日。

高麗史二十

世家卷第二十

明宗二

（己亥）九年春正月庚申朔，放朝賀。

甲子，遣郎中李俊材如金進方物，將軍孫碩賀萬春節。

壬申，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子，金遣太府大將軍少府監左光慶來賀生辰。

戊寅，宴金使。

二月辛卯，西賊復起。

壬辰，門下侍郎平章事奇卓成卒。

戊午，王如靈通寺。

三月己未朔，始修宮闕。

辛酉，親醮于內殿。

戊寅，慮囚。

夏四月己丑朔，千齡殿成。

壬辰，隕霜殺草。

庚戌，西北面知兵馬事李富患西賊遺種乘間復起，思欲盡誅之，聞其乏食，爲公牒紿諸賊屯曰："以某日受糧于所在某城!"仍密誘諸城曰："若賊來入城，宜閉門悉誅之!"於是承牒捕誅者凡五城。龜州所殺至三百餘人。嘉州人引賊百餘人入倉鎖門，賊脱出無計，洶踊曰："不意官家見給如此，吾寧自絶，豈可見制於人手?"乃鑽燧燒倉，自焚而死。穀米無慮十萬斛，盡爲煨燼。獨牛方田等賊帥覺之，復嘯聚爲賊。兵馬使奏發諸城兵擊之，官軍失利，安北都護判官咸壽山戰死。於是復濟師，屢戰乃滅之。

癸丑，幸外帝釋院。

丙辰，幸普濟寺。

五月甲子，同知樞密院事于學儒卒。

丙寅，以閔令謨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宋有仁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以左承宣、知兵部事鄭筠改爲知都省事。

甲戌，守司空、左僕射洪仲方卒。

丁亥，停修宫闕。

六月戊子朔，王如奉恩寺。

辛卯，知政事陳俊卒。

壬寅，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

己酉，慮囚。

秋七月己未，左遷樞密院使文克謙爲尚書左僕射，樞密院副使韓文俊判司宰寺事。

甲戌，太白經天六日。

庚辰，以廉信若爲吏部尚書。

壬午，設仁王道場于明仁殿十餘日，以禳災變。

九月庚申，幸王輪寺。

辛未，將軍慶大升誅鄭仲夫、宋有仁。

甲申，金牒告閔宗皇帝廟諱，“亶”字及同音字，並令回避。

冬十一月戊午，地震。

己未，宣旨二罪以下除刑付處。慶大升累起大獄，用刑深峻，王惻然，故有是命，中外皆悦。

辛酉，設百座會于開國寺。是年，兵刃數起，國家患之。術僧致純奏曰：“舊制三年一設百座會，前年十月雖已行之，今宜別例復行，以禳其災。”從之。

丁卯，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丁丑，設消災道場于明仁殿五日。

十二月辛卯，地震。

戊申，以宋詝爲衛尉卿、右諫議大夫。

壬子，重房聞妖言“歲有變”，大懼，使禁軍露刃環衛。其近侍閹宦逃匿者過半。

（庚子）十年春正月甲寅朔，放朝賀。

丁卯，燃燈，王如奉恩寺。

庚午，金遣少府監盧珙來賀生辰。

乙亥，宴金使。

二月壬辰，始營宮闕。

壬子，王如靈通寺。

三月庚午，幸王輪寺。

夏五月己巳，幸外帝釋院。

六月壬午，王如奉恩寺。

丁亥，賜李得玉等及第。

甲午，金橫宣使少府監郭喜國等來。

壬寅，宴金使。

己酉，設法華會於崇教寺。

庚戌，內嬖明春死，王哀戀不已，失聲號哭。太后驚駭，寬譬之曰："雖是情鍾，然不可使聞於重房也。"然猶嗚咽不能止，遂親製悼亡詩，令宗親和進以自慰。王天資孱弱，加以屢更變故，動輒驚懼。凡軍國機務，皆牽制武臣，至如聲色，猶不敢自專。及賊臣誅夷，始得溺愛牀第。內嬖專房者五人，尤寵幸者，唯純珠、明春二人。自去年冬純珠死，明春又亡，後宮無可悅意者，乃命召二公主入內，令掌服御諸務，俾朝夕不離於側，間或同裯共寢，眷念有不可道者。其壻令公累月曠居，不勝憤恚，遂欲絶婚。王聞之，乃召令公，俾居壽昌宮東太后行宮，日令公主微服往見，慰籍之。至十一月，還公主于私第。王又召集純珠、明春及諸嬖所生兒女數十于宮內，皆衣班斕，載以鳩車，嬉戲內庭，啼呼喧鬧，不類宮禁。故武臣等悉皆腹誹，或有偶語咨嗟者。王懲艾毅宗不孝悌，故自即位以來，至誠事太后，敦睦宗戚。

秋七月丁丑，參知政事李紹膺死。

八月庚寅，減死罪二十餘人，配有人島。

丙申，移安太祖、靖宗神御于大安寺。

戊戌，設消災道場于明仁殿。

九月癸丑，放還二罪以下流竄者。

辛酉，設消災道場于大觀殿，以禳天變。

冬十月辛巳，賜將軍慶大升犀紅鞓一腰、馬一匹。

甲午，幸普濟寺。

己亥，設佛頂道場於明仁殿。

庚子，王如奉恩寺，以重修落成也。

十一月壬子，重新康安殿成，其門額舊曰“嚮福”，以門近接重房東隅，故武臣等議以爲“嚮福”與“降伏”聲相近，蓋文臣欲以此禳壓武官而降伏之也。奏請改其額，命平章事閔令謨改曰“永禧”。武臣等復以爲：“文臣之意不可測，安知永禧別有深意耶。禧者，福也。永字之意，吉凶未可知也。重字本房之稱，請改爲‘重禧’。”王從之。

乙卯，幸妙通寺。

己未，遣秘書少監王度如金謝横宣，郎將沈進升謝賀生辰。

庚申，移御景禧宫。

壬戌，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亥，遣兵部郎中陳士龍如金賀正。

戊辰，移御壽昌宫。

甲戌，太白晝見。

十二月癸未，又晝見經天。

乙未，設消災道場于内殿。

辛丑夜，三司災，有司請罪直宿官及諸司不赴救者。王知直宿官爲副使李純，憚其怒，命貰之，但罪不救者。中書省固請，以爲："若不罪失火官而罪他人，則罰不中矣。"王不得已，從之。

乙巳，慮囚。

以閔令謨爲太子太師、李光挺爲太子太傅，並以本官兼之，崔忠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子少傅，韓文俊參知政事、太子少保，文克謙爲太子少師，崔遇清爲樞密院使、太子賓客，李應招知樞密院事、太子賓客，崔世輔同知樞密院事，丁黄載爲戶部尚書，杜景升爲工部尚書。

（辛丑）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朔，放朝賀。

己酉，以李知命爲右諫議大夫。

辛亥，寫經院火。先是命寫成銀字藏經，公私競納錢財而助之，無賴輩欲盜其物，因火之。

甲寅，知樞密院事李應招卒。

戊午，遣衛尉少卿李輔德如金獻方物。

庚申，移御景禧宫。

辛酉，燃燈，王如奉恩寺。翌日大會，御帳殿看樂，夜與群臣酣飲。日晏未罷，軍校皆使酒鼓譟，牽龍爭高其榻，至與浮階相齊，尊卑無等。王亦醉甚，欲起舞，左承宣文章弼諫止之。

遣將軍申寶至如金賀萬春節。

甲子，金遣太府監任倜來賀生辰。

癸酉，移御壽昌宫。

乙亥，白虹逼日。

（三）〔二〕月戊寅朔，設帝釋道場于明仁殿。

三月丁未朔，王如靈通寺。

丙寅，慮囚。

戊辰，群盜入大倉，隊正宋康清募卒力鬥，不克而死。辛未，入奉恩寺鼓譟劫掠，盜太祖鋪銀瓶三十餘口。

閏月戊戌，幸王輪寺。

夏四月丁未，直翰林院李元牧製進祈雨疏，多言時政之失。王召元牧傳旨曰："野諺曰：'春旱與糞田同'。間或有雨澤，則天心之仁愛，蓋未可知。比者太史請禱雨，予重違而許之。汝疏何引我過舉，以飾辭乎？"即命改撰。自正月至此不雨，而王言如此，由群小導之也。

辛酉，禱雨于宗廟、陵寢、岳瀆及諸神祠。

乙丑，幸普濟寺。

癸酉，親醮內殿，又望祭北郊于玄武門樓禱雨。

五月辛巳，再雩。

辛卯，設仁王道場於明仁殿。

以崔忠烈判刑部事，李富直門下省。

六月丙午朔，王如奉恩寺。

辛亥，設太歲道場于明仁、康安二殿。

辛酉，大雨。

壬申，慮囚。

是月，殿中省奉詔遣使，賜酒果于上將軍致仕宋

慶寶私第。慶寶聞使臣至，燕服出迎，令使臣脱公服。使臣據舊例，遲回不敢。慶寶怒叱，强令脱之，便執手入廳，設草具，酒三行即撤。慶寶官至三品，年踰七十而不知禮，駡辱使命，時議譏之。

秋七月己卯，宰樞、臺諫、重房會京市署，檢斗斛，察奸僞，以市人於斗米雜沙秕賣之也。

是夜，自壽昌宫北垣投石抵御寢北牖者三四，宿衛皆驚，巡索禁垣，竟不得。重房奏請每夜一將軍領手下軍校，伏兵宫門外及諸要害處，以備警急。從之。

乙卯，减死罪配有人島。

癸酉，百官習射于西郊。

九月丙子，詔曰："朕聞往年十道察訪使，黜陟官吏，多有乖戾，其濫蒙褒賞者，猶之可也，誤被罪罰，寃抑無告者，可不惜哉？其悉原免，依舊敘用！"仍命二罪以下，悉除刑付處。歲戊戌，宰相宋有仁、李光挺等建議奏發十道察訪使，俾往陟黜。坐贓落職者，九百九十餘人，悉皆錄籍。於是共出銀五十餘斤賂鄭仲夫，求去其籍。仲夫未果而敗，自是大賂權貴請去之。然國家朝章，緜緜不絶，故累歲而未能削。至是，用事者指言天譴屢彰，訛言浸興，皆因寃濫所致，下詔原之。臺閣無一言，識者歎之。

癸未，百官習射於東郊。

壬寅，幸妙通寺。

冬十月癸丑，設消災道場于明仁殿。

壬戌，設仁王道場于大觀殿，飯僧三萬于毬庭。

十一月乙亥，幸外帝釋院。

癸未，遣將軍崔璉如金謝賀生辰，金用純賀正。

甲申，移御景禧宮。

乙酉，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己丑，移御壽昌宮。

十二月壬子，移安毅宗真于宣孝寺。初，安其真於城西海安寺。至是，武臣議曰："毅宗讎武人，不宜安真於武方。"遂請以城東吴彌院改號宣孝寺，構真殿移安，以海安寺爲重房願堂。

戊辰，設仁王道場于内殿。

庚午，以韓文俊爲寶文閣大學士、判禮部事，文克謙守太尉，崔遇清爲翰林學士承旨，崔世輔知樞密院事，宋清、韓約爲樞密院副使，丁黄載爲兵部尚書，杜景升爲户部尚書，曹元正爲工部尚書，文章弼爲樞密院知奏事、左散騎常侍，金光軾爲殿中監，獨孤孝爲樞密院右承宣，李知命爲右散騎常侍，申寶至爲御史中丞。

（壬寅）十二年春正月壬午，遣郎將金光裕如金進方物，郎中田元均賀萬春節。

甲申，移御延慶宮。

乙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戊子，金遣耶律仲方來賀生辰。

辛卯，幸神衆院。

甲午，宴金使于大觀殿。

己亥，移御壽昌宮。

二月乙巳，中書侍郎平章事崔忠烈卒。

管城縣令洪彦侵漁百姓，淫荒無度。吏民殺彦所愛妓，又殺妓母及兄弟，遂執彦幽之。有司按問，流首謀者五六人。彦亦廢錮終身。又富城縣令與縣尉不相能，害及無辜，一縣不堪苦，遂殺尉衙、宰僕及婢，因閉令尉衙門使不得出入。有司奏："二縣悖逆莫甚，請削官號，勿置令尉。"從之。

三月辛未朔，王如靈通寺。

庚辰，軍器注簿張光富廬墓三年，旌表門閭。

癸未，以上將軍權節平爲西北面兵馬使，尚書右丞宋端爲東北面兵馬使。舊制，兩界兵馬使上道之日，唯郊亭局設而已，雖親舊不得私餞，蓋重其威也。近年祖餞成風，闐咽郊野，相與媟狎，頗損威重。至是，二人早發而行，餞者皆不及，時議多其得體。

庚寅，慮囚。

初，全州司錄陳大有頗負清介，用刑極酷，民多苦之。及國家遣精勇保勝軍造官船，大有與上戶長李澤民等督役甚苛。旗頭竹同等六人作亂，嘯聚官奴及群不逞者，逐大有于山寺，燒澤民等十餘家。吏皆逃竄，乃劫判官高孝升，易置州吏。孝升但授印而已。及按察使朴惟甫入州，賊盛陳兵伍，訴列大有不法狀。按察不獲已，械大有送京師，因諭賊以禍福，不從。於是，悉發道內兵討之。賊閉城固守。事聞，夏四月戊申，遣閤門祗候裴公淑、郎將劉永等往問竹同等叛逆之由。公淑等入城，諭一品軍隊正史失其名，謀去賊

魁，計畫垂成，被讒見罷。以郎中任龍臂、郎將金臣頴代之。按察所遣兵攻城不下，已四十餘日。一品軍隊正與僧徒殺竹同等十餘人，賊平。己巳，龍臂、臣陰等乃至，索餘黨三十餘人誅之，夷城塹而還。

五月乙亥，百官賀平全州。

甲申，遣近臣迎佛骨于十員殿。

丁亥，太白晝見。

癸巳，幸普濟寺。

甲午，太子親試學生，取河巨源等八人以備侍學。

六月庚子，王如奉恩寺。

甲辰，罷全羅道按察使朴惟甫，以李章甫代之，以不能安撫全州，擅調兵也。

甲子，制："凡入金書狀，令國學館翰儒官有才名者遣之。"

丙寅，賜許徵等及第。

秋九月，穆親殿及麗正宮成。

庚寅，幸妙通寺。

冬十一月己卯，移御延慶宮。

癸未，遣將軍安允恭如金謝賀生辰，兵部郎中崔永儒賀正。

十二月乙卯，以弟旼守太師、平涼公，王珙守司徒、邵城侯。

乙丑，以文克謙參知政事，文章弼爲樞密院副使。

（癸卯）十三年春正月庚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未，金遣太府監僕散衍來賀生辰。

遣吏部郎中文章偉如金進方物，郎將盧孝敦賀萬春節。

丙戌，移御壽昌宮。

二月戊戌，幸王輪寺。

己未，設藏經道場于明仁殿。王行香製絶句一首，賜文克謙和進。

乙丑，王如靈通寺。

夏四月壬寅，大設華嚴法會于洪圓寺，薦庚癸以來死亡者。

丁巳，金國報改來遠城爲來遠軍。

戊午，大雨雹如杏子。

五月癸未，幸外帝釋院。

丙戌，重房奏省東班官職。

六月，金遣大理卿訖石烈來賜羊。甲寅，宴金使于大觀殿。

秋七月丁丑，將軍慶大升卒。

八月癸巳朔夜，城中大驚譟，聲震都下。

戊申，捕慶大升都房，並流遠島。

是月，兩府宰樞奏："每歲奉使如金者，利於懋遷，多齎土物，轉輸之弊，驛吏苦之。夾帶私樻，宜有定額，違者奪職。"詔可。居無何，將軍李文中、韓正修等使金，恐失厚利，請復舊例，王又許之。王柔而寡斷，政令無常，朝出暮改，類多如此。

冬十月丙辰，幸妙通寺。

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乙亥，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未，王太后任氏薨。太后之病也，王親自調藥，夜不解衣者累日。病革，王泣目盡瘇。及薨，殯于義昌宮旁私第。王朝夕哭臨，哀甚。宰相請抑哀，不聽。

閏月乙未，遣戶部員外郎崔孝著如金告哀，將軍李文中謝賀生辰，郎將崔文清賀正，員外郎鄭允當謝賜羊。金恤我有喪，辭遣，故皆至義州而還。

丁未，平章事致仕李公升卒。

甲寅，葬太后于純陵。王自義昌宮步至彌勒寺，釋服移御堤上宮。

戊午，兩府宰樞、臺省表請復常膳，不允。

十二月庚寅，以李光挺守太保、判吏部事，韓文俊判兵部事，文克謙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戶部事，文章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杜景升、廉信若、曹元正並爲樞密院副使，李義旼爲工部尚書。

（甲辰）十四年春正月辛卯朔，放朝賀。

甲午，太白經天。

乙巳，遣員外郎文義赫如金進方物，將軍韓正修賀萬春節，皆至義州而還，以金恤我有喪也。

二月辛未，太白自去年十月常晝見。

乙亥，幸外帝釋院。

三月辛丑，京城地震。

夏四月己未朔，日食。

壬申，燃燈，王如奉恩寺。翌日大會，御延慶宮觀樂。以國恤權停上元，至是行之，唯禁插花諸技。

戊寅，幸妙通寺。

庚寅，以久旱慮囚。

甲午，金祭奠使太府監完顔䡴等來。丙申，金弔慰使大將軍大仲允來。戊戌，起復使完顔三勝來。

癸丑，王引起復使，受詔于大觀殿。詔曰："君子不奪人之喪，蓋將立教，聖人有變古之禮，所以從宜，義或可行，事當無避。晧分茅守土，繼世象賢，逖居海邦，恪守侯職。頃以貢章之上，遽罹母氏之憂。朕亦惻然，卿何堪處。言念大藩之寄，豈宜小節之拘。已敕有司，俾還從政。墨衰破敵，是能達兵革之權。哀慕在心，何必重苴麻之飾。祖宗之業，不可以不念。軍民之務，不可以不修。夙夜畏天之威，安寧保國之業。"

丁巳，王宴金使于大觀殿，使以不從吉禮，怒不赴。

六月戊辰，王乃宴金使于大觀殿，竟不結棚、插花、奏樂。

秋七月丁亥朔，樞密院使崔遇清卒。

八月甲子，王以嬖妾死，慟哭，不御肉聽政。

九月丁未，流諫議大夫宋詝、右司諫崔基厚、直史館王許召等六人于遠島。

庚戌，賜琴克儀等及第。

冬十月乙亥，設百座仁王會于大觀殿，齋僧一萬于毬庭。

癸未，金主以謁貞義皇后寢宮于東京，詔停明年

賀正及賀萬春節等使。

十一月丙戌朔，幸外帝釋院。

甲午，親行虞祭。

己亥，設八關會，王觀樂于毬庭，翌日大會又觀樂于毬庭。

丁未，奉安太后真于靈通寺仁宗真殿。

庚戌，大閱于東郊。

十二月甲申，以韓文俊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崔世輔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文克謙爲太子太保，文章弼參知政事，金光植、林民庇爲樞密院副使，李義旼守司空、左僕射，鄭邦佑知御史臺事，李知命爲翰林學士承旨，鄭允當爲吏部員外郎，李居正爲左正言。

王凡用人唯與嬖臣、宦竪議，親署參官以上，封其草直付政曹，名曰下批。政曹據草謄寫，更無奏議。由是奔競成風，賄賂公行，賢否混淆。嬖臣、宦竪，有所請托，王問曰得賂幾何，多則喜從其請，否則延時日，以冀其多。故宦寺盜主權作威福，甚於前朝。且王之潜邸也，光靖王后早薨，不復立后，故即位之後，嬖姬孽子，招權納賄，竊弄威柄，朝野觖望。

（乙巳）十五年春正月丁酉，以文克謙爲中書侍郎判禮部事。

戊戌，燃燈，王如奉恩寺。翼日大會，王觀樂于天敷殿，以國恤除插花。

辛丑，西北面兵馬使李知命獻契丹絲五百束。知

命之陛辭也，王召入內殿親諭曰："義州雖禁兩國互市，卿宜取龍州庫紵布市丹絲以進。"故有是獻。毅宗時凡金國所贈絲絹等物，半入內府，以需御用，半付太府，以充經費。王即位以後，悉入內府，賜諸嬖媵，府藏虛渴，徵求至此。

三月甲申朔，王如靈通寺。

丁未，親設藏經道場于明仁殿。

夏四月乙亥，幸妙通寺。

是月，王患虛羸，嘗餌柏子仁酒。柏子仁不佳，御醫奏云："柏子仁産雞林者最（艮）〔良〕，請遣中使求之。"不許。請遣郵吏，又不許，曰："今農事方殷，恐無知小人憑（籍）〔藉〕朕命，擾民妨農，寧輟藥物，豈可使東作之民，廢其業耶。"遂不復御。

五月丙戌，遣右散騎常侍宋端祺祭于白馬山，爲太子祈嗣。

六月癸丑，王如奉恩寺。

丙寅，有侍御史二人與宦官崔東秀會于廣真寺，爲流頭飲。國俗以是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因會飲，號"流頭飲"。

八月丙辰，太白經天。

己未，王御便殿斷刑部所奏重刑。

壬申，親行八虞祭。

是月，金男女十八人來投登州霜陰縣，下詔發還。

九月丙申，設藏經道場于明仁殿。

冬十月庚戌朔，日食。

十一月壬午，遣上將軍梁翼京、郎中崔素如金謝致祭，郎將康用儒謝弔慰，將軍崔仁謝起復，郎將崔文清賀正。

癸巳，設八關會，王如法王寺。

己酉，工部尚書咸有一卒。

十二月甲子，命旌孝子尉貂門。

丙寅，慮囚。

己卯，以杜景升參知政事，李商老爲吏部尚書，李俊昌爲太僕卿。

（丙午）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放朝賀。

癸未，令同正朴元實以飛語告重房曰："校尉張彦夫等八人謀亂。"重房捕詰彦夫，對曰："方今執政用事者貪鄙，酷愛白銀，賣官鬻爵，多行不法。擬斷如此人頭，銜其口以銀，廣示朝野，使人人知貪銀以死也。"彦夫竟見殺。元實超拜散員。

辛卯，遣侍郎文義赫如金進方物，禮賓卿柳公權賀萬春節。

癸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申，金遣昭毅大將軍耶律履來賀生辰。戊戌，宴金使。

辛丑，王告即吉于景靈殿。

丙午，祔恭睿太后于太廟。

二月庚申，金遣太府監耶律圭來落起復。壬戌，宴金使于大觀殿。

夏四月己酉，政堂文學致仕崔汝諧卒。

丁卯，麗景門成，諸將奏："門之高廣宜准向成門。"詔可。麗景在東，向成在西，慮東高於西，文勝武，故有是議。

戊辰，幸外帝釋院。

壬申，賜宋惇光等及第。

五月壬午，雨雹。

辛卯，幸王輪寺。

宋歸我漂風人李漢等六人。

六月戊申，王如奉恩寺。

庚申，金橫宣使大理卿李磐來，宴于大觀殿。磐善文章，容止可觀，自入界，所至館舍，錦綺帳褥，必命撤之，又禁屠殺。每有餘食，輒令從者盛橐而行，道遇窮餓者，悉施之。

甲子，賜羊于文武參官以上及近臣有差。

秋七月甲申，有人告耽羅叛，王驚愕，引兩府問處置方略，即遣閤門祇候獨孤忠、郎將池資深爲安撫使，以式目錄事張允文爲太府注（薄）〔簿〕、行耽羅縣令，各賜綾絹七端，因促上道。詔前令尉皆加重罰，既而聞之無叛狀，然詔令已出，故允文上官，而前令尉竟坐免。

甲辰，内侍院奏："自今有進膳者，止給酒果，勿用布帛。布帛有數，而進膳者無窮，以有限之物，供無窮之費，非長計也。"詔曰："朕欲澤及萬物，而未遂其願，故因其薄物，必施厚惠。布帛雖費，皆是國人蒙利也，勿以爲吝。"王自即位以來，有進膳者，雖

微物輒厚賜布帛，故貪利之徒，至有旁求他方以獻者。

閏月乙卯，制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比來守令刻剝其民，無所畏忌，人不堪苦，流離日多，予甚悼焉。惟爾有司，痛懲貪吏，以戒後來。如有誅求於民，招受賄賂者，所受雖微，皆從重論。"

〔八月〕丁酉，謁長、純二陵，遂幸天孝寺。

晉州守金光允、安東守李光實皆貪殘屠剝，民不堪苦，謀爲叛逆，有司議贓，並流之。

九月丁卯，幸普濟寺。

冬十月丁丑，流讒人朴敦夫于遠島。時匿名書甚多誣人罪過，有得罪者莫知其由，人皆危懼。重房密令禁軍伺之，敦夫懷書將帖門，捕得，流之，道死。人皆快之。

癸未，恭化侯瑛卒。

乙酉，親祫于太廟，赦。

十一月甲辰，幸王輪寺。

遣刑部侍郎于述儒如金謝落起復，禮部侍郎任濡謝橫宣，中郎將盧孝敦謝賀生辰，郎將崔光甫賀正。

己未，移御壽昌宮。

丁卯，王如靈通寺。

十二月庚辰，幸外帝釋院。

辛丑，以上將軍崔世輔同修國史，將軍崔連、金富並爲禮部侍郎。

（丁未）十七年春正月癸卯朔，放朝賀。

辛亥，移御延慶宮。

遣將軍車若松如金進方物，李文中賀萬春節。

己未，金遣昭毅大將軍韓景懋來賀生辰，宴于大觀殿。

二月戊寅，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己丑，幸神衆院。

壬寅，王如靈通寺。

三月戊申，幸外帝釋院。

夏五月己未，移御壽昌宮。

六月壬申，王如奉恩寺。

丙申，中書省劾奏慶尚州道按察使崔嚴威苛察，侵漁吏民，受賂無厭，命以郎將朴冲代之。冲性清謹，庚癸之亂，武臣並奪文官第宅，而冲獨守正。

秋七月丁卯，太白晝見經天。

己巳晦，日食。

曹元正等謀亂伏誅。

九月壬子，順州歸化所安置賊數百人，潰散行掠，兵馬使發兵捕之。

冬十月丁酉，齋僧三萬于毬庭。

十一月丙辰，移御壽昌宮。

辛酉，王如靈通寺。

十二月乙酉，以文克謙權判尚書吏部事。

（戊申）十八年春正月丁酉朔，放朝賀。

癸丑，金遣耶律彦拱來賀生辰。乙卯，宴于大觀殿。

癸亥，設道場于明仁殿以禳天變。

二月丙申，王如靈通寺。

三月戊午，慮囚。

夏四月丁卯朔，雨雹。

庚午，雨雹。辛未，大雨雹。丁亥，雨雹。

五月癸卯，詔曰："農務方興，久旱不雨，慮有寃獄，久滯不決，其令二罪以下，悉皆原免。"

癸丑，少監王元之婢壻，私奴平亮，滅元之家。丙辰，流平亮于遠島。平亮，平章事金永寬家奴也，居見州，務農致富，賂遺權要，免賤爲良，得散員同正。其妻乃元之家婢也。元之家貧，挈家往依焉。平亮厚慰勸還于京，密與妻兄仁茂、仁庇等要於路，殺元之夫妻及數兒。自幸其無主，可永得爲良。使其子禮圭得拜隊正，娶八關寶判官朴柔進之女，又以仁茂娶明經學諭朴禹錫之女，人皆痛憤。至是，御史臺捕鞫，流平亮，罷柔進、禹錫官，仁茂、仁庇、禮圭等皆逃匿。

六月丙寅朔，王如奉恩寺。

己巳，賜內侍中尚令李唐髦等及第。閤門祇候李尚敦之子化龍亦登第，以寵姬子妻之，命於玄德宫迎紅牌，賜內庫銀及匹段。

庚辰，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

秋九月庚申，慮囚。

冬十月甲申，幸外帝釋院。

戊子，幸妙通寺。

辛卯，太白晝見。

十一月丙申，幸普濟寺。

庚子，太白晝見。

遣朱光美如金謝賀生辰，李尚儒賀正。

乙卯，王如靈通寺。

辛酉，憲臺請減近臣以充各司，詔曰："大臣子弟雖不勤謹，不可輕黜，無權勢者，在所當去，然皆畏法奉公，除此輩更無使令，不可依允。"

（己酉）十九年春正月丁未，西北面兵馬使馳報金主崩。

戊申，金遣使來賀生辰，王宴之。

二月辛酉朔，日食。

庚寅，王如靈通寺。

三月戊午，遣奉慰使及祭奠兼會葬使如金。

己未，金遣使來告喪。金使初至境上，凡軍從三十一人，邊吏以人數多於舊例，固留不迎。金使牒曰："大行皇帝於爾國有大恩寵，今聞訃音，宜顛倒迎命，即行喪禮。今既累旬，稽留不納，大乖禮制。"命群臣會議，迎入界。庚申，王素服，率百官迎詔于都省廳，舉哀。金使見王哀痛，莫不動色。

夏四月壬戌，釋服。

己卯，遣使如金賀登極。

五月辛亥，雨雹。

閏月辛酉，故宰相崔忠烈妻以米一百石納于公廩。

丙寅，以久旱禱雨于群望，宥冤獄。

辛未，禱于廟社及名山大川諸神祠巷市。癸酉，

聚巫禱于都省。丁丑，雩，又禱于群望。己卯，雨。

秋七月丁未，遣使如金賀天壽節，又遣使進方物。

九月丙寅，平章事文克謙卒。

冬十一月壬申，金橫宣使完顏述來。

庚辰，王如靈通寺。

甲申，宴金使于大觀殿。

十二月乙巳，以崔世輔判吏部事，杜景升權判兵部事。

（庚戌）二十年春正月壬申，金遣耶律炳來賀生辰。

己卯，宴金使于大觀殿，賜金帶。

是月，盜起東京，按察副使周惟氏率兵欲襲賊，賊覺而拒之，殺傷甚衆。

二月己丑，金報改元明昌。

夏五月，賜皇甫緯等及第。

秋八月丙戌，減內外死囚十六人分配海島。

丁酉，以秋夕親享景靈殿。

甲辰，幸普濟寺。

丁未，平章事韓文俊卒。

九月丙辰，詔曰："自古有國家者，所重在民。唐太宗揀天下清直有名之士，分補守令，撫綏黎民，事在簡策，垂法後世。今國家酌古思今，揚清激濁，黜陟之法，庶幾貞觀。乃何近民之官，先私後公，損人益己，剝民膏血，恬不爲愧？雖贓狀已露，猶且（杔）〔托〕付權勢，以圖苟免。故習俗因循，狃于姦

宄，欲臻至治，其可得乎？咨爾兩界兵馬使、五道按察使，尚一乃心力，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其有守節效職者，褒之使知勸，賣公漁利者，刻之使知戒。如此則廉恥之風興，而貪殘之行息矣。其令有司施行。”

庚申，以重陽親享景靈殿。

壬戌，有司奏劾忠州牧使前上將軍鄭元獬。制曰：“代君而理民者，吏也，故吏良則民安，否則必至騷擾。元獬嘗抵法削爵，竄于南荒。朕冀其自新，命以前職，假守中原。今且不悛，多行不義，剝民滋甚，罪在不赦。然以惻隱之心，不忍加誅，其令以檢校官屏居（卿）〔鄉〕里。彼忠州民，敢行告訴，罪合示懲，第愚氓不忍荼毒，冒死仰訴，其亦可矜，有司無問。”

戊寅，太白晝見二日。

慮囚。

冬十月壬寅，設百座仁王會於大觀殿，飯僧于毬庭三日。

十一月，遣使如金謝賀生辰，又遣使賀正。

乙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甲戌，幸靈通寺。

十二月辛巳朔，設勝法文道場于內殿。

癸巳，以中郎將姜純義爲南路捉賊使，閤門祗候庾寬副之。

戊申，以崔世輔特進守太尉，杜景升守太尉，李義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朴純弼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正儒守司空、左僕射、參知政事，李奕蕤參知政事，李知命爲太子少傅，白任至知門下省事，權節平爲樞密院使，趙永仁、劉升、金永存並同知樞密院事，金純爲樞密院副使，崔瑜賈爲國子監大司成、樞密院副使。

（辛亥）二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政堂文學李知命卒。

丙寅，金遣完顏克忠來賀生辰。庚辰，宴于大觀殿。

二月乙未，金遣完顏臣來告皇太后喪，遣大將軍韓正修、郎中崔敦禮如金弔喪，大將軍文得呂、司業李世長致祭。丁酉，幸延慶宮，邀金使不至，夜率群臣迎詔於都省發哀。

己亥，宴金使于大觀殿。

庚子，知門下省事白任至卒。

三月乙卯，參知政事朴純弼卒。

秋七月己酉，再雩。

冬十二月甲辰，以杜景升判吏部事、修國史，李義旼判兵部事，李奕蕤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權節平參知政事、判戶部事，趙永仁參知政事、政堂文學、翰林學士承旨，劉升守司空、左僕射，金永存知樞密院事，金純同知樞密院事，孫碩、王度並爲樞密院副使。

（壬子）二十二年春正月乙巳朔，金遣耨盌温都說來賀生辰。癸亥，宴于大觀殿。

二月癸巳，平章事李奕蕤卒。

夏四月壬子，命吏部尚書鄭國儉、判秘書省事崔詵，集書筵諸儒於寶文閣，讎校《增續資治通鑑》，分送州縣雕印以進，分賜侍從儒臣。

戊午，賜孫希綽等及第。

六月壬寅，王如奉恩寺。

甲寅，金遣横宣使孛朮魯至忠來。

秋七月乙亥，遣使如金進方物。壬午，遣使賀天壽節。庚寅，遣使謝横宣。

戊戌，幸王輪寺。

八月癸丑，德寧公主卒。

壬戌，太白經天。

癸亥，宋商來獻《太平御覽》，賜白金六十斤，仍命崔詵校讎訛謬。

九月庚午朔，遣郎將金元義等二十餘人往西都，度畿内田。

冬十月辛丑，李義旼以御史大夫王度起第於壽德宫傍，劾罷，朝野失望。

丁卯，幸妙通寺。

己巳，政堂文學致仕廉信若卒。

（癸丑）二十三年春正月乙酉，金遣禮部侍郎張汝猷來賀生辰。丁亥，宴于大觀殿。

二月丁卯，王如靈通寺。

東南路按察副使金光濟討賊不克，請遣京兵。

三月乙酉，平章事林民庇卒。

夏五月丁丑，迎日縣獻瑪瑙。

六月丙申朔，王如奉恩寺。

秋七月辛未，遣使如金進方物。乙亥，遣使賀天壽節。

時南賊蜂起，其劇者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田，嘯聚亡命摽掠州縣，王聞而患之。丙子，遣大將軍全存傑率將軍李至純、李公靖、金陟侯、金慶夫、盧植等討之。

是月，太白晝見經天。

八月辛丑，李公靖、金慶夫等擊賊敗績。

甲辰，減死刑十五人，分配海島。

冬十月戊申，平章事崔世輔卒。

甲寅，設百高座道場於內殿，飯僧三萬。

十一月壬申，遣使如金謝賀生辰，又遣使賀正。

乙酉，以恭睿太后諱辰設齋于內殿，自諸王、侯、伯，兩府宰輔，近衛之臣各獻餚饌。諱辰群下供饌始此。

丁亥，王如靈通寺。

壬辰，以上將軍崔仁爲南路捉賊兵馬使、大將軍高湧之都知兵馬事，率將軍金存仁、史良柱、朴公襲、白富公、陳光卿往討之。

十二月壬寅，太白晝見經天。

丁巳，南賊魁得甫詣闕請許安業，命有司放還，聽兵馬使區處。

（甲寅）二十四年春正月己卯，金遣大理卿紇石烈偍來賀生辰。辛巳，宴于大觀殿。

二月癸巳，南賊魁金沙彌自投行營請降，斬之。

甲寅，將軍史良柱擊南賊敗死。

庚申，左道兵馬使崔仁率鋭卒數千擊賊，至江陵城設伏以待。賊至，執一女問曰：“兵馬安在?”女曰：“在城中。”賊驚駭而退，伏發，追斬百五十級。

三月丁丑，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閔令謨卒。

壬午，遣奉御柳澤如金進方物，將軍權信賀天壽節。

夏四月戊戌，南路兵馬使擊賊于密城楮田村，斬獲七千餘級，器械牛馬稱是。

乙巳，賜金君綏等及第。

癸丑，右道兵馬使擊賊擒斬四十級，又連戰三日，賊敗北。

六月庚寅，諫官奏：“旱暵日久亦由祈禱未早，請治太史之罪。”王曰：“咎在寡人，太史何罪。勿問。”

丁酉，太史奏：“昔甲寅歲久旱，仁考因太史之請以七事修省，一曰治寃獄，二曰賑鰥寡孤獨，三曰輕薄賦，四曰進賢良，五曰黜貪邪，六曰恤怨曠，七曰減膳羞。今旱魃爲災，乾文屢變，請依舊制，側身修行，以答天心。”

戊戌，親禱雨于妙通寺，澍雨大降。

秋八月丁酉，南賊魁遣其黨李純等四人詣闕請降，除純等隊正，賜布遣還。

甲辰，減死囚十人，杖脊，配流。

九月己未，太史奏：“天文示儆尚矣，今南方未

静，國家未能討平，臣竊寒心。况我朝盛德在木，方秋葉落，變隨以生，請慎之。”王命內外戒嚴。

庚申，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光挺卒。

甲子，參知政事崔瑜賈引年乞退，時人美之。

冬十月丁酉，南路兵馬使收賊妻孥三百五十餘人，黥配西海道，充諸城奴婢。

閏月乙亥，有司奏：“左道兵馬使崔仁嘗自絀退，不肯一戰，淹延歲月，縻費不貲，請罷治罪，以右道兵馬使上將軍高湧之兼領之。”王曰：“賊亦民也，奚多殺爲，以恩服之可也。”有司固請，從之。

十二月己未，太史奏曰：“頃來乾象多變，意者天儆陛下歟？宜惕然修省，以答天戒，不然禍且至矣。”王懼，分遣使祈告。

癸亥，南路兵馬使擒賊魁孝心。

己卯，以趙永仁守太尉、上柱國，孫碩參知政事，申寶至守司空、左僕射，李仁成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柳公權同知樞密院事，奇洪壽爲樞密院副使，崔仁爲刑部尚書，高湧之爲工部尚書，文迪爲右散騎常侍。

辛巳，南路兵馬使高湧之班師，王引見，奬諭甚厚。

（乙卯）二十五年春正月癸卯，金遣李敬義來賀生辰。

王聞水州廷谷村有老嫗年百有四歲，子孫丁壯者共九十五人，悉供徭役，賜嫗穀三十石。

三月丙戌朔，日食。

丁亥，親命題試文臣詩賦，金君綏爲魁，大加稱賞。

癸巳，詔曰："比年旱災，禾稼不稔，而民不足食。吏猶徇私，戶斂尤暴，或以不急發郵所至侵擾。又勢家日益侵民，妨農害穀，朕甚憂之。自今諸道使臣等，察吏臧否，問民疾苦，具狀以聞。脱有不勤，則有司存。"

夏四月庚申，中外賀天禧節。太子受賀，遂朝於王，王問民間之語，對曰："人皆笑臣爲老太子。"王曰："寡人之久生亦過也。"太子失色。太子之意稱美王之壽考，然語涉疑諱故也。

六月辛酉，再雩。

丁卯，金橫宣使納蘭昉來。庚午，宴于大觀殿。

秋八月戊辰，減死囚十四人放流。

冬十一月戊申，仁宗出妃福昌院主李氏卒。

（丙辰）二十六年春正月丁酉，金遣賈益來賀生辰，宴于大觀殿。

二月丁卯，京城地震。

壬申，遣樞密院事李俊昌奉宣孝寺毅宗神御，移安于佛住寺。

三月己丑，詔曰："蓋聞君道得則風雨時，否則反是。近者歲不登稔，飢饉荐臻，今又久旱，朕甚懼焉。庶幾除苛政，恤寃枉，以答天譴。惟爾有司，体朕此意，凡繫囚罪，非殊死，悉原之。"

夏四月戊午，將軍崔忠獻誅李義旼。

己卯，以趙永仁權判吏部事，柳得義權知吏部尚書，白存儒爲大將軍，崔忠粹、崔光允並爲將軍，朴晉材爲別將。

六月壬子，以崔忠獻、于承慶爲左右承宣。

庚午，以崔忠獻知御史臺事。

秋七月丁亥，賜趙挺規等及第。

丙申，政堂文學柳公權卒。

八月戊申，守司空、左僕射申寶至卒。

庚午，改中和殿曰延康，雲龍門曰天祐。

壬申，王自壽昌宮移御延慶宮。自辛卯宮闕災，爲接金使，先創康安、大觀兩殿，金使至則入御康安殿，引見于大觀殿。忌其新創，未嘗留御，禮畢即還御壽昌宮，至是乃御延慶宮。崔忠粹陳兵兵曹之南，及車駕將入廣化門，觀者多從傍出，忠粹遣人呵止，觀者辟易，亂觸太子儀仗。人訛言變生輦下。扈駕百官皆（狠）〔狼〕狽四散，夾道士女交相踐蹂，惟侍中杜景升按轡自若。時人心洶洶危疑如此。

九月丁丑朔，御儀鳳門，赦。

冬十一月己丑，設八關會，王敕北界諸都領等觀樂。麟州都領中郎將子冲見判閤門事王珪，長揖不拜，有司劾奏無禮，王曰："與藩民同樂，寵之也，而罪之可乎？"有司再請，允之。子冲初發本州，謂諸都領曰："國家召吾輩蓋有指矣，吾入朝欲以微事試之，如將罪我是朝廷有人，否則是畏我也。"

甲午，移御壽昌宫。

庚午，以門下侍中杜景升爲中書令。

（丁巳）二十七年春正月丙子，移御延慶宫。

辛卯，金遣阿弗罕德剛來賀生辰。

二月乙巳朔，日食。

壬子夜，有人入大内，鑿利賓門外西步廊柱，爲穴數十，武人曰此必東班蠱西也，相傳讙譟者甚衆。東班無以自明，獨大將軍于承慶曰："此姦人隙文，因以生事耳，非東班爲之也。"衆口乃止。

夏五月己酉，賜房衍寶等及第。

秋九月甲寅，崔忠獻兄弟設醮，以廢立事告天。是夕，大雷電雨雹，旋風暴起，拔興國寺南道傍樹木吹入獄中，垣墻盡頽。近獄新步廊十八間，一時壞仆。又吹過高達坂，至賢聖寺，多拔樹木。

庚申，大雷電。

癸亥，忠獻兄弟逼王單騎出向成門，幽于昌樂宫，放太子璹于江華島，迎平凉公旼立之，以子淵爲太子。神宗五年九月，王患痢疾，神宗遣中使請曰："欲遣醫進藥，誰其可者？"王曰："我忝位二十八年，壽七十二，豈希延生。"遂不聽。十一月戊午，薨于昌樂宫，謚曰光孝，廟號明宗，葬于長湍陵，曰智陵。高宗四十年，加謚皇明。

史臣贊曰："自鄭仲夫、李義方、義旼等弑毅宗，竊弄國柄，爲明宗計者，當誓心自强，必欲討賊而後已。若曰力不足，則慶大升憤王室之微弱，疾强臣之

跋扈，一朝舉義，誅仲夫父子如獵狐兔。而義旼奉首鼠竄，假息（卿）〔鄉〕閭，此正任用賢良，修明紀綱，復張王室之秋也。王不能然，溺於宴安，其所施爲，殊如平居無事之時。若義旼者，特一匹夫耳。遣一介使，數其弑君之罪，誅而族之可也。反加招置，驟登爵位，使之陵轢王室，殺害朝臣，賣官鬻獄，濁亂朝政，其禍慘矣。崔忠獻乘釁以起而王，反見放逐，子孫不保。自是權臣相繼執命，王室之不亡若綴旒者，幾百年，嗚呼痛哉。”

高麗史二十一

世家卷第二十一

神宗

神宗靖孝大王，諱晫，古諱旼，字至華，仁宗第五子，明宗母弟，仁宗二十二年甲子七月庚申生。及長，封爲平涼公。明宗二十七年九月癸亥，崔忠獻廢明宗，迎王即位于大觀殿。

乙丑，御大觀殿，受群臣賀，移御儀鳳樓，親勞毬庭宿衛軍，仍命罷歸。翼日，忠獻兄弟亦出自樞密院，歸第。

丁卯，以崔忠獻爲上將軍、柱國，忠粹爲鷹揚軍大將軍、知都省事、柱國，朴晉材爲刑部侍郎，趙永仁判吏部事，奇洪壽參知政事、判兵部事。

冬十月乙亥，王改名晫。嘗在潛邸，夢人命名曰千晫，未幾即位。至是，以與金主同名，欲改之，令宰相擬進。參知政事崔讜進晫字，王心異之，遂改。

丙子，遣考功員外郎趙通如金。前王表曰："鶴鳴于皐，尚有可聞之響；葵傾於日，豈無委照之私？敢殫懇款之誠，仰瀆高明之鑑。伏念某猥將緜力，叨襲藩封。表東海之濱，久陶於聲教；迫西山之日，忽染於病痾。一脚偏枯，而行必借於人扶；兩眼並昏，而視不過於步内。自年齡馴致若此，非藥餌所可能爲。且當國政之堆前，意亦迷於去取；如或皇華之臨境，禮必闕於將迎。念兹雖謂之小邦，厥位難虚於一日，顧父言之在耳，須弟及而傳家。故臣曩曾受付託於臣兄，今宜畀重艱於臣弟。况臣兄有元子臣某，嘗傳聞於遺訓，亦承順於臣心。因謂太叔之賢，非所跂及；願付延陵之節，固欲退藏。而臣母弟晫，德服人心，名高戚里，非特能保乂於下國，亦可以藩宣於上朝。乃於九月二十三日，以弟晫權守軍國事務，敢布腹心之微，用祈覆載之惠。"新王表曰："覆物無私，帝王之至德；仗信以事，臣子之良規。敢吐忱辭，冒干聰聽。伏念舊邦遺胤，荒服曾臣，遭逢解網之時，涵泳垂衣之化。伏見臣兄國王臣晧，逮事先帝，至于聖朝。述職僅三十年，禮無所失；享壽餘六十載，病莫能興。藥乏萬金之良，疾同二豎之苦，欲釋重負，庶保殘齡。追述臣父國王楷遺囑，以九月二十三日，令臣權守軍國事務。而臣迫此懇辭，避將何計，顧負托之大重，將籲呼以上聞。然念宗廟不可以乏祠，黎元不可以無主，勉從誠請，假守繁機。若臨淵而履冰，或至隕越；儻回霜而收電，永荷生成。區區之誠，實天所鑒。"

十一月庚子朔，御儀鳳樓，詔曰："朕因臣民之推戴，承祖宗積累之基，夙夜祗懼，無安厥位，庶幾中興，馴致太平。雖至憂勤，罔知攸濟，視古哲王，寬刑宥罪，崇德報功，輕徭薄賦，爲理之要，莫過於此。故欲於中外，普被恩澤，與民更始。自今月初一日昧爽前，內外斬絞以下，至於贖銅徵瓦，咸赦除之。國內名山大川及耽羅神（祗）〔祇〕各加號。祖聖及歷代名王加上尊謚。年八十以上及篤廢疾、僧俗男女、鰥寡孤獨、義節孝順，旌表門閭，許加分職。登極日，侍衛宰樞以下及軍卒，加爵號分職，子孫加蔭職。其餘不應受職者，各賜物有差。文武兩班，各許散職一級田柴。東堂監試人吏動静，並許一度。"

前中書令杜景升卒。

壬子，改天祐門爲應明。

癸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巳，以宗室玶守太尉、上柱國，延昌公沔守司空、上柱國，廣陵侯縝守司徒、上柱國，寧仁伯祐守司徒、上柱國，昌化伯沆守司徒、上柱國，趙永仁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吏部事，奇洪壽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兵部事、太子太傅，任濡、崔讜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文中參知政事，于述儒守司空、左僕射、判刑部事，崔詵知樞密院事、太子少師，金晙同知樞密院事、太子賓客，蔡順禧、車若松並爲樞密院副使，金彦爲尚書左僕射，林惟謙爲尚書右僕射、判三司事，崔忠獻爲樞

密院知奏事。

（戊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庚子，放朝賀。

壬子，燃燈，王如奉恩寺。

甲子，以上將軍白存濡爲西北面知兵馬事，太府卿文侯軾爲東北面知兵馬事。

三月戊戌，王以仁宗忌晨道場，將如靈通寺，即位未久，疑有變，不果行。

乙巳元子，始開書筵於寶文閣。

丙午，分遣中使，省州縣寃獄。

丁巳，幸王輪寺。

甲子，幸妙通寺。

乙丑，重房奏："闕西之地，武官位也，請禁人家安碓。"

夏四月癸酉，謁顯陵。

乙酉，謁昌陵。

五月戊戌朔，謁長純二陵。

己亥，有司請避上嫌名，令諸姓卓者從外家姓，若內外姓同，則從內外祖母之姓。

丙午，趙通還自金，答前王表詔曰："卿嗣爵遐陬，撫封歲久，遽退讓以去位，疑事變之非常。迨閱奏緘，備形懇切。自以衰疾之逼，難任機務之繁，且述父言，欲令弟及，久曠藩宣之寄，已從權攝之宜。雖若出於卿誠，顧未孚於朕聽，續遣信使，往咨其詳。"

己未，幸外帝釋院。

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

辛未，再雩。

癸酉，賜田敏儒等及第。

金遣宣問使大理卿孫俣來。俣詰前王遜位事由，對如前王表意。俣曰："有詔，必見前王親授。"朝議難之。門下侍郎趙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必欲親授，詔請留待二三月，然後可。"曰："苟如是，不必親授也。"翼日，傳詔于王。詔曰："久撫海邦，遽形誠懇，自以嬰疾，難于奉藩，乃追述於父言，且並陳其子讓，欲令母弟，傳受爵封。謂其能事於上朝，已俾攝行於國政。驟達予聽，未察所從，特命使以即諏，庶得卿之誠素，具詳奏牘，無或隱情。"

秋七月丁未，以王生日爲咸成節。

乙卯，遣禮部郎中白汝舟如金請封冊，侍郎鄭邦輔進方物。

八月壬午，太白經天。

九月，遣戶部侍郎鄭世冲如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癸酉，太白經天二日。

十二月戊寅，以崔忠獻爲樞密院知奏事。

（己未）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放朝賀。

遣禮賓卿白元軾如金賀正。

二月甲子，白汝舟還自金，詔曰："卿比飾使騑，肅馳緘奏，備敍兄讓，兼徵父言，慮有曠於撫封，迺

從權而攝事。詰其端緒，亦既合符。兹復貢於款誠，冀獲承於世爵，載稽公義，爰畀俞音，續當遣使冊命。”

盜起溟州，陷三陟、蔚珍二縣。盜又起東京，與溟州賊合，侵掠州郡。遣郎將吴應夫、借閤門祇候宋公綽于溟州道，將作少監趙通、郎將韓祇于東京，招撫之。

壬辰，王如靈通寺，駕經圜扉，敕刑部減囚徒。

三月戊午，慮囚。

宋公綽招諭東京賊魁金順、蔚珍賊魁令草等來降，王賜酒食、衣服遣還。

夏四月癸酉，親禘于太廟，赦。

乙酉，金遣封冊使大理卿完顏愈、尚書兵部侍郎趙琢等來，上節十八人，散上節十四人，中節二十七人，下節一百人，車二十一兩，馬一十四匹，綱擔夫一百人。

五月戊戌，命平章事奇洪壽改寫大觀殿《無逸篇》。

辛丑，王受金詔於大觀殿，詔曰：“胙土尚規，所以就傳於國政；象賢立德，亦惟安享於世封。粤箕子之故區，寔卞韓之舊壤。根本固而所庇者久，枝葉茂而其承者蕃。享兹世及之休，卒自慶流之永。載敷新渥，庸煥異恩。咨爾晫稟性安和，持心協睦，賢明素出於天性，名譽寢稱於國人。屬其兄病且日加，捨其子，位將汝畀，露章來上，誠意可嘉。肆朕聽之具孚，

管邦儀而往代。今遣使大將軍、大理卿完顔愈持節，冊命爾爲開府儀同三司，永爲藩輔。於戲！俎豆遺俗，尚循舊者有年；昆弟傳家，復聯芳而累葉。宜克念於緜遠，以無忘於寵綏。往敬乃心，其服朕命。”又詔云：“分命侯邦，是維屏翰，嗣膺世緒，厥有故常。玆臨遣於使騑，往就加於典冊，其承恩數，益懋忠勤。今差使某官往彼冊命，仍賜卿車服、金印、匹段、弓箭、鞍馬等物，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六月壬戌，王如奉恩寺。

中書奏：“賊臣曹元正，石冲餘黨，雖被德音，已免流放，請勿復給職田，以懲亂賊。”從之。

癸酉，以崔讜爲門下平章事致仕，于述儒爲中書平章事致仕，凡不請而仍令致仕者二十人。

乙亥，王受菩薩戒。

秋七月乙未，遣大將軍金陟候、禮部侍郎王儀如金謝冊命。

戊戌，以蝗蟲、風災，分遣近臣，慮中外囚。

辛丑，遣鄭邦輔如金進方物。

戊午，太白晝見。

九月壬辰，賜崔得儉等及第。

辛丑，遣戶部侍郎劉公順如金賀天壽節。

冬十一月壬寅，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十二月壬戌，太白經天。

乙酉，以奇洪壽守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

（庚申）三年春正月戊子朔，放朝賀。

遣禮賓少卿白元軾如金賀正。

己酉，崔忠獻奏減中外獄囚，又計流人年月久近及老少，原免。

二月甲子，太白經天。

閏月戊申，元子謂僚屬曰："人皆不知其過，吾亦安能自知？請卿輩悉陳無隱。"朝野嘉歎。

三月癸亥，改元子淵名爲悳。

丁卯，中書平章事李文冲卒。

戊寅，太白經天二日。

夏四月癸巳，册元妃金氏爲宫主。

乙未，幸普濟寺。

戊戌，雨雹。

庚子，册元子悳爲王太子，教曰："元子悳，天資偉麗，本性靈明。以長子之賢，莫若主器；在聖人之訓，必也正名。兹率彝儀，特頒異渥。今遣使齎詔持節，册命爾爲王太子。"册曰："立子以長，自古而然，况漢史有早定之言，商史載以貞之義，宜乎崇主鬯之位，於以固立邦之基。咨爾元子悳，以岐嶷之姿，禀温慈之性，讀書著文，操筆吮墨，皆若夙習，决非偶然。德既茂於元良，分亦當於儲副。非特有龜筮協從之吉，抑亦塞中外傒望之誠。肆擇良辰，俾加顯册。今遣使持節，修禮册命爾爲王太子。於戲！非仁無以堪繼體之重，非義無以制有衆之心，樂聽正言，務修諸善，以對邦家熾昌之慶，勿墜祖先積累之休，可不勉乎？"

癸卯，封子昶爲德陽侯。

癸丑，幸妙通寺。

五月己巳，遣少府監趙通、中郎將李唐績安撫晉州。

是月，密城官奴五十餘人盜官銀器，投雲門賊。

秋八月癸巳，慶州李義旼族人既放還，與州吏構隙，角鬥相殺，義旼族人不克。時按察使田元均入州，不能制，於是房守、別將、通引皆見殺，元均懼，即避去他邑。

金州雜族人群聚謀亂，殺豪族人。豪族奔避城外，乃以兵圍副使衙。副使李迪儒登屋射，首謀者應絃而倒，其黨四散。已而還告曰："我等欲除强暴貪污者，以清我邑，何故射我?"迪儒陽驚曰："吾未嘗料此，誤謂外賊耳!"乃密諭城外豪族夾擊，盡殺之。

冬十一月丙寅，設八關會，今用十四日者，避卯日也。

辛巳，金遣禮部侍郎劉公憲來賀生辰。咸成節本在七月，依前朝大定甲午年例，以十二月初一日爲節，遂爲常例。

癸未，宴金使于大觀殿。

十二月丁未，以崔詵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奇洪壽守太師、柱國，任儒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忠獻守太尉、上柱國，安有孚爲右副承宣、中書舍人，趙準爲戶部侍郎、右諫議大夫。

慶州副留守房應喬免，以郎中魏敦謙代之。初，忠獻之夷義旼族也，慶州别將崔茂承州官之命，捕義旼族思敬等數人抵罪。於是，思敬族伯瑜、直才等怨之，訴應喬曰："茂欲作亂。"應喬信而囚之，伯瑜、直才夜入獄殺茂。應喬不問擅殺之罪，反欲捕殺茂族用雄、大義等，州人憤怨。既而用雄、大義殺伯瑜、直才，而用雄亦爲人所殺。至是，大義等集州中無賴，縱暴甚，應喬又不能制，朝廷聞之，故有是命。

（辛酉）四年春正月壬子朔，放朝賀。

二月甲辰，太白晝見。

三月辛亥朔，王如靈通寺。

夏五月庚申，雨雹。

庚午，賜崔宗俊等及第。

六月辛巳，再雩。

壬辰，金遣吏部侍郎劉頍來賜羊。

秋七月辛亥，太白晝見。

遣工部侍郎太守正如金謝横宣，衛尉卿秦彦臣謝賀生辰。

甲戌，都齋庫御史郎將盧彦叔詐稱權貴干請，出庫米許多石，欲與庫員吏分之。直庫將校奔告承宣于承慶，事下憲臺，徵所盜米，流彦叔及胥吏等二十餘人于海島。

遣禮賓卿趙淑如金進方物。

九月丁卯，令參外群官習射于西郊。

壬申，遣吏部侍郎鄭公順如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己亥，設百座會于毬庭。

十一月戊申朔，日食，隱不見。

辛亥，太白晝見五日。

十二月丁丑朔，金遣工部侍郎納合鉉來賀生辰。

戊子，刑部尚書閔湜卒。

壬寅，以崔詵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奇洪壽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儒守太尉、柱國，金晙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車若松守司空、參知政事，崔忠獻爲樞密院使、吏兵部尚書、御史大夫。

（壬戌）五年春正月丁未朔，放朝賀。

二月辛巳，放中外輕繫。

三月丁巳，冢宰崔詵、承宣于承慶坐禮賓省試取譯語。

壬申，慮囚。

夏四月壬午，雨雪。

五月丁未，雨雹。

乙丑，賜黄克中等及第。

丁亥，再雩。

秋七月丙午，遣將軍韓抵如金謝賀生辰，史祐賀天壽節。

九月丙午，門下侍中趙永仁卒。

冬十月，耽羅叛，遣小府少監張允文、中郎將李唐績安撫之。

慶州别抄軍與永州素有隙。是月，乃引雲門賊及符仁、桐華兩寺僧徒攻永州。永州人李克仁、堅守等

率精鋭突出城與戰，慶州人敗走。忠獻聞之，會宰相諸將於大觀殿，議曰："慶州人恣行不義，今又聚黨攻伐隣邑，宜發兵討之。"

十一月丙辰，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戊午，前王薨于昌樂宫。

己巳，金遣戶部侍郎李仲元來賀生辰。

十二月乙亥，耽羅安撫使張允文、李唐績奏："賊魁煩石、煩守等皆伏誅。"

丙子，慶州賊孛佐等起，遣金陟侯、崔匡義、康純義等分道討之。

閏月壬寅，葬明宗于智陵。

甲辰，太白晝見。

己未，以崔忠獻守太傅、參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王珪爲御史大夫，白存濡同知樞密院事，金平、李自貞爲樞密院副使，于承慶爲樞密院知奏事，安有孚、李抗爲左右承宣，金陟候知御史臺事，崔奕爲殿中少監、御史雜端，鄭德宇爲右司諫，朴得文、朴仁碩爲殿中侍御史，任孝明爲殿中内給事，李承白、李得紹爲左右正言。

（癸亥）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放朝賀。

己丑，幸神衆院。

乙未，親設帝釋道場於修文殿。

二月乙巳，幸法雲寺。

戊午，設壓兵無能勝道場于修文殿。

壬戌，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以祈滅賊。

己巳，王如靈通寺。時御輦軸頭忽折，王乘馬至選軍門尚乘局，改軸以進，王復乘輦，太子扈行，馬且逸，易以他馬。

三月戊子，幸王輪寺。

乙未，幸妙通寺。

丙申，慮囚。

夏四月丁未，太白晝見。

甲寅，設消道場于宣慶殿。

六月戊戌朔，王如奉恩寺。

癸丑，太白晝見。

秋七月戊辰，以王玹守司空，李椿老參知政事，仍令致仕，康碩侯爲右正言。

辛未，設消道場于宣慶殿。

遣將軍尹公直如金謝賀生辰。

戊寅，遣左司郎中郭公義如金賀天壽節。

辛巳，太白晝見。

乙酉，中書平章事金晙卒。

八月辛亥，知政事鄭國儉卒。

癸丑，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

九月甲午，崔忠獻詣奉恩寺祭太祖真殿，仍獻衣襯。

冬十月辛丑，設消道場于宣慶殿。

乙卯，幸王輪寺。

十一月丁卯，幸妙通寺。

辛未，設佛頂道場于宣慶殿。

戊寅，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戊子，王以恭睿太后忌晨，將如靈通寺，日官奏："天文有警，不宜出。"不果行。

壬辰，金遣兵部侍郎尹孝來賀生辰。

十二月乙未朔，宴金使于大觀殿。

戊午，以車若松守太尉、中書平章事，崔忠獻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太子少師，王珪參知政事，丁光敘、金鳳毛爲樞密院副使，朴晉材爲尚書左丞，張允文試太府卿、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端林爲右正言、知制誥。

庚申，王發背疽。辛酉，崔忠獻入内問疾。

（甲子）七年春正月丁卯，崔忠獻又問疾。王謂曰："寡人由藩邸即寶位，公之力也。年既老矣，加以彌留，不能聽朝，欲傳位於太子。"忠獻對曰："願上善自攝養，禪位之命，非臣所敢從也。"遂出。

戊辰，忠獻邀冢宰崔詵、平章事奇洪壽于私第，密議内禪之事。

己巳，忠獻復入問疾，王語以内禪，意甚繾綣。忠獻以告太子，太子涕泣固辭。王移御于千齡殿，詔太子曰："朕以凉德，謬襲丕基，年既衰耄，病且彌留，不敢聽政。眷爾元子，學就光明，德孚民望，肆以大寶，用付于爾。"忠獻白太子曰："君父之命，不宜固辭。"引入康安殿，進御服，北面再拜，奉出大觀殿，受百官朝賀。王扶起，謂忠獻曰："今日朕之志願已畢，病亦隨愈。卿於朕之父子，功德不淺，無以爲

報。”遂泣下，忠獻再拜而出。王謂承宣及重房等曰：“今日以後不復見卿等矣，宜各善輔嗣君，以臻至理。”聞者莫不流涕。

丁丑，王移御德陽侯邸，遂薨。遺詔：“勿殯乾始殿。”戊寅，殯于內史洞靖安宮。在位七年，壽六十一。謚曰靖孝，廟號神宗，葬于城南陵，曰陽陵。高宗四十年，加謚敬恭。

史臣贊曰：“神宗爲崔忠獻所立，生殺廢置，皆出其手，徒擁虛器，立于臣民之上，如木偶人耳，惜哉。”

熙宗

熙宗成孝大王，諱字不陂，古諱悳，神宗長子，母曰靖宣太后金氏。明宗十一年辛丑五月癸未生，神宗三年四月，冊封太子。七年正月己巳，受內禪即位。

丁丑，神宗薨。二月庚申，葬于陽陵。

遣郎中任永齡如金告喪。

三月丁卯，釋奠于文宣王，以國恤，用是月。

夏四月甲午朔，尊母金氏爲王太后。

己未，赦。

五月庚午，改王生日壽祺節爲壽成。

六月己亥，金遣祭奠使小府監張儞、大理少卿梅瓊、慰問使工部侍郎石慤、起復使吏部侍郎朮甲晦等

來，三使間一日入京，分處仁恩、迎恩、宣恩三館。

乙卯，王服皂衫，引祭奠使迎詔于延慶宫。

庚申，宴金使。舊例，當客使宴日，内侍一人承命，出右倉乾餱十五石，分給侍衛軍人。是日，軍人怒不均分，歐殺抄一人，内侍逃免。刑部囚繫軍人，鞫問栲掠，死者數人，終不得殺抄者。

秋七月壬戌朔，金遣横宣使兵部侍郎完顔立來。

八月戊午，遣將軍金慶夫、禮部侍郎崔光遇如金謝賜祭。

參知政事車若松卒。

九月辛未，燃燈，幸法王寺。壬申，設大會。今用九月者，以正月方初喪也。

是月，遣使如金謝慰問、起復、横宣。

冬十月癸巳，賜印得侯等及第。

十一月甲子，立元子祉爲王太子，年八歲。

十二月癸丑，以崔忠獻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乙丑）元年夏四月辛亥，樞密院使金平卒。

六月甲午，弘文公徒諸生訴忠獻曰："本徒及第林得侯，附勢賣我宣聖堂于將軍金俊，請罪之。"數日，憲臺囚得侯獄，徵白銀十斤。

秋七月丙辰，賜馬仲奇等及第。

八月，宋商船將發，禮成江監檢御史安琓行視闌出之物，得犯禁宋商數人，笞之太甚。忠獻聞之，罷琓，又論不擇，遣御史罷侍御朴得文。

冬十二月丁卯，以崔忠獻爲門下侍中、晉康郡開國侯，奇洪壽判吏部事。

（丙寅）二年春二月己未，祔神宗于太廟。

夏四月甲子，金遣大理卿移剌光祖、小府監馬黯來冊王。宣慶、大觀兩殿倚屏久爲塵污，王命忠獻子將軍瑀書《洪範》于宣慶殿，《無逸》于大觀殿，以迎北使。癸酉，王將受冊，遣左承宣鄭叔瞻議行禮所於金使，答曰："受冊宣慶殿，設宴大觀殿，行望詔拜於昇平門外。"王以問，忠獻對曰："前王時，宣慶殿災，故受冊於大觀，而望詔於昇平門外。今正殿已成，豈可苟循一時之制，而便失舊規耶?"遂從之。

六月甲寅，賜庾亮才等及第。

丙寅，震大將軍朴挺謨。挺謨爲人貪婪詐僞。

秋八月甲戌，謁顯陵。

九月乙酉，謁昌陵。

甲午，謁陽陵。重營陵傍彰信寺，改額曰孝信，以資冥福。内侍崔正份監其役，欲媚於王，窮極侈麗，糜費甚廣。

冬十月辛酉，親祫太廟。

（丁卯）三年春正月，自前年冬，山西達官多死，武班疑東班祝之，往往有不平之語。以内侍員行祈禳道場於重房將軍房。

二月丁未朔，崔忠獻奏："諸道流配者量移放免，幾三百人。"

三月庚子，御宣慶殿使晉康侯崔忠獻奉上冊寶於

王太后，賜忠獻犀帶金銀、綾絹、鞍馬等物，遂宴諸王、宰樞、文武常參以上官，賜廐馬人一匹。

夏四月己酉，赦。

（戊辰）四年春二月乙卯，太白晝見經天。太史奏："辰巳之歲，明堂水流，破巽方，商音尤忌。又有向成門重營之役，不可留御闕內。"丙寅，移御梨坂崔瑀第。

三月壬申，王曲宴于忠獻茅亭，唱和終夜，劇飲。甲戌，還御梨坂宮。

閏月乙亥，召德陽侯恕，寧仁侯稹，始興伯璡，侍中崔忠獻，門下平章事奇洪壽、任濡，樞密使于承慶，同知樞密事盧孝敦宴於樓上，觀擊毬，賜打毬者綵帛有差。

丁酉，賜皇甫瓘等及第。

六月己巳朔，王如奉恩寺。

秋七月丁未，改營大市左右長廊，自廣化門至十字街，凡一千八楹。又於廣化門內構大倉南廊、迎休門等七十三楹，凡五部坊里兩班，戶斂米粟，就賃供役。兩班坊里之役始此。

八月庚寅，遣起居郎林永軾如金賀天壽節。

甲午，幸法雲寺。

丙申，盜發武陵。王命禮部諸陵署巡審諸陵。又有盜發者五六，即命中使令願刹僧修之。有司劾罷諸陵直，配陵戶人于遠島。明年，獲盜數人，誅之。

九月己亥，幸王輪寺。

冬十月乙亥，饗國老、庶老、孝順、義節，王親巡侑之。丙子，又大酺鰥寡孤獨、篤癈疾，賜物有差。州府郡縣亦依此例。近因國家多難，饗禮久廢。至是，詔立都監，復遵舊制。

乙酉，幸將軍崔瑀第，命牽龍擊毬。

十一月辛丑，遣鄭光習如金進方物，林柱材賀正。

庚戌，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甲寅，金遣戶部侍郎郭來賀生辰。

（己巳）五年春正月丁酉，王聞金主崩，遣奉慰使史洪紀、祭奠使李淳中如金。淳中請祭器於金，有司不許，淳中曰："道途遼遠，聞訃最晚，騰裝速赴，未暇齎來，大國何責人以細故，而吝惜此器耶？"乃許之。及祭，奠具精腆，金人嘉其至誠。

辛丑，金遣孫居寬來告喪。

己酉，王以神考忌辰道場，如龍興寺。

壬子，幸法王寺。

二月戊寅，燃燈，王如奉恩寺。

甲申，幸王輪寺。

辛卯，行金國大安年號。

三月丁酉，移御柳井洞崔忠獻第。

癸卯，幸普濟寺。

辛亥，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甲寅，遣上將軍金元傑、禮部侍郎房應喬如金賀即位。

辛酉，慮囚。

夏五月戊戌，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崔詵卒。
六月癸亥朔，日食。
辛卯，門下侍郎平章事金鳳毛卒。
辛亥，幸法雲寺，設仁王道場。
庚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奇洪壽卒。
冬十月丁卯，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
丙子，設佛頂道場於內殿。
十一月乙未，還御延慶宮。
己亥，遣閤門通事舍人徐延如金賀正。
甲辰，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金遣戶部侍郎斡勤正來。
參知政事李椿老卒。
（庚午）六年春二月癸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丁亥，幸王輪寺。
三月甲午，幸普濟寺。
夏四月己巳，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
癸酉，太史請祓妖言。
六月戊午，王如奉恩寺。
乙丑，賜金泓等及第。
金遣橫宣使移剌答貞來。
是月，遣于龍奕如金賀萬春節，宋孝誠謝賀生辰。
秋七月丙午，遣郎將池方淑如金謝橫宣。
八月壬申，幸法雲寺，設仁王道場。
丙子，幸外帝釋院。
九月，幸崔忠獻內史洞第，留三日移御壽昌宮。

冬十一月丁酉，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壬寅，金使來。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是月，召明宗太子璹于江華。

（辛未）七年春正月癸巳，封璹守司空、上柱國、漢南公，改名貞，令赴燃燈宴。

閏月乙酉，幸王輪寺。

夏四月癸未，册元妃任氏爲咸平宫主。

辛卯，太子祉加元服受册。

乙未，册子禕檢校太尉、守司徒、上柱國、始寧侯。

丙午，赦。

五月，金遣完顔惟孚來賀生辰，王遣將軍金良器回謝。良器至通州，遇蒙古兵，中矢而死，下節九人亦遇害，金收骨以送。

六月辛巳朔，王如奉恩寺。

秋八月壬午，幸王輪寺。

癸巳，門下侍郎平章事盧孝敦卒。

九月丁卯，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讜卒。

乙亥，幸妙通寺。

遣李孝全如金賀萬春節，道梗而還。

冬十月戊子，賜姜昌瑞等及第。

十一月，金遣權止文來賀生辰。

壬戌，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是月，遣李實椿如金賀正，道梗而還。

十二月庚子，内侍王濬明等謀誅崔忠獻，不克。

癸卯，忠獻廢王，遷于江華縣，尋遷紫鷰島，放太子祉于仁州。奉漢南公貞，立之。高宗二十四年八月戊子，王薨于法天精舍，移殯于樂真宫，在位七年，壽五十七。謚曰誠孝，廟號貞宗，後改熙宗，陵曰碩陵。高宗四十年，加謚仁穆。

史臣贊曰："是時忠獻執國命已有年矣，廣植黨與，專擅威福。熙宗雖欲有爲，何以哉？爲王之計，當以正自處，任賢使能，王室自强。雖有跋扈之臣，無由肆其惡矣。王不知此，聽用輕薄之謀，欲快一時之忿，卒見放黜。噫！"

康宗

康宗濬哲文烈亶聰明憲貽謀穆清元孝大王，諱祦，字大華，一字法柱。明宗長子，母曰光靖太后金氏。毅宗六年壬申四月乙巳生，明宗三年四月，冊太子，賜名璹。二十七年九月，崔忠獻放于江華。熙宗六年十二月，召還京。明年正月，封漢南公，改名貞。十二月癸卯，忠獻廢熙宗，奉王于私第，即位於康安殿，改名祦。

（壬申）元年春正月己酉朔，放朝賀。

辛亥，王子瞋自安岳縣還京。

乙卯，設灌頂道場於宣慶殿。

丙寅，制："登極之初，例覃恩宥。當於二月下旬，擇吉頒赦。西京及諸路州牧，進奉方物，一皆除之。"

設延生經道場于內殿三日。

二月庚辰，遣告奏使中書舍人李儀如金，表曰："伏見國王䄅，早傳先業，恪守外藩，忽嬰疾病以彌留，浸致形骸之甚弱，攻療無效，顛（什）〔仆〕是憂。庶因脱釋於繁機，姑欲保全於餘喘，蓋由承禀臣仲父先國王臣晫遺囑，'以臣親則猶子，理合承家，如有遞更，必先推與。'迺於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令臣權國事務，而臣祺辭不獲已，受亦難堪。顧付畀之非輕，將籲呼而遥達，然念黎元不可一日而無主，祊社不可曠時而乏祠，勉副群情，假司重寄。跼天蹐地，寔深隕越之懷；剖心拆肝，仰告端倪之實。儻回淵聽，采荷鴻恩。"

壬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己亥，御儀鳳樓，赦。

三月庚申，門下侍郎平章事任濡卒。

夏四月辛巳，以王生日爲光天節。

乙巳，李儀還自金，詔曰："朕惟爾國，世篤忠勤。意前王遽以病讓，謂爾迺仲父之子，而素有好賢之稱，徵遺訓於先臣，俾攝行於機務。以頒答詔，特示矜從。兹重閲於來章，宜明諭於朕指，其承恩許，益謹藩儀，續當遣使冊命。"

五月，遣尊王懿靖王后金氏爲光靖太后。

六月丙子朔，王如奉恩寺。

戊子，賜田慶成等及第。

庚寅，王受菩薩戒于内殿。

秋七月辛酉，金封冊使大理卿完顔惟基、直學士張翰來。

乙丑，冊子晪爲王太子，加元服，立府。

丁卯，遣戸部侍郎李實椿如金賀萬春節。

壬申，王受冊詔曰："邇者，前王乃以國讓，謂卿賢淑，祈授世封，肆臨遣於使軺，俾就加於錫命，益思忠恪，茂對寵光。今差使明虎大將軍、大理卿完顔惟基，副使翰林直學士、大中大夫張翰往彼冊命，仍賜卿車服、金印、匹段、弓箭、鞍馬等物，具如别録。"冊曰："朕操馭貴之資，職代天之命，凡預疏榮之例，必崇過厚之恩。矧惟東藩，謹乃侯度，頃屬授承之際，克敦揖讓之風，載閲控章，特從開許。權高麗國事王祦，性資愷悌，學問淵源，内推樂善之誠，外蔚好賢之望，稽之理命則有協，假以政權則克勝。使付囑者得稱知人，傳授者果爲有託。顧兹一舉，豈匪兩全？是用正爾真封，豐斯新渥。於戲！總山海五部，畀之茅社；加車服九命，煥其旗章。尚肩忠藎之心，益體寵綏之意，勉修爾職，祗服朕言。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一萬戸，食實封一千戸，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所賜象輅高十九尺，廣化門高十五尺，請裁損入門。金使答曰："象輅之制，皆有定式，不可增損。"乃掘閾下地，去頂三

輪，挽入。

八月丁亥，設星變消災道場于内殿。

遣使如金謝封册賜物。

冬十月癸酉朔，行金崇慶元年。

甲午，册王妃柳氏爲延德宫主。

乙未，醮于内庭以禳星變。

十一月丙辰，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十二月乙未，以金元義參知政事、判禮部事，崔洪胤爲政堂文學，鄭克温守司空、左僕射、判三司事。

（癸酉）二年春正月癸卯朔，放朝賀。

二月乙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甲子，羅州地震。

夏四月甲午，謁智陵。

中書省劾秘書監李淳中掌南省試，誤解試題，貶爲南京副留守，削進士籍。

五月丙寅，以旱，再雩。

六月辛未，王如奉恩寺。

甲申，王受菩薩戒於内殿，以僧至謙爲王師。

秋七月壬寅，賜許受等及第。

八月癸酉，王不豫。丁丑，詔曰："朕以不類，叨承大寶，于今數載，德薄負重，疾漸惟幾。粤惟天位，不可暫虚，太子瞋，德足以升聞于上，明足以丕冒于下，乃命以位，遺大投艱。凡爾百僚，各執爾事，以聽嗣王。山陵制度，務先儉約，易月之服，三日而除。"是日，暮有星大如日，見於乾方，俄而墮地。夜

二鼓，王薨于壽昌宮和平殿，在位二年，壽六十二。謚曰元孝，廟號康宗，陵曰厚陵。高宗四十年，加謚明憲。

史臣贊曰："康宗在位之日，凡所施爲，皆受制於强臣，遽罹疾病，享國日淺。悲夫！"

高麗史二十二

世家卷第二十二

高宗一

高宗安孝大王，諱皞，字大明，一字天祐，舊諱瞋，又改晊。康宗元子，母曰元德太后柳氏。明宗二十二年壬子正月壬戌生。康宗元年七月，冊爲太子。二年八月丁丑，康宗薨。戊寅，受遺詔，即位於康安殿。

九月丙午，葬康宗于厚陵。

是月，金昇王珣即皇帝位，改元貞祐，遣使來告。

閏月，遣郎將盧育夫如金進奉金蘊珠，告哀。

（甲戌）元年春正月以王生日，爲慶雲節。

夏五月丙寅，賜金莘鼎等及第。

辛卯，幸魂堂，行四虞祭。

秋九月壬戌朔，日食。

（乙亥）二年春二月，參知政事鄭克温卒。

夏四月辛卯，幸外帝釋院。

丙申，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五日。

五月己未，賜廉珝等及第。

壬午，兵部尚書致仕玄德秀卒。

秋七月，有人言於重房曰：“尚藥局在闕西，常擣杵，恐損山西旺氣。”乃擅毁尚藥局、尚衣局、禮賓省，凡四十餘楹，移構重房，又開新路於千齡殿側，以通往來。”

八月己亥，崔忠獻遷前王于喬桐縣。

辛丑，知門下省事丁彦真卒。

己酉，奉安康宗神御于景靈殿。王出儀鳳門外，拜迎群臣，或有流涕嗚咽。都人瞻望者，皆曰：“先王曩爲太子，播遷島嶼，窮居逾紀，社稷臣民，盡爲他有，豈期終膺寶位？雖享國日淺，能傳聖嗣遺弓之後，入安四親之殿，真天命也。”

九月戊午，幸王輪寺。

丁卯，附康宗于太廟，出文宗主，藏于景陵。

庚午，王奉太后，移御清州洞宫。

壬申，謁顯陵。

壬午，幸妙通寺。

乙酉，謁昌陵。

冬十月辛卯，謁厚陵。

乙未，親祫于太廟，奉玉冊，追上尊號。第一太祖室冊云：“提漢祖之三尺劍，我武惟揚；統殷湯之九有師，其興也勃。皡皡不可尚已，蕩蕩無能名焉。”第

二惠宗室冊云：“躬擐甲胄，助成王業之艱難；望極雲霄，率致民心之傾附。”第三顯宗室冊云：“當王室亂離之際，戡定厥功；革邦人澆薄之風，同歸于理。外則定州牧之舊制，內則立社稷之新圖。掃敵國之百萬兵，霈然莫禦；築邊城者十八邑，備其不虞。終致太平之基，故號中興之主。”第四宣宗室冊云：“纘父兄緒，握軍國權。嗣子早讓，雖未逮於後昆；餘烈獨多，故首敍於穆位。”第五肅宗室冊云：“卜文帝龜橫之兆，再造漢家；應元皇龍化之謠，中興晉室。”第六睿宗室冊云：“歷先王三五代，纘承祖業之瓜緜；莅寶位二九年，撫育黎元之子慕。南巡西狩而觀風設教，北伐東征而偃武修文。幸學以養人才，施藥以救民病。”第七仁宗室冊云：“葺內闕以示重威，征西都而新污俗。親耕帝籍，勸民稼穡以厚生；幸御賢關，論古訓謨而敦化。”第八神宗室冊云：“夙鍾睿哲之資，久服公侯之度。聖德不可掩，洛水應符；神器固有歸，咸池出日。軫高祖倦勤之意，無樂乎君；念周王遺大之艱，乃禪于位。”第九康宗室冊云：“本有龍飛之表，不須鴻舉之資。曆數在躬，將以重明而繼照；國家多難，確乎無悶以潛藏。然天授而神扶，故聖作而物覩。奄臨皇極，大統緜區，遂傳神器於後侗，丕顯遺風於先祖。”禮訖，至高達坂，崔忠獻結綵棚迎賀，王命參乘，還御儀鳳樓，赦。

（丙子）三年春正月辛未，地震。

丁丑，親設帝釋道場于修文殿。

辛巳，昌樂公主卒。壬午，諸王、宰樞、參常官以上詣闕陳慰。

二月甲申朔，日食。

己丑，日本國僧來求其法。

丁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戊辰，始幸乾聖寺，行帝釋齋，又設藏經會於宣慶殿。

辛未，幸普濟寺。

夏四月癸巳，雨雪。旱。

五月甲寅，賜庾碩等及第。

丁丑，禱雨于諸神祠。

六月癸未朔，王如奉恩寺。

司徒、柱國璿卒。

癸卯，禱雨。

秋七月辛酉，大雨。

閏月甲申，分遣諸道察訪使問民疾苦，察吏清濁。

丙戌，北界兵馬使奏："金東京總管府奉聖旨移牒，略曰：'昔有韃靼，恃凶入京，已與大軍，年前講好去訖。而後契丹嘯聚，蠹耗邊方，殺戮我生靈，焚燒我倉廩，致皇天之厭穢，斂衆怨以同歸，脅從者倒戈而攻，同謀者傾軍而服，既人心之戴舊，全遼海以如初。唯叛賊萬奴，棄一方之重委，忘皇國之大恩，用心不臧，爲天不祐。近被隆安府行省移剌全舉大軍征討，旋不三月，應有賊徒盡行殺滅，雖有殘零餘黨逃在山林，亡無日矣。既此賊之失利，捨貴邦以何之？

竊恐巧言詐謀，間諜兩國，旁生侵擾。若或過界，嚴設除虞，就便捉拿，牒送前來。近者契丹餘寇西欲渡河，聞知韃靼約會本朝大軍，挾攻掩殺，自知無所歸而奔波逃去，潛犯婆速境。自今已遣大軍句當外，分頭差有心力能幹官，會合諸道六軍，指日來到。一行軍數浩大，竊恐闕誤糧食，並馬軍亟戰，致馬匹瘦弱。以此今移牒前去，借糧儲馬匹，貴國宜量力起送前來，患難相救，憂樂相同。設有安危，難分彼此，願慮遠以信從，使回牒以速到。'”時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先是，金再牒乞糴，國家令邊官拒而不納。自去年，金人因兵亂資竭，爭齎珍寶，款義、静州關外，互市米穀，至以銀一錠換米四五石，故商賈爭射厚利，國家雖嚴刑籍貨，然猶貪瀆無厭，潛隱互市不絶。金將率兵到關，責云：“何棄舊好，不通告糴乎？”乃擄十餘人而去，中道脱還。

戊子，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八月壬戌，王如玄化寺。

乙丑，契丹遺種金山、金始二王子遣其將鵝兒、乞奴二人，引兵數萬，渡鴨綠江侵寧朔、定戎之境。

己巳，以上將軍盧元純爲中軍兵馬使、上將軍吴應富爲右軍兵馬使、大將軍金就礪爲後軍兵馬使，禦之。

辛未，北界邊報再至，丹兵已屠寧德城，進圍安、義、龜三州，又有兵自麟、龍兩州界來攻鐵、宣二州。

乙亥，以朔州分道將軍盧仁綏、昌州分道將軍車

德威不能禦丹兵，削職。以中郎將李希柱、金公奭皆借將軍而遣之。

契丹兵馳書報曰："大遼開國二百餘年，中被女真侵犯，又將百年，其女真所陷諸邑，盡行收復。惟婆速路一城不下，累次攻討，方得乞降。官吏依舊任使，百姓亦依舊安業。爾若不降附，即遣大軍殺戮，的無輕恕。"

九月壬午，以大將軍李溥爲西海道防護使、大將軍崔愈恭爲東界兼春州道防護使。

朝陽鎮奏："契丹兵至鎮，甲仗別監、東大悲院錄事劉性臧、副將李純老等擊殺二十九人，取旗幟鉦鼓。"乃拜性臧司宰注簿、純老大悲院錄事。

戊子，金來遠軍，移牒寧德城，約與夾攻契丹，仍索兵馬、芻糧。

壬辰，昌州分道將軍金公奭與丹兵戰于昌州，斬首四十二級。延州郎將玄章等屢戰，斬殺七十餘級，獲牛馬八十。雲州副使薛得儒再戰，殺五十餘級。

己亥，西京兵與契丹戰于朝陽端驛，斬一百六十餘級，溺江死者亦衆。

乙卯，西京兵至成州之狗淺，遇丹兵二千餘人，交戰，斬獲共一百十五人。

冬十一月庚寅，金移牒曰："韃靼兵來攻大夫營，乘間入城，然已盡殺，尚恐餘黨逃入貴邦，煩請照會，堤防掩殺。"

十二月丙寅，丹兵屠黃州。

（丁丑）四年春正月庚辰，樵人斫太廟松樹幾赭，乃命軍士禁之，亦不能止。

甲申，金來遠城移牒寧德城曰："叛賊萬奴本與契丹同心，若併軍往侵貴邦，其患不小。且爲貴邦所擊，則必奔還我國，苟犯貴邦，宜急報之，我即出軍掩擊。"寧德城回牒曰："丹兵曾入我疆，屢致摧挫，若萬奴繼至，恐分我軍力，以致丹寇復振。若侵上國，事在俄頃，未可及報，請預設兵馬，遮阻萬奴，使不至於弊邑。弊邑亦堤防丹兵，無使至於上國。"

庚寅，全羅抄軍別監洪溥馳報："全州軍馬年前十二月二十六日催發，行五日而還州作亂，殺逐長吏，因留住，由是羅界軍亦不發。"

癸巳，遣大將軍吴壽祺以步卒數千，防守東界，兼領其界諸軍。

甲午，州人擊走丹兵，獻數十人。

丙申，遣右副承宣金仲龜，以南道軍馬往擊丹兵。

丁酉，親設無能勝道場於宣慶殿三日。安西都護府與丹兵戰，斬首百餘級來獻。

庚子，幸法王寺。

丙午，遣將軍奇允偉率本領軍卒及神騎二班，與忠清按察使追捕南賊。

二月戊午，定州分道將軍朴儒馳報："丹兵三萬許，來寇燒柵。"

三月丙戌，遣東面都監判官李唐必遷太廟神主于太常府。

遣將軍奇允偉詣顯陵，奉遷太祖梓宮于奉恩寺。

丹賊六人入國清寺，僧擒殺一人，餘皆散走。又諜者三人入宣義門，門卒捕訊之，乃楊水尺及我降卒也。丹兵五六人又至，殺門卒三人，擄門外良家女一人而去。

戊子，遣將軍申宣冑奉遷昌陵梓宮于奉恩寺，又立改葬厚陵都監，尋罷。

己丑，丹兵寇牛峰縣，遂趣臨江長湍。

奉遷玄化寺安、顯、康三宗神御于崇教寺。

庚寅，命將軍申宣冑、奇允偉、崔俊文等各帥其軍，備丹兵于崇仁、弘仁二門外。丹兵至白領驛。

盜發純陵。

癸巳，幸乾聖寺。命將軍崔孝文、金陽與、申宣冑等合兵備禦。丙申，宣冑等五將軍不戰奔還。

丁酉，幸妙通寺。

夏四月己酉，移御竹坂宮，乃忠獻所營也。時術士云："松山王氣將盡，宜御別宮以禳之。"從之。

庚戌，丹兵五千餘人至金郊驛。

壬子，親設無能勝道場于宣慶殿。

戊午，更閱五軍。以上將軍吳應夫爲中軍兵馬使，上將軍崔元世爲前軍兵馬使，借將軍貢天源爲左軍兵馬使，借將軍吳仁永爲右軍兵馬使，上將軍柳敦植爲後軍兵馬使，各率師出崇仁門以禦之。

己未，金萬奴兵來破大夫營。

辛酉，奉遷九室神主于工部廳，諸陵神主于考

功廳。

戊辰，金兵九十餘人渡鴨綠江，入義州，分道將軍丁公壽出兵禦之。有虎頭金牌官人棄兵跪曰："我元帥于哥下也，夜與黄旗子軍戰，不克來奔，願將軍活我。"

癸酉，幸賢聖寺，設文豆婁道場。

五月庚辰，丹兵陷東州。

罷吴應夫，以前軍兵馬使崔元世代之，上將軍金就礪爲前軍兵馬使。

壬午，丹兵數十騎寇城東籍田里。

癸未，丹兵掠桃源驛，吏得其文牒，略曰："兩國相戰，徒殺無辜之民，宜遣信實大臣，奉表歸款。"

甲申，以大將軍池允深爲揚廣忠清道防禦使，率道内兵及僧軍，以禦丹賊。

乙酉，幸王輪寺，設神衆道場。

癸巳，丹兵入原州，州人力戰却之，丹兵退屯于横川。

乙未，以中軍兵馬使崔元世爲兵部尚書、鷹揚軍上將軍，後軍兵馬使柳敦植爲監門衛、上將軍，左軍兵馬使貢天源降爲大卿，以鄭有麟代之。

丁酉，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以禳丹兵。

遣内侍齋詔往慰軍中，各賜衣一領，銀瓶二口。

己亥，丹兵陷原州。

六月丁未朔，王如奉恩寺。

甲寅，遣刑部郎中金周鼎安撫西京。

丙辰，幸王輪寺。

壬戌，幸法王寺。

甲戌，幸外帝釋院。

清塞鎮執丹人王侯烈來，尋斬之。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丁丑，西北面兵馬使奏："契丹二百餘人寇清塞鎮，判官周孝嚴、京將韓貂出戰，擒男女二人，馬十匹，鐵甲、朱記、銀牌等物。"王以孝嚴爲興王都監判官，貂爲郎將。

以前樞密院使趙冲爲西北面兵馬使。

庚辰，崔元世、金就礪追丹兵于忠、原二州間，戰于麥谷，追至朴達峴，大敗之，賊踰大關嶺而遁。

辛巳，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戊子，復以趙冲爲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

癸巳，幸王輪寺。

丙申，王改名晊。

癸卯，加發兵馬使任輔病，以大將軍奇允偉代之。

甲辰，幸佛恩寺。

八月丙午朔，奉遷崇教寺康宗神御于王輪寺。

復史館宣飯，先是某王欲見史臣記事，潛至史館，直館預知，匿不現。王怒曰："直館不直宿，停賜食。"至是，崔忠獻奏云："禁內官皆賜食，唯史館獨無，未合於理。"命復之。

戊申，赦死罪十五人，配島。

壬子，交州防護兵馬使吴壽祺與丹兵戰，敗績。

癸亥，崔忠獻奏："後軍兵馬使柳敦植遇賊，逗留不戰，請罷敦植及軍内諸將軍職，終身不敘。"王從之，以敦植忠獻外甥，赦之。

庚午，還御本闕。

九月辛巳，西北面兵馬使報："女真黄旗子軍自婆速府渡鴨緑江來，屯古義州城。"

辛卯，震麗正宫。

甲午，幸王輪寺。

丁酉，丹兵入義静麟三州及寧德城之界。

戊戌，親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

丹兵移諜請糧。

辛丑，以吴壽祺爲東北面兵馬使。

冬十月乙巳朔，親設佛頂道場於修文殿。

庚戌，幸普濟寺。

癸丑，幸妙通寺。

丁巳，幸乾聖寺。

庚申，趙冲與黄旗子軍戰于麟州，大敗之。

丙寅，親設無能勝道場于宣慶殿。

遣使於安東、慶州、晉陜州、尚州、靈岩、羅州、全州、楊廣州、清州、忠州等十道，督諸州土貢。又軍士有因取冬衣，請告歸鄉，久不番上者，督令赴京。

十一月丙子，丹兵復聚寇高州、和州，以上將軍文漢卿爲中軍兵馬使，大將軍柳敦植爲後軍兵馬使，大將軍奇允偉爲加發兵馬使，禦之。

丙申，丹兵陷寧仁鎮。

己亥，陷長平鎮。

庚子，朔州分道將軍白胤誘引丹兵二十餘人，飲之酒，乘其醉盡殲。

壬寅，以文漢卿爲中軍兵馬使，貢天源爲左軍兵馬使，李茂功爲右軍兵馬使。

丹兵陷豫州。

十二月丁未，崔忠獻信術人李知識之言，壞乾元寺，以禳北兵。

移成宗神御于開國寺。

戊申，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五日。

庚戌，始營新闕于白岳，從知識之言也。

庚申，親設四天王道場于宣慶殿。

壬戌，幸賢聖寺，設文豆婁道場。

戊辰，宣州防戍將軍趙敦、朴蕤等棄城而還，流于島。

壬申，移御賢聖寺。蓋信術者之說，欲以延基也。

（戊寅）五年夏四月乙卯，納熙宗女爲妃。

丙寅，中軍兵馬使報："丹兵大至。"

丁卯，以左諫議大夫金君綏代趙冲爲西北面兵馬使。

五月壬申，赦二罪以下。

癸酉，幸王輪寺。

甲申，廣陵公沔卒。

己丑，幸賢聖寺。

丁酉，幸妙通寺。

六月辛丑朔，王如奉恩寺。

己未，北界分道將軍丁公壽報："女真叛賊黄旗子賈裕來屯大夫營，請與相見。邀致鴨江賓館宴慰，乘其醉，擒裕等七人，又殺麾下二十餘人。"金元帥于哥下聞裕被擒，親詣公壽謝之，欲結和親。因請糧及馬，公壽遂聞于朝，給米三百斛。

秋七月庚午朔，日食。

庚寅，幸王輪寺。

辛卯，以守司空趙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礪爲兵馬使。

八月戊申，賜戰没孤兒爵。

庚戌，幸王輪寺。

癸亥，丹兵寇楊州。

己巳，西海道防守軍與丹兵戰于谷州，斬首三百餘級。

九月癸未，幸王輪寺。

己丑，王施内帑腰帶、羅衫、戎衣、紫衫于神祠，以禳丹兵。

癸巳，幸妙通寺。

乙未，幸賢聖寺。

冬十月己酉，幸外帝釋院。

辛亥，幸法雲寺。

癸丑，設神衆道場于内殿。

十一月癸酉，加上王考妣謚。

甲戌，幸王輪寺。

十二月己亥朔，蒙古元帥哈真及扎剌率兵一萬，與東真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攻和、猛、順、德四城，破之，直指江東城。

甲寅，幸王輪寺。

（己卯）六年春正月辛巳，趙冲、金就礪與哈真、子淵等合兵圍江東城，賊開門出降。

庚寅，哈真遣蒲里帒完等十人賫詔來，請講和。王遣侍御史朴時允迎之，命文武官具冠帶，自宣義門至十字街，分立左右。蒲里帒完等至館外，遲留不入，曰："國王須出迎。"於是，使譯者再三詰之，遂乘馬入館門。

辛卯，王引見于大觀殿，皆毛衣冠，佩弓矢，直上殿，出懷中書，執王手授之。王乃變色，左右遑遽，莫敢近，侍臣崔先旦泣曰："豈可使醜虜近至尊耶？設有荊軻之變，必不及矣。"遂請出，蒲里帒完等更服我國衣冠入殿，行私禮，但揖而不拜。及還，贈金銀器、紬布、水獺皮有差。

二月己未，哈真等還，以東真官人及從四十一人留義州，曰："爾等習高麗語，以待吾復來。"

三月丁卯朔，遣郎中李世芬奉迎前王于喬桐縣。

乙酉，王子倎生。

夏五月丙申，賜金仲龍等及第。

是月，旱，禱雨于諸神祠。

辛酉，大雨。

六月乙丑，太白晝見經天，十四日乃滅。

秋七月，遣戶部侍郎崔正芬等八人分巡北界興化道諸城，檢閱兵器，儲偫軍資，併諸小城，入保大城。時諜者有蒙古乘秋復來之語，故備之。

八月庚午，地震。

壬午，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壬辰，東北面兵馬使報云："蒙古與東真國遣兵來，屯鎮溟城外，督納歲貢。"

九月辛丑，蒙古使十一人、東真國九人來。

壬子，崔忠獻死。

己未，放囚。

冬十月癸亥，西北面兵馬使金君綏奏："義州別將韓恂、郎將多智殺守將以叛。"遣將軍趙廉卿等招撫之，又以上將軍吴壽祺代爲兵馬使。

辛巳，以北界諸城多爲義州賊所陷，唯安北都護府與龜州、延州、成州堅壁固守，賜州吏參職有差。

以樞密院副使李克偦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金就礪將右軍，討義州。

十一月丙辰，義州賊攻安北都護府，城中將士出戰，斬賊朴蘇等八十餘級。

（庚辰）七年春正月乙未，貶鄭邦輔爲安東副使，文惟弼爲安西副使，於是瀆貨之風稍息。

二月辛未，召李克偦爲平章事，以金就礪爲中軍兵馬使，吴壽祺爲右軍兵馬使。

乙亥，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子，韓恂、多智投金元帥于哥下，于哥下誘斬之，函送于京。

三月丙申，以銀尊、銀盤、銀盂各一，銀盞二，細紵、細紬布各五十匹，廣平布五百匹，米一千石，遺于哥下，以酬其功。

丙午，丹兵入平虜鎮。

盜起南原，尋自潰。

庚戌，親醮三界于宣慶殿。

夏四月壬戌，幸普濟寺。

五月丙午，義州制置兵馬後軍、中軍還。

六月庚申，王如奉恩寺。

辛酉，太白晝見經天。

乙丑，賜朴承儒等及第。

癸酉，王受菩薩戒於大觀殿。

戊寅，太白晝見經天。秋八月甲子，亦如之。

甲戌，幸王輪寺。

甲申，幸乾聖寺。

九月己丑，平章事趙冲卒。

丁未，幸普濟寺。

冬十月甲子，幸賢聖寺。

癸未，寧仁侯稹卒。

十一月辛卯，太白晝見經天。

（辛巳）八年春二月己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辛卯，幸王輪寺。

戊戌，捕義州逆賊尹章等三人，枷于市。辛丑，

斬之。

癸卯，幸普濟寺。

夏四月乙卯朔，幸乾聖寺。

丁卯，幸外帝釋院。

甲戌，幸妙通寺。

五月甲申朔，日食。

六月乙卯，太白晝見經天。

辛巳，樞密院使李儆卒。

秋七月甲辰，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八月甲寅，平章事柳光植卒。

己未，蒙古使著古與等十三人、東真八人並婦女一人來。甲子，王迎詔于大觀殿，蒙古、東真二十一人皆欲上殿傳命，我國欲只許上价一人上殿，往復未決。日將昃，乃許八人升殿，傳蒙古皇太弟鈞旨，索獺皮一萬領，細紬三千匹，細苧二千匹，緜子一萬觔，龍團墨一千丁，筆二百管，紙十萬張，紫草五觔，葒花、藍筍、朱紅各五十，雌黄、光漆、桐油各十觔。著古與等傳旨訖，將下殿，各出懷中物投王前，皆年前所與紬布也，遂不赴宴。又出元帥扎剌及蒲黑帶書各一通，皆徵求獺皮、綿紬、綿子等物。

九月壬午朔，幸王輪寺。

東北面兵馬使報："又有蒙古使這可等來。"

丁亥，王召群臣四品以上於大觀殿，問蒙古後使迎接可否。王欲設備，拒而不納，群臣皆曰："彼衆我寡，若不迎接，彼必來侵。豈可以寡敵衆，以弱敵强

乎？"王不悅。

辛卯，義州分道將軍馳報："有兵六七千來，屯婆速路石城旁。"

癸巳，蒙古使這可等二十三人並婦女一人來，督國贐。

甲午，幸乾聖寺。

冬十月甲寅，宋商鄭文舉等一百十五人來。

乙卯，蒙古使喜速不花等七人來。

戊午，移御梨峴崔瑀第。

庚申，王宴蒙使于大觀殿。

己巳，王觀牽龍等擊毬。

己卯，御儀鳳樓，立雞竿，肆赦，賜趙冲子壻及陣没軍士子孫爵，又賜崔忠獻及瑀姪壻爵。

十一月甲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己亥，移御離宫。

十二月壬辰，蒙古使三人、東真十七人來。

甲午，以李延壽爲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金義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崔瑀參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史洪紀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判工部事，文惟弼守司空、左僕射，金就礪爲樞密院使、兵部尚書、判三司事，鄭通輔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韓光衍同知樞密院事、户部尚書，李勣爲樞密院副使、尚書左僕射，貢天源爲右僕射。

（壬午）九年春正月甲子，幸神衆院。

二月壬午，幸王輪寺。

癸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卯，幸普濟寺。

三月戊辰，設佛頂道場於修文殿。

夏四月己卯朔，幸外院。

壬午，幸賢聖寺。

丙申，賜梁櫢等及第。

丁酉，親醮太一於宣慶殿。

六月戊寅朔，王如奉恩寺。

秋七月壬申，彗星出三台中，尾指西，長三尺許。

乙亥，彗星見西北，長三尺許。八月丁丑，見乾方，長二十尺許。戊寅，晝見。又太白晝見經天。

甲申，以彗見，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乙酉，慮囚。

壬辰，王太后王氏薨。

癸巳，蒙古使三十一人來。

乙巳，太白晝見。

冬十二月丁酉，以李延壽守太保、柱國，崔甫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史洪紀參知政事，金就礪參知政事、判戶部事，文惟弼知門下省事，鄭通輔、韓光衍爲樞密院使，宋臣卿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李勣同知樞密院事，李迪儒爲左散騎常侍、判三司事，貢天源爲樞密院副使、尚書左僕射，吳壽祺爲樞密院副使、工部尚書，柳澤爲尚書右僕射，金仲龜爲兵部尚書、樞密院知奏事，崔甫延爲刑部尚書，文

漢卿爲工部尚書，柳彦琛爲刑部尚書、判閤門事，咸壽爲戶部尚書，李公老爲樞密院右副承宣。

（癸未）十年春正月己巳，設帝釋道場于修文殿。

二月丁亥，燃燈，王如奉恩寺。

乙未，設佛頂道場于修文殿。

丁酉，幸王輪寺。

三月己未，幸妙通寺。

夏四月壬午，設談論法席于內殿。

癸未，幸賢聖寺。

五月，西北面兵馬使報，平虜鎮有一女生九子，皆有文武才。命其官歲給租二十石，終其身。

甲子，倭寇金州。

東真國遣佋信、阿典、渾垣等八人來。

六月癸酉，王如奉恩寺。

乙未，以俞升旦爲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趙晉卿爲殿中丞。

丙申，賜曹均正等及第。

秋七月，蝗。

八月甲申，西京地大震。乙酉，亦如之。

甲午，親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

九月庚子朔，日食。

戊申，有旨："兩界五道鎮兵法席供費，皆出於民，是欺佛欺天，何福之有？"爰遣中使，出內庫銀瓶三百口，分付諸道，慶尚道二百口，全羅道六十口，忠清道四十口。

乙卯，幸王輪寺。

辛酉，幸普濟寺。

冬十月丙子，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大赦。

壬午，幸乾聖寺。

戊子，幸妙通寺。國子祭酒李忠敏率諸生謁于道左，王駐蹕，賜酒果。

丁酉，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十一月癸卯，幸賢聖寺。

丙午，幸法雲寺，設仁王道場。

戊申，幸外帝釋院。

壬子，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戊辰，親設消災道場于修文殿。

十二月戊子，以李延壽守太保，崔甫淳爲修文殿大學士、同修國史，鄭通輔判樞密院事，韓光衍爲寶文閣大學士，宋臣卿、李勣並知樞密院事，李迪儒同知樞密院事，貢天源爲禮部尚書，金仲龜爲樞密院副使、尚書左僕射，柳澤爲翰林學士承旨。

（甲申）十一年春正月戊戌朔，放朝賀。

丙午，蒙古使扎古也等十人來。

戊申，東真國遣使齎牒二道來。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師老絶域，不知所存，訛赤忻貪暴不仁，已絶舊好。"其一曰："本國於青州，貴國於定州，各置榷場，依前買賣。"

癸丑，宰樞會崔瑀第，議接蒙真兩國使之禮。蒙古使齎國贐禮物還，王命直門下省馬希援送于西京，

使至鴨綠江，棄紬布等物，但持獺皮而去。

庚申，幸法王寺。

乙丑，太白晝見。

二月己巳，親設佛頂道場於内殿。

癸酉，幸王輪、乾聖二寺。

甲戌，太白晝見。

辛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癸卯，東真國使來。

己酉，親設百高座道場于宣慶殿。

于哥下虜去静州人二百餘口還。

壬戌，賜孫琓等及第。

癸亥，幸普濟寺。

夏四月己巳，幸外帝釋院。

壬申，獄吏奏獄空。

壬午，親醮三界。

癸巳，太白晝見。

甲午，門下平章事金義元卒。

五月甲寅，親設消災道場。

六月丁卯朔，王如奉恩寺。

辛巳，王受菩薩戒於大觀殿。

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

八月己丑，幸王輪、乾聖二寺。

閏月戊申，幸普濟寺。

壬子，權知秘書校書郎李白賁詣紫宸門，上言曰："先王之世，每押齋醮詞疏，必齋宿。昧爽坐殿，校書

郎奉函御書，留院官奉筆硯，立殿下，上就几下押。今詞疏入内，秘書郎公服立門下，累日不下，竊爲陛下不取。”王曰：“權知校書郎，微官也，直言如此，可謂忠臣。”

癸丑，幸賢聖寺。

九月丁亥，參知政事吴應夫卒。

冬十月己亥，饗國老庶老、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庚子，饗鰥寡孤獨、篤廢疾賜物有差。檢校將軍魏玿割股肉以醫母病，特賜物加等。

戊申，幸外帝釋院。

庚戌，親設佛頂道場於修文殿。

己未，幸法雲寺。

十一月乙亥，蒙古使著古與等十人至咸新鎮。

（乙酉）十二年春正月己巳，復燃燈、八關油蜜果床。

癸未，蒙古使離西京，渡鴨緑江，但賫國贐獺皮，其餘紬布等物皆棄野而去，中途爲盜所殺，蒙古反疑我，遂與之絶。

己丑，幸法王寺。

二月戊午，幸王輪、乾聖二寺

三月戊辰，幸普濟寺。

乙酉，以修葺内殿，移御將軍金若先第。

丙戌，賜林長卿等及第。王在江華也，縣人韋元有甘盤之舊，至是中第。王召入内庭，假屬内侍，賜衣帶、金銀、鞍馬、酒果。

夏四月戊戌，禁內外興作，勿奪農時。

倭船二艘寇慶尚道沿海州縣，發兵悉擒之。

壬子，王觀武士擊毬。

五月戊辰，雨雹。

六月辛卯，王如奉恩寺。

東真人周漢投瑞昌鎮。漢解小字文書，召致于京，使人傳習，小字之學始此。

丁巳，太白經天。

秋七月戊辰，以判司宰事李允誠爲西北面兵馬使，大護軍琴輝爲東北面兵馬使，郎將崔宗操爲慶尚道按察副使，侍郎金得循爲楊廣道按察使，郎將黄粹爲全羅道按察副使，侍御史柳蕤爲西海道按察副使，起居舍人白敦賁爲交州道按察副使。

八月辛卯，東真兵百餘寇朔州。

丁酉，以康宗忌日，飯僧二百於內殿。康宗真殿在玄化寺，忌日詣寺，行香例也。自庚辰以來，國家多故，王不得親詣。

辛丑，邊將崔亮擒于哥下幕官焦周馬等數人以獻，流周馬于戴雲島。

甲寅，親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丁巳，幸乾聖寺。

九月己未，又幸乾聖寺。

乙亥，乾元寺成。

庚辰，知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李迪儒卒。

壬午，幸法王寺。王見前遊馬將校鞍馬衣服鮮明，

大喜，賜内帑布物。

癸未，樞密院使、御史大夫李勣卒。

甲申，幸普濟寺。

丙戌，幸法雲寺。

冬十月丙午，飯僧三萬于毬庭。

丁未，儲祥、奉元、睦親、含元四殿災，延燒禁城廊廡一百三十七間。

戊申，賜内侍將軍宋愔紅鞓，許帶之。

癸丑，築地倉于太倉，以備火災，可容二十餘萬斛。

十一月辛巳，太白經天。

十二月辛亥，以鄭通輔判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崔正份簽書樞密院事、御史大夫。

（丙戌）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幸法王寺。

癸未，地震。

倭寇慶尚道沿海州郡，巨濟縣令陳龍甲以舟師戰于沙島，斬二級，賊夜遁。

二月辛卯，幸乾聖寺。

三月丙寅，參知政事致仕鄭邦輔卒。

夏四月己丑，以年荒，罷一切土木之役。

癸丑，賜吴乂等及第。

五月庚申，西京人趙永綏與石俊、金大志、金光永等謀殺四都領及郎將黄勝龍、東方林，奪其兵，將犯京城。前隊正金國仁知其謀以告，留守陳湜即發兵，悉捕斬之，夷其族，拜國仁爲校尉。

六月甲申朔，王如奉恩寺。

倭寇金州。

是月，旱。

秋八月庚子，樞密院使文漢卿卒。

戊申，移御平峰宫。

冬十月己丑，地震，屋瓦皆墜。乙未，又震。

戊戌，幸乾聖寺。

十一月乙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十二月癸卯，以貢天源爲樞密院使，柳彦琛同知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崔宗俊、崔正份爲同知樞密院事，丁公壽爲樞密院副使、尚書右僕射。

（丁亥）十四年春正月戊午，立太子府，遣門下侍中李延壽、參知政事金就礪賜冊印。

庚辰，幸法王寺。

二月庚寅，地大震。癸卯，亦如之。

三月乙卯，崔瑀遷前王于喬桐。

夏四月庚辰朔，親設金經道場于宣慶殿，以禳天變。

己丑，幸外帝釋院。

甲午，幸賢聖寺。

倭寇金州，防護別監盧旦發兵，捕賊船二艘，斬三十餘級，且獻所獲兵仗。

五月庚戌，倭寇熊神縣，別將鄭金億等潜伏山間，突出斬七級，賊遁。

乙丑，雨雹。

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

閏月己卯朔，王如奉恩寺。

丙午，太白晝見。

六月戊申朔，日官奏："日食，雨不見。"

秋七月癸未，參知政事史洪紀卒，輟朝三日。

壬寅，太白經天，累旬乃滅。

八月辛亥，太子坐寶文閣，始講《孝經》。

乙丑，幸王輪寺。

丙寅，太子出麗正宫，試選侍學公子、給使。六韻詩取俞恂等四人，四韻詩丁偉等四人、絶句李紹等四人。

己巳，幸乾聖寺。

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以禳天變。

乙亥，幸普濟寺。

九月庚辰，監修國史平章事崔甫淳、修撰官金良鏡、任景肅、俞升旦等撰《明宗實録》，藏於史館，又以一本藏於海印寺。

壬午，東界兵馬使奏："東真寇定、長二州。"遣右軍兵馬使、上將軍趙廉卿，知兵馬事、大將軍金升俊，中軍兵馬使、樞密院使丁公壽，知兵馬事金良鏡，後軍兵馬使、上將軍丁純祐，知兵馬事、大將軍金之成率三軍禦之。

乙酉，謁景靈殿。

辛丑，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以禳天變。

丙午，親設無能勝道場于修文殿，以壓兵。

冬十月庚戌，幸外帝釋院，命宰樞設醮于天皇堂，以祈兵捷。

癸丑，又設無能勝道場于宣慶殿。

己未，三軍自安邊府，直指賊屯所宜州。甲子，賊挑戰，我軍敗績。

十一月己丑，以郎將金利生爲紫門指諭。利生嘗領北界兵，夜入和州城，與城中人併力固守，又出奇兵，斬敵無慮千百，以功受是職。

癸巳，以前樞密院使金仲龜爲西京留守。仲龜公忠節儉所至，有聲命下，朝野皆喜。貶丁公壽爲南京留守，趙廉卿爲溟州副使，流丁純祐于白翎島，以不能禦賊也。

十二月乙丑，御史臺禁閭里養鵓鴿、鷹鸇，以有職者廢公務，無職者起争訟也。

辛未，以文惟弼參知政事、判禮部事，貢天源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柳彦琛爲樞密院使、禮部尚書，崔宗俊知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崔正份爲樞密院使，崔正華同知樞密院事、戶部尚書，李元瑊、奇泞、金之成並爲樞密院副使，陳湜爲右僕射、翰林學士，史光補爲兵部尚書，金叔龍爲樞密院左承宣、工部尚書、知吏部事，鄭畋爲戶部尚書，李仲敏爲刑部尚書，崔宗藩爲樞密院左副承宣，李頔爲右承宣，李奎報判衛尉事、知制誥，庾敬玄爲尚書右丞、知御史臺事，白敦賁試秘書監、左諫議大夫。

乙亥，門下侍中李延壽卒。

是歲，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國家患之，遣寅齎牒，諭以歷世和好，不宜來侵。日本推檢賊倭，誅之，侵掠稍息。

（戊子）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朔，地震。

癸未，以判將作監事金弁爲東北面兵馬使，大將軍太集成爲西北面兵馬使。

戊戌，幸法王寺。

己亥，醮三清于宣慶殿，以禳地震。

癸卯，設消災道場于修文殿。

二月戊午，燃燈，王如奉恩寺。

乙丑，幸王輪寺。

三月甲戌朔，幸普濟寺。

乙酉，幸乾聖寺。

己丑，懷音鎮都領希幹捕西京謀叛者來告，賜綵帛四十匹、廐馬一匹。

辛卯，幸外帝釋院。

戊戌，賜李敦等及第。

夏四月壬戌，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五月辛丑，北界兵馬使馳報："境上有賊變，又蝗害稼。"王分遣内侍禱于中外神祠，又設般若道場于宣慶殿二七日。

六月壬寅朔，王如奉恩寺。

戊申，親醮元辰于修文殿。

壬子，東真矛克王奴卑，司曆高隣、斡闌哥來投。

壬戌，親設仁王道場于宣慶殿，以禳狄兵。

戊辰，掌牲署囚徒中有一女，美姿色。署吏當直夕，欲奸之，其女固拒曰："我亦隊正妻也，肯從他乎?"吏劫之，囚於猪廐，衆猪争囓。其女叫呼甚急，吏以爲詐，置而不救，比明視之，唯骨在焉。

秋七月乙未，移御延慶宫。

庚子，東北面兵馬使報："東真兵千餘人來屯長平鎮。"議遣三軍以禦之，尋聞賊退，竟不行。

八月丙辰，詔曰："東真潜據近地，數寇邊鄙，出軍追討，即輒遁去，迨軍之還，復入窺窬，制禦之術安在？書曰：'謀及卿士。'宜爾文武四品、臺省六品以上，各以長策條上。"

辛酉，親設消災道場于延慶宫。

九月壬申，幸王輪寺。

親設佛頂道場于修文殿。

己丑，幸普濟寺。

辛卯，幸乾聖寺。

乙未，幸妙通寺。

丙申，清塞鎮戶長安作童謡，欲與龍州謀叛，兵馬使蔡松年按誅之。

冬十月戊申，幸外帝釋院。

辛亥，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辛酉，飯僧三萬。

己巳，太白晝見經天。

十一月辛未朔，地震。

癸未，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辛卯，知門下省事文惟弼卒，輟朝三日。

乙未，還御本闕。

十二月庚子朔，日食。

癸卯，平章事王珪卒。

甲子，命樞密院副使李允奉御衣帶移安于白岳假闕。

戊辰，崔甫淳加守太師、判吏部事，金就礪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貢天源、崔正份並參知政事，崔宗俊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金仲龜知樞密院事，奇泞同知樞密院事，陳湜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史光補、俞升旦並爲樞密院副使、左右散騎常侍，洪斯胤爲尚書右僕射，崔正華爲樞密院使，仍令致仕，朴世通爲兵部尚書，趙廉卿爲禮部尚書，金叔龍爲樞密院知奏事，金良鏡爲刑部尚書、翰林學士，金承俊試戶部尚書，崔宗藩爲左承宣，李頙爲左副承宣，崔林壽試秘書監、左諫議大夫

（己丑）十六年春正月辛未，平章事崔甫淳卒。

辛卯，幸法王寺。

二月丙午，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壬子，東北面兵馬使報：“東真人到咸州請和。”親遣式目錄事盧演往聽約束。

癸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乙丑，宋商都綱金仁美等二人偕濟州飄風民梁用才等二十八人來。

三月庚午，幸乾聖寺。

己丑，幸外帝釋院。

庚寅，幸普濟寺。

甲午，幸妙通寺。

夏四月辛亥，以旱，雩。

五月甲戌，盧演還自東北面。時東界赴防將軍金仲温訴演怯懦，不與東真約束。崔瑀怒囚演于街衢所，以前巨濟縣令陳龍甲爲長平鎭將，約束東真。

詔曰："農事方殷，驕陽爲沴，良由政刑之失，朕甚懼焉，其二罪以下流配人量移，囚徒並原。"

戊寅，東真寇和州，掠牛馬人口。陳龍甲遣人諭之，皆棄去。

戊子，禱雨。

乙未，幸賢聖寺，祈雨。

六月戊戌，王如奉恩寺。

辛亥，王受菩薩戒于内殿。

北邊人前别將鋭爵反覆多詐犯罪，曾配和州。自言知東真道路夷險遠近，東北面兵馬使崔宗梓信之，遣爵等三人入東真國，聽探消息。爵與東真言："我國欲與和好。"東真亦信其言，遣還爵一行人待報。國家猶豫不報，東真以爵行詐，斬之。

秋七月壬辰，兩府會崔瑀家，議備禦東真之策。

八月甲辰，尚書左僕射致仕庾資諒卒。

庚戌，有司劾崔宗梓擅遣鋭爵于東真，以生邊釁，左遷梁州副使。

乙卯，幸王輪寺。

癸亥，東真四十人托言追溫迪罕，至和州。

甲子，幸普濟寺。

九月戊辰，平章事致仕崔洪胤卒，輟朝三日。

丙戌，幸乾聖寺。

己丑，幸法雲寺。

甲午，幸賢聖寺。

冬十一月丁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庚寅）十七年春正月庚午，設消災道場于內殿七日。

甲申，幸法王寺。

以車倜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

庚寅，門下侍郎平章事琴儀卒。

辛卯，幸王輪寺。

是月，大饑，道殣相望。

二月丙申，幸乾聖寺。

丁卯，燃燈，王如奉恩寺。

乙卯，幸普濟寺。

閏月辛未，幸妙通寺。

己卯，幸賢聖寺。

乙酉，幸外帝釋院。

三月己酉，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丁巳，賜田慶等及第。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

甲戌，以星變，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以禳之。

五月甲寅，盜竊太廟九室累世所上玉冊、緣飾、

白金。

乙卯，以旱，再雩。

六月壬戌，王如奉恩寺。

秋九月戊申，幸妙通寺，駕至寺門外，馬驚墮地，知御史臺事王猷以牽龍行首扈駕不謹，下獄，御史大夫車倜但劾罷牽龍二人。

高麗史二十三

世家卷第二十三

高宗二

（辛卯）十八年夏四月，旱。

五月丙戌朔，以久旱，赦中外罪囚。

戊子，再雩。

六月丙辰朔，王如奉恩寺。

秋八月丙子，幸王輪寺。

壬午，蒙古元帥撒禮塔圍咸新鎮，屠鐵州。

九月乙酉，宰相會崔瑀第，議出三軍，以禦蒙兵。以大將軍蔡松年爲北界兵馬使，又徵諸道兵。

丙戌，蒙兵圍龜州城，不克而退。

壬辰，三軍啓行。

癸巳，蒙兵攻西京城，不克。

丁酉，蒙兵至黃、鳳州，二州守率民入保鐵島。

癸卯，北界馳報蒙兵圍龍州，城中請降，副使魏

珝被擄。

壬子，蒙兵陷宣郭二州。

冬十月癸丑朔，蒙古二人持牒至平州，州即囚之以聞。朝議紛紜，或云可殺，或云當問其由，乃遣殿中侍御史金孝印往問。其牒云："我兵初至咸新鎮，迎降者皆不殺。汝國若不下，我終不返，降則當向東真去矣。"

壬戌，地震。

壬申，郎將池義深押平州所囚蒙古二人到京，一是蒙古人，一是女真人。自此，國家始信蒙古兵也。

蒙兵攻龜州，破城廊二百餘間，州人隨即修築以守。

癸酉，蒙兵領諸城降卒圍城，樹砲於新西門要害處，凡二十八所，以攻之。又破毁城廊五十間，越入交戰，州人殊死戰，大敗之。是日，三軍屯安北城，蒙兵至城下挑戰。三軍不欲出戰，後軍陣主太集成强之，三軍出陣于城外，陣主、知兵馬等皆不出，登城望之，集成亦還入城，三軍乃與戰，蒙兵皆下馬，分隊成列，有騎兵突擊我右軍。矢下如雨，右軍亂，中軍救之，亦亂，争入城，蒙兵乘勝逐之，殺傷過半，將軍李彦文、鄭雄，右軍判官蔡識等死之。

甲戌，親飯僧三萬，凡三日。

辛巳，東界和州馳報："東真兵寇和州，擄宣德都領而去。"

十一月丁亥，門下侍中致仕李抗卒。

癸巳，北界分臺御史閔曦還奏：“曦與兵馬判官、員外郎崔桂年承三軍指揮，往犒蒙兵。有一元帥自稱權皇帝，名撒禮塔，坐氈廬，飾以錦繡，列婦人左右。乃曰：‘汝國能固守則固守，能投拜則投拜，能對戰則對戰，速決了也。汝職爲何？’對曰：‘分臺官人。’曰：‘汝是小官人，大官人速來降。’”

甲辰，加發五軍兵馬，以禦蒙兵。

蒙兵以平州囚其持牒者，欲先滅之。庚戌，夜未明，突入城中，殺州官，屠其城，盡燒人戶，雞犬一空。

辛亥，蒙兵自平州來，屯宣義門外。蒲桃元帥屯金郊，迪巨元帥屯吾山，唐古元帥屯蒲里，前鋒到禮成江，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不可勝計。京城驚擾洶洶。

十二月壬子朔，蒙兵分屯京城四門外，且攻興王寺。遣御史閔曦犒之，結和親。翼日，曦又往蒙古屯所，偕蒙使二人、下節二十人以來，命知閤門事崔珙爲接伴使，備儀仗，出迎宣義門外，入宣恩館。時撒禮塔屯安北都護府，亦遣使者三人來諭講和。翼日詣闕，王下大觀殿庭，北面以迎，蒙使止之，王乃南面拜訖。蒙使毛衣冠、佩弓劍，我朝贈紫羅衫、束帶，令更衣，蒙使不從，只表著之，王宴慰之。蒙使獻王文牒一道，牒曰：“天底氣力，天道將來底言語，所得不秋底人有眼瞎了，有手没了，有脚子瘸了。聖旨：差撒里打火里赤軍去者，問你每：待投拜，待廝殺？

鼠兒年，黑契丹你每高麗國裏討虜時節，你每迭當不得了去也。阿每差得扎剌、何稱兩介引得軍來，把黑契丹都殺了。你每不殺了，阿每來。若阿每不將黑契丹了，你每不早了那是麼？使臣禾利一女根底不拜來那是麼？投了呵，差使臣瓜古與你每根底不行打來那什麼？瓜古與没了，使臣覓瓜古與來，你每使弓箭將覓來底人射得回去了那上頭，管是你每底將瓜古與殺了也。阿每覓問當來也。皇帝聖旨道：若你每待厮交阿每一處，厮相殺住到老者。若還要投呵，依前一般投了者去。若你每民戸根底的愛惜，依前一般投拜來。下去底使臣快快地交回來者。若要厮殺，你識者！皇帝大國土裏達達每將四向周圍國土都收了，不投底國土都收了，你每不聽得來？投去了底人都一處行打，你每不聽得來？阿每將劫擄你每底寄不及都收撫了，聽你每根底來？高麗國王，你每底民戸裏投拜了的人依舊住坐，不投拜底人戸殺有。虎兒年投投拜了，咱你每不啻一家來那什麼？使去底使臣是阿土。”

乙卯，以金酒器、大小盞盤各一副，銀瓶、水獺、皮衣、紬紵布等物，贈送于三元帥，又贈使者有差。

丙辰，遣淮安公以土物遺撒禮塔。

丁巳，蒙兵向廣、忠、清州，所過無不殘滅。

辛酉，蒙使八人來求鷹鷂。

壬戌，宴蒙使于内殿。丁卯，遣人遺唐古、迪巨及撒禮塔之子銀各五斤，紵布十匹，布二千匹，馬韉、馬纓等物。

甲戌，將軍趙叔昌與撒禮塔所遣蒙使九人持牒來，牒曰：“蒙古大朝國皇帝聖旨：專命撒里打火里赤統領大軍，前去高麗國，問當如何殺了著古與使臣乎？欽奉聖旨，我使底稍馬去，使臣到投拜了，使臣令公將進底物件，應生交送，這些箇與物，將來底物去，我覎没一箇中底物。布子與來子麼，我要底好金銀、好珠子、水獺皮、鵝嵐好衣服與來，你道足，但言者不違，你與金銀衣服，多合二萬匹馬馱來者，小合一萬匹馬馱來者，我底大軍離家多日，穿將來底衣服都壞了也。一百萬軍人衣服，你斟酌與來者，除別進外，真紫羅一萬匹，你進呈將來底，你將來底水獺二百三十箇，好麼與紫箇來，如今交上好水獺皮二萬箇與來者，你底官馬裏選鍊一萬箇匹大馬，一萬匹小馬與來者，王孫男孩兒一千底，公主大王每等郡主，進呈皇帝者外，大官人母女孩兒亦與來者，你底太子、將領大王令子並大官人男孩兒要一千箇，女孩兒亦是一千箇，進呈皇帝做扎也者。你這公事疾忙句當了，合末已後早了，你底里地里穩便快和也。這事不了合，你長日睡合憂者有。我使臣呼喚稍馬軍去，我要底物件疾忙交來，軍也疾來，遲交來，持我軍馬遲來，爲你高麗民戶，將打得莫多少。物件百端，拜告郡裏足得，你受惜你也民戶，我這裏黐取要金銀財物，你道骨肉出力，這黐語異俟，異俟休忘了者。據國王好好底投拜上頭，使得使臣交道，與我手軍去，爲你底百姓上，休交相殺，如此道得去也，交他舊日自在，行路通泰

者，依上知之。使云底使臣二人烏魯土、只賓木入都護，三軍陣主詣降，權皇帝所。”

乙亥，宴蒙使于內殿。

丁丑，以滿鏤鳳蓋酒子臺盞各一副，細紵布二匹，馬一匹，銀鍍金粧鞍橋子、滿繡韂遺唐古元帥。

庚辰，蒙古使賫國贐黃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領、馬百七十匹而還，遣將軍曹時著以黃金十二斤八兩、多般金酒器重七斤、白銀二十九斤、多般銀酒食器重四百三十七斤、瓶一百十六口、紗羅錦繡衣十六、紫紗子二、銀鍍金腰帶二、及紬布襦衣二千、獺皮七十五領、金飾鞍子具馬一匹、散馬一百五十匹遺撒禮塔，又以金四十九斤五兩、銀三百四十一斤、銀酒器重一千八十斤、銀瓶一百二十口、細紵布三百匹、獺皮一百六十四領、綾紗襦衣、鞍馬等物，分贈妻子及麾下將佐十四官人。以趙叔昌拜大將軍偕行，寄蒙使上皇帝表曰：“伏念臣曾荷大邦之救危，完我社稷，切期永世以爲好，至于子孫。寧有二心，敢孤厚惠？伏承下詔，深疚中懷，事或可陳，情何有匿？其著古與殺了底事，實隣寇之攸作，想聖智之易明，彼所經由，亦堪證驗。其再來人使著箭事，前此哥不愛僞作上國服樣，屢犯邊鄙，邊民久乃覺其非。今春又值如此人等，方驅逐之，俄不見人物，唯拾所棄毛衣、帛冠、鞍馬等事。以帛冠之故，雖知其僞，尚疑之，藏置縣官，將俟大國來人，辨其真贗。今以此悉付上國大軍，則無他之意，於此可知也。又阿土等縛

紐事，初不意結親之大國，乃無故加暴於小邦，擬寇賊之來侵，出軍師而方戰，忽有二人，突入我軍，癡軍士不甚考問，捕送平州。平州人恐其逋逸，略加鏁杻，申覆朝廷，朝廷遣譯察視，以其語頗類上國，然後解械慰訊，兼贐衣物，隨譯前去，則初雖不明所致，其實亦可恕之。又哥不愛人戶，於我國城子裏入居事，此等人嘗與我國邊人迭相侵伐，其爲寃讎久矣。邊民雖憂，豈容讎敵與之處耶？事漸明矣，言可飾乎？其投拜事往前河，稱扎剌來時已曾投拜，今因華使之來，申講舊年之好。伏望乾坤覆露，日月照臨，（鞠）〔鞫〕實察情，苟廓包荒之度，竭誠盡力，益修享上之儀。”

（壬辰）十九年春正月壬午，蒙使來。癸未，宴于內殿。

壬辰，蒙兵還，遣淮安公侹、首宰金就礪、大將軍奇允肅慰送。

丙申，幸法王寺。

忠州官奴作亂，宰樞會崔瑀第，議發兵。州之判官庾洪翼請遣使撫諭，即以注書朴文秀、前奉御金公鼎假屬內侍爲安撫別監，以遣之。

己亥，以大將軍朴敦甫爲東北面兵馬使，右諫議劉俊公爲西北面兵馬使，崔林壽知西京留守。

癸卯，京城解嚴。

丁未，安撫別監朴文秀還自忠州，金公鼎留州，以待平定。奴軍都領令史池光、守僧牛本等赴京。

二月壬子朔，三軍班師，留三領軍防戍。

乙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戊辰，淮安公侹與蒙古使都旦、上下節二十四人來。

庚午，幸王輪寺。

辛未，宰樞會典牧司，議移都。

壬申，幸乾聖寺。

丁丑，王欲移御楊堤坊別宫，都旦聞之，曰："我因都統高麗國事，差使到此，將入處大內。"朝議難之，閉廣化門，命右承宣庾敬玄往諭止之。遂邀宴，都旦欲與王連坐，又欲仍處于內，詰之至夕，然後乃赴宴，還館。

三月甲申，都旦以館迎送判官郎中閔懷迪不能支對，杖殺之。

丙戌，都旦又以館舍寥寂，欲移寓人家，贈金酒器一事、紵布八十匹，乃止。都旦，本契丹人，性甚姦黠，往者請蒙兵到江東城，滅其國兵者也。

甲午，幸賢聖寺。

蒙使六人先還，遣通事池義深、錄事洪巨源等賫國贐，寄書于撒禮塔曰："每來文字內所及諸般事，圖踵後回報。又閱淮安公侹所蒙手簡，稱：'你國選揀人戶，赴開州館及宣城山脚底住坐種田。'竊思大國所以割與分地，將使吾民耕食，則其義在所欣感，然我國每處人民牛畜物，故損失者大夥，故這一國區區之地，尚不勝耕墾，忍使鞠爲茂草，況於邈遠大國之境，將

部遣甚處人物，使之耕種耶？力所不堪，理難强勉，惟大度量之。”

遣西京都領鄭應卿、前静州副使朴得芬押船三十艘、水手三千人，發龍州浦，赴蒙古，從其請也。

蒙古軍三十餘人復入境，發宣州倉米三十石而去。

夏四月壬戌，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慎如蒙古，上表稱臣，獻羅絹綾紬各十匹，諸般金銀酒器、畫韉、畫扇等物，仍致書撒禮塔，贈金銀器皿、匹段、獺皮、畫扇、畫韉，以至麾下十六官，亦有差。其書曰：“前次所輸進皇帝物件内，水獺皮一千領，好底與來事。我國於遮箇物，前此未嘗有捕捉者。自貴國徵求以後，始以百計捕之，亦未能多得，故每次所輸貢賦，艱於准備，今所需索，其數過多，求之又難，似未堪應副，然旁搜四遐，月集日儲，猶未得盈數，粗以九百七十七領輸進，惟冀照悉。又稱國王、諸王、公主、郡主、大官人，童男五百箇，童女五百箇，須管送來事。如前書所載，我國之法，雖上之爲君者，唯配得一箇嫡室，更無媵妾，故王族之枝葉，例未繁茂。又以國之褊小，故臣僚之在列者，亦未之師師，而所娶不過一妻，則所産或無或有，有或不多人耳。若皆發遣上國，則誰其承襲王位及朝廷有司之職，以奉事大國耶？若貴國撫存弊邑，使通好萬世，請蠲省偏方蕞土，所不得堪，如此事段，以示字小扶弱之義，幸甚幸甚。又稱諸般工匠遣送事。我國工匠自昔欠少，又因饑饉疾疫，亦多物故。加以貴國兵馬經由，大小

城堡，罹害被驅者不少，自此耗散而莫有地著專業者，故節次不得押遣應命。況刺繡婦人，本來無有。此皆以實告之，伏惟諒情哀察。又於趙兵馬處所囑，當義州民戶，檢會物色，事已曾行，下其界兵馬，委令根究，則告以城守與民戶等，乘桴逃閃，因風没溺，故便不得顯驗，請照悉之。其餘文字內所及，一一承稟，又貴國還兵次，所留下瘠馬，每處搜集，凡十五疋，即令收管牧養，今此行李，並分去奉呈。”

五月丁亥，以旱，再雩。

辛丑，賜文振等及第。

宰樞會宣慶殿，議禦蒙古。

癸卯，四品以上又會議，皆曰城守拒敵。唯宰樞鄭畝、太集成等曰：“宜徙都避亂。”

己酉，北界龍岡、宣州，蒙古達魯花赤四人來。

六月庚戌朔，王妃王氏薨。

丁巳，崔瑀遣人迎前王於紫燕島。

辛酉，葬王后。

甲子，校尉宋得昌自池義深行李逃來，云：“義深到撒禮塔所，撒禮塔怒曰：‘前送文牒內事件，何不辦來？’執送義深于帝所，餘皆拘囚。”

乙丑，崔瑀脅王遷都江華。

丙寅，瑀發二領軍，始營宮闕于江華。

秋七月庚辰朔，蒙古使九人來，王迎詔于宣義門外，留四日而還。

命知門下省事金仲龜、知樞密院事金仁鏡爲王京

留守兵馬使，以八領軍鎮守。

壬午，安南判官郭得星招撫白岳等處，賊魁二十餘人來投。

遣内侍尹復昌往北界諸城，奪達魯花赤弓矢。復昌到宣州，達魯花赤射殺之。

乙酉，王發開京，次于昇天府。

丙戌，入御江華客館。

八月己酉朔，西京巡撫使大將軍閔曦，與司録崔滋温，密使將校等謀殺達魯花赤。西京人聞之，曰：“如是，則我京必如平州，爲蒙兵所滅。”遂叛。

壬戌，執崔滋温囚之，留守崔林壽及判官、分臺御史、六曹員等皆逃竄于楮島。

丙子，參知政事俞升旦卒。

九月，答蒙古官人書，曰：“伏蒙幕府，遠涉千里，辱臨弊境，首貽誨音，欣感欣感，但所詰數段事，實非我國本意，深以此爲恐，敢布腹心，惟冀大度矜之。其所稱‘你者巧言語説得，我出去後，却行返變了，入海裏住去。不中的人宋立章、許公才那兩箇來的説謊走得來，你每信那人言語呵返了也’事。我國與上朝，通好久矣，頃有宋立章者來言‘上國將舉大兵，來征弊邑’，其言有不可不信者，百姓聞之，驚駭褫氣，過半逃閃，城邑爲之幾空。蓋雷霆一振，天下同驚，以是予亦不能無懼。又慮些小遺民，若一朝掃地皆逋，則恐不得歲輸貢賦，以永事大國。因與不多殘口，入瘴毒卑濕之地，以求苟活耳，寧有他心耶？

皇天后土，實監之矣。又稱‘達魯花赤交死則死，留下來如今，你每拿縛者’事。右達魯花赤，其在京邑者，接遇甚謹，略不忤意，大國豈不聞之耶？又於列城，委令厚對，其間容或有不如國教者，予亦不能一一知之，惟上國明考焉。其拿縛上朝使人，無有是理，後可憑勘知之。又稱‘你本心投拜，出來迎我者，本心不投拜，軍馬出來，與我廝殺’者。今聞大軍布露原野，雖大國不諭之，其在小國，禮當親自迎犒。然弊邑之移于窅深偏地，本非上國所令，而固不能無咎責，故且恐且恧，未以時展謁耳，其投拜之心一也，豈有二哉？且小國雖愚暗，既知畏服大國之義，其嚮仰有年矣，豈於今日乃生叛逆之心耶？仰冀明鑑，赦過字小，撫存外藩，實予之望也。”

冬十一月，答蒙古沙打官人書，曰：“前者大國以‘王不出交，大官人出來’，爲諭小國。如前書所載，雖畏懼大國，入處于此，以勤仰之心，有加無已。故不敢違忤嚴命，已遣大官人某詣幕下，方候寵答，而復以‘國王不出交、崔令公出來事’及之，所諭踵至如此，弊邑將若之何？伏望幕下諒窮迫之情，小示以寬，以副傾企之望，幸甚。其所輸皇帝處國贐，則雖竭力盡誠，勤於准備，方小國之移徙也，唯與不多人民，倉卒入於水内，所轉財物，亦爲欠少，故以微薄土物，聊欲表誠耳。今蒙鈞旨諭及，更罄所有，小添前數奉進，慙恐慙恐。趙兵馬、宋立章發遣事，叔璋自上國回來次，不幸值心腹之疾，至〔今〕猶未安

較，故未即發遣。所謂宋立章者，我國之遷移，莫不因其言，而其後我國兩番[1]使佐，自上國還來言，立章所言，本非上國之意，不可謂的實。於是，朝廷僉議以爲，此人非特以浮説妄言，動謡衆心，亦使萬人逃閃，至令一國，大遷于此地，罪不可赦，遂捕送深海島，久矣。今依來命，已遣人即其所，將收拿發來者，伏惟照悉。"

上皇帝陳情表曰："下國有傾輸之懇，膠漆益堅；上朝加譴責之威，雷霆忽震。聞命怖悸，失聲籲呼。伏念臣猥以庸資，寄于荒服。仰戴天臨之德，舉國聊生；篤馳星拱之心，嚮風滋切。夫何徵詰，若此稠重？力所不堪，宜將誠告，言如可復，當以實陳。其詔旨所及，添助軍兵，征討萬奴事。緊僻土是居，弊邑本惟小國；況大軍所過，遺民能有幾人？在者尚瘡痍之餘，加之因饑疫而斃。故莫助天兵之用，無奈違帝命之嚴，罪雖莫逃，情亦可恕。其親身朝覲事，自聞繼統，早合觀光，矧外臣榮覲於九天，固所望也。然藩位難虛於一日，兹實恐焉。其出人户，使撒禮塔見數事。游舌所傳，大兵將討，在愚民而易惑，舉恒産而多逃。衆所同爲，勢難固禁，顧家户蕭然如掃，乃反爲茂草之場。若君臣子爾獨存，懼未辨苞茅之貢，庶收殘口，永事大邦。雖潛藏江海之間，猶夢寐雲霄之上，實畏懼之所致。冀聖明之不疑。心苟一於始終，

〔1〕原作蕃，同番。

地何論於彼此？伏望存蓬艾之生，儻許全於一國，奉山野之賦，必不後於諸侯。”

又狀曰：“臣以一二所望事件，已具表言之，猶有鬱結於心，未盡陳露者，於表內不得備載，申以狀陳布之。弊邑本海外之小邦也，自歷世以來，必行事大之禮，然後能保有其國家，故頃嘗臣事于大金。及金國鼎逸，然後朝貢之禮始廢矣。越丙子歲，契丹大舉兵，闌入我境，橫行肆暴。至己卯，我大國遣帥河稱、扎臘領兵來救，一掃其類。小國以蒙賜不貲，講投拜之禮，遂向天盟告，以萬世和好爲約，因請歲進貢賦所便。元帥曰：‘道路甚梗，你國必難於來往。每年我國遣使佐，不過十人，其來也，可賷持以去。至則道必取萬奴之地境，你以此爲驗。’其後使佐之來，一如所約，每我國輒付以國贐禮物，輸進闕下。獨於甲申年，使臣著古與不以萬奴之境，而從婆速路來焉。然依舊接遇甚謹，又付以國贐前去。其後使价之來者，稍至閒闊，小國竊怪其故，久而聞之，則于加下遮出中路，殺了上件使臣所致也。如此已後，于加下僞作上國服樣，入我北鄙，殘敗三城，萬奴亦攻破東鄙二城，其服色亦如之。自是踵來，侵伐不絶，又萬奴與上國使佐之向我國者，紿言：‘高麗背你國，愼勿前去。’使佐不聽，且欲知真僞，遂便行李，則先遣其麾下人僞爲我國服著及弓箭，遂伏兵於兩國山谷之間，潛候行李，出射趁殪。因令伴行人報云：‘高麗所作如此，背逆明矣。’請停前去，固令還焉。然適有自萬奴

麾下逃來王好非者，細説其事，故我國得知之。無幾何，聞大兵入境，小國以通好之故，殊不意上國之兵，而久乃知之，然莫識所以行兵之故。帥府撒禮塔大官人移文言：‘你國殺我使臣著古與及射東路使臣，何也？以此行兵問罪耳。’我國已曾知之縷細，故具以實對之，更行投拜之禮，大國亦詳兩人所詐，豁然大寤，遂許班師矣。方大軍之還國，尋遣兩番行李，奉進國信禮物於皇帝闕下，而君臣因相賀曰：‘比來以道路不通，阻修朝覲之禮，大乖從前和好之本意，常以此爲慮。今既遣使達誠，則是固可賀，而又大國常以于加下、萬奴之罪歸于我，我國無以自明，懼代他人受誣。而賴大軍親臨根究，使上國之疑，渙然如冰釋，則吾屬知免矣。始可以寧心定慮，一專於奉事上朝之日也。’未幾，忽有宋立章者，從池義深行李，詣在上國，逃來言：‘大國將舉大兵來討，已有約束。’百姓聞之，驚駭顛蹶，其逃閃者多矣。俄又聞‘北界一二城逆民等，妄諭其城達魯花赤，殺戮平民，又殺臣所遣內臣。’此人是候上國使佐，值行李則迎到京師者也。而乃殺之，因以作亂，聲言大國兵馬來也。又聞‘上國使佐到義州，令准備大船一千艘，待涉軍馬’，於是舉上下無不震悸，其逃之者又過半矣。逋戶殘廬，歷歷相望，鞠爲茂草，見之不能無悵然矣。君臣竊自謀曰：‘若遺民盡散，則邦本空矣。邦本空，則其將與誰歲辦貢賦，以事上朝耶？不若趁此時，收合殘民餘衆，入處山海之間，粗以不腆土物，奉事上國，不失

藩臣之名，上計也。蓋以心之所屬，不關於地，苟以一心事之，想上國何必以此爲咎耶?’於是遂定計焉，然則我國之遷徙于此，不過此意耳，寧有他心哉? 天地神明，實鑑之矣。不意大國以浮説所傳，遣之以大兵，臨莅弊境，凡所經由，無老弱婦女，皆殺之無赦。故舉一國喪精失氣，顛倒怖懼，莫有聊生之意。且君是天也，父母也，方殷憂大戚如此，而不於天與父母，而又於何處訴之耶? 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慈，諒小邦靡他之意，敕令大軍，回轅返旆，永護小國，則臣更努力竭誠，歲輸土物，用表丹悃，益祝皇帝千萬歲壽，是臣之志也。伏惟陛下，小加憐焉。”

又答撒禮塔書曰:“所論皇帝處回去文字事，一一祗稟，已具表章，尋發遣使介前去。伏惟照悉我國如前書所載，雖畏懼大國，入處山海之間，其所以仰奉上朝，尚爾一心。以是今聞大軍之入境，即遣使佐，謹行迎問之禮。繼蒙辱貺鈞旨，申遣使人，齎不腆酒果禮物，勞問左右，則小國之無他，亦於此可知也。苟以一心事之，不關地之彼此，冀幕府不必以遷徙爲咎，待之如舊，則實小國萬世之福也。所遣詣皇帝處，一行使人，先就幕下，聽取處分，其使人之進退行止，禍福生死，皆在幕府之掌握。伏望曲加扶護，善爲指揮，兼差幕下使人，道達於皇帝闕下，永護小邦，則予亦敢不感至銘骨耶? 其大官人投拜事，小國業已畏懼，入此幽僻之中，則雖大官人心志耗喪，日益以拙，月益以鈍，未遽趍造，左右聽命，慞惶顛倒，罔知所

裁，惟大度寬之。”

十二月，寄蒙古大官人書曰：“今月某日，我國使介至，伏聞帥府新統大軍，始開蓮幕，未及旬朔，先聲大震，凡列國之人，莫不拭目改觀。庶幾蒙被德蔭者皆是，况若區區弊邑，其欣躍之心，倍萬常倫也。兼蒙鈞慈，憫我國兩番行李之久淹者，今悉放遣，此亦銘感罔極，言所不既也。所諭予及崔令公之出來事，如前上舊帥府書所陳。我等既畏懼大國，入此山海之間，則其於出覲，日益滋怯，所以難之耳。傾仰之心一也，寧有他哉？伏惟閣下諒情而寬之。兼所諭趙兵馬發遣事，其寢疾至今猶未佳裕，故未即依教。不然，叔璋之往來上國慣矣，豈今憚其行哉？宋立章者，前已承舊帥府所及，其時即差人，就所配海島收拿發來，待之久矣，然以此時風水甚惡，邈無消息，故未即捉遣，惶恐惶恐。前所遣詣大皇帝處，我國使佐之進退，專在閣下之指揮。伏望善爲之辭，道達於皇帝闕下，幸甚。”

答大官人書曰：“今月某日，忽奉來教，備詳鈞候，動止萬順，欣喜倍常。但所稱皇帝處回去文字事，邇來久未審皇帝聖體何似，禮宜伻問起居。况復蒙幕府所諭如此，予亦豈不思奉答天子之休命耶？然年前大軍之辱臨弊邑也，我國累次所遣使佐及其負擔下卒，輒蒙鈞慈，遂旋回遣前來，故使者之往來絡繹，略無疑懼於心者，是幕府所鑑知也。今聞前所遣皇帝處兩番使人，被寵命將還，適值大軍之方戾弊境，反見勒

留未還。又小國聞大軍入境，即發遣使介，謹行迎犒之禮，而其使人及負擔禮物人卒，至今未蒙放遣回來。愚聞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則異於是，兵交非所意也。小國聞大兵之臨境，猶不敢稽遲，粗以不腆信餉，勞問行李之勤，而反被拘留。其在國人愚惑之心，得不疑且懼哉？然則其遣以大官人奉書于皇帝闕下，愈所疑懼也，伏惟諒之。"

撒禮塔攻處仁城，有一僧避兵在城中，射殺之。

答東真書曰："夫所謂蒙古者，猜忍莫甚，雖和之，不足以信之，則我朝之與好，非必出於本意。然如前書所通，越己卯歲，於江東城，勢有不得已，因有和好之約，是以年前其軍馬之來也，彼雖背盟棄信，肆虐如此，我朝以謂寧使曲在彼耳，庶不欲效尤，故遂接遇如初，以禮遣之。今國朝雖遷徙都邑，當其軍馬之來，則猶待之彌篤，而彼尚略不顧此意，横行遠近外境，殘暴寇掠，與昔尤甚。由是四方州郡，莫不嬰城堅守，或阻水自固，以觀其變，而彼益有吞啖之志，以圖攻取。則其在列郡，豈必拘國之指揮，與交包禍之人，自速養虎被噬之患耶？於是，非特入守而已，或往往有因民之不忍，出與之戰，殺獲官人士卒，不爲不多矣。至今年十二月十六日，水州屬邑處仁部曲之小城，方與對戰，射中魁帥撒禮塔殺之，俘虜亦多，餘衆潰散。自是褫氣不得安止，似已回軍前去，然不以一時鳩集而歸，或先行，或落後，欲東欲北，故不可指定日期，又莫知向甚處去也，請貴國密令偵

諜可也。”

是年，移葬世祖、太祖二梓宫于新都。

（癸巳）二十年春三月，遣司諫崔璘奉表如金，路梗，未至而還。

夏四月，蒙古詔曰：“自平契丹賊，殺劄剌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齎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著古與，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執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

五月，以金慶孫爲大將軍、知御史臺事。

西京人畢賢甫、洪福源等殺宣諭使大將軍鄭毅、朴祿全，舉城叛。

十二月，崔瑀遣家兵三千與北界兵馬使閔曦討之，獲賢甫送京，腰斬于市。福源逃入蒙古，擒其父大純、弟百壽及其女子，悉徙餘民於海島，西京遂爲丘墟。

（甲午）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卯，親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乙巳，以咸壽爲左僕射，朴文成爲右散騎常侍。

庚戌，賞西京征討軍士有差。

壬戌，遣兵部侍郎洪鈞安撫西京。

癸亥，徵諸道民丁營宫闕及百司。

二月壬申，遣將軍金寶鼎如蒙古軍。是日，邊報：“蒙兵留百餘騎於東真，餘皆引還。”

癸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以故參政車倜家爲奉恩寺，撤民家，以廣輦路。時雖遷都草創，然凡毬庭、宮殿、寺社號，皆擬松都。八關、燃燈、行香道場，一依舊式。

丁亥，以營宮闕，移御大將軍宋緒家。

三月甲辰，斬大將軍趙叔昌于市。

夏五月乙巳，賜金鍊成等及第。

己未，侍中金就礪卒。

六月己巳，王如奉恩寺。

秋七月甲子，遣内侍李白全，奉安御衣于南京假闕。有僧據讖云："自扶踈山分爲左蘇，曰阿思達，是古楊州之地。若於此地營宮闕而御之，則國祚可延八百年。"故有是命。

八月丁卯，日食，密雲不見。

九月丁酉朔，親設消道場于内殿，以禳星變。

淮安公侹卒。

冬十月庚寅，冊崔瑀爲晉陽侯。

十一月丙申，奉安太祖神御于開京壽昌宮。

甲子，親設消災道場于内殿，以禳星變。

（乙未）二十二年春正月甲寅，元子倎冠，冊爲太子。

二月丁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庚辰，設止風道場于内殿。

壬午，奉太祖神御，移安于南京新闕。

壬子，詔："自三月至五月，安御衣于南京闕，七月至十月，移安舊京康安殿，十一月至明年二月，又

於南京，周而復始。”

三月甲辰，親設功德天道場于內殿。

壬子，詔：“義、静二州人物凋殘，且移入水內，不得耕種，不宜各置官吏，其以静州副使兼理義州。”

夏五月己亥，親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六月癸亥，王如奉恩寺。

乙酉，以知奏事金若先女爲太子妃，詔以國用不裕，量減開福禮物，又停宰樞以下賜宴。

秋閏七月丙子，西北面兵馬使報蒙兵侵安邊都護府。

壬午，命前後左右軍陣主知兵馬事，沿江防戍，又令廣州、南京合入江華。

八月壬辰，日官奏：“令百官每日自辰至午時，拜日禳兵。”

辛亥，崔瑀都房，夜別抄都領李裕貞自請擊賊，授兵百六十人遣之。

癸丑，海州馳報，蒙兵陷龍岡、咸從、三登等城，執其守令。

九月癸亥，制：“國家移都，民方瘡痍，又經狄兵，甚可憐恤。其中外二罪以下，並皆原免，配島歸鄉者量移。”

辛未，以安東人謀引蒙古兵向東京，命上將軍金利生爲東南道指揮使，忠清州道按察使庾碩副之。

丙子，幸賢聖寺。

蒙兵引東真兵，攻陷龍津鎮。

戊寅，東真兵陷鎮溟城。李裕貞等擊蒙兵于海平，敗績，一軍盡没。

冬十月庚寅朔，東西北面兵馬使皆報："蒙兵又多入境。"

辛丑，蒙兵攻破洞州城。

辛亥，夜别抄與砥平縣人夜擊蒙兵，殺獲甚多，取馬驢來獻。

十一月癸酉，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丁亥，日官奏："闕北别構一屋，設閻滿德加威怒王神呪道場，以禳兵禍。"

（丙申）二十三年春正月丁亥，以大將軍李齡長爲東北面知兵馬事，判少府監事孫襲卿爲西北面知兵馬事。

二月戊子朔，設消災道場于内殿。

庚子，燃燈，王如奉恩寺。命内侍柳宗卿、崔宗敬賜花酒于晋陽府。翌日，大會，亦如之。

壬寅，曲宴于内殿，承宣蔡松年奏："僕射宋景仁素善爲處容戲。"景仁乘酣作戲，略無愧色。

癸丑，太子妃生子諶。

夏四月己亥，雨雹，大如栗。

五月壬申，守司空太集成卒。

丙子，長州防戍所馳報："蒙兵五十餘騎入關東。"

戊寅，賜朴曦等及第。

六月丙戌朔，王如奉恩寺。

庚寅，蒙古兵渡義州江，屯烏勿只川，又屯寧朔

鎮。癸巳，遊兵來屯嘉州。乙未，屯安北府雲岩驛，嘉、博二州之間，火氣連天。又於宣州兄弟山之野，分屯凡十七所。丙申，遂遍屯慈、朔、龜、郭之間。

丁酉，分遣諸道山城防護別監。

戊戌，蒙兵先鋒入黃州。庚子，至信、安二州。

秋七月辛酉，蒙兵至价州，京別抄校尉希景、价州中郎將明俊等伏兵夾擊，殺傷頗多，取鞍馬、弓矢、衣服等物。

長州郎將光大等至定州，擄蒙兵二人。

丁卯，以崔瑀外孫內給事金冣守司空、柱國，瑀以年少不稱，固辭。

癸酉，蒙兵二十餘騎入慈州東郊，擄刈禾民二十餘人，皆殺之。

八月丁亥，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戊子，東女真援兵百騎，自耀德、静邊，趣永興倉。

甲午，設功德天道場于內殿。

丁酉，蒙兵陷慈州，副使崔景侯、判官金之佇、殷州副使金景禧等皆被害。

丙午，席島防護別監擒蒙兵三人，檻送于京。

丁未，蒙兵百餘人自溫水郡南下，趣車懸峴。

戊申，蒙兵分屯于南京、平澤、牙州、河陽倉等處。

己酉，夜別抄指諭李林壽、朴仁傑各率一百餘人，分向蒙兵屯所。

九月丁巳，蒙兵圍温水郡，郡吏玄吕等開門出戰，大敗之，斬首二級，中矢石死者二百餘人，所獲兵仗甚多。王以其郡城隍神有密祐之功，加封神號，以吕爲郡戶長。

壬戌，蒙兵至竹州諭降，防護別監宋文冑力戰走之。

壬申，幸賢聖寺。

冬十月甲午，全羅道指揮使上將軍田甫龜報："蒙兵至全州、古阜之境。"

戊戌，設消災道場于内殿。

癸丑，扶寧別抄醫業舉人全公烈伏兵於高蘭寺山路，邀擊蒙兵二十騎，殺二人，取兵仗及馬二十餘匹。賞公烈，聽本業入仕。

十一月丙寅，設八關會，幸法王寺，命内侍少府監庾碩賜酒果于晉陽府。翌日，亦如之。

十二月戊子，夜別抄朴仁傑等遇蒙兵於公州孝加洞，與戰，死者十六人。

癸卯，大興官報："蒙兵來攻城數日，開門出戰，大敗之，多獲兵仗。"

壬子，以朴文成知門下省事，宋景仁、蔡松年並爲樞密院副使，宋允、崔宗梓爲左右僕射，田甫龜爲左承宣。

（丁酉）二十四年春，全羅道指揮使金慶孫討草賊李延年，平之。

秋八月戊子，前王薨。

冬十月丁酉，葬于碩陵。

是歲，築江華外城。

（戊戌）二十五年夏閏四月，賜池珣等及第。

蒙兵至東京，燒黄龍寺塔。

冬十二月，遣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彦琦如蒙古，上表曰："自惟僻陋之小邦，必須庇依於大國。矧我應期之聖，方以寬臨；其於守土之臣，敢不誠服。申以兩年之講好，約爲萬歲之通和。投拜以來，聊生有冀。蓋昔己卯、辛卯兩年，講和以後，自謂依倚愈固，舉國欣喜，惟天地神明知之，豈謂事難取必，信或見疑，反煩君父之譴訶，屢降軍師而懲詰？民無地著，農不時收。顧兹茂草之場，有何所出；惟是苞茅之貢，無奈未供。進退俱難，蒼惶罔極。因念與其因循一時而姑息，孰若冒昧萬死而哀號，兹殫瘠土之宜，粗達微臣之懇。伏望但勿加兵革之威，俾全遺俗；雖不腆海山之賦，安有曠年。非止于今，期以爲永。"

（己亥）二十六年夏四月，蒙古遣甫可阿叱等二十人賫詔來諭親朝，王迎詔于梯浦館。是月，蒙兵還。

五月，赦。

王太后柳氏薨。

六月，遣起居舍人盧演、詹事府注簿金謙奉表如蒙古。

秋八月，蒙古遣甫加、波下等一百三十七人來，更徵王親朝。

冬十二月，遣新安公佺、少卿宋彦琦如蒙古。

（庚子）二十七年春三月，盧演等與蒙古使豆滿阿叱等七人來。

夏四月，遣右諫議趙脩、閤門祇候金成寶如蒙古。

五月，賜張天驥等及第。

六月，遣堂後金守精如唐古屯所。

秋九月，新安公佺與蒙古多可、坡下道、阿叱等十七人齎詔來，復諭入朝。

冬十二月，遣禮賓少卿宋彦琦、御史權韙如蒙古。

（辛丑）二十八年夏四月，以族子永寧公綧稱爲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蒙古，爲禿魯花。遣樞密院使崔璘、將軍金寶鼎、左司諫金謙伴行。禿魯花，華言質子也。

唐古遣伊恃、合刺、阿叱等四人來。

賜崔宗均等及第。

秋八月，唐古復遣伊恃、合刺、阿叱等八人來。

九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李奎報卒。

（壬寅）二十九年夏四月丙辰，謁坤陵。

辛酉，賜洪之慶等及第。

五月甲午，遣侍郎宋彦琦、中郎將李陽俊如蒙古。

秋七月庚寅，親設功德天道場于内殿。

八月壬子，以久旱，徙市。

癸丑，移御離宫。

九月辛巳，詔曰："近道州縣禾穀不登，民未收獲，其如賦歛何，宜遣使審檢。"

辛卯，幸賢聖寺。

冬十二月乙丑，蒙古使三十人來。

戊辰，宴蒙使。

庚午，蒙使還，贈金銀皮幣。

（癸卯）三十年春正月庚子，遣樞密院副使崔璘、秘書少監金之岱如蒙古獻方物。

二月辛亥，太白晝見。

壬戌，燃燈，親設消災道場。

戊辰，遣諸道巡問使，閔曦于慶尚州道，孫襲卿于全羅州道，宋國瞻于忠清州道。

三月丁丑朔，日食。

辛卯，幸賢聖寺。

夏五月乙酉，還御本闕。

以旱，赦中外二罪以下，設雲雨道場于內殿五日。

六月丙午朔，王如奉恩寺，以旱，去繖扇。

戊申，大雨。

秋七月，遣柳卿老、丁瑨如蒙古。

創興國寺。

八月庚午，宥重刑十六人，流于島。

移葬世祖、太祖于江華蓋骨洞。

閏月丁亥，幸賢聖寺。

己亥，幸王輪寺。

九月壬戌，幸妙通寺。

庚午，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壬申，金州防禦官報："日本國獻方物，又歸我漂風人。"

冬十月丙子，移御離宮。

癸巳，蒙古使伊加大、阿土、奴巨等二十四人來。

甲午，宴蒙使。

丁酉，龍山別監朴益儒剝民聚斂，法司考覈私用，折徵絹一百五十匹，流海島。

十一月甲辰，親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己酉，還御本闕。

十二月甲申，遣郎中柳卿老如蒙古。

（甲辰）三十一年春二月癸酉，有司劾奏："前濟州副使盧孝貞、判官李珏在任時，日本商船遇颶風，敗於州境，孝貞等私取綾絹、銀、珠等物。"徵孝貞銀二十八斤、珏二十斤，流于島。

丁丑，納新安公佺女爲太子妃，以前妃卒也。

乙酉，燃燈，王如奉恩寺。

丁亥，曲宴崔怡進假面人雜戲，賜銀瓶人一口，又賜妓綾各二匹。

三月戊申，幸賢聖寺。

夏四月壬辰，遣員外郎任絪壽、郎將張益成如蒙古。

丁酉，賜魏珣等及第。

六月庚午朔，王如奉恩寺。

秋七月乙巳，蒙古使阿土等來。

丙午，宴蒙使。

八月庚午朔，宥死囚九人配島。

是月，改創康安殿。

（乙巳）三十二年春三月甲子，幸乾聖、福靈二寺。

夏四月乙丑朔，宰樞奏："撤左右倉及文籍所藏官廨，旁近人家五十尺，以備火災。"

己卯，遣員外郎朴隨、郎將崔公瑨如蒙古。

庚辰，幸王輪寺。

六月甲子朔，王如奉恩寺。

司空琪卒。

戊寅，王受菩薩戒。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既。

八月戊辰，宥死罪十六人配島。

乙酉，太子以詩題試國子諸生，取求仁齋生高季稜等，以補宮僚。

冬十月壬午，遣新安公佺、大將軍皇甫琦如蒙古。

（丙午）三十三年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戊戌，盜竊内帑玉帶、寶器。

丁未，得玉帶。

夏四月壬午，賜梁貯等及第。

閏月己酉，幸妙通寺。

乙卯，幸乾聖、福靈二寺。

五月己巳，幸禪源社。

庚午，移御壽昌宮。

甲申，以國學學諭權衡允、及第史挺純爲蔚陵島安撫使。

六月戊子朔，王如奉恩寺。

癸卯，以旱，聚巫于都省禱雨。

秋八月丁酉，門下侍中崔宗俊卒。

冬十一月乙丑，地震。

（丁未）三十四年三月，東真國千戶牒云："我國人逃入貴國五十餘人，可悉送還。"回牒云："自貴國至我疆，山長路險，空曠無人，往來道絶。貴國妄稱推究逃人，或稱山獵，越境横行，其於帝旨各安土著之意何如？自今無故越境，一皆禁斷。"

秋七月，蒙古元帥阿毋侃領兵來，屯鹽州。

八月乙巳，熙宗妃咸平宮主任氏薨。

是月，遣起居舍人金守精犒阿毋侃。去年冬，蒙古四百人入北塞諸城，至于遂安縣，托言捕獺。凡山川隱僻，無不覘知。國家以和好，殊不爲意，至是，百姓避匿者，並被驅掠，鮮有脱者。

（戊申）三十五年春二月，遣樞密院使孫抃、秘書監桓公叔如蒙古。

三月，命北界兵馬使盧演盡徙北界諸城民，入保海島。

賜金鈞等及第。

以崔沆爲樞密院知奏事。

冬十月丁丑，幸王輪寺。

壬午，幸九曜堂。

西海道按察使報："狄人四十騎稱捕獺，渡清川江入界。"於是，松都出排兩班，悉還江華，時遣兩班輪番，出戍松都。

壬辰，遣郎將張俊貞、祗候張暐如蒙古。

（己酉）三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北界兵馬使馳報："蒙古皇帝崩。"是爲定宗。

甲子，崔沆享王。

二月丙戌，燃燈，王如奉恩寺。

閏月癸丑，移御龍宫。

丁巳，幸賢聖寺。

辛酉，新安公佺還自蒙古。

丙寅，幸乾聖、福靈二寺，還御本闕，設消災道場。

三月己卯，移御龍宫。

乙酉，幸王輪寺。

丁酉，幸九曜堂。

夏四月朔，日食。

庚戌，遣郎將金子珍、校書郎沈秀之如蒙古。

丙辰，還御本闕，饗監役官僚及役徒，賜工匠銀二十斤、布二百匹。

六月壬寅，王如奉恩寺。

癸丑，遣侍郎安戩、郎將崔公柱如蒙古。

秋七月癸酉，親設消災道場。

八月壬子，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庚申，親設仁王道場。

戊辰，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九月己巳朔，東真兵入東州境，遣别抄兵禦之。

壬申，幸賢聖寺。

辛卯，指諭朴天府率別抄兵與東真戰于高城、杆城，皆破之。

甲午，幸乾聖、福靈二寺。

丁酉，幸妙通寺，移御麗正宮。

冬十月己亥，親設百座道場。

丙午，幸王輪寺，移御龍嵒宮。

十一月壬申，崔怡死，以崔沆爲樞密院副使、吏部尚書、御史大夫。

（庚戌）三十七年春正月癸巳，遣郎中崔章著如蒙古。

遣大將軍李世材、將軍慎執平等，始營宮闕于昇天府臨海院舊基。

二月甲辰，東界兵馬使報：“東真兵二百騎入境。”

辛亥，燃燈，王如奉恩寺。

己未，遣樞密院副使崔滋、中書舍人洪縉如蒙古。

庚申，親設消災道場。

三月癸未，崔章著還自蒙古云，北朝徵宗親及洪福源父入朝。

北界昌州請入近地，許之，移于安岳縣。先是，威州亦遷于殷栗縣。自此，北界州民皆內徙西京畿內及西海道。

壬辰，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夏四月癸卯，幸乾聖、福靈二寺。

丁未，幸妙通寺。

乙卯，幸王輪寺。近國家多故，乘輿不備，或乘

馬，或肩輿，今乃乘輦，儀物始備。

己未，幸外院九曜堂。

五月癸酉，賜金應文等及第。

丁丑，親設功德天道場于本闕，以禱雨。

癸未，再雩。

乙酉，以旱，徙市。

己丑，聚巫都省，禱雨三日。

辛卯，又雩。

移御壽昌宮。

壬辰，雨。

六月丙申，王如奉恩寺。

庚子，蒙古使多可、無老孫等六十二人來，審出陸之狀。到昇天府館，責王出迎江外。王不出，遣新安公佺迎入江都。

乙巳，宴蒙使于壽昌宮。

壬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於本闕。

秋七月甲戌，移御闕西宮。

丙戌，設天兵神衆道場于內殿。

樞密院副使權守平卒。

遣左司諫鄭蘭、郎將魏公就如蒙古。

丁亥，以趙季珣爲樞密院副使，李世材爲右副承宣。

八月戊戌，東界兵馬使報："狄兵入高和州古城。"

甲辰，樞密院副使崔椿命卒。

己酉，宥死囚十人，配有人島。

辛亥，王如奉恩寺，設慶讚法席。

庚申，築江都中城。

九月辛未，移御壽昌宮。

己卯，幸賢聖寺。

甲申，幸乾聖、福靈二寺。

戊子，幸妙通寺。

辛卯，幸王輪寺。

冬十月己亥，幸外院九曜堂。

十二月丙午，以崔沆爲門下侍中。

丙辰，蒙古使洪高伊等四十八人來，止昇天館，曰："俟王出迎，乃入。"己未，王迎于梯浦宮。是日，大風寒甚，百官皆凍縮失容。王命撤輦上帷帳，曰："法從百官，寒凍如此，朕獨暖耶？"

高麗史二十四

世家卷第二十四

高宗三

（辛亥）三十八年春正月壬戌朔，王在梯浦宮宴洪高伊，高伊謂王曰："國之北鄙，殘破已甚，如家無藩籬，何可復都舊京？宜據江以自固，我當歸奏皇后，無令東擾。"王悦，待之彌厚。

甲子，王還壽昌宮，蒙使從之不及，乃曰："王不待我而行，我將還歸。"王駐輦以待。蒙使佩弓矢，馳突而至，見者寒心。父老出迎都門外，皆泣下，再拜呼萬歲。

丁卯，王命館伴宴蒙使，蒙使曰："爾國既降，欲就陸，何以城爲？"對曰："宋賊船往來，故築城以備，實無他也。"庚午，蒙使還。

癸酉，崔沆獻酒饌于王。王召諸王、公侯同宴而罷，蓋慶蒙使和親而退也。

戊寅，以鄭晏知門下省事，薛慎、柳韶、趙修並爲樞密院副使，李仁孝、金起孫爲左右僕射。

甲申，親設天帝釋道場于本闕。

二月戊戌，移御本闕。

甲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丑，遣同知樞密院事崔璟、上將軍金寶鼎如蒙古。

三月乙丑，親設華嚴神衆道場于本闕。

夏四月己亥，幸賢聖寺。

丙午，幸王輪寺。

戊申，幸妙通寺。

辛亥，親設天兵神衆道場于本闕。

丙辰，幸外院九曜堂。

五月丙寅，守司空、左僕射孫抃卒。

甲戌，親設功德天道場于本闕。

六月庚寅朔，王如奉恩寺。

壬辰，設天兵神衆道場于內殿。

癸卯，太白晝見經天。

樞密院副使薛慎卒。

甲辰，親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乙巳，設仁王道場于內殿。

是月，以朴暄家爲淨業院，集城內尼僧居之，築外墻，禁出入。先是，僧尼雜處閭閻，有醜聲。

秋七月丁卯，遣少卿林惟式、郎將趙元奇如蒙古。

八月甲午，奉安宣聖真于新創花山洞國子監。

辛亥，宥死罪七人，配有人島。

九月甲子，幸賢聖寺。

壬午，幸城西門外大藏經板堂，率百官行香。顯宗時板本，燬於壬辰蒙兵，王與群臣更願，立都監，十六年而功畢。

冬十月戊子朔，親醮三界于內殿。

辛卯，幸乾聖、福靈二寺。

甲午，幸王輪寺。

乙巳，蒙古使將困、洪高伊等四十人來至昇天館。戊申，王出迎于梯浦，皇帝新即位，詔國王親朝及令還舊京。庚戌，將困等入江都。

辛亥，宴蒙使于壽昌宮。

丙辰，王命宰樞及文武四品以上議答詔，或言太子親朝，或言王老病未得親朝爲辭，待更詰，遣太子親朝未晚。

閏月己未，門下平章事李子晟卒。

丁丑，幸外院九曜堂。

甲申，中書侍郎平章事蔡松年卒。

十一月庚子，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壬子）三十九年春正月丙午，遣樞密院副使李峴、侍郎李之葳如蒙古。

二月乙卯朔，日食。

丁卯，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子，崔沆獻酒饌于王，召諸王宴于大內。

三月丁酉，幸乾聖、福靈二寺。

戊戌，親設消道場。

甲辰，設仁王道場。

己酉，設華嚴神衆道場。

夏四月己未，樞密院副使張純亮卒。

丁卯，賜柳成梓等及第。

辛未，幸妙通寺，移御今旦洞宮。

乙亥，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庚辰，設仁王道場。

五月，始營昇天府城廊。

丙戌，禱雨于諸神祠。

辛卯，幸賢聖寺。

癸巳，又禱雨于諸神祠。庚子，亦如之。

東界兵馬使馳奏："東真兵二千入境。"

辛丑，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六月甲寅朔，王如奉恩寺。

辛酉，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癸酉，設仁王道場。

戊寅，雨。

崔沆獻酒饌于王，召宴諸王。

秋七月壬辰，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戊戌，蒙古使多可、阿土等三十七人來，帝密敕多可等曰："汝到彼國，王出迎于陸，則雖百姓未出，猶可也。不然，則待汝來，當發兵致討。"多可等至，王遣新安公佺出迎之，請蒙使入梯浦館，王乃出見。宴未罷，多可等以王不從帝命，怒而還昇天館。

甲辰，親設仁王道場。

丁未，崔沆獻膳于王。

是月，分遣諸山城防護別監。

八月甲寅，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丙子，親設仁王道場。

九月甲申，幸乾聖、福靈二寺。

丁亥，王乘崔沆所獻新輦，幸王輪寺。出太府銀三十斤，賜造輦工匠及沆蒼頭，仍許蒼頭著幞頭，凡四十六人。

己亥，幸妙通寺。

辛丑，幸外院九曜堂。

冬十月庚申，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甲戌，設仁王百座道場。

十一月甲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壬寅，移御西宫。

（癸丑）四十年春正月庚辰朔，放朝賀。

二月，以崔沆爲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

王還御大闕。

庚申，進安慶侯侃爲公。

壬戌，燃燈，王如奉恩寺。

甲子，王不豫。

辛卯，幸賢聖寺。

東界兵馬使馳報："東真三百騎圍登州。"

甲午，親設功德天道場。

戊戌，幸乾聖、福靈二寺。

壬寅，幸妙通寺。

是月，遣日官埋三石于東西兩界要害處，以禳狄兵。

夏四月庚戌，北界兵馬使報："狄兵三十餘人入寇。"

癸丑，親設功德天道場。

甲寅，原州民被擄蒙古者，還言"阿母侃、洪福源詣帝所，言'高麗築重城，無出陸歸款意。'帝命皇弟松柱帥兵一萬，道東真國，入東界。阿母侃、洪福源領麾下兵，趣北界，皆屯大伊州。

乙卯，幸王輪寺。

丁巳，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癸亥，設仁王道場。

戊辰，幸外院九曜堂。

五月丙申，蒙古也窟大王遣阿豆等十六人來，王迎于梯浦宮，贈金銀、布帛有差。

己亥，宴蒙使。

六月辛亥，赦，加上先王、先妃尊謚，名山、大川德號，文武兩班、南班雜路凡有職者，加次第同正職，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加賜爵，州、府、郡、縣吏，津、驛雜尺、長典等，賜武散階有差。

秋七月己卯，幸藥師殿。

癸未，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甲申，北界兵馬使報："蒙兵渡鴨綠江。"即移牒五道按察及三道巡問使，督領居民，入保山城海島。

丙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辛卯，蒙兵涉大同江下馬灘，指古和州。

乙未，親設仁王道場。

八月戊申，習水戰于甲串江。

辛亥，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癸丑，校尉大金就率牛峰別抄三十餘人，與蒙古兵戰于金郊、興義間，斬首數級，獲馬、弓矢、氈裘等物。

丙辰，宥死罪十二人，配有人島。

戊午，蒙古元帥也窟遣人傳詔於王，其詔責以六事曰："朕欲自白日所出，至于所没，凡有黎庶，咸令逸樂，緣汝輩逆命，命皇叔也窟統師往伐。若迎命納款，罷兵以還，若有拒命，朕必無赦。"

蒙古兵陷西海道椋山城。

己未，王遣郎將崔東植致書于也窟屯所，曰："小邦臣服上國以來，一心無二，出力供職，庶蒙庇護，萬世無虞。不圖天兵奄臨弊邑，罔知其由，舉國兢惕。惟大王諒我誠懇，曲賜哀憐。"時也窟在土山，受國書，使人謂東植曰："帝慮國王稱老病不朝，欲驗真否。王之來否，限六日更來報。"東植答曰："兵間，主上豈能速來？"也窟曰："爾何能來？"

庚申，謁景靈殿。

蒙兵三千來屯高、和二州之境，候騎三百餘至廣州，焚燒廬舍。

癸亥，親設仁王道場。

庚午，宰樞會議，若東宫，若安慶公率三品一員，乞降便否。

癸酉，蒙兵陷東州山城。

是月，蒙兵候騎三百餘，至全州城南班石驛，别抄指諭李柱擊殺過半，獲馬二十匹。

九月丁丑，幸賢聖寺。

戊寅，遣大將軍高悦致書也窟大王，曰："小邦不敢違忤聖旨，已於昇天府白馬山下，築城郭、營宫室。但東北界捕獺人是懼，未得畢構出居。今大軍入境，國人驚駭，罔知所措。惟大王矜恤班師，俾我東民，悉皆按堵。則當明年，躬率臣僚，出迎帝命。若其虚實，遣一二使价審之，可知也。"仍遣金銀酒器、羅紬、紵布、獺皮、笠帶等物，其諸將阿母侃等，亦皆贈遺。也窟拘留悦及崔東植，遣李松茂云："受爾國諸城降牒而來。"宰樞會議，答曰："大軍若還，則君臣出陸，州縣安往?"

甲申，以重陽節，謁景靈殿。

乙酉，忠州倉正崔守設伏金堂峽，候蒙兵至，急擊，殺十五級，奪其兵仗與所虜男女二百餘人，以功除隊正。

癸巳，蒙兵十餘騎掠甲串江外。

丙申，蒙兵屠春州城。

甲辰，高悦還言："也窟曰：'國王如詔出降，便當回軍，不然，可一戰也。'"

冬十月丙午朔，東界兵馬使報："蒙兵圍登州，解

圍，趣金壤城。”

戊申，國内名山及耽羅神祇，各加“濟民”之號。太廟九室及十九陵，並加上尊謚。

己酉，蒙兵圍楊根城，防護别監尹椿率衆出降。

辛亥，幸王輪寺。

甲寅，蒙兵攻天龍山城，黄驪縣令鄭臣旦、防護别監趙邦彦出降。

丁巳，幸妙通寺。

丙寅，蒙兵陷襄州。

辛未，命宰樞致仕及文武四品以上議却兵之策，僉曰：“莫如太子出降。”王怒，使承宣李世材詰之曰：“遣太子則可保無後患耶？議從誰出？”宦者閔陽宣進曰：“崔侍中亦可其議。”王怒稍霽，曰：“宰樞善圖之。”王又遣世材就崔沆，問誰可使蒙軍者，沆奏曰：“此非臣所决，惟上裁之。”

是月，也窟等圍攻忠州，前少卿鄭壽率二子自京山府來降。

十一月戊寅，遣永安伯僖、僕射金寶鼎致書于也窟、阿母侃、于悦、王萬戶、洪福源等，遺土物。

己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時因兵亂，諸道上表者但南京及廣、樹二州。

庚寅，兵部尚書翰林學士金孝印卒。

也窟在忠州得病，卜者曰：“久留則難返。”也窟留阿母侃、洪福源守之，率精騎一千北還。永安伯僖等追至舊京保定門外，致國贐禮物，且乞退兵。也窟

責云："國王出江外，迎吾使价，則兵可退也。"遂遣蒙古大等十人來。

辛卯，王渡江迎于昇天新闕，夜別抄八十人衷甲以從。蒙古大謂王曰："自大軍入境以來，一日死亡者，幾千萬人，王何惜一身，不顧萬民之命乎？王若早出迎，安有無辜之民，肝腦塗地者乎？也窟大王之言即皇帝之言，吾之言即也窟大王之言也。自今以往，萬世和好，豈不樂哉？"遂酣飲而去。王還江都。

喬桐別抄伏兵平州城外，夜入虜營，擊殺甚衆，校尉張子邦持短兵，手殺屯長二十餘人。

乙未，親設仁王道場。

丁酉，也窟遣人來，言置達魯花赤及坼城子事。其官人胡花亦索金銀、獺皮、紵布等物。

戊戌，王答也窟書曰："前者僕射金寶鼎還，大王諭以'若能出迎使者，即當回軍'，遂遣蒙古大等十人以來。竊惟出迎使者，近無其例，况值天寒風勁，以老病之軀，豈敢涉海？然大王之教，不敢違也，祗率臣僚出迎使者。意謂大王不違舊約，即還軍旅，今承明教，欲留兵一萬，置達魯花赤之語。若果如此，安得保其無患，復都舊京耶？請寢其事，以惠東民。若乃坼城子事，小邦元來俗不露居，又海賊無時虜掠，是用未即壞去，後當依命。"答胡花官人書曰："其所須金銀，自昔不產於小邦，其於納貢，猶未易辦，獺皮、紵布，自興兵以來，民皆驚竄，難以做辦，今略爲信，具如別紙。"

癸卯，親設消災道場。

十二月壬子，幸梯浦館，引見阿母侃使佐。

丙辰，設華嚴神衆道場于內殿。

戊午，親醮北斗。

壬戌，忠州馳報："蒙兵解圍。"

乙丑，親設仁王道場。

壬申，遣安慶公淐如蒙古。

是月，盜發厚、睿二陵。

是歲，慶尚州道按察副使任柱令州縣聚白馬蹄，造帶效犀，至有殺馬者。又斂二十升白紵布，民持白銀一斤易布一匹，猶未易得，南民騷然。

（甲寅）四十一年春正月乙亥朔，放朝賀。

謁景靈殿。

丁丑，安慶公淐至蒙古屯所，設宴張樂饗士，阿母侃還師。

戊寅，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甲申，京城解嚴。

遣少卿朴汝翼、郎將鄭子璵等往探蒙兵還否，兼安撫天龍、楊根二城。

甲午，親設仁王道場。

丁酉，親醮北斗于內殿。

庚子，李峴棄市。

二月甲辰朔，流天龍城別監趙邦彦、黃驪縣令鄭臣旦于海島。

甲寅，以鄭準、崔坪、林景弼並爲樞密院副使。

丁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己未，北界兵馬使報："蒙古兵船七侵葛島，虜三十戶。"

庚午，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三月乙亥，加門下侍郎宋珦守太尉。

全羅州道巡問使李純孝卒。

辛卯，幸賢聖寺。

甲午，參知政事崔珙卒，輟朝三日，謚戴莊。

丁酉，御史高平節、崔鐸、梁信成、朴裕、奉公胤坐散大倉粟，皆免官。平節數至二千石，故特流于海島。使者到門，逃走，投江而死。

是月，遣秘書少卿李守孫、四門博士金良瑩如蒙古，拘留三年，死于懿州。

夏四月癸卯朔，幸乾聖、福靈二寺。

壬子，幸妙通寺。

己未，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癸亥，設仁王道場。

丙寅，幸外院九曜堂。

是月，旱。

五月壬申朔，幸王輪寺，設天兵華嚴神衆道場。

丙子，以端午節，謁景靈殿。

六月壬寅朔，王如奉恩寺。

甲辰，賜尹正衡等及第。

戊申，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丙辰，王受菩薩戒于正殿。

戊午，親設功德天、藥師二道場。

丁卯，設華嚴神衆道場。

是月，京城大疫。

閏月己卯，遣中書舍人金守精如蒙古。

秋七月己酉，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丁巳，王聞蒙使多可等來，移御昇天新闕。

安慶府典籤閔仁解還自蒙古，言“帝使車羅大主東國”。

戊午，蒙古使多可等五十人齎文牒來，諭曰：“國王雖已出陸，侍中崔沆，尚書李應烈、周永珪、柳璥等不出，是爲真降耶?”仍責誅降城官吏，王徵趙邦彦、鄭臣旦乘傳入京，見于多可，以示不誅。

壬戌，西北面兵馬使報：“車羅大等帥兵五千渡鴨綠。”

癸亥，太白晝見經天。

多可還，附表曰：“王人驟降，聖訓稠加，舉國憧惶，瞻天籲列。伏望霽雷霆之威，回日月之明，備問來使之親觀，商酌讒人之妄訴。使越境風馳驍騎，一時卷還；令涉江陸處之弊封，萬世永保。”時多可紿云：“吾歸，則大兵可回。”國家信之，令州縣護送。於是，舉邑被掠者甚多。

是日，王還江都。

甲子，太白晝見。

蒙兵候騎至西海道。

戊辰，蒙古騎兵三十來，屯峽溪冠山驛。

八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親設消道場。

癸酉，慶尚、全羅二道各遣夜别抄八十人守衛京城。

甲戌，地震。

蒙古軍入西北鄙。

丙子，候騎至廣州。

赦中外死囚十人，杖流有人島。

己丑，安慶公淐還自蒙古，蒙使十人偕來。王幸梯浦宴慰，蒙使曰："帝敕臣等伴公護行，萬里風塵，恐有不寧。今日幸無恙還國，吾等甚喜。"仍請獻酌，王許之。

庚寅，蒙兵候騎屯槐州城下，散員張子邦率别抄擊破之。

壬辰，命大將軍李長詣蒙兵屯所普賢院，贈車羅大、余速禿、甫波大等元帥及永寧公綧、洪福源金銀酒器、皮幣有差。長還奏："車羅大云：'君臣百姓出陸，則盡剃其髮，否則以國王還，如一不從，兵無回期。'"

九月庚子朔，幸賢聖寺。

辛丑，東界兵馬使報："東真兵又多入境。"

癸卯，幸乾聖、福靈二寺。

丙午，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己酉，遣御史朴仁基至車羅大屯所，贈酒果及幣。

癸丑，車羅大攻忠州山城，風雨暴作。城中人抽

精鋭奮擊之，敵解圍，遂南下。

乙卯，幸妙通寺。

丁巳，幸王輪寺。

丙寅，樞密院副使崔温奏："書省掌齋醮祭享文書，故每月一人入直，沐浴齋素，終月乃出。若翰林院、寶文閣、同文院、御書院輪番迭宿，或飲酒食肉，或經穢惡，不宜會宿秘書省，請禁之。"制可。

己巳，幸外院九曜堂。

冬十月庚午朔，親設消災道場。

戊子，車羅大攻尚州山城，黄嶺寺僧洪之射殺第四官人，士卒死者過半，遂解圍而退。

遣參知政事崔璘如車羅大屯所，請罷兵。

以崔璘爲門下平章事。

命宰臣祈告太廟，曰："洪惟太祖，當三方鼎分，愍百姓荼苦，揮義兵而雲合響應，奮戎衣而電邁風馳。間關草昧，掃清雲屯，合韓土爲一家，服王民於億載。我太宗大王，擐堅執鋭，沐雨櫛風，從聖祖于干戈，拯生民於塗炭。我世宗大王，智勇兼資，戡定大亂，立中興返正之功，祔永世不遷之主。我宣、肅、睿大王，聖聖繼體，持盈而守成，元元歸仁，含哺而樂業。文成理定，焕乎有章，禮制樂作，巍乎難名。我仁、神、康大王，挺英明之資，承積累之慶，雖則奸軌屢變，輒以震謀而剪除，亦賴先正夾輔，卒致國步之清寧。由是，祖有功而宗有德，禘配帝以郊配天，棲靈九廟之中，垂裕百世之下。伏念以凉薄之資，宅黎烝

之上，發聞惟腥，巨災薦至。頃自金卯之歲，蠢兹黑狄之人，躪藉乎北，淫浸及南，至使棄赫赫之鴻都，保區區之海邑。未得屈强相衡，爾乃朝聘惟勤，卑辭稱臣，厚禮遣質。選子弟而入侍，率臣僚以出迎。民已困矣，調斂以奉之；我固弱矣，徵令以逼之。輶車雖相望於道，弓騎乃連討我疆，倏去欻來，長驅深入。况逋逃而降者，具虛實以告之，彼虜計得，吾民勢窮。死者暴形骸，生者爲奴虜，父子不相聊，妻孥不相保。加以比日以來，乾文示變，循巷哀呼，人嫌大甚，俯仰慄愧，寤寐難安。竊念三韓乃先王之家，萬姓是先王之民，豈忍家隳圮民盡劉乎？是用痛心疾首，拆膽披肝。爰命攸司，望涓良日，修薄奠，薦神軒。伏望上以念王業之艱難，下以憫生民之憔悴，恕已往之過愆，哀即今之形勢。請命于上帝，宣威若當年，叛謀沮摧，列域繕保。胡兵自潰，未臘而班還，民力有餘，及春而耘稼，按堵如故，鼓腹咸熙。紀綱絡之復振，宗廟血祀之永延。”

己未，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十二月甲申，合祀山川神祇于神廟曰：“夫主國山川，依人而行者，神之道也，則所寓之國，所依之人，能不哀矜而終始保護耶？本朝自昔三韓，鼎峙争疆，萬姓塗炭，我龍祖應期而作，俯循人望，舉義一唱，四方響臻，自然歸順。然當草昧間，或有不軌之徒，嘯聚蜂起，而以尺劍，掃清三土，合爲一家。然後，聖聖相繼，代代相承，以至于今日矣。三百餘載之間，

時數使然，災變屢興，即能戡定者，全是我諸神僉力潛扶，保安社稷之所致也。越辛卯歲以來，不幸爲蒙人所寇，國家禍亂，不可殫言。嗟呼！竭我琛贐，歲常兩度，恪修貢賦，而徵責尤加。又前年大舉而來，東角藩屏數城，不日間悉見屠殘，乘勝縱鋭，即移兵中原，雨矢石，雷鼓鼙，累月攻擊，而孑爾孤城，幾乎殆矣。當是時，若此城見陷，則其他列堡，靡然席卷者必矣。幸賴月嶽大王現大威力，密加扶護，乃克守禦，終成萬世之功。雖然，弱難拒强，故懼其禍之滋深，涉海出迎，又遣子安慶公，往請和親。何圖數豎，接踵逃去，巧播讒言，至使今年，荐加大兵，蹂踐南隅。凡我國所病盡知之，而蠹我腹心，我勢既窮，無奈何矣。噫！比年來人畜之被害驅掠者，已不可勝言，至乃孑遺，亦皆父子不相恤，妻子不相保矣。况今一年之間，餓莩已滿於閭巷，則國之勢其不危哉？護國神明之威驗，不於今日闡用，而更待何時耶？其忍令國業墮地，民命盡劉？必不然矣。伏望恕國家眚誤之罪愆，哀民俗屠殘之性命，急回神力，挫逐腥膻。使國業更延，民命更續，豈惟三韓，受賜多矣？抑亦豐潔祀事，當不替於萬世矣。”

丁亥，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甲午，崔璘還奏曰：“臣至陜州丹溪，見車羅大，言‘崔沆奉王出陸，則兵可罷。’”

是歲，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爲煨燼。自有蒙兵之

亂，未有甚於此時也。

（乙卯）四十二年春正月己亥朔，放朝賀。

辛丑，蒙兵二十餘騎到甲串江外。

癸卯，被虜大丘民逃還言："蒙古帝敕車羅大，促還師，蒙兵屯北界者，已渡鴨緑江。"

乙卯，蒙兵百餘騎到昇天城外，命大將軍崔瑛慰諭。瑛自城上縋下酒饌犒之，蒙兵乃去。

遣平章事崔璘如蒙古獻方物，仍乞罷兵，表曰："皇威遠格，聖訓驟加，無地措躬，籲天以實。恭惟皇帝陛下，廓乾坤之度，察貝錦之讒，疾速班師，哀矜有衆，則咸承仁化，得聊生而出居，嘉與後昆，至永世而供職。"

車羅大屯于舊京保定門外。

庚申，蒙兵五十餘騎到昇天城外。

壬戌，以交河縣人所獲蒙古馬匹，分賜兩府宰樞。

癸亥，幸神格殿。

二月辛未，車羅大遣阿豆、仍夫等四人來。

甲戌，王宴于梯浦館。

蒙兵屯宿鐵嶺，登州別抄挾攻，殲之。

辛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未，以都祭庫判官高鼎梅爲黃驪、利川、川寧、楊根、竹州、陰竹等處蘇復別監。鼎梅不顧蘇復之意，耽于酒色，剝民爲利。

甲申，崔沆進酒饌于王，召太子、諸王宴于內殿，作樂徹夜而罷。是時，民多餓莩，王制於權臣，不得

已設此宴樂。

癸巳，以崔沆監修國史。

甲午，京城解嚴。

三月丙午，諸道郡縣入保山城海島者，悉令出陸。時公山城合入郡縣粮盡道遠者，飢死甚衆，老弱填壑，至有繫兒於樹而去者。

戊申，幸賢聖寺。

戊午，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己未，命判司天事安邦悦修智陵，以爲蒙古所壞也。

甲子，親設佛頂心道場。

夏四月丁卯，幸乾聖、福靈二寺。

己卯，幸妙通寺。

壬午，幸王輪寺。

甲申，幸外院九曜堂。

辛卯，北界兵馬使報："蒙兵屯義、静州之境，自兄弟山至太府城，彌滿原野。"

癸巳，親設消道場。

是月，道路始通。兵荒以來，骸骨蔽野，被虜人民逃入京城者，絡繹不絶。都兵馬使日給米一升救之，然死者無算。

五月戊戌，令四品以上獻安民禦敵之策。

丁未，北界報："蒙兵三百餘騎寇龍岡、咸從等縣，掠農民牛馬而去。"

辛亥，東界兵馬使報："東真兵百餘騎入高、

和州。”

甲寅，分遣諸道勸農使。

六月丙寅朔，王如奉恩寺。

戊辰，賜郭王府等及第。

甲戌，遣侍御史金守剛、郎將庾資弼如蒙古進方物。

乙亥，親設華嚴神衆道場。

秋七月壬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八月戊辰，王御便殿，與宰樞決中外重刑，赦斬絞二人，配有人島。

癸酉，始改創太廟，移安神主于諸陵署。

乙亥，親設功德天道場。

壬午，北界報：“蒙兵抄略清川江內。”

以崔竩爲殿中內給事。

戊子，蒙兵二十餘騎到昇天府，京城戒嚴。

壬辰，幸賢聖寺。

九月乙未，親設消道場。

癸卯，幸乾聖、福靈二寺。

丁未，崔璘與蒙古使六人來，留客使于昇天館，先入奏云：“車羅大、永寧公領大兵到西京，候騎已至金郊。”

己酉，宰樞議云：“館待客使，雖厚無益。”璘曰：“若不得已遣使于帝所，則今來使，不可不接。”

庚戌，王出迎于梯浦。

辛亥，宴蒙使。

是月，外膳不繼，內藏告竭，王減晝膳。

左倉別監尹平，北人也，王再三召之，不至，越三日乃進。王怒甚，欲令執政奪其官，翻然嘆曰："今日我雖奪之，明日必復之，何懲之有？"只命責之。

冬十月乙丑，蒙兵踰大院嶺，忠州出精鋭，擊殺千餘人。

癸酉，幸妙通寺。

辛巳，幸外院九曜堂，設仁王道場于內殿。

壬午，飯僧三百于毬庭三日。

十一月丁酉，太廟成，還安神主。

丙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己未，親設金經道場。

十二月戊辰，以金璉、辛喜並爲侍御史。

庚寅，以崔沆爲中書令，奇允肅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君卿知門下省事，趙脩爲政堂文學致仕。

壬辰，蒙兵造船攻槽島，不克。

是歲，冬無雪，京城大疫。

（丙辰）四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放朝賀。

戊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壬寅，樞密院副使崔坪卒。

丙午，太白晝見經天。

丁巳，王聞蒙古兵謀攻諸島，遣將軍李廣、宋君斐領舟師三百，南下禦之。

二月乙丑，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敞卒。

丙子，燃燈，王如奉恩寺。

是月，以蒙兵，停發六道宣旨使用別監。時奉使者剝民橫斂，以固恩寵，民甚苦之，反喜蒙兵之至。

三月己酉，幸賢聖寺。

遣大將軍愼執平等于車羅大屯所。

癸丑，太白晝見經天。

甲寅，幸乾聖、福靈二寺。

戊午，蒙兵到窄梁外，崔沆使都房分守要害。

己未，李廣、宋君斐趣靈光，約分道擊之，蒙兵知而有備，廣還入島，君斐保笠巖山城。城中强壯悉投於敵，唯老幼在。一日，君斐佯出羸弱數人於城外，以示之。蒙兵以爲粮盡，引兵至城下。君斐率精鋭奮擊敗之，殺傷甚多，擒官人四。

夏四月丙寅，雨雹大如梅。

戊辰，玄風縣人四十餘避亂，泊近縣江渚，蒙兵追獲男女財物，殺勸農使金宗敘。

辛未，幸王輪寺。

壬申，愼執平自蒙兵屯所還言："車羅大、永寧公云：'若國王出迎使者，王太子親朝帝所，兵可罷還，否則以何辭而退乎？'"時車羅大、永寧公屯潭陽，洪福源屯海陽。

癸酉，宰樞會議退兵之策，計無所出，王曰："儻得退師，何惜一子出迎。"

甲戌，幸妙通寺。

乙亥，復遣愼執平于車羅大屯所，寄書云："大兵

回來，惟命是從。”

戊寅，西北面兵馬使馳報：“遣別抄三百擊蒙兵一千于義州。”

庚辰，太府島別抄，夜出仁州境蘇來山下，擊走蒙兵百餘人。

庚寅，忠州道巡問使韓就在牙州海島以船九艘，欲擊蒙兵，蒙兵逆擊，盡殺之。蒙兵入忠州，屠州城，又攻山城，官吏老弱恐不能拒，登月嶽神祠，忽雲霧、風雨、雷雹俱作，蒙兵以爲神助，不攻而退。

五月壬辰，幸外院九曜堂。

壬寅，慎執平自羅州還言：“車羅大怒曰：‘若欲和親，爾國何多殺我兵？死者已矣，擒者可還。’仍令三十人伴行，到昇天館。”

甲辰，王幸昇天闕，宴客使，仍贈金銀、布帛、酒器等物有差。

庚戌，新陽伯瑼卒。

丙辰，東北面兵馬使報：“登州城中無水，且無粮儲，人民散去。”乃令入保島內。

六月庚申朔，遣將軍李阡率舟師二百餘人，禦蒙兵于南道。

辛酉，王如奉恩寺。

甲戌，王受菩薩戒于內殿。

壬午，將軍李阡與蒙兵戰于温水縣，斬數十級，奪所虜男女百餘人。崔沆以銀六斤賞士卒。

是月，車羅大屯海陽無等山頂，遣兵一千南掠。

秋八月乙丑，發新興倉賑崔沆家兵。

甲戌，赦死罪三人，配有人島。

庚辰，遣將軍宋吉儒徙清州民于海島。

辛巳，車羅大、永寧公、洪福源等到甲串江外，大張旗幟，牧馬于田，登通津山，望江都，退屯守安縣。

九月己丑，幸賢聖寺。

金守剛還自蒙古。

帝遣徐趾來，命班師。

辛丑，幸乾聖、福靈二寺。

癸卯，平章事崔璘卒。

戊申，幸王輪寺。

庚戌，車羅大等收軍北還。

是月，盜發康宗陵。

冬十月庚申，幸妙通寺。

己巳，蒙兵六十人寇艾島，別抄盡擒斬之。

辛未，京城解嚴。自乙卯八月至今，凡十五月而罷兵。

甲申，車羅大管下東京總管松山率妻及傔從五人來投。崔沆館待甚厚，問其來由，松山云："非以蒙古危亡而爾國强盛也。我有三罪，以此來耳。車羅大入南界，以我鎮義州，不能固守，一也；又使我勸農畜粮，而禾稼不登，倉庫虛耗，二也；聞高麗兵來，遣七十人刺探，無一人返者，三也。"於是，賜宅一區及米穀、器物、布帛，奴婢各三口。

乙酉，以崔滋爲中書平章事。

十一月辛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十二月壬午，以金起孫知門下省事，李輔、李世材、李藏用並爲樞密院副使。

甲申，盜入太子府，竊玉冊緣飾、金銀彩帛。

冬無雪，飢疫相仍，僵屍蔽路。銀一斤直米二斛。

（丁巳）四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放朝賀。

丙辰，宰樞議以蒙國連歲加兵，竭力事之無益，停春例進奉。

二月庚午，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丁酉，幸賢聖寺。

甲寅，幸乾聖寺。

夏四月丁巳，幸福靈寺

乙丑，幸妙通寺。

丁卯，門下侍郎平章事奇允肅卒。

壬申，幸王輪寺。

乙亥，幸外帝釋院。

原州賊安悦等據古城叛，遣將軍尹君正、郎將權贇領兵討之。

丙子，君正與賊三百餘人戰于興元倉，大敗之，有人斬安悦出降。君正入城，斬其巨魁松庇、敦正、唐老等數人，脅從者徙置于島。

閏月丁亥，中書令崔沆死。

甲午，以崔沆死，停科舉。

城中大飢。

東真寇東州界。

辛丑，赦二罪以下。

五月戊午，遣起居注金守剛、郎將秦世基如蒙古。

東北面兵馬使報："分司御史安禧設伏於永豐山谷，挾擊東真兵，獲兵仗、鞍馬及所虜男女、牛馬等物。"

乙丑，西北面馳報："蒙兵三十餘騎渡清川江，趣龍岡、咸從。"

丁卯，東北面兵馬使報："東真兵三千餘騎入登州。"

甲戌，遣諸城防護別監。

癸未，京城戒嚴。

是月，蒙兵入泰州殺副使崔濟，擒其妻子，州人多被害。

六月乙酉，王如奉恩寺。

戊子，蒙古候兵入開京，遣將作監李凝犒之。

癸巳，平章事致仕金台瑞卒。

蒙兵至南京，遣李凝請退兵，甫波大云："去留在車羅大處分。"

乙未，蒙兵至稷山，遣侍御史金軾詣屯所，請客使三人來。

辛亥，西北面兵馬使報："蒙古軍至西京。"

壬子，金軾伴客使如車羅大屯所。

秋七月丙辰，車羅大使佐十八人到昇天館。戊午，王邀宴于梯浦館。

庚午，以崔竩爲右副承宣。

壬申，金軾自車羅大屯所安北府還，云：“車羅大曰：‘王若親來，我即回兵，又令王子入朝，永無後患。’”

癸酉，流上將軍趙晟于海島。晟性强暴，多占人土田，謗訕國家分田制禄。妻兄隊正申巨龍等恐禍及己，陰錄罪惡，規以自解。晟知之，反誣巨龍等謀叛。崔竩訊之，巨龍等乃上所錄書，流晟于島，籍其家。

宰樞等請遣王子講和於蒙古，不聽，崔滋、金寶鼎等力請，許之。宰樞更奏：“先遣宗親觀變，然後可遣也。”乃遣永安公僖贈車羅大銀瓶一百、酒果等物。

永安公僖自車羅大屯所還，云：“車羅大問曰：‘何爲來?’對曰：‘大人召還南下軍兵，且禁侵蹂禾穀，國王喜甚，遣臣奉一觴。’車羅大曰：‘太子到日，當退屯鳳州。’”

戊子，宰樞奏：“請遣太子，以活民命。”王猶豫未决。宰樞又遣金軾告車羅大曰：“待大軍回歸，太子親朝帝所。”車羅大許之，曰：“回軍後，王子可與松山等偕來。”於是，禁掠昇天府甲串江外及諸島人民。時内外蕭然，計無所出，但祈禱佛宇、神祠而已。

壬寅，復遣金軾齎酒果、銀幣、獺皮等物如車羅大屯所餞之，以觀其意。

蒙兵陷神威島，孟州守胡壽被害。

別將李成義、劉巨，本自蒙古來投人也，欲誘松山還蒙古。及過江，斬其首，以要功於彼，乃紿松山

曰："此國疑汝，欲殺之，奈何?"松山頗有懼色。成義等得間，約與逃歸，松山從之，將與同來王兒郎加大、王度、庭玉、李陽等謀偕行。李陽告于教定所，執成義、劉巨斬之，配松山等于海島。尋知松山爲成義所陷，即召還慰諭。

九月丁巳，幸賢聖寺。

戊午，金軾馳報："車羅大收兵退屯鹽州，又督還南下甫波大軍馬。"

辛酉，賜内侍少卿宣仁烈紅鞓一腰，崔竩腹心也。

京城地震。

己巳，西海道按察使報："蒙兵六船侵昌麟島，瓮津縣令李壽松率別抄擊却之。"加壽松七品。

壬申，金守剛還自蒙古。守剛懇乞回軍，帝許之，仍遣使與守剛偕來。

癸酉，幸梯浦館，迎蒙使。

戊寅，幸賢聖寺。

冬十月丁亥，幸乾聖、福靈二寺。

壬寅，幸外院九曜堂。

十一月癸丑，令四品以上議遣子入朝便否及備禦蒙古之策。

乙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十二月壬寅，以鄭准知門下省事，李世材爲御史大夫，朴洪茂爲樞密院副使，皇甫琦爲左僕射。

遣安慶公淐、左僕射崔永如蒙古。

（戊午）四十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放朝賀。

癸丑，流大將軍宋吉儒于楸子島。

己巳，以崔永參知政事。

二月壬午，永嘉侯崔瑼死。

甲午，燃燈，王如奉恩寺。

己亥，地震。

是月，蒙兵城義州。

三月甲子，幸乾聖、福靈二寺。

丙子，大司成柳璥、別將金仁俊等誅崔竩，復政于王。

以璥爲樞密院右副承宣，朴松庇爲大將軍，仁俊爲將軍，餘皆賜爵有差。

己卯，王御康安殿，百官陳賀如新即位。禮畢出，朴松庇、金仁俊以時服，率諸功臣、左右別抄、神義軍、都房等入殿庭羅拜，呼萬歲。發崔竩家貲，分給有差。

夏四月庚辰朔，賜柳璥、金仁俊、朴希實、李延紹、朴松庇、金承俊、林衍、李公柱等衛社功臣號，其中有干賤隷者，至子孫皆令許通。一等賜米二百石、彩段百匹，其次米百石、彩段百匹，甲第及土田有差。

壬午，賜五軍、神騎等銀、穀有差，又賜篤癈疾者。

乙酉，親醮三界。

辛卯，幸王輪寺，各番都房、夜別抄、神義軍、書房、殿前擁駕而行，觀者感泣。

丁酉，別賜夜別抄、神義軍人米三斛、銀一斤、

布三匹。

辛丑，蒙兵候騎一千入遂安界，遣夜別抄禦之。

己酉，王聞車羅大遣使來，覘出陸之狀。是日，出文武百官于昇天府，移市肆，修宫闕、官僚家戶。

五月甲寅，王以兵衛涉海，御昇天府闕，引見車羅大客使波養等九人。

壬戌，以濟州貢馬及崔竩所畜胡馬，分賜文武四品以上。

西海道按察使任睦荒于酒色，以員外郎李惟信代之。

慶尚州道按察使李洪靖公行請謁，以刑部員外郎金祿延代之。祿延掊克，倍於洪靖。

博州人避兵，入保葦島。國家遣都領郎將崔乂等率別抄鎮撫之，州人反殺乂及指諭尹謙、監倉李承璡。乂所領兵皆逃匿蘆葦間，跡而盡殺之，遂投蒙古。唯校尉申輔周乘小舟逃來，告於兵馬使，即遣兵追之，取婦女幼弱而還。

丁卯，遣將軍朴堅、郎將金君錫宣諭葦島。

庚午，安北別將康之俊自葦島來降，賜銀九斤、米二十斛，仍除攝郎將。

六月庚辰，王如奉恩寺。

己丑，蒙古余愁達、甫波大等各率一千騎來，屯嘉、郭二州。

壬辰，賜張漢文等及第。

賜北界諸城戶長、郎將各白銀一斤、皂羅二匹。

癸巳，平章事柳韶卒。

乙未，車羅大遣波乎只等六人來。

丙申，幸梯浦館，引見波乎只。傳車羅大之言，曰："皇帝敕云：'高麗國如實出降，雖雞犬一無所殺，否則，攻破水内。'今國王及太子出降西京，則便可回兵。"王曰："予既老病，不可遠行。"乃遣永安公僖、知中樞院事金寶鼎如車羅大屯所。

庚子，西北面兵馬使報："蒙兵候騎過西京。"京城戒嚴。

癸卯，流樞密院使崔昷于黑山島。

甲辰，蒙兵候騎到鹽、白等州，余愁達屯兵平州寶山驛。

金寶鼎與余愁達所遣客使八人來。

丁未，幸梯浦館，寶鼎奏曰："余愁達語臣云：'皇帝以高麗之事屬我與車羅大，汝知之乎？吾以爾國降否决去留耳。國王雖不出迎，若遣太子迎降軍前，即日回軍，否則，縱兵入南界。'對曰：'太子當來見耳。'"

秋七月壬子，復遣金寶鼎如余愁達屯所，請以數騎來見太子於白馬山。余愁達曰："我往見太子乎？太子來見我乎？"默不言。寶鼎曰："非敢煩大官人見枉，只畏大兵耳。"余愁達曰："太子如欲見我，期於猫串江邊。"

乙卯，宰樞以余愁達去昇天府漸遠，而召見太子，恐有不測之變。遣譯語康禧齎酒果往慰，仍覘事變。

又遣員外郎李祿綏等見余愁達，曰："太子有疾，待疾愈往見。"

戊午，余愁達遣使來，曰："國王縱不出迎，太子有來見之約，吾欲回兵。然使者往復數四，而太子不至，是侮我也。今欲知一决，又遣使介，惟國王生死之。"王亦不出迎，遣人辭謝。

庚申，李祿綏還奏曰："余愁達言'已知汝國之詐，乃縱兵侵掠。'"

乙亥，都兵馬宰樞所奏："功臣柳璥、金仁俊、朴希實、李延紹、金承俊、朴松庇、林衍、李公柱等，奮舉忠義，再造王家，匡正三韓，帶礪難忘。雖超授爵秩，不足以酬答。依三韓壁上功臣例，柳璥、仁俊宜爵其子六品，給田一百結，奴婢各十五口。希實、延紹、承俊、松庇、林衍、公柱爵其子七品，給田五十結，奴婢各五口。無子者，爵其甥姪女壻中一人。圖畫壁上，各陞鄉貫之號。其同力輔佐車松佑以下十九人，亦皆陞秩，許一子九品職。若崔忠獻罪盈惡稔，崔怡專權擅命，宜削去圖畫，罷廟庭配享。"從之。

八月癸未，永安公僖還自車羅大屯所。

庚寅，車羅大以兵來，屯舊京，遊騎散入昇天府、交河、峰城、守安、童城，掠人民牧羊馬。

癸巳，日中黑子大如子。翼日，又如人形。

乙未，赦。

丙申，幸賢聖寺。

戊戌，車羅大遣蒙古大等十五人來。

己亥，幸梯浦宫，引見，客使曰：“太子出，則兵可退矣。”王曰：“太子有病，豈能出哉？”

乙巳，蒙兵攻西海道嘉殊窟、陽波穴，皆降之。陽波穴有上中下三穴，蒙兵自山上縋下甲士於上穴口，槍斧皆不得入，爇草投穴中。遂安縣令朴林宗自縊死，防護別監周尹率別抄出戰。民潰，尹中流矢死。嘉殊穴別監盧克昌亦被擒。

九月辛亥，親醮於内殿。

壬子，蒙兵三百餘騎來，屯甲串江外。

戊午，廣福山城避難吏民殺防護別監柳邦才，降於蒙兵。

庚申，幸乾聖、福靈二寺。

庚午，蒙兵自窄梁來，屯甲串江外，籠絡山野。

辛未，幸王輪寺。

甲戌，安慶公淐偕蒙使還到昇天館。

乙亥，幸昇天闕，迎蒙使。

冬十月己卯，遣全光宰饗車羅大，請退兵。

壬寅，親設百座道場。

是月，忠州別抄設伏朴達峴，狙擊蒙兵，奪所擄人物、牛馬、兵仗。

十一月丁未，令文武四品以上陳禦蒙兵策。

丙辰，蒙古千戶劉於介率九人來投。

戊午，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酉，以金之岱爲樞密院副使，柳璥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丙子朔，以崔允愷爲左副承宣。

東真國以舟師來，圍高城縣之松島，焚燒戰艦。

丁丑，以卒樞密院使閔曦、金慶孫，刑部尚書朴暄皆有功於國，賜妻子各銀一斤、米三石。

己丑，蒙古散吉大王、普只官人等領兵來，屯古和州之地。

龍津縣人趙暉、定州人卓青以和州北附蒙古。蒙古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以暉爲總管，青爲千户。

戊戌，達甫城民執防護別監鄭琪等投蒙古兵。

賜諸王、宰樞、顯官、致仕三品租各十斛，四品八斛，五品六斛，六品及合入外官參職員四斛。

壬寅，以崔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起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鄭准參知政事，李藏用爲政堂文學，李世材知門下省事，趙珣守司空，金寶鼎爲樞密院事，金之岱同知樞密院事，柳璥、皇甫琦、孫挺烈並爲樞密院副使，金佺、朴成梓爲左右僕射，鄭世材爲右副承宣。

甲辰，遣將軍朴希實、趙文柱，散員朴天植如蒙古請達魯花赤，曰："本國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不樂内屬故爾。今崔竩已死，即欲出水就陸，以聽上國之命，而天兵壓境，譬之穴鼠爲猫所守，不敢出耳。"

是歲，諸道禾穀盡爲蒙兵所獲。

（己未）四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朔，放朝賀。

丁未，蒙古攻成州岐巖城，夜別抄率城中人與戰，

大敗之。

東真寇金剛城，遣別抄三千人救之。

戊午，以鄭芝爲西北面兵馬使，金允候爲東北面兵馬使。

賜諸寺院僧徒及江華任内諸縣人民租有差。

丁卯，遣刑部侍郎李凝如西京王萬戶、沙居只屯所。

賜合入各官吏民租有差。

二月戊子，燃燈，王如奉恩寺。

庚寅，宴諸王、宰樞。王再舉手以示群臣，曰："凡赴宴者，拍手以助予樂。"酒闌，王猶樂甚，群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至暮乃罷。

甲午，創離宮于摩利山南。先是，校書郎景瑜請'於是山創闕，則可延基業'，從之。

庚子，李凝還自西京曰："王萬戶云：'汝國王不愛百姓耶？何聽尹椿、松山之言，不出降乎？降則秋毫不犯。'"時王萬戶率軍十領，修築西京古城，又造戰艦，開屯田，爲久留計。

癸卯，幸賢聖寺。

是月，徙西京、黃州民于德積島。

盜發厚、睿二陵。

三月乙巳，幸乾聖、福靈二寺。

壬子，別將朴天植偕車羅大使者温陽加大等九人還，奏曰："朴希實、趙文柱至車羅大屯所，謂曰：'我國但爲權臣所制，違忤帝命者有年矣。今已誅崔

竝，將復舊都，遣太子朝見。’車羅大等喜形於色，曰：‘若太子來，則須及四月初吉。’”

癸丑，王引見温陽加大等于康安殿，温陽加大問太子入朝之期，王以“五月”對，温陽加大怒曰：“我兵進退，在太子行李遲速，若待五月，何其晚也?”王不得已，約以四月，仍贈金銀、布帛。温陽加大又云：“欲見太子面約。”

丙子，太子出宴客使于重房，期以四月二十七日。

令州縣守令率避亂民，出陸耕種。

北界艾、葛二島合入各驛人殺京別抄七人，投蒙古。

辛未，王不豫，赦中外二罪以下囚，又遣崔寧、許珙沿海放生。

夏四月甲申，王病篤，分遣近臣，禱諸神祠、道殿，赦二罪以下囚，又放生。

辛卯，停今年東堂監試。

移御柳璥第。

甲午，遣太子倎奉表如蒙古，參知政事李世材、樞密院副使金寶鼎等四十人從之。百官餞于郊，文武四品以上出銀各一斤，五品以下出布有差，以充其費。國贐馱馬三百餘匹，以馬不足，抑買路人馬，以故兩班乘馬者少。表云：“竊念小邦嘗有統兵之權臣，久專提兵，於國事落此指揮之內，不自制焉，故於應奉之間，頗多違者。蓋皇靈之幸賴，而凶竪之易除，將萬世以爲期，罄一心而盡力。使比來入竄之遺俗，皆相

率出居於舊墟。嗟！小臣老病既深，亦皇帝所及知也，肆今日不得親朝，令太子姑且往覲。伏冀陛下炤諳此意，采納其言，更加字小之恩，俾效輸忠之職。”

丁酉，流散員閔偁於黑山島。

命營假闕於三郎城及神泥洞。

移御社堂洞閔脩第。

五月乙巳，賜十二功臣銀瓶各五事、米二十石，其餘功臣亦賜有差，名爲端午宣賜。

丙午，北界兵馬使報：“車羅大暴死，帝遣人來，執阿豆、仍夫、三彌等三人而去。”

庚戌，親醮三界。

六月乙亥，太白晝見。

庚辰，蒙古元帥余愁達、松吉大王所遣周者、陶高等與參知政事李世材來，世材奏云：“五月十六日，太子至虎川，大雨水漲溢。從者皆請留宿，以待水落，太子不聽，遂行。越一日，至東京，東京人曰：‘明日，大兵將向高麗。’太子遣臣及金寶鼎，各以白銀五十斤、銀尊一、銀缸一、酒果等物，遺元帥余愁達、松吉大王。十九日，太子見松吉，松吉曰：‘皇帝親征宋國，委吾等征爾國，業已發兵，爾何來耶?’太子答曰：‘我國惟皇帝及大王之德是賴，僅保餘喘，將奉觴于大王及諸官人，然後入覲于帝，故來耳。’松吉曰：‘汝國已離江都乎?’太子曰：‘州縣民已出島矣，王京則待皇帝區處，以徙都耳。’松吉曰：‘王京猶在島中，何可罷兵?’太子曰：‘大王嘗言：太子入朝則罷

兵，故今我來爾。兵若不罷，小民畏懼逃竄，後雖敦諭，誰復聽從，大王之言，其可信乎？'松吉等然之，駐兵不發，乃遣周者等來，爲壞城郭也。"

壬午，王引見客使于時御宫，周者等諭以壞城之事。

癸未，始壞江都内城，客使督役甚急，諸領府兵不堪其苦，泣曰："若知如此，不如不城。"

乙酉，城郭摧折，聲如疾雷，震動閭里，街童巷婦皆爲之悲泣。

己丑，命安慶公餞客使，贈金銀、布帛甚多。

庚寅，客使聞外城不壞曰："外城猶在，可謂誠服乎？盡壞乃還。"國家賂以重寶，即令都房壞外城。時都人以謂内外城盡壞，必有以也，争買船，船價湧貴。

壬寅，王薨于柳璥第。大將軍金仁俊欲奉安慶公嗣位，兩府議曰："元子繼体，古今之通義也。况今太子代王入朝，而以弟爲君，可乎？"遂頒遺詔，其略曰："余德薄負重，疾病彌留。惟王位不可久虚，矧予元子，其德足以升聞于上，乃命以位。凡爾官司，各執爾事，聽受嗣王之令，嗣王奉使未還間，軍國庶務，聽於太孫，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易月之服，三日而除。"王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八。謚曰孝安，廟號高宗，陵曰洪陵。忠宣王二年，元贈謚忠憲。

李齊賢贊曰："王舊學於俞升旦，享國垂五十年。蓋學問以畜其德，畏慎以保其位，民悦之而天佑之也。"史臣曰："高宗之世，内有權臣相繼，擅執國

命，外有女真、蒙古遣兵歲侵，當時國勢，岌岌殆哉。然王小心守法，包羞忍恥，故得全寶位，而終見政歸王室。敵至則堅城固守，退則遣使通好。至遣太子，執贄親朝，故卒使社稷不殞，而（傅）〔傳〕祚有永云。”

高麗史二十五

世家卷第二十五

元宗一

元宗忠敬順孝大王諱禃，字日新，舊諱倎。高宗長子，母曰安惠太后柳氏，高宗六年己卯三月乙酉生。二十二年正月，冊爲太子。四十六年四月，入朝蒙古。六月壬寅，高宗薨，金仁俊以戎服率甲士及東宮僚屬，奉太孫諶入大內，權監國事，文武百官詣殿陳賀。遣別將朴天植告哀于蒙古。

秋七月乙巳，平章事宋恂卒。

乙卯，有事于太廟。

己巳，西京蒙兵闌入青松、安嶽、海州，驅掠人物而去。

太白晝見經天。

庚午，遣監門衛錄事韓景胤、權知直史館洪貯于日本，請禁海賊。

北界別抄都領郎將李陽著率兵將移于椒島，麾下紿曰：“請下陸而畋。”遂殺陽著及京兵，浮海而逃。

蔚珍縣令朴淳船載妻孥、臧獲並家財，將適蔚陵。城中人知之，會淳入城，被拘留，舟人以其所載遁去。

八月丙子，太孫加元服于麗正宮，受字曰晴。

己卯，朴希實、趙文柱偕蒙使尸羅問等來。

辛巳，太孫迎詔于重房，詔曰：“每年汝以出島爲奏，依汝所奏，來出陸地，揀居南京、西京等處，今從爾便。緣此已降宣諭訖，有違元奏，屢發狂詞，將不恤生靈之命崔令公者，已行殺訖。今奏出島歸居王京效力事，今若依汝奏，出居王京時，汝之未降，時太宗合罕皇帝在，日後及朕即位時，凡所降高麗人，令汝管領。或不管領臨時，朕自裁焉。將殺訖不恤生靈崔令公輩，朴尚書、趙尚書二人，令管汝之所委萬戶，特賜金符去訖。”初，希實等踰蜀山，追皇帝南征行在所，三月十五日，謁帝于陝州，帝曰：“汝國王每食言，汝等何爲來耶?”希實具陳表意，仍奏請罷西京、義州屯兵，令民安業。帝曰：“爾等既欲與我同心，何憚我兵駐爾境？且西京以外，嘗爲我兵駐處，爾國若速出島，第勿令侵擾耳。太子之行，不出爾國，則可與俱還，如入吾地，其以單騎來朝。”

乙酉，太孫餞尸羅問，尸羅問出也速達牒曰：“帝所往來宣使及本處使佐沿路，站赤闕少。西京以南，汝國列置站赤，人戶鋪馬，一切所須諸物，照依已前設置，無得少闕，西京以北，合用站驛，亦宜准備

安置。”

丙戌，忠清道按察使報：“東界叛民引蒙兵入寇。”

九月丙辰，朴天植偕也速達使者加大、只大等九人還。

己未，葬高宗于洪陵，太孫釋服。

辛酉，太孫迎加大等于重房，加大曰：“吾等當巡審水內及陸居之狀。”加大發向喬桐，只大發向安南。

冬十月壬午，諸功臣畋於江外，會將軍李仁恒第，置酒張樂，達曙乃罷。先王纔葬，嗣王未還，遊獵宴樂，時議譏之。

十一月癸卯，李世材偕蒙使於散等四人來。初，世材在燕朝，洪福源子使人訴於帝曰：“高麗出降，非真也。”世材知之，先告也速達曰：“聞有讒者，願勿聽。”也速達即收福源子，遣於散，偕世材來，審出陸之狀。於是，發軍三十領，創宮闕於舊京。

己酉，太孫宴蒙使於散。於散責以出陸稽緩，大將軍朴希實對曰：“頃者吾與尸羅問謁帝，敕臣等曰：‘爾國必運木石，以爲宮室，限三載罷兵，待營搆畢，即令出居。’況今嗣王未還，臣等何敢自專，且帝豈妄言耶?”於散默然。

甲寅，西海道出排別監馳報：“今兵出陸者，皆爲蒙兵所虜，請停出陸。”

丁巳，蒙兵入坡平縣，驅掠人物，潛遣鋭卒擊之。

庚申，地震。

是月，京城大饑，官吏與民就食南州者，絡繹於

道，重房、御史臺禁官吏出關，官吏餓死者多。

閏月庚辰，清化公璟卒。

甲申，兩府請除授百官，太孫讓曰："我雖監撫，至於選授，非所敢專，必待君父之還。"兩府固請曰："我國專賴領府，以爲藩垣，今校尉隊正死者大半，不可不填闕。"太孫勉從之，乃除授五品以下。

丙戌，太孫宴蒙使於散。

十二月辛丑，太孫以監察御史金壽安嘗所受學，賜犀帶一腰。

庚戌，蒙兵入松都，驅掠康安殿，守者别將大金就擊走之，奪俘而還。

甲寅，太孫宴金仁俊。

己未，以中書平章事金起孫兼門下平章事。

庚申，也速達使者阿介等十二人來。辛酉，太孫宴阿介等。

（庚申）元年春正月戊寅，太孫以趙珣參知政事，崔昷爲樞密院使，金佺、朴成梓爲樞密院副使。珣以連姻國戚，不得入省臺，至是除之。又有知天文而拜太學博士者，能暴虎而爲侍御醫者，銓注之顛倒如此，人嘲之曰："占星太學博，捉虎侍御醫。"

白州蘇復别監金守磾與别將于琁投于也速達，訴曰："高麗復都舊京，非實也。"也速達信之。

除宰樞以下給舍中丞以上讓謝箋。

癸未，席島、椵島人謀叛，西北面兵馬使李喬遣都領韋得柔擊之，斬其魁來同等。

命右副承宣金仁俊推撿別宫田。

戊子，月犯房星，火犯木星。太孫憂懼，赦。不務修省，反赦元惡以應天，時議譏之。

庚寅，囚叛人金守磾父西京副留金軾於夜別抄所。

戊戌，西海道按察使馳報："安北都領元振叛，執其州副使文秀及慈州副使金脉，殺之，甕津縣令鄭崇降於蒙古。"

二月庚子，以濟州副使判禮賓省事羅得璜兼防護使。朝議濟州海外巨鎮，宋商島倭，無時往來，宜特遣防護別監，以備非常。然舊制但守倅而已，不可別置防護，遂以得璜兼之。且故事，京官秩高者補外職，秩不相當，則皆以本職帶前字赴官。今若以前銜鎮之，亦無威重，故令銜頭除前字，仍帶判事，其通牒按察使稱防護使。

己酉，燃燈，太孫如奉恩寺。以十五日寒食，是日預行之，從禮部言也。

壬戌，王在京兆府聞訃，服喪三日而除，受忽必烈大王之命，乃還。

銜內都兵馬錄事陸子襄剃髮投于蒙古，囚于琔、子襄父及兄弟。

癸亥，將軍金承俊、侍郎李凝、散員閔洪濟等偕蒙使加勿等六人，先到昇天館。也速達在道，謂王曰："三月上旬，皆出古京，金仁俊當率百官，迎于西京。"王曰："我國多賊而國無主，仁俊不可離京。"也速達不復言，但再言撫恤于琔、守磾父子兄弟。於

是，兩府議放于琔等族類。

乙丑，令大小官民僧道各營屋宇於古京。

遣參知政事李世材、同知樞密院事皇甫琦、右副承宣蔡楨等，迎駕于西京。時王已過西京，束里大、康和尚等爲達魯花赤，隨王而來，束里大怒曰："何其迎之晚也？往者于琔之言，誠不虛矣。"和尚，本國晉州人，小時被俘入蒙古，改名守衡。

三月戊辰朔，日食。

太孫欲還都舊京，以大將軍金方慶、將軍金承俊給事中，趙文冑中丞，金洪就爲出排別監，發米六千四百二十斛，分給諸王百官人一斛以助營屋之費。

庚午，以金方慶知刑部事。

壬午，太孫與諸王、文武百僚率三別抄精鋭，出梯浦迎駕。

甲申，王與束里大入開京，行視營築，出次昇天府北郊，束里大欲試王意，請先行。王信之，先入昇天闕，束里大恚怒，出屯于野。王請入城，束里大辭以"彼此意異，吾欲還歸。"

乙酉，又退屯于烏山，太孫自江華來謁。翌日，太孫率御史中丞金洪就、將軍白永貞等至束里大屯所請之，賂鸚鵡盞、白銀三十斤，束里大乃許之。

丁亥，忽必烈大王即皇帝位，詔還西京屯兵。

王與束里大同舟渡海，自承平門入闕，命宰臣告于景靈殿。

初，憲宗皇帝南征，駐蹕釣魚山，王自燕京赴行

在，道過京兆、潼關。守土者迎至華清宮，請浴温泉，王謝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其知禮。至六槃山，憲宗皇帝晏駕，而阿里孛哥阻兵朔野，諸侯虞疑，罔知所從。時皇弟忽必烈觀兵江南，王遂南轅間關，至梁楚之郊，皇弟適在襄陽，班師北上。王服軟角烏紗幞頭、廣袖紫羅袍、犀鞓象笏，奉幣迎謁道左。眉目如畫，周旋可則，群僚皆以品服排班于後。皇弟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大加褒奬，與俱至開平府。本國以高宗薨告，乃命達魯花赤束里大等護其行歸國。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皇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太子倎來朝，適鑾輿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倎爲王，遣送還國，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而得一國也。"陜西宣撫使廉希憲亦言之，皇弟然之，即日改館，顧遇有加。

癸巳，王萬戶遣人歸我國男女六十餘人。

旱。

乙未，雨。

束里大、康和尚見王曰："館待日厚，感則感矣，然忽必烈大王所以遣我者，非爲在島中，徒哺啜也，如之何？"王無以對。召兩府議之，分文武兩班及諸領府爲三番，往來開京，以示遷都之意。

夏四月庚子，東里大欲往開京，出屯于昇天府北郊，遣上將軍申思佺等，率初番文武兩班十六領士卒，先往開京。

壬寅，没蕃三人逃來，東里大曰："此輩好爲妄言，交構兩國，以阻和親。"遂斬二人。

乙巳，同知樞密院事孫挺烈卒。

丙午，蒙使荆節等二十五人賫書來。王以病，命太孫迎之。其書曰："我太祖皇帝肇基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芟夷群雄，奄有四海，先降後誅，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勁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彰彰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朝夕。爾初以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閔，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飭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將回戈於錢塘。殆餘半載，乃知爾國内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内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邊閫，斷

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飛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俊，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内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立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兹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予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蓋帝未即位時，聞王至西京留八九日，疑有變故，賜是書焉。

戊申，宰樞功臣宴蒙使于館。荆節謂館伴李松縉曰：“作詩贈之而後飲。”松縉援筆題詩，節和之，飲酒甚樂。

庚戌，遣太府少卿張季烈賫祝壽疏及方物如蒙古。

辛亥，放出諸島罪徒。

戊午，王即位于康安殿。灌頂受菩薩戒于慶寧殿，御康安殿，受百官朝賀，後著黄衣，坐龍床南面，束里大、波透上殿，據床東面。太孫、公、侯、伯、宰樞、文武兩班參上，以次入殿庭，參外立殿門外。上表行禮，呼萬歲。禮畢，王入閣，命太孫宴客使，僕

射以下兩班侍宴。

庚申，也速達放還金寶鼎、金大材等一百人。

辛酉，蒙古遣其多大，詔曰："朕祗若天命，獲承祖宗丕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大小之間也。以爾歸款，既冊爲王，今得爾與邊將之書，因知上下之情，朕所憫焉。凡所啓稟，區處于後：一，出水就陸，以便民居事，此朕所喜也。今時方長育，不可因循，自誤歲計，更當勸課農桑，以阜殘民。一，請罷軍士事。若留軍壓境，不無騷動，已敕將帥，即日班師。其體朕兼愛之心，毋自疑懼。一，前年春被虜逃來人民，乞放還事。已下有司，遍行刷會，自言約之後，逃虜人等，放令還國，到可收係存恤。一，凡爾國中應有作過犯罪，欽依前來已降赦文施行。軍人擅掠人物一絲者，具以實聞，依條斷罪。"

甲子，荊節、其多大等怒贈遺不如意，卷坐席而去。節初不近娼兒，所得幣帛，分與麾下，至是，人欺其詐。

丙寅，遣永安公僖如蒙古賀即位，表曰："千齡啓旦，如日之昇，四海爲家，受天之祐，統臨之始，欣戴所同。恭惟聖烈丕承，神謀果斷。修文偃革，舞干羽于兩階；發政施仁，湊梯航於萬國。惟新景命，益擁洪休。伏念臣祗襲藩封，阻詣蟹朝之列，向緣庭覲，倍輸鼇之誠。"陳情表曰："大觀利賓，于王恪修侯度；欒土爰得，我直深荷聖知。薄言旋歸，祗自感泣。恭惟文思天縱，聖敬日躋。近悦遠來，尺地莫非其有；

教成俗美，黎民於變時雍。念生邊陬，常昧撙節。頃屬趨參於帝闕，多慚拙澁於朝儀，何圖護短以哀矜，優錫非常之眷眄？俾居桂邸，駢羅綺繡之筵；適賜椒觴，備奏笙簫之樂。旨酒嘉肴之既足，彤纓寶馬之又頒。俯憐拱北之誠，仍愍思南之翼。讒説錦成於萋斐，謀沮一行；皇明鏡察以掃除，敕還千里。比及來歸之無恙，其爲感戴也有加。伏蒙今月十日，使臣荆節奉傳詔旨云：'完復舊疆，永爲東藩。'祇膺聖旦之推恩，繼襲先人之守土。昔往奚期於至此，今來罔省其使然。詔云：'未臣服者，唯爾國與宋耳。'其謂宋不服者胥矣，顧如小邦，恒事大國，豈於此統一之際，而敢懷携貳之心？無歲不聘而咸服指揮，況臣親覲而過蒙慰諭，何曾比予於是，不知所以爲然。退而省私，微我有咎，唯前日畏威而徒處，似有違斯。苟上朝原實以商量，亦可憐者。詔云：'島嶼殘民，窮兵極討，殆非本心，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之出，至仁可知，一函綸綍之俄傳，滿國涕洟之俱墮。詔云：'出彼滄溟，宅兹平壤事。'此孛里歹身自督役。而荆使臣眼所親觀古京，是三十年之久荒，九勤芟凈新構，非一二日之遽就，誠愧蕭條。其往來諸官之歸奏如何，每思念此事，而憂心罔極，誠懇危迫，神明證知。是月二十四日，又承使臣荆節再傳詔旨云：'就陸農桑，以阜殘民，壓境留軍，已敕班師。逃虜人等，放令歸國。國中犯罪者，依赦文施行，擅掠民物者，依條斷罪。'恩靈汪

洋，痡瘵感悅，雖慈母鍾憐於季子，過此何能？自小臣緜及於後孫，以死爲報，緊五段乾坤之施，是三韓金石之藏，爰曁黎蒸，但知蹈舞。臣謹當山海寧變，恒輸任土之虔，日月有臨，敢弛如岡之祝。”

五月戊辰朔，親設功德天道場。

壬申，蒙古歸我逃虜人四百四十餘戶。

癸巳，以時方盛農，除諸道來賀即位。

是月，京畿旱蝗。

六月丁酉朔，下制肆赦，蠲丁巳年以上公私逋租。年八十以上及鰥寡孤獨、篤疾廢疾者，各給奉養一人，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其門。燕京侍從臣僚超受爵秩，餘並依前代赦令。改第衛社功臣，以第一柳璥爲第五，金仁俊爲第一。

戊戌，王如奉恩寺。

王以大旱，去陽傘，禁兩班著帽。

壬寅，親設消道場。王始視事。

戊申，以金仁俊爲樞密院副使。

流刑部侍郎李凝于遠島。初，凝從王如燕京，謂永寧公綧曰：“公若欲爲王，誰曰不可？”故及。

庚戌，地大震，墻屋崩頹，京都尤甚。

遣金寶鼎如東里大屯所禊飲，東里大謂寶鼎曰：“爾王之東還也，奏帝曰：‘臣之國，即還都松京。’今已踰數月，何其恬不爲慮？爾等有幾頭乎？吾惟一頭，是以爲恐。留欲何待，吾其還矣。”寶鼎無以對。

丙寅，以小祥，移安高宗木主於魂殿，神御于天

壽寺。

王改名禃。

秋七月己巳，蒙古帝平阿里不哥，遣使頒赦。阿里不哥，帝之母弟也，僭號和林，至是平之。

癸酉，地震。

乙亥，以濟州貢馬，賜東西四品以上。

庚辰，太白晝見。

丁亥，追尊母后爲王太后。

束里大遣人曰："舊京宮室民居經營垂畢，吾欲往西京。若永安公來，當與俱還，否則便歸，請辦送進獻及贈遺也束達物件。且吾來時馬匹，漸死幾盡，並送馬五十匹。"

戊子，宰樞會議束里大去留便否，皆曰："主上親請留之。"

己丑，幸束里大屯所，束里大與王同床而坐，置酒。王請留甚切，束里大曰："歸計已定，不可留。"

壬辰，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滋卒。

八月丁酉，冊妃柳氏爲王后，子諶爲太子。

癸卯，束里大在西京，寄書于王曰："聞帝諭旨，島子裏坐底你識者，揀那裏坐底你識者，王喜耶不？文武群臣亦喜耶不？"

甲辰，宰樞詣闕賀，且議奏爲帝祝壽於九所。

戊申，太府少卿張季烈、將軍辛允和還自蒙古，云："臣等詣新都開平府，帝曰：'朕即祚後，爾國最先來賀，多喜多喜。聞王親朝，待王來，可與俱還。'

臣等留待永安公，一赴中書省宴，再赴御宴。帝曰：‘爾國事大國四十年，今茲朝會者八十餘國，汝等見其禮待之厚如爾國者乎？’賜衣帛有差。”

己酉，束里大等復來。

壬子，永安公僖賫詔三道，還自蒙古。翌日，王邀束里大、康和尚等迎詔。一曰：“漢自武帝之後，創業守成之君，即位伊始，莫不改元，所以示天下萬世端本正始之傳也。國家累聖相承，廓開大業，禮文之事，有所未遑。朕獲纘丕圖，思復古治，已於今年五月十九日，立號爲中統元年。使還，宜播告之，俾知朕意。”一曰：“衣冠從本國之俗，皆不改易。行人惟朝廷所遣，予悉禁絶。古京之遷，遲速量力，屯戍之撤，秋以爲期。元設達魯花赤孛魯合反兒、拔覩魯一行人等，俱敕西還。其自願托迹於此者十餘輩，來使亦不知定在何所，事須根究，今後復有似此告留者，斷不准從。朕以天下爲度，事在推誠，其體朕懷，毋自疑懼。”一曰：“卿自冊世封，再遣使傳，方物之獻，誠意以將，今聞寺社之祈，益見肺肝之瀝。凡所陳乞，已詔施行。來价言還，特頒寵命，苟裕民而利國，當適便而隨宜。今賜卿虎符國王之印並衣段、弓刀等物。”

庚申，宴蒙使于大殿。

辛酉，王餞束里大于郊。

癸亥，王邀前王師混元爲師，親自進食。

九月己巳，賜魏文卿等及第。

遣右正言田文胤如蒙古賀改元，謝賜符印兼賫祝壽文而去。

甲申，幸王輪寺。

己丑，幸妙通寺。

甲午，幸外院九曜堂。

蒙古畢千戶、金千戶驅掠帝所放還逃虜人一百九十餘人而去。

冬十月甲寅，宋商陳文廣等不堪太府寺、內侍院侵奪，道訴金仁俊曰："不予直而取綾羅絲絹六千餘匹，我等將垂橐而歸。"仁俊等不能禁。

戊午，以金寶鼎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崔昷守司空、左僕射。

辛酉，御康安殿，下詔冊封長公主爲慶安宮主，宴詔冊使及執事官。

十一月丁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當國恤，奏還宮樂，識者譏之。

辛卯，以司徒絪女爲太子妃。

十二月庚子，慶安宮主下嫁于齊安伯淑。是年，封冊四，嘉禮二，所費金銀千餘斤，米穀三千餘石，布帛不可勝計。

庚申，以金起孫爲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李世材爲中書平章事，金之岱爲政堂文學、吏部尚書，金仁俊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李應韶、鄭芝爲樞密院副使。

王聚宮女于水房，淫縱無節。御史大夫金仁俊移

置水房于外。

（辛酉）二年春正月癸亥朔，放朝賀。

以太子生日爲壽元節。

辛未，地震。

丁丑，內侍郎將崔允通以母老病，辭職歸田。允通武人，時稱其孝。

辛巳，新安公佺卒。

二月丙午，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甲子，幸賢聖寺。

庚午，諭諸道按察使曰："朕欲推仁心，施及禽獸。方春田獵，恐其不麛不卵，違我好生之心。卿等體此，勿獻肉膳。"

壬申，幸乾聖、福靈二寺。

己卯，親醮三界。

夏四月辛丑，以旱，禱于圜丘，乃雨。

己酉，遣太子諶如蒙古，賀平阿里孛哥，表曰："聖捷方傳，四海誰非慶幸；皇恩既積，三韓最是歡忻。爰貢賀章，敢干聰鑑。臣聞舜功尤盛於七旬之格，宣烈愈豐於六月之征，必因不軌之頑，益著難名之德。恭惟皇帝陛下，赫斯怒，爰整旅，揚孟津黃鉞白旄，爰克威，允罔功，劃曲沃素衣朱襮，收復邇遐之域，攬持億兆之心，布以太平，答于咸仰。伏念臣曏當親覲，深荷眷憐，勤勤慰諭以遣還，俾修侯度，比比詔恩之頒示，益感聖慈。君臣間如此遭逢，天地內未之倫擬，細思報效，惟祝壽康。頃者永安公之回也，伏

聞皇帝陛下親舉六師，遠征萬里。且父母苟或有難，噫兒孫烏得不憂，矧下國之安危，係上朝之動作。是用遍扣有靈之佛宇，嘗祈加護於兵威。遣陪臣田文胤齎狀疏往奏其行李內，譯語李贇忽至言：'使臣其奴奉傳聖旨，皇帝以北方平盪事，令行李內一人歸諭國王，以故先來。'斯乃天佑有加，聖謨無敵，朝說成師以出，暮聆唱凱而還。亟馳天下之好音，先曉海隅之荒服，此蓋知臣願捷之方切，謂臣助喜之必深。既承寵誨之丁寧，尤劇感情而忭躍，洎于遺噍，樂以更生。欲明享上之誠，須極臣心所重，玆竭由中之信，乃令世子而朝。顧惟童孩之孱資，豈合趨蹌於聘列，但吾紙上之不能載者，付爾舌端而將往嗚焉。伏冀聖明，悉垂矜聽，俾安心於殘俗，專效職於永年。"

五月丁丑，田文胤還自蒙古。初，文胤謁帝，帝特厚慰，問曰："有所言乎?"對曰："陛下憐我國王，恩至渥也。然讒間者多，願陛下勿信。"及其還，帝命東里大伴行，文胤奏曰："東里大以前年敕還屯兵事，意小邦所讒，憤慍而還，反訴小邦，譸張爲幻。今若伴臣以去，未知他日造何言，以誑陛下，敢請勿遣。"帝從之。

丙戌，賜鄭謙等及第。

六月壬辰，王如奉恩寺。

乙巳，王受菩薩戒。

壬子，地大震。

設五教法席於內殿，禱太子速還。

秋七月辛酉朔，奉安高宗真于景靈殿，移肅宗真于安和寺。

八月辛丑，幸福靈、乾聖二寺。

壬子，幸王輪寺。

九月壬戌，幸昇天府。

癸亥，太子還自蒙古，帝遣侍衛將軍勃立札、禮部郎中高逸民等護其行。

甲申，謁昌、顯二陵。

丁亥，謁洪陵。

冬十月，蒙使焦天翼等來。

（壬戌）三年夏四月，遣判秘書省事朴倫等如蒙古進方物。

秋七月壬寅，朴倫還自蒙古，帝賜王錦九匹，詔曰："來表稱女真侵汝邊境，虜掠人民事，已聞知。前日北鄙叛逆，想卿已悉。既而諸王有言：'先以聽信一二奸人之語，遂成過惡，引咎請和爲辭。'因之按甲，不意去歲輒來，犯我邊民，致有謡動。連兵交亂之際，小人乘而作過者有之，'交兵之事，爲不祥者'，此之謂也。尋當究問，而遣出之。"又詔云："據來使奏告'每歲朝見來時，地里窵遠，騎坐馬匹，多有失盜，去處乞禁約事。'准奏，仰各處達魯花赤、管軍管民官員人等，今後如遇高麗差使臣來時，經過去處，官爲差人防護傳送，無令一行鞍馬諸物疎失。"又詔云："據來使奏告：'本國所産鷹鶻，每歲進奉，乞依數給付鋪馬，及無令人遮當事。'准奏，仰各處達魯花赤、管民

官，如高麗國進奉鷹鶻來時，官司驗鷹鶻數目應副與鋪頭口者，仍仰不以是何人等，無得遮當。”

丙午，幸賢聖寺。

庚戌，宥死囚九人，流于島。

九月庚午，蒙古遣按脱麦徹兒、禮部侍郎劉憲、接伴使康和尚等來，索鷂子及好銅。我國以好銅疑是赤銅，問於憲，答曰：“好銅者，鍮鉐也。”於是，令宰樞至六品收鍮鉐有差。

庚辰，太白犯月晝見。

王餞蒙使于郊外。

遣禮部郎中高汭獻鷂子二十，好銅六百一十二斤，黄白紙各一百張，且奏曰：“聖旨以鷹鷂子奉獻之晚爲諭，又敕以好銅二萬斤進獻。其鷂子者，早趁時而探捕，將貢而養馴。好銅者，初觀詔旨，疑是赤銅，及問來使，則謂之鍮鉐。此物小國鴨綠江內，本非所産，惟上朝漢兒土中買傳而來。言何妄飾，世所共知。然恐違聖敕，罄時所有，收集以進。”

閏月己丑，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

壬辰，幸王輪寺。

辛丑，幸妙通寺。

冬十月己未，重營彌勒寺及功臣堂。初，自太祖以來功臣，皆圖形壁上，每歲十月，爲張佛寺，以資冥福。頃因遷都久廢，至是王命重營設齋。以壬辰年遷都功臣崔怡，戊午年衛社功臣樞密院使金仁俊，上將軍朴希實、李仁桓、金承俊、朴松庇，樞密院使柳

璥，將軍金大材、金用材、金碩材、車松祐，上將軍林衍，將軍李公柱，大將軍金洪就等並圖形壁上。

壬申，王命撤權臣崔沆故宅，以其地分給士庶無家者，取材瓦營室於東山洞。

十一月癸卯，追封敬穆賢妃金氏爲静順王后。

十二月乙卯，郎中高汭還自蒙古，帝頒曆，又詔曰："大小分殊，當謹畏天之戒；往來禮在，要知懷遠之心。卿自東隅，臣屬上國，適我家之有難，越其境以來歸，特侈新封，俾還舊服。凡有所奏，無不允從，如不易衣冠，班收軍戍，去水而就於陸，在虜者聽其歸，若此甚多，難於具悉。豈期弗諒，動則肆欺？向許貢於珍禽，已乖素約；頃小徵於銅貨，又飾他辭。陸子襄，一羈旅也，愍骨肉之睽離，降綸綍而理索，輒爲拒命，是誠何心？玆小事尚爾見違，於大節豈其可保？凡遠邇諸新附之國，我祖宗有已定之規，則必納質而籍民編，置郵而出師旅，轉輸糧餉，補助軍儲。今者除已嘗納質外，餘悉未行。卿自有區處，必當熟議，庸候成言。其歲貢之物，依例入進，毋怠初心，以敦永好。"

丁卯，高汭以陸子襄及于琁妻子如蒙古，表曰："璽書方降，如親睿眷之臨；綸音所宣，諒非愚情之望。披承已往，悚駭難安。陛下冠冕百王，襁褓萬國。一衣定天下，集大統於周家；尺劍入關中，開洪業於漢室。既皇威之大振，何頑寇之足虞，而逆賊李壇，謂天可欺，攘臂敢拒。爰命將而致伐，不延時而就殲，

縱無露布之傳，猶獲風聆之及，四海同慶，三韓最欣。臣緣幸昌辰，恪居遠徼，素加字小寬仁之蔭，悉允聲哀籲請之端。緊聖德既深於撫矜，率遺黎相與之感泣，何嘗一念，不祝萬年？節次使介高汭之回也，拜敕稠重，周邦震疊。其詔旨所諭事件，惡是何語，實所痛心，曾不意聖明之時，有如斯嚴切之責。因念眷憐有厚，則易生讒斥，忠敬無文，則反致嫌疑。今其至玆，或者以此，若乃子襄之妻孥也，豈其違命而不遣。劉憲之行李也，初未有制而俄傳，輒自禀承，尋伻推究，妻已適他，而生一兒，又且懷孕。子雖無恙，也有二箇，皆爲提孩，於使介前，方令召觀曰：‘馹騎上未可偕往，姑使養撫，後當遣來。我其安用而留之，彼則不將而去耳。’迺以此而諭責，甚可爲之兢惶。又如于琁之妻也，雖非詔旨之併稱，亦聽使人之回報，上朝活兒不花、達兒者史丞相等，俱在省中，禀傳宣敕，遂與其人，同諭送將，故不敢違，今此並遣。伏望憐小邦常向內之無貳，念前日幸遇上於不期。萬有千年，永示好生之德；百無一斁，俾殫供職之誠。仍獻金鍾三事、金鐥二事、銀鐥八事、獺皮七十七領、真紫羅五匹、細紵布八匹、紙五百四十張、玳瑁鞘子三。”

己巳，昌原公祉卒。

丁丑，以金起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世材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藏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金純守太尉、判禮部事、太子少師，柳璥守司徒、知門下省事、太子少（傳）〔傅〕，崔温判工部事，金

佺、金仁俊並爲樞密院使，李應韶知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崔允愷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朴松庇同知樞密院事、右散騎常侍，金允候爲樞密院副使、禮部尚書，李之葳、崔瑛爲尚書左右僕射，朴成梓參知政事、判禮部事，仍令致仕。

（癸亥）四年春二月甲寅，赦。

壬申，設消災道場于大觀殿。

癸酉，倭寇金州管內熊神縣勿島，掠諸州縣貢船。

三月甲申，幸賢聖寺。

甲午，高汭還自蒙古言："中書省云：'帝怒爾國前降詔書內，置郵、籍民、出師、輸糧等事，置而不奏，故不賜回詔。'"

戊戌，幸乾聖、福靈二寺。

己酉，幸普濟寺。

夏四月甲寅，遣禮賓卿朱英亮、郎將鄭卿甫如蒙古，獻獺皮五百領、紬一百匹、白苧布三百匹、表紙五百張、奏紙一千張，表曰："君親之義，善貸不違，臣子之情，直陳無隱。一昨使軺之旋返，數條宸綍之奉傳。其所謂置郵事，雖則民殘而未孚，爲其詔諭而曾設，至北境蘧廬之相屬，如上朝行李之所監。其餘並敕之多端，亦欲應時而並稟，但緣遺噍，初沐至仁，蕭然茂草之間，與野獸争家而始集，蕞爾編蓬之下，猶江魚處涸以相濡。若當此時，將籍其數，顧惟蚩氓之常經患難，恐昧法制而益積驚疑。冀回厚睠以徐觀，俾有寧心而允濟。抑又出師輸糧等事，干戈以後，饑

饉相仍，民口之存者，百不二三，土毛之斂者，十無八九。旄倪猶乏於調發，何以助六軍之容；晨夕尚難於饔飧，詎堪供千里之饟？設或忘己力之劣，而但迫皇威之加，今不考實，而苟欲其行，後如失期，則何辭以對？祇自增其譴責，懼將負於生成，進退誠艱，憧惶罔措。伏望曲加惻隱，優賜矜憐，恕輿情以不嚴，徇事勢而勿亟。姑且置於大度之外，使自由於至恩之中，竢其民產之有恒，漸爾土田之爰闢，然後惟命，永示好生。”

遣大官署丞洪泞、詹事府錄事郭王府等如日本國，請禁賊，牒曰：“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設有他船枉憑他事，濫擾我沿海村里，嚴加徵禁，以爲定約。越今年二月二十二日，貴國船一艘，無故來入我境內熊神縣界勿島，略其島所泊，我國貢船所載多般穀米並一百二十石、紬布並四十三匹將去，又入椽島，居民衣食資生之具，盡奪而去，於元定交通之意，甚大乖反。今遣洪泞等齎牒以送，詳公牒，並聽口陳，窮推上項奪攘人等，盡皆徵沮，以固兩國和親之義。”

丙辰，郎將鄭子卿妻孫氏，宰臣挺烈之女也，曾私家奴良守、徐均，事覺，死于獄中。

庚申，醮三界于內殿。

辛酉，幸妙通寺。

丁卯，幸王輪寺。

甲戌，幸外院。

五月己丑，以旱，徙市。

丙申，大雨。

壬寅，遣左正言郭如弼如蒙古獻鷂。

六月庚戌，王如奉恩寺。

是月，日本官船大使如真等將入宋求法漂風，僧俗並二百三十人泊開也召島，二百六十五人到群山、楸子二島。太宰府少卿殿白商船七十八人，自宋將還本國，漂風失船，以小船泊宣州加次島，命全羅道按察使給糧船護送其國。

秋七月乙巳，日本商船三十人漂風，到龜州艾島，命賜糧護送。

八月戊申朔，洪泞、郭王府等自日本還奏曰："窮推海賊，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十石、馬麥三十石、牛皮七十領而來。"

辛酉，冊子琀檢校太尉、守司空、始陽郡開國侯，悰檢校守司徒、順安郡開國侯。

甲子，朱英亮等還自蒙古，詔曰："朕嚮以細事，見卿心之未孚，是故有責備之報。今茲來復，丐候生民稍集，然後惟命，辭意懇實，理當俞允。凡百所言者，能踐與否，卿其圖之。"仍賜羊五百，分賜諸王、宰樞、承宣、致仕三品，顯官四品、近侍省臺五品員有差。

戊辰，設消災道場於內殿。

丁丑，幸賢聖寺。

冬十月壬戌，遣大司成韓就如蒙古賀正兼謝賜羊。

十一月乙未，太白晝見經天。

己亥，永安公僖卒。

十二月辛酉，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藏用、知門下省事柳璥上書，薦吏部侍郎金坵。

壬戌，流朱英亮、鄭卿甫于島。英亮等嘗赴北朝時，受人貨賂，帶十七人而行，多行買賣，至是事覺，没十七人銀瓶一百七十口、真絲七百斤，皆配島，徵英亮銀九斤、卿甫七斤。

丙寅，以李藏用守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柳璥守太保、參知政事、太子太保，金俊守太尉、參知政事、判御史臺事、太子少師，金佺守司徒、知門下省事、太子少傅，朴松庇守司空、左僕射、太子少保，李應韶爲樞密院使，崔允愷知樞密院事，李之葳、崔瑛並同知樞密院事、太子賓客，羅得璜、韓就爲樞密院副使，蔡楨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宋義、洪縉爲尚書左右僕射，申思佺爲兵部尚書，俞千遇、朴倫爲樞密院左右承宣，金冲爲右副承宣，金方慶知御史臺事，金坵、李松縉爲左右諫議大夫，李世材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仍令致仕。金純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昷守太傅、中書侍郎平章事，金允候守司空、右僕射，奉禧爲樞密院副使、工部尚書，令致仕。

高麗史二十六

世家卷第二十六

元宗二

（甲子）五年春正月丁丑朔，放朝賀。

壬辰，親設仁王道場于內殿。

己亥，醮太一於內殿。

二月壬子，京城地震。

己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寅，韓就還自蒙古，帝賜西錦一段、曆日一本，詔曰："獻歲發春，式遘三陽之會；對時育物，宜同一視之仁。睠爾外方，忠於內附。肇因正旦，庸展賀儀。方使介之還歸，須篊書之播告。今賜卿中統五年曆日一道，卿其若稽古典，敬授民時，勸彼東隅之氓，勤於南畝之事，茂迎和氣，迄及康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己巳，親設消災道場於內殿。

三月己卯，親醮三界於內殿。

辛卯，幸賢聖寺。

戊戌，幸乾聖、福靈二寺。

癸卯，幸普濟寺。

夏四月丁未，幸妙通寺。

乙卯，遣禮賓卿金祿延如蒙古謝賜曆日、西錦。

戊辰，太白晝見經天。

五月庚辰，蒙古遣官人胡都、多乙者，禮部員外郎趙泰、康和尚等來。辛巳，受詔於大觀殿。詔曰："朝覲，諸侯之大典也。朕纘承丕緒，于今五年，第以兵興，有所不暇。近西北諸王率衆款附，擬今歲朝王公群牧於上都，卿宜乘馹而來，庸修世見之禮，尚無濡滯。"

丙戌，宴蒙使。

己丑，蒙使胡都、康和尚先還，王餞于郊外，以國子祭酒張鎰、譯語郎將康允紹伴行。附表曰："華使鼎至，疾於星火之馳；璽書帶來，諭以風雲之會。頒宣已往，舞蹈惟勤。伏念臣依蔭上朝，撫封東徼，萬宇皆歸於覆燾，仰化無遺；三韓別荷於矜憐，銜恩罔極。嚮也躬參而將返，俄然語及於再朝。而臣奏云：'退修離散之殘民，咸使出居於舊土。訖有所定，盍往乎來？'恭承明訓以旋歸，爰示小邦之形狀。兵戎飢疫之相壓，三十年垂盡耗亡；山海蕩流之孑遺，四五載詎能招集。完復經營之未既，往還使佐之實觀。今被招徵，實增兢悚。有召不宜於俟駕，應是當趣於登途。

然薄贄單裝，亦豈殘藩之易辦；遐程酷暑，亮非劣質之能戡。要趍涼辰，方朝邃闕。迺此私便之覬徇，亦專恕恤之恃優，惟冀至仁，永加深睠。且獻金鍾、金盂各三隻，白銀鍾四隻，銀盂十隻，真紫羅三匹。”

戊戌，賜金周鼎等及第。

親設消災道場於內殿。

壬寅，移御長峰宮。

癸卯，始設大佛頂五星道場於三郎城假闕，凡四月。

是月，盜起橫川，殺橫及洪川二縣民三十餘人。初，橫川民屎加大有八子一壻，居山谷間，九人漁獵以生。洪、橫人疾之，訴於道內巡行夜別抄指揮請捕之。至其家，會九人出獵，惟取父母妻子盡殺之。於是九人謀報讎，遂起爲盜，至忠清道夜涉箪淺，疑爲狄兵，朝野驚擾，使夜別抄探之，乃知。

六月乙巳，王如奉恩寺。

丙午，幸三郎城五星道場。

庚戌，移御妙智寺。又親醮于磨利山塹城。

辛亥，移御神泥洞假闕，設大佛頂五星道場。

壬子，設大日王道場于穴口寺。乙卯，親幸行香。

丙辰，還御長峰宮，宥境內二罪以下。

秋七月癸酉朔，蒙古使多乙者、趙泰等還，欲到大夫營以待王行。

甲戌，彗星見于艮方，至九月乙酉，凡七十二日乃滅。

庚辰，以俞千遇知御史臺事，柳洪休爲殿中監。

癸巳，制曰："朕以凉德，臨蒞三韓，于今五載，爲保社稷萬民，將親朝於萬里絶域，宜以殊恩，覃及中外。今七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斬絞徒流以下咸赦除之。"

己亥，宣旨曰："自祖聖以來，全仗佛教密護延基，夫仁王般若偏爲護國安民最勝法文，如經所説百師子等法寶威儀乃道場之急具也。往者移都時師子座不能輸入，及乎法筵，儀不如法。金俊爲寡人親朝欲設仁王法會，印成是經，新舊譯各一百二部，造師子座一百，彩畫粧飾。至於供具衣物，無不精備，忠誠深重。以金俊、丘史十人許初入仕，十人真拜把領，親侍二十人假著幞頭，造成監役人皆賜爵，諸色匠人亦賜物有差。"

庚子，親設仁王道場于大觀殿。

八月乙巳，命參知政事金俊爲教定別監，糾察國家非違。

壬子，守司空、左僕射朴松庇罷，以樞密院使李應韶代之。

癸丑，王如蒙古，太子、諸王、文武百僚至梯浦辭，命金俊先入京，使之監國。

政堂文學致仕鄭芝卒，謚章憲。

庚午，宫主幸妙通、普濟二寺爲王祈福。

九月庚子，王至燕都謁帝，帝再親宴，又賜宴中書省，仍賜匹錦，下及侍從臣僚。

冬十月戊申，上將軍申思佺賫詔書還自蒙古。帝改元爲至元，大赦天下。

己未，王辭於萬壽山殿，帝賜駱駞十頭。

辛酉，地震。

十一月庚寅，參知政事致仕朴成梓卒。

癸巳，參知政事致仕崔永卒，謚莊平。

十二月丙午，樞密院副使韓就等六人率夜別抄迎駕于義州。

壬戌，王至自蒙古，次梯浦館。太子及諸王迎駕。癸亥，王發梯浦。內學博論正錄等率七管諸生，外學十二徒中教導等率進士生徒，各上表及歌謠。致仕宰樞三品員等迎于郊外，八坊廂兩部奏樂争呈百戲，王駐輦綵棚前觀樂，至晡還宮。賜八坊廂白金各二斤，娼女、樂工賜物有差。翌日，百官表賀。

丁卯，以金俊壻任資忠特授掖庭內寺伯，賜紅鞓，改名資輔。賜扈從親朝臣僚及卒徒米有差。

（乙丑）六年春正月乙未，遣廣平公恂、大將軍金方慶、中書舍人張鎰等如蒙古謝恩、獻方物。

以金俊爲侍中。

二月辛丑朔，親設靈寶道場于神格殿。

丙辰，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庚午朔，幸賢聖寺。

癸未，親醮三界于內殿。

甲申，幸乾聖、福靈二寺。

乙酉，設功德天道場于內殿。

戊子，咸寧節。金俊使將軍李樞進御膳酒果極爲侈盛，賜樞鞓帶一腰。

辛卯，幸普濟寺。

夏四月庚子朔，親設消災道場。

癸卯，敕有司："景靈殿仁明二聖真容失次已久，始令順祀。"

戊申，幸王輪寺。

己未，有一小君犯禁，臺吏折辱之，王不能禁，下街衢獄。國制，宫人侍幸而有子則祝髮爲僧，稱爲小君。

庚申，太子邀宴安慶公，奏樂達曙。國俗以道家説每至是日必會飲，徹夜不寐，謂之守庚申。太子亦徇時俗，時議非之。

五月己巳朔，廣平公恂、大將軍金方慶還自蒙古，帝厚慰遣之，中外稱慶。

秋七月丁未朔，倭寇南道沿海州郡，命將軍安洪敏等率三別抄軍禦之。

己未，幸妙通寺。

冬十月庚午，御便殿，遣平章事李藏用、左僕射蔡楨冊金俊爲海陽侯。

丙子，太子集諸生徒賦詩，選進士宣招等五人。

辛巳，刑部郎中崔資慶、崔禄興，大官丞崔松峻等坐贓流于島。

庚寅，遣侍御史李顥、郎將金靖如蒙古賀正。

十一月壬子，親設百座仁王道場。

（丙寅）七年春正月丙辰，始陽侯珆卒。

二月戊寅，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巳，平章事致仕金之岱卒。

三月己酉，幸乾聖、福靈二寺。

庚戌，赦二罪以下。

夏四月癸酉，幸普濟寺。

五月丙午，賜閔漬等及第。

六月庚午，遣大將軍朴琪如蒙古賀節日。

八月癸亥，將軍車松祐獲宋賊船一艘，殺七十餘人，擒五人。

壬申，親設消災道場。

甲申，幸賢聖寺。

戊子，幸乾聖、福靈二寺。

九月戊戌，謁景靈殿。

丁未，幸王輪寺。

壬子，幸普濟寺。

丙辰，設祈恩道場於內場。

己未，幸妙通寺。

冬十月壬戌，狐鳴于寢殿。

己巳，親設消災道場於內殿。

癸酉，設佛頂道場于內殿。

乙亥，設禪於內殿。

壬午，親設消災道場以禳星變，又醮于神格殿。

十一月己亥，遣侍郎張鎰如蒙古賀正。

辛丑，以洪瑨爲兵部尚書，李之葳爲刑部尚書。

壬寅，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癸丑，蒙古遣黑的、殷弘等來。詔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道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玆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托，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

乙卯，判樞密院事崔允愷卒。

丙辰，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等與黑的等往日本。

濟州星主來見。甲子遣正言玄錫以星主如蒙古。

癸酉，樞密院副使洪瑨卒。

（丁卯）八年春正月，宋君斐、金贊與蒙使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道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遥望對馬島，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緜緜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效，如有可爲之勢而不盡心力，有如天日。"

秋七月，遣秘書監郭如弼如蒙古賀聖節。

八月丙辰朔，黑的、殷弘及宋君斐等復來，帝諭曰："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嚮導，不意卿以辭爲解，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亦踈矣。且天命難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爲期。卿嘗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效。此非報效而何?"

丙寅，宴蒙使。

丁丑，移御慶原公第。

遣起居舍人潘阜齎蒙古書及國書如日本。蒙古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遠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返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國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爲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

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爲辭。’其旨嚴切，玆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士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

九月乙酉朔，金俊以忠清道按察使邊保不從私謁，白王流之，乃以夜別抄指諭金革精代之。

王在慶原公第，第與御史大夫俞千遇家相接，王幸千遇林亭，東宫陪遊，見其清勝，留詩一首，千遇及文臣和進。

丁未，蒙古遣必闍赤、廉孛魯、迷失海牙等九人來，詔曰：“朕聞卿國阿吉兒合蒙合魚名似牛，遣使馳驛往取，可爲供奉，其或有闕，即當採捕，庸附以歸。”或稱患脚膧者，以其皮作靴則立愈。蓋帝有是疾，故求之。

冬十月甲寅，廉孛魯等還，王附表獻阿吉兒合蒙合皮十七領。

丙辰，幸乾聖寺。

丁巳，宥金俊所流諸島罪人。

癸亥，設佛頂道場于内殿。

庚午，親設百座仁王道場。

丁丑，幸普濟寺。

壬午，命監修國史李藏用、同修國史柳璥、修撰官金坵、許珙修神、熙、康三代《實録》。

十一月甲午，遣弟安慶公淐如蒙古賀正，因告更

遣潘阜使於日本。

（戊辰）九年春正月庚寅，平章事崔昷卒。

己亥，以李藏用爲門下侍中。

閏月己未，移御辰嵓宫。

二月壬辰，燃燈，王如奉恩寺。寒食在望，故先三日行之。

戊戌，設消災道場於内殿。

壬寅，安慶公淐還自蒙古，賜王西錦一匹、曆日一道。初，帝以趙彝之譖怒不解，親敕淐曰："前日爾國所奏，朕今説之，爾其詳聽。爾等聞我蒙古中有叛者，輒來誑誘，人誰不知？爾國誠降則當出軍助戰轉糧、請達魯花赤點數民户，爾胡不然？爾國曾於先帝時遣王綧爲質，朕所知也。先帝敕爾王親朝，爾王不能親朝，以我有兄弟之亂也，爾王到京兆府還歸，朕之所護，爾王所知，人而不知有德可謂人乎？爾王奏云：'我國地窄，今西京入排屯田軍民盡令還歸，則當召集殘民力農三年，然後復都舊京。'今屯田軍馬盡還，果還舊京乎？朕使至爾國則爾使人圍守，真降之意當如是耶？爾國來聘，朕亦使人守汝使乎？和尚奏云：'爾等齎來國贐紵布減於舊額，又甚麤恶。'何也？爾國素稱知禮義，今乃若爾，可乎？相戰，人所不好。爾欲好戰，當約其地也。爾與日本交通，爾國人來居此者無不知之，爾於前日何言未嘗交通，以欺朕乎？爾等所奏皆是妄説，不必答也。"

丙午，將軍周瑄通其叔父周永賚妻大氏，事覺，

御史臺執大氏鞫之，死于獄中，遂斬瑄。判衛尉寺事李舒亦通大氏及其二女，曾流海島而還，至是賴其壻大將軍金洪就營救得免。

以金方慶判禮賓省事北界兵馬使。

三月癸丑，守司空、左僕射朴倫卒。

庚申，幸福靈寺。

置出排都監於古京。

樞密院副使崔澄卒。

壬申，蒙古遣北京路總管兼大定府尹于也孫脱、禮部郎中孟甲等來，詔曰："朕惟天道難諶，人道貴誠，而卿之事朕，率以飾辭見欺。朕若受其欺而不言，是朕亦不以誠遇卿也。故於卿弟淐面數其事，無有所隱。向卿自請：'撤兵三年，當去水就陸。'撤兵之請既已從之，就陸之期，今幾年矣？以前言無徵，是用爲問。卿意必曰：'捨險即夷則慮致不虞。'或未取信，聽其所止。惟我太祖成吉思皇帝制度，凡内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供戶數籍、置達魯花赤。已嘗明諭之矣，繼有來章稱：'竣民生稍集，然後惟命是從。'稽留至今，不以誠言見報，聞汝國之政例在左右，得非爲所梗蔽，使卿不聞歟？抑卿寔聞之而未之思歟？是豈愛而身利而國者也？且納質之事，惟我太宗皇帝朝王綧等已入質，代老補亡，固自有例。其驛傳亦粗立，自餘率未奉行。今我朝方問罪於宋，其助士卒舟艦自量能辦多少，所輸糧餉則就爲儲積，及達魯花赤戶版之事，卿意謂何？今特遣使持詔以往，

當盡情實，令海陽公金俊、侍中李藏用賫奏章具以悉聞。”是時，帝敕金俊父子及其弟冲皆赴京師。

丁丑，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金起孫卒。

夏四月丙戌，王餞蒙使于郊。

遣侍中李藏用從于也孫脱如蒙古上表。略曰：“惟天爲大，仰之常畏於下臨；凡物不平，鳴也必哀於上聽。其就陸之事，則已於古邑復其居以經營；助師之命，則雖是殘民隨所有而檢備。其辦舟艦、輸糧餉之事，則惟力是任，亦期將供。其或請達魯花赤供戶版之事，則方始出排，誠未暇於修葺；俟其畢就，亦當從而禀裁。乃若陪臣海陽公金俊、侍中李藏用賫表進朝事，藏用則乃明訓之輒承，偕使臣而前去；金俊則適都家之遷設，方管領以指揮。迨劇務訖有所成，而小臣將率以造。”

丁酉，還御本闕，設華嚴神衆道場。

乙巳，賜尹承琯等及第。

己酉，親設道場于内亭，鎮兵祈福。

五月甲寅，雨雹。

乙亥，設仁王道場於内殿。

六月壬午，王如奉恩寺。

丁亥，親設消災道場。

乙巳，蒙古遣吾都止偕藏用來，課戰艦之數與軍額。

秋七月丁卯，起居舍人潘阜還自日本，遣閤門使孫世貞、郎將吴惟碩等如蒙古賀節日，又遣潘阜偕行。

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並賫臣書及國贐以前年九月二十三日發船而往至，今年七月十八日回來，云：'自到彼境，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輒玆差充陪臣潘阜等以奏。"

八月，遣大將軍崔東秀隨吾都止如蒙古。奏略曰："顧惟小邦，雖在全盛之時，人民尚寡。自辛卯三十年來，兵疫相仍，喪亡太多。惟玆編戶之孑遺，僅復農畦之生業，其隸于兵衛亦未有丁壯驍勇者。然重違帝敕，多方調發，僅得萬人，其舟艦則已委沿海官吏方始庀材營造。"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

庚寅，蒙古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脱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十四人來。詔曰："卿遣崔東秀來奏備兵一萬，造船一千隻事，今特遣脱朶兒等就彼整閱軍數、點視舟艦。其所造船隻，聽去官指画。如耽羅已與造船之役，不必煩重。如其不與，即令別造百艘。其軍兵船隻整點足備，或南宋、或日本逆命，征討臨時制宜，仍差去官先行相視。黑山、日本道路，卿亦差官護送道達。"己亥，遣郎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禹天錫從國昌、劉傑等往視黑山島。

十一月甲子，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本國人申百川、于琔、金裕等來。

乙丑，以參知政事金佺判樞密院事，崔瑛爲團練造兵都監判事。

丁卯，黑的等傳詔，其詔曰："向委卿道達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爲：'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今潘阜等何由得達？可羞可畏之事，卿已爲之，復何言哉！今來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取信。今復遣黑的、殷弘等充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道達，毋致如前稽阻。"金裕等傳丞相安童書來索土産藥品，王遣譯語郎將康禧答書，偕裕行。

遣國子司業李淳益如蒙古賀正。

十二月丁丑，王國昌、劉傑等還自黑山。

庚辰，知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人潘阜偕黑的、殷弘如日本。

壬午，蒙古使脱朵兒閱兵。

甲午，劉傑欲閱西海道造船先行。

丙申，脱朵兒還，王餞于郊，遣大將軍張鎰伴行。

丁酉，誅金俊，夷其族。

己亥，移御辰巖宫。

群臣表賀誅金俊。

（己巳）十年春正月癸丑，誅金俊黨别將金昌世、許仁世，流李得材、吉宣甫等六人。

丙辰，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庚申，遣將軍康允紹如蒙古奏誅金俊。

二月丁丑，還御本闕。

乙酉，將軍金保宜、林惟茂、趙允藩、崔宗紹等以後壁賜紅改銜。

庚寅，燃燈，王如奉恩寺。

壬辰，曲宴宰樞侍臣，竟日極歡，林衍吹唇欲猿掛於殿柱。

甲午，北界諸城遣人賀誅金俊。

是月賀正使李淳益還自蒙古，帝問淳益曰："宣麟州人來言，爾國憑朕詔旨，造船將圖深竄，信乎？"淳益奏："小國蒙皇帝保護，至於小民安生樂業，有何所憾，敢懷二心？"帝曰："然。憸人之言，朕亦不信。"

三月辛酉，黑的及申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二人以還。

甲戌，幸王輪寺。

夏四月戊寅，遣參知政事申思佺伴黑的以倭二人如蒙古。

甲申，設百座仁王道場于內殿。

辛卯，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

壬辰，流平章事柳璥于黑山島，籍其家，又流璥子行首陞、及侍郎朱悦、將軍金珽于島。

乙未，世子諶入朝于蒙古，參政蔡楨、承宣林惟幹、大將軍鄭子璵、郎將印公綬、內官郎將金子貞、牽龍行首羅裕、書狀官學諭金應文等從行。

壬寅，太白晝見經天。

五月丙午，慶尚道按察使馳報："濟州人漂風至日本，還言：'日本具兵船，將寇我。'"於是遣三別抄

及大角班巡戍海邊，又令沿海郡縣築城積穀，移彰善縣所藏國史於珍島。

壬申，移御辰巖宮。

六月丙子，王如奉恩寺。

癸未，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辛卯，林衍殺宦者金鏡、崔瑥，流御史大夫張季烈、大將軍奇藴于島。

壬辰，林衍謀不軌，欲行大事，會宰樞議，侍中李藏用度不能止，以遜位爲言。乙未，衍擐甲率三別抄六番都房詣安慶公淐第，會百官奉淐爲王。忽風雨暴作，拔木飛瓦。衍使人逼王遷于別宮。

秋七月丙午，淐以林衍爲教定別監。

丁未，衍又遷王于金塏舊第，盜内帑珍寶。

辛亥，林衍遣中書舍人郭汝弼如蒙古，進王遜位表。略曰："臣嘗遇盛辰，篤承洪造，常欲率先於奉職，永言報上以爲心。何自去年而災變屢彰，至于今日而疹病斯作，多方欲救，一效莫期。既以彌留，恐顛躋之無日；如或不幸，將付托於何人。且元子朝覲而未還，噫！小邦保釐之難曠。況臣父嘗據祖宗典故而囑臣曰：'苟有遞代，當先弟及。'臣弟安慶公淐，三入天庭而親覲，累蒙聖眷之特加，民望所歸，侯封堪守。玆稟遺訓，又循僉言，乃以六月二十二日俾攝國事。"淐表云："臣兄禃坐不攝生，忽被陰陽之寇；居常茹痛，未諳朝夕之虞。爰以重器，囑于孱質。臣實增駭，惶牢執辭。遜臣兄謂曰：'先父嘗有治命當先

弟及，爾志雖固，父言奚違？'乃命臣權守國事。臣去之既難，就亦非據。雖不獲已，假叨主鬯之名；莫敢遑居，尤極臨淵之抱。"

乙卯，涓尊王爲太上王，立府號曰崇寧，置注簿、錄事各一人，殿曰明和，置舍人二人。以東宮爲壽安府，置典籤、錄事。

涓以崔瑛爲御史大夫、趙璥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爲右僕射。削御史朴㷝、右司諫白玄錫職，以與金鏡相善也。

甲子，蒙古使于婁大、于琔等六人偕倭人來，涓出迎于郊。初申思佺與倭人謁帝，帝大喜曰："爾國王祗禀朕命，使爾等往日本，爾等不以險阻爲辭，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以至從卒。又謂倭人曰："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予甚稠，敕令觀覽宮殿。既而倭人奏云："臣等聞有天堂佛刹，正謂是也。"帝悦，又使徧觀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

丁卯，世子自燕京還至婆娑府。

静州官奴丁伍孚潜渡江告林衍廢立，世子聞之疑慮，伍孚曰："告奏使郭汝弼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者七人執汝弼于靈州，又執防護譯語鄭庇問知其實，痛哭還入蒙古。

八月甲戌，遣侍中李藏用如蒙古賀節日。

乙亥，世子遣大將軍鄭子璵以書諭國人曰："須復

父王位，不爾則立順安侯悰。”

丁丑，參知政事蔡楨以年老請於世子先還。

戊戌，蒙古遣斡脱兒不花、李諤等與世子書狀官金應文偕來，詔諭文武臣僚曰：“據世子王諶來奏：‘本國臣下擅廢國王，以其弟安慶公淐爲國王。’朕初聞之，以爲誠僞無徵，未可深信。國王禃嗣位以來，未聞有過失。苟有過失，諫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我區處。不告朝廷，臣下擅自廢置，恒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斡脱兒不花、李諤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無災，於汝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並其族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審思臣節，條具以聞。”

辛丑，王宴斡脱兒不花。

九月庚戌，林衍遣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大將軍崔東秀偕蒙使如蒙古，陪臣表略曰：“前王遘疾，大漸惟幾，庶將護分以延期，因切辭榮而遜位。況將弟及，先君有言，抑此藩稱，一日難曠，而國王淐苟忤父王之命，恐違臣子之常，肆不獲已，而權攝保釐，輒曾具由而趣騰申奏。其王與世子族屬之佳否，伏望採王人之目覩，並賤介之口陳，原實閱情，軫慈加恤。”

冬十月癸酉，衍釋平章事柳璥、樞密院副使張季烈、大將軍奇蘊，未至京復流于他島。

乙亥，西北面兵馬使營記官崔坦、韓慎，三和縣人前校尉李延齡，定遠都護郎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等以誅林衍爲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咸從縣

令崔元，夜入椵島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以叛。

辛巳，淐以李君伯爲北界安撫使、玄文革爲逆賊防護將軍，率軍一百五十人遣之。西北面兵馬使洪祿遒奔還京，以國子祭酒張鎰代之，李君伯畏賊不進，削其職，以前侍御史朴烋代之。

庚子，遣侍郎陳子厚如蒙古賀正。仍附奏云："小邦西北路總管下吏崔坦等謀逆，與龍岡、咸從、三和愚惑之民結黨擅殺咸從縣令。又是月五日入亂于總管本道，攻殺行臺御史、監倉使及幕下將士，頗多掠取，屯在龍岡縣境，多張詭説，宣言：'上都出兵，欲盡誅北鄙之人。'以此誑惑，諸郡縣日益附會，背國横行，顧將歸咎本國，而終以何等惡言往訴于朝廷耶？兹所未知也，節次進詣。賤介之攸奏悉，希聖鑑憐察。"

崔坦殺西京留守，及龍、靈、鐵、宣、慈五州守西北諸城官吏皆歿於賊。坦詭言於蒙古使脱朵兒曰："高麗卷土將欲深入海島，故殺諸城守，欲入告于上國耳。"於是執義州副使金孝巨等二十二人歸于蒙古。

十一月壬子，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淄萊道宻管府判官徐仲雄等十二人來，詔曰："諭高麗國王禃僚屬軍民：頃以王禃稱疾，擅令安慶公淐權總國事，遣使爲問。今使還，言林衍稱：'此事俱傳臣所爲，然有權力者能行廢立，臣位居七人之下，有何權力能行此事？'然不可信其言。王可與安慶公淐及林衍偕詣闕下面陳情實，朕聽其是非，自有區處。且聞禃無恙，禃

之存亡亦未可保，必待來覲，朕可方信。已遣頭輦哥國王率兵壓境，如逾期不至，即當窮詰首惡，進兵勦絶無遺。”

乙卯，宰樞會林衍第議答詔書。

庚申，令三四品各以無名實封陳答詔便宜。

壬戌，林衍宴黑的于其第。黑的言王復位事，衍不得已，會宰樞議廢淐復立王。

癸亥，王宴黑的等使坐上座，黑的等讓曰：“今王太子已許尚帝女，我等帝之臣也，王乃帝駙馬大王之父也，何敢抗禮，王西向我等北面，王南面我等東面。”王辭曰：“天子之使，豈可下坐？”固辭，東西相對。

甲子，王復位，淐還私第。百官詣王府扈駕入闕，蒙使從之。觀者感泣，蒙使請觀百官賀禮，王服紫袍出庭向北遥謝，更黄衣受賀于康安殿。

丁卯，親設佛頂道場。

戊辰，遣奉御朴烋如蒙古上表，略曰：“臣嘗緣眇質，忽遘沈痾，擬資服餌之方，將見痊平之效，乃以臣弟淐權攝國事，仍馳賤介往奏元由。今蒙聖德之日加，更致和俔於時攝。況宣累詔，曲垂訓諭之辭；又降華騑，庸示徵呼之寵。兹復勉居於藩寄，庶當尋覲於闕庭。”

十二月丙子，赦二罪以下。

丁丑，親設消災道場。

己卯，又設灌頂道場于内願堂。

辛巳，林衍流同知樞密院事趙璥于黑山島。

甲申，以俞千遇知門下省事，金方慶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金鍊、元傅、李昌慶並爲樞密院副使，金坵、尹君正爲左右僕射，林惟幹爲右承宣，許珙爲右副承宣，金軌、金祿延爲左右諫議大夫。

庚寅，王如蒙古，命順安侯悰監國。

辛卯，静州别將康元佐等三人來傳蒙古帝詔曰："諭高麗國龜州都領崔坦等洎西京五十四城西海六城軍民等：近崔坦奏：'高麗逆臣林衍遣人誘脅衆庶及其妻子，俱令東往。'且曰若不從令，當加戕害。'伱等審其順逆，不從逼脅，勦誅逆黨，以明不貳，其義可尚。今坦已加敕命，自餘吏民别敕行中書省重爲撫護，惟爾臣庶仰體朕懷，益殫忠節。"王賜元佐等各白金一斤，衍亦厚慰之。

壬辰，王遣右司諫朴恒偕黑的先往蒙古，寄書都堂云："予全蒙大造，竚覲天庭，已於今月十九日上途，猖蹶奔走。近者小邦邊民嘯聚西都，多殺守令，欲逃其罪，至以貝錦之辭，冒黷上朝。凡其情狀驗取，節次先行使介言説，辨其曲直，縷達天聰，益加護恤，永使殘邦，無失其民，萬世供職，是所望也。"

丙申，王至岊嶺驛以白銀九斤、金銀鍾各一、苧布十八匹密贈黑的。

丁酉，至洞仙驛遣人巡檢各驛，驛吏皆逃匿，投于崔坦。

戊戌，至炭嶺，坦等六人獻酒駕前，王不受，入

西京謁太祖真殿。

（庚午）十一年春正月辛丑朔，王次博州。先遣崔東秀寄書蒙古都堂曰："今聞小邦叛民崔坦等馳告上朝，托以京兵欲侵，請送天兵二千許遮護，而帝决已到行省矣。是事不難別白，予早知其叛而不一問罪者，以其投附上朝也。今既上途空國，而誰肯以兵來侵。待臣近覲龍顔，仰奏一言，然後遣兵未晚也。安有國君躬進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驚動者乎？伏望諸相國閣下以此情狀具奏天聰，憫予父子勤王之懇，扶護始終。"

己酉，李藏用、金方慶、郭汝弼自東京來謁行宫。

辛亥，王至東京。國王頭輦哥、趙平章等辟人具紙筆，請王密書廢立之由，王辭以手病風不書。乃使譯者問王，王順衍意，答云："如表所奏。"行省知其非實，不復問。

二月辛未朔，王謁帝于燕都，獻方物，仍侍宴。

壬申，王謁闕謝宴。

甲戌，王上書都堂請婚曰："往者己未年，世子時方始親朝，適丁登極之際，大加憐恤，而俄聞先臣奄辭盛代，憂惶罔極，乃令臣繼修藩職。又於甲子年親朝，寵遇亦出常鈞。臣之銘感，曷足形言。今者權臣林衍擅行廢立，失位憂懣。伏蒙聖慈，累遣王人詔詰其由，召以親朝，以是復位而進。帝眷優深，倍加喧慰。其爲感泣，天地所知。夫小邦請婚大朝，是爲永好之緣，然恐僭越，久不陳請。今既悉從所欲，而世子適會來覲，伏望許降公主於世子，克成合卺之禮，

則小邦萬世永倚，供職惟謹。”又請兵曰：“臣於甲子年親朝時，奏以舊京出排事，及其還國，意在營葺，權臣遮遏，不得畢功，以至于今。伏望許以兵若干人，與之俱往，直至舊京，招諭水內臣民，盡令出居，因除權臣，餘皆存撫。”越數日，永寧公康和尚、洪茶丘等來言：“中書省已奏聞，其請軍馬許令發送。若請婚，則聖旨云：‘達旦法通媒合族，真實交親，敢不許之。然今因他事來請，似乎欲速，待其還國撫存百姓，特遣使來請，然後許之。朕之親息，皆已適人，議於兄弟，會當許之。’”

丁丑，崔坦請蒙古兵三千來鎮西京，帝賜崔坦、李延齡金牌，玄孝哲、韓慎銀牌有差。詔令內屬改號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

庚辰，王上表請西京復屬，其略曰：“崔坦、李延齡等本非有怨於國家者，因權臣擅行廢立，初若倡義起兵，至達于上朝，望屬世子。今臣將以除滅權臣請兵還國，卷出水內臣民，復都舊京，坦等理宜捨兵歸本，反欲別其疆分，各修職貢，有乖初起之跡。天子以四海爲家，義無彼此之擇；諸侯與百姓守土，力致朝宗之勤。豈擬吾民，遽回異趣？伏望許還諸城，俾屬本國。”時蒙哥篤軍已發，都堂又議遣殿後軍。又奏云：“若前後大軍到國，則恐百姓驚竄，抑供億難支也，請停後軍。且大軍留屯古京，毋令越境。”又請：“達魯花赤偕往本國。”帝許請達魯花赤及兵不越境事，餘皆不允。

壬午，帝賜王金線走絲及色絹二百匹、馬四匹、弓矢等物，且令東京行省國王頭輦哥率兵偕往高麗。

甲申，西京蒙軍六人來請席島倉米，乃給米一千石、雜穀五百石、鹽一百石。

丙戌，王與世子發燕都。

戊子，地大震。

乙未，林衍憂懣疽發背而死。順安侯以衍子惟茂爲教定別監。

三月庚子朔，日食。

丙午，遣郎將金之瑞如蒙古告林衍死。

己酉，西京蒙軍遣人來索夏衣及帷幕。

夏四月己卯，王至東京，指諭庾賜、郎將伍夫、順明、藥員金允奇皆投于洪茶丘。

辛卯，東界安集使報："東女真寇邊擄九十餘人。"

丁酉，王至大富城，頭輦哥使人謂王曰："堅守林惟幹否?"王曰："何敢小懈?"蓋疑惟幹亡去也。

五月丙午，蒙古以脱朵兒爲我國達魯花赤。

庚戌，蒙古中書省遣諸之豆等七人來督林衍赴京。

王先遣上將軍鄭子璵、大將軍李汾禧來諭國中臣僚云："帝使行省頭輦哥國王及趙平章等率兵護寡人歸國，仍語之曰：'卿歸諭國人，悉徙舊京，按堵如舊，則我軍即還。如有拒命者，不惟其身，至於妻孥悉皆俘擄。'今之出陸，毋如舊例。自文武兩班至坊里百姓，皆率婦人小子而出。又漕運新興倉米一萬石以支軍餉及行從之備，且慮愚民見大兵壓境必致驚動，宜

速傳諭，令諸道民安心樂業，犒迎王師。”又諭曰：“社稷安危，在此一舉，宜各盡心。”林惟茂不從，分遣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保人民以拒命。

癸丑，御史中丞洪文系、直門下省事宋松禮誅惟茂，流其黨司空李應烈、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罷書房三番及造成色，朝野大悦。

乙卯，王次龍泉驛，中靈驛卒二人賫昇天府牒來報林惟茂伏誅，王喜，賜銀鍾等物。是日，中丞洪文系、將軍宋玢、内園令郭預等與李汾禧赴行在，群臣表賀。略曰：“逆豎弄權，方稔滔天之禍；皇靈假手，克成衛社之功。日月復昇，光啓中興之業；風雲相契，踐修上覲之儀。既結隣懽，仍清國憝。”又遣政堂文學俞千遇、同知樞密院事朴琠、右承宣蔡仁揆等迎駕。

庚申，流林衍家臣李公烈及家奴等於海島。

壬戌，宰樞會議復都舊京，榜示晝日，三別抄有異心不從，擅發府庫。

甲子，永寧公綧率妻子來謁。前平章事柳璥、平章事金佺自江華來謁。王遣上將軍鄭子璵入江華敦諭三別抄。

乙丑，遣員外郎李仁成奉迎太祖真于江華。

丙寅，王還舊京，御沙坂宮，妃嬪亦自江華至。

戊辰，遣將軍金之氐入江華，罷三別抄。

六月己巳朔，將軍裴仲孫指諭盧永禧等領三別抄叛逼承化侯温爲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奕、尚書左丞李信孫爲左右承宣。辛未，剽掠子女財貨，乘

舟南下。前中書舍人李淑真、郎將尹吉甫尾擊餘賊於仇浦，至浮落山臨海耀兵。賊恟懼，遂遁。

癸酉，頭輦哥國王遣朵剌歹領兵二千入江華，王恐朵剌歹以遺民爲逆黨而殺掠，請勿入，朵剌歹不聽，遂入，縱兵收掠財物，人心恟恟。

乙亥，幸頭輦哥屯所。時初出古京，衣冠未備，王及百官皆以戎服行，又無官廨，皆張幕以居。

辛巳，以金方慶爲逆賊追討使。

秋七月己亥朔，頭輦哥命上將軍徐均漢、秘書丞藩阜、御史金光就等發江華倉賜群臣百姓。

辛亥，頭輦哥遣總管洪茶丘巡視全羅、慶尚、東界三道。

丙寅，幸白州，宴頭輦哥。

八月戊辰朔，遣世子諶如蒙古，上表奏裴仲孫叛狀，且賀節日。樞密院副使元傅、上將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從行。又奏云："年前小邦西北面總管幕下吏崔坦，殺西京分臺御史、監倉使、留守官及屬縣守令等，遂脅西北鄙諸城，以樹其黨。即詣帝所，飾辭妄訴，意欲分疆自異，幸災橫行，其罪惡天地所不容。又西北之人元在王京者，今乃捉拏將去，何悖逆如之。小邦專賴皇帝威靈，既克掃除權臣，禀承詔旨，復出古都，則此誠洒刷舊污，一新心力，永世供職之秋也。而此褊小土地，又割西京以北諸城，別作疆界，則臣之所與修職貢者，幾何人哉？昔三叛人入魯，《春秋》譏之。伏惟聖慈，歸我舊境。"不報。

甲戌，樞密院副使致仕宋義與其甥將軍尹秀叛入蒙古。

戊寅，頭輦哥使人焚江華城内民家，凡米穀財貨被燒者不可勝數。

丙戌，三别抄入據珍島，侵掠州郡，矯帝旨令全羅道按察使督民收穫，徙居海島。

九月己亥，全羅道討賊使參知政事申思佺不以討賊爲意，或問其故，對曰："我已爲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爲哉?"至羅州聞賊出陸，奔還于京。全州副使李彬亦棄城逃，皆坐免。

辛丑，將軍楊東茂、高汝霖等以舟師討珍島，賊入長興府殺京卒二十餘人，擒都領尹萬藏，剽掠財穀，王遣使安撫。

甲辰，以金方慶爲全羅道追討使，與蒙古元帥阿海以兵一千討珍島。

丙午，宰樞宴達魯花赤脱朶兒。

戊午，達魯花赤入江華巡審虛實。

癸亥，設藏經道場于本闕，王始備法駕，然侍從甚少，樂官未具，文武官多有步行者。

冬十月戊辰，設百座道場于本闕。

乙亥，以復都舊京，宥二罪以下。

十一月己亥，賊陷濟州。

閏月乙酉，達魯花赤請婚良家，從之。

是月，萬戶高乙麻領兵二百戍南方，以備三别抄。

遣朴恒、崔有渰如蒙古賀正，且奏曰："小邦承皇

帝詔旨已復都舊京，招集殘民，勵心供職，今愚民之避役者、犯罪而逋逃者、公私奴婢之欲免賤者，相率往托，留屯兵馬及西京肆意橫行，乃至引誘平民，日益繁蔓，若此不禁，則其與修職貢者有幾？伏望聖慈一皆推刷還之，使萬世永永服勤。”

十二月庚戌，罷平章事柳璥，流政堂文學俞千遇于仁勿島。

乙卯，世子諶與蒙古斷事官不花、孟祺等來，王出迎于郊，詔曰：“頃承世嫡來展壽儀，雖歲事之有常，見敬心之無替，宜申寵錫，用答勤誠。今賜卿西錦一段及曆日。”又詔曰：“陪臣元傅等奏陳頭輦哥國王行省官等擾害數事，今使對辨，皆是不實，復言非卿親所聞見，得之他人，此殆非出卿意，若輩小人所爲。曩者卿嘗謂朕：‘毋聽小人之言。’朕諭之曰：‘朕於小人之言，或曾誤聽，第朕不自知，卿愼勿聽也。’自今觀之，卿亦聽小人之言，寧非顯然？若輩小人又陳說前代故事暨祖宗法度，雖有前代故事，或卿祖宗法度，豈無善與不善？當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可也。朕於卿豈肯用不善之心？若欲用不善之心，當在去年矣。如前年有人言，高麗與南宋、日本交通，嘗以問卿，卿惑於小人之言，以‘無有’爲對，今年却有南宋商船來卿私地，發遣行省致詰，始言不令行省知會，是爲過錯。又見有將到日本國歸附高麗人說：‘往者日本歲貢高麗。’又前年卿承當括兵造船，至今未見成效，托於林衍擅權，事非由己。朕

若此後再用小人，卿寧復指以爲辭？卿國雖小，卿亦是一國之王，黜陟威福，或是或非，當自己出，如專任不善之人，則不善之事止及卿身。天道悠遠，事之未來者，人孰預知？就人事論之，若輩小人於卿猶擅廢立，况於卿子孫，豈肯盡心輔佐？朕與卿既爲一家，籍我國家之力以威遠人，自玆以往，或南宋、或日本若有事，則兵馬戰艦資粮宜早措置。儻依前託辭，以營辦爲難，則爭效成功之人甚衆。卿其思之。”時元傅等奏陳行省，當我國出排時多所侵割之事，帝使對辨，傅等屈。又出排後宋商船來泊，國家密使遣還，行省知之，故有此詔。又詔曰：“頃以林衍叛逆，乃命將出師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宜奠居舊京，東方無事矣。然念罹玆變故，東土之人不無驚擾，自玆以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朕意，毋或妄生猜釁，各安其業。”又詔曰：“近以高麗權臣構亂，乃遣兵東下，唯林衍是問，不意脅從詿誤之人，妄自疑懼，往往逋竄未出，或逃往他境，因爲叛逆。朕之素心，務在輯寧爾邦，詔諭之後，有能自新復歸本國，其已往之愆，咸當矜釋。其中雖有早曾背主逃匿爾國中者，亦令安業爲民，不許各主認識。如或不爾，雖悔可追。”王遣員外郎朴天澍持帝詔往諭三別抄。

丁巳，金方慶與賊戰于珍島，阿海怯懦不戰，賊圍方慶，將軍楊東茂救之，賊解圍去。

是年，構屋于泥板洞，權安世祖、太祖梓宮及奉恩寺太祖塑像九廟木主。

高麗史二十七

世家卷第二十七

元宗三

（辛未）十二年春正月己巳，削孔愉、安世貞職。又以阿海畏縮不救，遣將軍印公秀如蒙古以奏，帝免阿海職，召還。

庚午，門下侍中李藏用、參知政事崔瑛坐與謀林衍廢立免。

朴天澍至珍島，賊迎致碧波亭宴慰之，潛遣兵船二十艘掠官軍，奪一艘，殺九十餘人。

辛未，以茶丘叔父僕射致仕洪百壽爲樞密院副使致仕。

丙子，不花、孟祺等還，王使樞密院使金鍊伴行，仍請婚，表略曰："臣頃當親覲之時，深沐至慈之眷，覬將嫡嗣升配皇支，尋蒙領許於結褵，誠適我願，却諭言：'還而就陸，更請斯來。'自聞天語之丁寧，曷

極臣心之慶抃。既還歸於本國，方徙處於古都。而令世子復詣於天庭，以告端由。時則新居曾未遑於營緝，即於睿鑑恐將謂之遽忙，以此稽留，未能敷奏。伏望俾諧親好於附疏，永固恩榮於庇本。”又奏云：“詔旨所諭發遣南宋船事，頃當承問，對以嘗有宋商舶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見來，適於年前有一舶到于我境，小邦執事慮於睿鑑，將謂從前絡繹往來而敢匿其情不以實陳，議欲送還，而臣不即禁沮，以至無狀，伏冀聖慈。其日本歲貢事一如前次表奏，詔旨所諭‘争先自效，願赴事功之人’，此殆是小邦之有宿憾者，圖欲買恩於上國，而生事于此土耳。伏冀聖慈，自今凡事一委小邦，以觀其效。其詔云‘若輩小人，於卿猶擅廢立，况此後於卿子孫，豈肯盡心輔佐’，仰承諭旨，益感聖恩。其首謀廢立事侍中李藏用、參知政事崔瑛，已皆黜職。”

時蒙古中書省請於高麗置屯田經略司，王寄書中書省曰：“竊聞有人請於小邦置屯田，未知信否。小邦自林衍逆命，王師問罪，時有不軌之人妄自疑懼，遂構亂而南下。又有宿憾於小邦者，幸其本國之有難，因利乘便，方小邦去水就陸之時，放兵大掠，由是中外嗷嗷愁怨。今又因逆賊之未除，王師猶在於南鄙，小邦人民外則勞於逆賊攻討之事，内則困於兵馬資粮之費，而内外蓄積，去年爲逆賊偷掠無遺，粗得出居，臣民其將保喘供職難矣。而此輩人有是請，蓋嘗于去年亦欲東來，名爲屯田，而實欲殘害，乃以小邦之所

難堪者，多般乞請。萬一朝廷聽從其言，則彼必恣行侵害，靡所不至，小邦人民，殆無孑遺矣。小邦今已欽奉詔旨，所諭資粮事，已差遣諸道勸農使，盡力措辦，伏望諸相公善爲敷奏，以遏奸人屯田之請。”初，郎將李瑛逃入蒙古，奏曰：“本國有司天監伍允孚能曉天文，郎將金希牧手能裂石。”帝因不花之來召之，王命皆遣之。

己卯，蒙古遣日本國信使秘書監趙良弼及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等四十人來，詔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道達去使講信修睦，爲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輯爾家，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住。所需粮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艦，待於金州，無致稽緩匱乏。”王迎詔于郊，茶丘見王不拜，又出示中書省牒曰：“據洪茶丘告説，父洪福源欽奉累朝聖旨，王國有父母兄弟親屬，曾教取發，今有叔父洪百壽等五戶，尚未曾得，今欽奉聖旨，洪百壽等並取發來。”

壬午，趙良弼請與倴臣康允紹偕行，王不得已，從之。

丙戌，朴天澍還自珍島，賊勒留伴行客使杜員外以詔還附，天澍曰：“此詔非諭我也，不敢受。”答國書曰：“惟命是從。”

密城郡人方甫、桂年、朴平、朴公、朴慶純、慶

祺等嘯聚郡人，將應珍島，乃殺副使李頤，遂稱攻國兵馬使，移牒郡縣，遣其黨殺清道監務林宗，一作崔良梓。清道郡人詐降，飲以酒，醉而殲之。時密城人趙阡爲一善縣令，賊召阡約與同叛，阡從之，尋聞其黨殲於清道，乃與郡人孫逸謀殺賊魁，按察使李敍一作李淑真與金州防禦使金晅、慶州判官嚴守安領兵奄至，阡等斬方甫等，降賊遂平。

丁亥，流前平章事柳璥于哀島。

己丑，遣朴天澍如蒙古。

癸巳，官奴崇謙、功德等聚其徒謀殺達魯花赤及國中在位者往投珍島，隊正宋思均告變，王命將軍崔文本、曹子一鞫之。俄而祇候辛佐宣見閭巷七八人偶語，奔告于王曰："事急矣。"時日將暮，宰樞及承宣重房內侍茶房相顧失色，計無所出。王遣知樞密院事李玄原、上將軍鄭子璵請救於脱朵兒，脱朵兒與洪茶丘等會宰樞捕崇謙等十餘人，按問皆服。

二月乙未朔，崇謙等四人棄市，餘悉釋之。拜宋思均攝別將，賜銀瓶羅絹等物。

己亥，遣上將軍鄭子璵如蒙古，告方甫、崇謙之亂。

辛丑，窄梁防戍蒙古兵入大部島侵奪居民，民甚怨之。大部人聞崇謙等起，遂殺蒙古六人以叛，水州副使安悦率兵討平之，進悦秩五品。

癸卯，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祿俸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

從之。

自權臣誅夷，諸王及寵臣李玄原、康允紹、李汾禧、金自貞、李汾成等争先請王受其田園。至是，宰樞又請收之，悉屬迎送庫，以充國用。王大怒，欲罪先發言者，敕問堂吏崔承的，對曰："廟議皆如是，臣不知先發言者。"

三别抄寇長興府兆陽縣，虜掠甚衆，焚燒戰艦。防禦都領陳井素業儒者，自募從軍，沉湎酒色，不修武備，故敗。

丁未，忠清道按察使洪子藩、交州道按察使盧文佐等復命，王親問民間疾苦。

戊申，燃燈，王如奉恩寺，會楮市橋邊民家三百餘戶火，乃除燃燈伎樂，但謁太祖真殿。

辛亥，脱朵兒告王曰："我兵之戍南方者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安撫。"於是遣張鎰于慶尚道、朱悦于全羅道、郭汝弼于忠清道。

乙卯，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遣將軍印公秀、寶城千戶等如蒙古請罷屯田。表曰："今聞上朝發遣種田軍人，兹事非敢有辭於違拒，但小邦蓄積，方就陸時，悉爲逆賊攘奪，又因供億王師，罄盡無餘。時則留屯軍馬所須，亦於中外人民家斂戶收，甚爲艱難。設有種田軍又至，則農粮既乏於此時，穀種更求於何處。乃如耕牛，元來不畜，况城中居民鮮有畜使者，當索於外邑，然小邦忠清、全羅道方困討賊，徵索未便，唯慶尚道儻可得致，斯亦不

多耳。然則上供之事，豈唯難於成辦；東作之師，亦懼罹於歉艱。擬令世子權攝國事，凡小邦情狀筆所未到者，近當三月跨馬躬自朝于天陛，一皆敷奏；惟是賤介之陳諗，冀垂憐察。”

丙辰，右副承宣洪文系辭，以洪子藩代之。

命有司斂銀布于百官有差，以充親朝之費。

庚申，以朴之亮爲水路防護使，率兵赴慶尚道。

是月，脱朶兒爲子求婦，必於相門。凡有女者懼，競先納壻。國家記宰相兩三家使自擇焉，脱朶兒選姿色欲聘金鍊女，其家已納預壻，其壻懼而出，鍊時入朝未還，其家請待以成禮，不聽。國俗納年幼者養于家待年謂之預壻。

三月丙寅，蒙古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用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弊。仍復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又中書省移文曰：“欽奉帝旨，以忻都、史樞行經略司於鳳州等處營軍屯田，所有屯田牛六千頭，除東京等處起遣一半，餘三千頭令經略司受直王國和市外，農器、種子、蒭秣之類及接秋軍糧，一就供給，無致闕乏。”

己巳，東界安集使報：“襄州民張世、金世等謀殺守令及吏士，事覺伏誅，其餘黨天瑞等潛投古和州。趙暉請兵四百餘人猝入襄州，誣以謀率人民徙居海島，

驅掠知州及吏民千餘人，分載三船而去。”

壬申，三別抄寇合浦，執監務而去。

癸酉，鳳州經略司以絹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四來市農牛。

甲戌，移御南山宮。

丁丑，蒙古中書省移文禁國人貿易上國兵器及馬。

壬午，樞密使金鍊還自蒙古。帝聞崇謙、方甫等謀叛，凡所奏陳皆不允。

甲申，三別抄寇東萊郡。

癸巳，蒙古斷事官沈渾來索軍糧。

召還柳璥、俞千遇。

印公秀還自蒙古，帝答詔曰：“王所奏陳，朕悉知之。嚮王在國中，猶有姦人生事，今叛人未靖，王不可來朝。”於是悉還百官所納銀布。

是月，遣殿中監郭汝弼如蒙古陳情，表略曰：“天使忻都、史樞至，聖旨所諭日本事，小邦今方去水就陸，蓋欲悉心供職，其私日本而有以庇護者，寧有是理？但其俗頑癡莫甚，慮當使臣之入也，接遇容有不謹。今又聖敕嚴厲，兢惶失措，庶將敬禀使臣之指揮，期於有成。又承中書省牒鳳州屯田農牛、農器、種子、軍粮等事，若乃農牛如前表奏，小邦京中鮮有畜使者，外方農民雖産之，饒者畜養亦不過一二頭，貧者多以耒耕，或相賃牛而使之。今外方牛畜悉因全羅道糧餉轉輸以至飢困，損失者大半。農器則小邦人民元來未有贍庀者，此皆雖不得如數，併當隨力供辦。種子則

百姓趂年畊作，以修貢賦，用其餘以爲糧料，稍存若干斗斛，以備明年耕種，以故雖或戶斂，殆是不多碩耳。軍糧則大軍之後，小邦元來蓄積，除逆賊攘奪外，悉因供億留屯軍馬及追討軍馬，罄竭無餘，中外臣民徵斂者累度，猶不連續。且又汎計種子、蒭秣、接秋軍粮，凡幾萬碩，此則何從而致之耶？況今逆賊日益蔓衍，侵及慶尚道金州、密城，加又掠取南海、彰善、巨濟、合浦、珍島等處，至於濱海部落，悉皆怯奪，以故凡所徵斂，難於應副。而慶尚、全羅貢賦皆未得陸輸，必以水運。今逆賊據於珍島，玆乃水程之咽喉，使往來船楫不得過行，其軍糧、牛料、種子雖欲徵斂，致之無路，然不敢違命，當以力盡爲限，但念所謂農器、農牛、穀種、糧料則斯皆百姓之資生，如盡奪而供給，迺此三韓之遺噍，實荐飢以耗淪。愚情懫望之在玆，睿鑑裁量之何似？"

夏四月丙申，分遣諸道農務別監催納農牛、農器于黃、鳳州。

庚子，或告達魯花赤脫朵兒曰："本國之俗，以四月八日觀燈，竊聞有人欲因此作亂。"脫朵兒信之，出舍城外，數日不還。

辛丑，三別抄寇金州，防護將軍朴保與別抄皆奔入山城，賊縱火剽掠而去。

壬寅，賜靈光副使金須妻米十斛，以表須戰亡之忠。

丁未，追討使金方慶報："珍島賊使人告忻都曰：

‘有密議請官人暫臨小島。’忻都曰：‘我不受帝命，何敢入？’賊又請具酒殽來饋，乃許之。”

都奏帝曰：“叛臣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追討。”帝從之。

壬子，蒙古遣永寧公綧之子熙、雍等二人領兵四百來討珍島。

乙卯，脱朶兒承帝旨與宰樞斬唐城人洪澤，杖其黨洪均庇等充驛吏，治殺窄梁防戍軍之罪也。

丁巳，蒙古遣周夫介來，詔曰：“據忻都、白羊奏請添遣軍馬，比及暑雨前討平逆賊。朕以爲暑雨之前軍馬未能到彼，卿宜於旁近簽軍六千人，分附攻取珍島。若事早畢，於卿百姓便益。”中書省移文曰：“珍島賊黨虜掠官民，陷没諸島三十餘所，其力漸盛，明見虛行調發，不肯實心投拜，便合急攻，以除巨害。若至暑雨時節，卒難收取，除珍島邊見有兵船二百六十艘令本國添發兵船一百四十艘，更乞增兵，並力攻賊，其合用軍餉什物，委官盡力供頓，毋致失誤。”

是月，斷事官沈渾還，上表，略曰：“前次使臣忻都等奉傳聖旨，諭以屯田事。此蓋皇帝矜恤小邦，將省軍糧蒭秣之供給，令就小邦和市農牛三千，玆事雖不受直，皇帝有命，敢不盡力供辦。況送官絹以充其直，感戴悉深。經略使史樞與忽林赤、趙良弼、王國昌、洪茶丘等議農牛、農器、種子必定其成數，多般詰責，玆用約以農牛一千一十頭、農器一千三百事、種子一千五百碩。尋委中外當及農時，又於今年内續

後須索，僅可得農牛九百九十頭以定其數，使臣沈渾繼至，復諭之以農牛等事。竊念向件元約數外，農牛、農器之今未足辦者，漸次當依元數，其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不令受飢。噫！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迺此農牛、農器、種子一皆收奪，使失其業，則恐百姓決定飢死。其又在此者役煩力竭，不堪困苦而從逆賊者，靡有歉艱則焉知愚民有所貳於彼哉。聖鑑若知如此，必曰何不揆力陳實，早達宸所，使我百姓至於此極。然則誰當任其責？兹用昧死，庶幾一曉于哀悰。”

五月癸亥朔，洪茶丘領兵討珍島。

是日，脱朵兒與宰樞閲兵于郊。凡五百餘人，其都領指諭給馬人一匹，軍卒每十人給馬一匹。及行，軍卒多掠取行人馬。脱朵兒問曰：“宰樞子弟有從軍者乎？”答云：“無。”脱朵兒乃令宰樞各出馬給軍官。

甲子，加發京軍，又調忠清、慶尚道軍以濟師。

乙丑，親醮三界于本闕。

壬申，邊亮、李守深等領舟師三百討珍島。

乙亥，門下平章事金佺卒。

丙子，周夫介還，王遣使伴行，上表陳謝，略曰：“推仁恤難於下藩，意存除害；易帥揚威於南島，命促赴功。臣方出古都，忽遭頑賊，豕涉波而竊地，螗拒轍以欺天。閫略無良，既經年而莫制；舟師已老，徒曠日以相持。豈意陛下尋選將以代之，又遣周夫介諭臣以比及霾熱已前，當於側近軍民起發六千人分附攻

取。仰窺明訓，深感至恩。於是委諸中外，依數調發，亟令進討。”

丁丑，金方慶、忻都、茶丘、熙雍等率三軍討珍島，大破之。斬僞王承化侯温，賊將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

庚寅，監試放榜，蒙使趙良弼、焦天翼等往觀之，曰：“真盛事也，吾等聞之久矣，今得見之，其於亂離不墜文風如此，良可嘉也。”

遣上將軍鄭子璵如蒙古謝平賊，仍奏曰：“賊船頗有逋漏者，禍燼尚存，且逆賊妻息族類甘伏其辜，但大小人民先出古都，其父母親屬奴婢被賊劫掠者，今復爲官軍所獲，盡歸上朝，伏望聖慈，敦諭將帥悉令復舊。”

六月甲午，王如奉恩寺。

丙申，蒙古遣斷事官只必哥等六人來，詔曰：“卿嚮遣印公秀奏曰‘小邦蓄積，就陸之日悉爲逆賊攘奪。又因供億王師，罄盡無餘。歛及中外臣民，甚爲艱窘，而又耕牛不畜，難於徵索。’乃敕有司前往體問，卿方上表謂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不令受飢。屯田農牛、農器等漸次當依元數。則前奏豈非虛妄，且匹夫一言不誠，尚恐不爲人所信，卿一國臣民之主，敷奏不實，可乎？爾後慎勿如此。卿又云‘吾之民亦是皇帝之民也，使其失業，不堪勞苦，則恐有貳於盜賊，若不揆力陳實，早達于宸所，以至困窮，誰任其責？’蓋由爾國不逞之人肆爲叛逆，以致軍民之勞，既爲一

家，初無内外之間，如撫定之後，豈坐視人民困苦而不加恤哉。尚體至仁，益殫誠赤。”中書省移文曰：“宣使沈渾回齎表文曰：‘襄州天瑞等縛打官員，詐稱謀入水内，據取納官之辭，悉剃頭驅虜百姓入古、和州。’欽奉聖旨，差官前去取問，並王京避役犯罪之人，多竄于西京，亦令差去使臣徇問是實，分付王國請各差官一同取問。”又曰：“聞前大卿閔昉能治人手足疾，可速遣來。”昉素無行義，坐法免，廢錮累年，聞帝有足疾，見達魯花赤沈渾，妄言能醫術，渾信之，達于帝而召之，授尚書左丞，以遣之。

己亥，遣世子諶入質于蒙古。尚書右丞宋玢、軍器監薛公儉、户部郎中金情等二十人從之。又命樞密院副使李昌慶調護其行，表奏云：“自臣至于輔相，欲令子弟相遞入侍，而先遣世子與衣冠胤胄二十人、衙内職員百人進詣。”

丁未，王受菩薩戒于内殿。

戊申，只必哥還，上表，略曰：“小邦元來蓄積悉爲逆賊所攘，粗有所遺，供給年前大軍，後又以供留屯軍馬，殫竭無餘，收斂内外臣民至于累度猶不能繼，且聞憸人有言小邦尚有軍粮多蓄，請使臣審閱内外，驗其實否，亦不聽。今下詔云‘敷奏不實，愼勿復爲。’及斯言之聆禀，無所（惜）〔措〕以震惶，其糧料之有無，漸當採實。”又報中書省曰：“前此小邦避役犯罪而逋逃者，表奏乞令推究，皇帝聖慈，特遣斷事官只必哥就鞫。時有李黄秀，乃逆臣林衍妻姪，與

衍同謀廢立，又與惟茂謀拒王師，不出古都。陪臣洪文系、宋松禮等誅惟茂，流黄秀于珍島。後以三别抄向其地，徙黄秀拘于羅州。黄秀自獄中解鏁而逃，走入上國。今年隨洪茶丘以來，恣意肆惡，奪人田民，及攻珍島，驅掠男女百餘人，攘奪衣服百五十餘件，及米麥，又奪戰艦，仍脅船軍蒿工等滿載而還。其罪惡當置於法，第緣投托官軍，不敢致詰，徒自腐心，會有斷事官只必哥與脱朶兒推究其罪，一皆自首，然未敢自斷，上奏宸聽，以俟帝命。伏望丞相閤下善爲敷奏，斷罪鑑戒諸人。”遂遣大將軍郭汝弼、國子博士魏文愷偕只必哥往西京推究逃民。

乙卯，蒙古遣必闍赤、黑狗、李樞等七人來索宫室之材，又以省旨求金漆、青藤、八郎虫、榧木、奴台木、烏梅、華梨、藤席等物。王報中書省曰：“今奉省旨云：‘王國未平，聖慮憐憫。今歲朝幣不須進奉，所用金漆良多，今遣必闍赤往取。’竊念小邦所貯金漆就陸時散盡，且其所産南方海島比爲逆賊往來之所，當更乘間往取奉獻，先將所有十缸以進，其瀝汁之匠，當就産地徵來起遣。又黑狗口宣榧木，土人謂之白木，問其産地於樞，則云昇天府之今要島也。其青藤、八郎虫亦出於此。又於珍島、南海等處皆産焉。其榧實、桐柏實亦産此地，距王京千餘里，難以立致。樞不自往見而返，玆與達魯花赤並差人視其有無，待還具奏。先以收取色狀榧木若干片奉獻。八郎虫則樞初言産於喬桐郡，今使人往取則無有也。又云：‘出於今要

島。'當復遣人就審。其奴台木、海竹、冬柏、竹簟，輒隨所有以進。烏梅、華梨、藤席元非所産，昔於西宋商舶得之，粗有若干，並此進奉。"

秋七月丙寅，只必哥至西京而還。時古、和州趙暉自蒙古來，以詔授只必哥曰："襄州人實自納款于上朝，非我驅迫其民也。吾以此奏于帝，受詔而來。"只必哥推刷西京逃民而來，西京又欲割西海道銀波莊、三進江爲屬縣，王又報中書省曰："銀波莊、三進江本西海道所屬，今西京人托言頭輦哥國王來，在西京時已籍兩處人民，是其妄言明矣。年前頭輦哥班師，至今年正月十五日有西京百戶福大始至其處，脅其人民而開刺，則時有先後，理有曲直，伏冀一依帝命，使彼人民悉復屬款。"

八月壬辰朔，日食。

丙辰，門下侍郎平章事蔡楨卒。

丁巳，蒙古吐蕃僧四人來，王出迎于宣義門外。

是月，鄭子璵還自蒙古，中書省移文曰："今奉聖旨，自江華島爲賊人驅去百姓，其父母妻子，許令相認復舊，除賊人家屬奴婢分給戰士外，據珍島元有百姓俱教家屬圓聚，明白分付，本國仍將珍島百姓起移王京附近之地，耕種安業。"王乃諭元帥忻都令還脅從者，忻都不聽，王遣印公秀如蒙古復奏云："逆賊所脅無罪之民父母子女夫妻，既蒙聖恩聽還本國，舉國感激，咸望更生。今官軍乃謂所脅之民祖孫、舅甥、叔姪、兄弟、姊妹及奴婢，聖旨不錄，略不容釋。向件

被執之民相與號跳，哭泣而相告曰：‘不曾表請珍島之民憫其無罪，皆許復舊，吾屬何罪，獨不放釋？’伏望聖慈，更下明敕，咸使復舊。”又上中書省書云：“伏蒙諸公咸賜矜憐，導宣聖澤，逆賊之民，許令復舊，舉國感仰。然其脅從臣民親屬，方離亂時或有來此，或有往彼，抑因事故未得徑出而舉族遇脅者，今官軍皆以爲逆賊之類，不許放歸，輒於聖旨未降前分取人物，各自散住於全羅、慶尚、王京、黃、鳳州等處，或相爭匿於旁近，或先潛送于上朝，雖有親戚不得相見，何由識認？或自別島他邑入珍島而見獲者，或官軍分往別島他邑而驅捉者，名雖揀給，其實不曾圓聚一處，窮詰許放。又若奴婢各從其主者也，當其主順命就陸，乃因打疊家産而還江華者，悉被驅去，今皆分執，同于逆賊之屬，則蒙聖恩而復舊者幾何。且珍島百姓之家屬，元不申請而猶許放免，自江華順命出陸，臣民家屬尤所矜憐而未免拘繫。雨露之澤始優渥而今也漸希，籠檻之囚初懽呼而卒乃啜泣，良可矜哀。伏望僉垂惻隱，善爲敷奏，無辜之民，悉令還本。”又上陳情表，略曰：“切以小邦元來倉廩所蓄既薄，自年前出來上朝軍馬至今留屯，初以百官俸粟供給而不足，繼斂兩班百姓之戶者，至于四五度。今接秋中外所供軍馬料，以上朝碩數之，則無慮十五餘萬。始則耐忍艱苦，今則絶不能輸納。今有追討使金方慶報云：‘界內百姓皆食草實木葉，雖有徵索，勢無可爲者。’且見今官軍六千，而科施赤則不得細諳其數多少，外有官

人撒赤首領官令史並官軍家屬及其兄弟遞番往來者，悉令給料，至乃攻破珍島後，驅掠人物，亦令給糧。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爲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千，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亦必匱乏。欲陳情實，則恐有彌縫之責；姑忍稽留，則事勢至於窘急。伏望曲賜矜憐，許令蠢蠢之遺黎，獲保緜緜之餘喘。”

九月庚午，宰樞與脱朶兒往忻都屯所烏山，請還逆賊外人民，忻都堅執不許，脱朶兒稱聖旨力詰，稍令揀出。

丙戌，幸王輪寺。

冬十月丁酉，赦曰：“朕以凉德，臨莅三韓十有二載，今者復都舊京，庶欲萬世延基而災變連年。朕心兢省，欲以恩宥覃及中外，斬絞二罪以下，咸赦除之。戍濟州戰死將軍高汝霖、靈光副使金須及從討逆賊京外別抄之子超資賞職，無子者復其父母及妻。其自賊中歸順人有職者還職田，軍人還田丁，雜類人從願特加優恤。其從賊之徒，賊平之後潛還鄉里者，亦各勿問，俾安其業，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妻投水亡身，不爲賊所污，節義可尚，宜超等封贈，官其子孫。”

己亥，王以天變設金剛法席於内殿。

達魯花赤脱朵兒卒。脱朵兒沉重寬厚，撫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王亦甚重之。及疾作，國醫進藥，脱朵兒却之曰：“我病殆不起，若飲此而死，則讒構爾國者必曰高麗毒之。”遂不飲而卒，國人惜之。

辛丑，李昌慶還自蒙古，帝許世子婚。

壬寅，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甲辰，副達魯花赤焦天翼曰：“兵器不可畜於私家，收國人攻珍島兵仗，悉輸于鹽州屯所。”

十一月甲子，親醮太一于本闕。

癸未，遣李昌慶、文宣烈如蒙古賀正，仍謝許世子婚，且奏云：“逆賊餘種逋入濟州，横行於諸島浦溆間，慮將復出陸地，乞令殄滅。”又上書中書省，請還我國逋逃人口。

丙戌，追討使金方慶還，以功加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二月甲午，忻都自鳳州來詰王曰：“軍馬多飢斃，粮料不繼，何也?”都以此籍口，而其實聽讒欲覘國中也。於是，有司督輸軍粮，道路悠遠，人皆苦之。金方慶請移屯鹽、白州。

己亥，蒙古遣使告建國號曰大元。

癸卯，親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丙午，忻都使人來言馬飢多死，難移鹽州，於是有司更督科斂。時國家府庫匱竭，供給不支。經略司報于元曰：“兩差使人催取糧料，寂無輸轉，牛馬羸瘦僵仆者十二三，即將先到種子四百餘碩支給飼秣，尋

復盡死。若又供運不繼，恐牛馬盡斃，有誤春作。”元又移牒督之。

丁未，忻都移屯鹽、白州。

己未，盜竊除授大寶。

（壬申）十三年春正月庚申朔，白羊至自南。甲子，北還珍島士女被擄而去者甚多。

丁丑，趙良弼還自日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王遣譯語郎將白琚表賀曰：“盛化旁流，遐及日生之域；殊方率服，悉欣天覆之私。惟彼倭人，處于鰈海，宣撫使趙良弼以年前九月到金州境，裝舟放洋而往。是年正月十三日偕日本使佐一十二人還到合浦縣界，則此誠由聖德之懷綏，彼則嚮皇風而慕順。一朝涉海，始修爾職而來；萬里瞻天，曷極臣心之喜。兹馳賤介，仰賀宸庭。”

辛巳，元移鳳州屯田于鹽、白州。

分遣程驛蘇復別監于諸道。

甲申，遣齊安侯淑、樞密院副使宋松禮如元賀建國號。表曰：“三百有旬之成歲，功自正朝而爲始；六十餘卦之備易，道從乾象以起初。一言以興，四德之長。惟萬國之攸戴，在百王以莫高。猗歟！允正其名，屬我大明之代。鳳傳景詔，喜不外於海東；燕賀誠心，庶得先於天下。”

丁亥，門下侍中李藏用卒。

二月己亥，世子諶至自元，帝遣斷事官不花、馬絳等偕來中書省牒曰：“據世子諶云：‘吾父子相繼朝

覲，特蒙恩宥，小邦人民得保遺噍，感戴之誠，言不可既。諶連年入覲，每荷皇恩，區區之忠，益切致效。惟彼日本，未蒙聖化，故發詔使，繼耀軍容，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都省奏奉聖旨教世子親自去者，教尚書省馬郎中做伴當去者。”時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薛仁儉、金㥠等不可曰：“世子在此，將以衛社稷也。今請此事以還，則如本國何?”世子寢之，會林惟幹聞之，欲假此先請東還，復收所没田民財寶，世子知之，不得已請于帝，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皆歎息，至有泣者。

壬寅，宴不花、馬絳。

癸卯，燃燈，王如奉恩寺。

大風，環餅洞里百餘戶火。

甲辰，置戰艦兵糧都監，又置鈿函造成都監，以皇后欲盛藏經而求之也。

壬子，以洪文系爲樞密院副使。

戊午，元遣使于鹽、白州相移屯之地。

三月丁卯，以琴熏爲濟州逆賊招諭使。

庚午，元中書省遣嶽山李珪與李樞來索大木。

癸酉，分遣指揮使于諸道。

三別抄餘黨寇會寧郡，掠漕船四艘。

戊寅，地震。

丙戌，太廟成，奉安九室主。

夏四月己丑，雨雹。

庚寅，日本使還自元，張鐸伴來，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偁、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偁爲將軍，貯爲郎將。

甲午，遣御史康之邵護日本使還其國。

戊戌，殞霜。

癸卯，元遣李益爲達魯花赤，王迎于城外。

庚戌，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甲寅，太白經天。

丙辰，以旱雩。

丁巳，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請減軍料，表曰：“近承省旨，據鹽、白州等軍奏請，令每軍一名添支粮一斗[1]，每月通支四斗。小邦元來百姓凋殘，不得力農，自家朝夕猶且難給。况出水以來，軍馬粮料急於中外，收斂甚艱。而前年四月斷事官沈渾至聽愉言，苛責甚厲，謂須無致闕乏而令表奏云：‘限以力盡，不令受飢。’不敢違忤，復於中外徵索，到底用以供給，然此亦約限年前接秋而止耳。謂當冬月必蒙蠲省，又令自十月至今年接秋供餉艱窘滋甚，其庚午年至今年四月晦已曾應副軍粮十萬九千一百九十九碩六斗，馬牛料四十三萬二千五碩六斗，王京館供對使臣米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一碩，種子一萬五千碩，其糧料斗碩委細數目具在別錄，呈俵都表，百姓早已飢困，惟是前數，恐不能接秋，况復添乎？且一月三斗不爲不足，

〔1〕 原作㪷，同斗。

但以珍島既破後，多獲人物，爲其畜養，有是請耳。嘗蒙聖慈，令輸東真料米七千碩，添助粮料，感荷殊深，遣人往審輸來道塗，遼遠險阻，空曠無人，海陸俱爲未便，加以小邦馬牛寡少，凡所輸中外粮餉，人自負戴，則其往東真輸致甚難。今此困窮情狀，不得預奏，而設有後責，何辭以對。四海既爲一家，則上朝軍馬洎兹土百姓皆一皇帝之人民，安有逋逖耶。伏望念可哀之狀，推同視之仁，許從便近以轉粮，倘紓民困，當與孑遺而延喘，永沐聖恩。"

五月戊午朔，以大將軍曹子一爲慶尚道安撫，代朱悦。

庚申，雨。

辛酉，全羅道按察使報："三別抄寇大浦，掠漕船十三艘。"

乙丑，設金經道場于本闕，以禳星變。

慶尚道按察使執送耽羅賊諜二人。

丙寅，琴熏還自濟州。熏初過楸子島，賊徒殺熏從者，又拘留電吏。濟州賊奪熏大船給小船遣還，殊無降意。

庚午，世子遣使諸道各三人巡視兵糧所出田疇。

甲戌，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丁丑，三別抄焚掠耽津縣。

甲申，遣閤門副使琴熏如元，上表曰："至仁釋罪，幸開宥於自新；逋賊執迷，猶肆驕而不服。前次承都省奏奉聖旨降宣，差遣濟州招諭使閤門副使琴熏、

散員李貞以四月十五日登船發去，值逆風退泊甫麻島，逆賊金希就、吴仁鳳、田祐等船四隻來奪其船，盡執人物，移載于爾船，收擘招諭文字往告于濟州金通精。而希就等將琴熏等遂至楸子島留著看守，既得回報，希就等與琴熏等嫚罵曰：‘爾等嘗遣人珍島，誘我緩其心，引大軍攻破，惟是父母妻子，人情最愛重，悉已驅掠而去，兹乃我輩怨入骨髓者也。今又欲盡滅吾屬而來誘，則爾等固當殄戮無遺，然若爾則今此事意誰當往告者，兹用放爾。’因給朽毁小舠一隻，老水手一名，並招諭文字送還，其一行内記官、電吏、梢工、引海等四人皆殺之，餘外水手十人亦欲殺之而牽去，琴熏等盤桓島中而得水手之脱害者三人，以前月二十九日還來，即令上朝陳奏向件事由。伏望俯收採聽，優賜矜從，分委戎兵，借赫威而致罰，克清頑種，庶令遺噍以聊生。”

六月戊子，王如奉恩寺。

全羅道指揮使報：“三别抄賊船六艘過安行梁而上。”京城洶懼。

辛丑，王微行受菩薩戒。

壬子，遣郎將李有庇如元，上表曰：“力微除害，實慚奉職之無能；仁篤救危，唯恃銜恩之有自。兹忘嫌於煩瀆，敢貢懇以籲呼。伏念蚤幸觀光，方叨賜履。但有濟州逆賊，是年三月四月侵掠于會寧、海際、海南等三縣之浦溆，奪諸州縣漕船。又於五月會寧、耽津兩縣大肆驅掠而去。凡前後所攘奪船二十隻、穀米

三千二百餘碩，殺害十二人，驅去二十四人。今有盧孝悌者，嘗附于逆賊，是月十四日逃出，來告云：'逆賊以船十一隻，分載兵三百九十人謀取慶尚、全羅道漕船且欲攻破沿海州縣。'以故沿海州縣騷動難安，如向表奏，慮將侵擾全羅州道戰艦造成役，乞令金州住在上朝軍馬分遣防禦，抑小邦兵卒弓箭甲牟悉曾見收，士多徒手裸身，深爲未便。伏望威先攻昧，德尚固存，慶尚道之官軍二千，分全羅州以騎士數百，不止衛乎造舟之地，抑令防諸沿海之方，亟頒堅鋭於我師，終許盪清於爾寇。"

別楮云："臣兢惶隕越，謹重奏言，臣竊有開啓事段具呈于後。伏望聖慈，咸賜俞允。一、東寧府前次經略司分遣不多軍馬，而支應粮料始自今年正月至于三月十七日而止，曾稟聖旨諭以一体供億，故留在鳳州軍五百餘人粮料乞令東寧府應副，而未蒙憐察，反使王京供億，其得能辦，甚爲未便，乞依聖旨卒令東寧府添助。一、鹽州、海州等處種田軍年前既入處百姓家戶，而經冬春月並當出歸農所，而便不離家戶者多矣，實百姓所悶。望乞令皆就農所造家出住，毋甚煩擾。一、有自濟州出來者高允大等六人，年前九月初到于追討使金方慶戲下，而欣篤官人累度傳諭，令發遣屯所，然時方招諭濟州人而順命出來者，輒見縶於軍中，則彼人聞知，其謂如何？乞令禁約。一、曾稟聖旨，官軍供給，限以接秋，而農牛、農器、種子等事，早悉庀了，分付種田司趂時耕播。今則大小麥

已收，而禾穀向熟稺者不過八月，其接秋粮餉當限何月，乞降綸音。”

乙卯，遣將軍羅裕將募兵一千五百五十餘人討三別抄于全羅道。時賊既入濟州，築內外城，恃其險固，日益猖獗，常出擄掠，濱海蕭然。

秋七月甲子，倭船到金州，慶尚道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馳聞于帝。

己卯，遣大將軍金伯鈞如元賀節日。

八月丙戌朔，日食。

元遣侍衛親軍千戶王岑與茶丘議征取耽羅之策。茶丘表陳“金通精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晚。”帝從之。茶丘乃遣通精之姪郎將金贊、李邵，賊將吴仁節族桓文伯等五人使往諭之。通精等不從，留金贊，餘皆殺之。

壬申，三別抄掠奪全羅道貢米八百石。

丁酉，義州副使金孝巨等二十二人還自元，帝以我出陸，皆放之。

辛丑，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庚戌，太府注簿姜渭贊、文習主等以太府虛竭，不堪徵責，祝髮而逃。

九月甲子，宴達魯花赤李益及馬絳。

丙寅，李益托遊禪源社，入江華覘虛實。

戊辰，中道按察使報：“三別抄寇孤瀾島，焚戰艦六艘殺船匠，執造船官洪州副使李行儉及結城、藍浦

監務而去。"

己巳，幸王輪寺。

遣近仗將校于中道探候賊變。

庚辰，賜金涀等及第。

冬十月癸巳，樞密院副使洪文系辭職，以邊胤代之。

甲午，移御堤上宮，設百座道場。

乙未，地震。

己亥，洪茶丘殺曹子一。

庚戌，幸堤上宮，設金經道場。

辛亥，盜竊典牧庫銀十八斤。

十一月己巳，三別抄寇安南都護府，執府使孔愉及其妻以去。

多者大王使者來。乙亥，王宴使者，贈白銀、苧布。

三別抄又寇合浦，焚戰艦二十艘，執蒙古烽卒四人而去。

戊寅，遣中書舍人權呾如元賀正。

三別抄寇巨濟縣，焚戰艦三艘，執縣令而去。賊船又來，泊靈興島，橫行近境。王請五十騎于元帥忻都，宿衛宮禁。

十二月壬辰，元遣李樞與蒙古二人來索宮室材木。

甲午，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乙未，元以攻討濟州詔王簽軍六千、水手三千。

己亥，分遣抄軍別監于諸道。

庚子，洪茶丘自南道來，遂如元，王慰遣之。

辛丑，命樞密院副使宋松禮、上將軍徐裕點兵。

丁未，世子諶如元。

庚戌，以宋松禮爲忠清道指揮使。

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

（癸酉）十四年春正月己未，遣使于慶尚道督造戰艦。

庚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方慶判追討事，樞密院副使邊胤爲使。

壬戌，元使來，王迎詔于宣義門。其文用新制蒙古字，人無識者，使者云："因林惟幹所奏，求火熊皮也。"

癸亥，遣帶方侯澂、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謝許世子婚。

甲子，以元傅、張佶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金鍊知門下省事，尹君正守司空。

丙子，全羅道防護將軍文景秀報："賊船十艘侵樂安郡。"

壬午，馬絳與大將軍宋玢巡視近道戰艦。

三別抄寇合浦焚戰艦三十二艘擒殺蒙古兵十餘人。

彗星見于東方。

二月乙酉，黄、鳳州經略使差人賫元詔來，令僧徒出迎，其詔云："禁軍士搔擾僧舍、損毁經像，使之安心作法。"

丁亥，置寺院造成别監。

己丑，洪茶丘還自元，與達魯花赤李益及馬絳等詣闕議出軍。

壬辰，遣水路監船使率戰艦南下。

丙申，忻都、劉統領、萬戶鄭温、朴古大等來自鹽州屯所，傳詔二通，一以忻都等領軍討耽羅，一禁官軍擅奪良家女爲婢。又聽自制兵仗，從王請也。

丁酉，燃燈，王如奉恩寺，以國家多故，除伎會，但於寺門外設燈。

庚子，内莊宅告匱，闕御飯米一夕。

癸卯，中軍行營兵馬元帥金方慶率精騎八百隨忻都等討三別抄于耽羅，王授鉞遣之。

辛亥，李益禁左倉頒祿，王曰："左倉陪臣俸祿所在非官人所知，吾將奏于帝。"益乃止。

癸丑，以大將軍金伯鈞爲慶尚道水路防護使，判閤門事李信孫爲忠清道防護使。

以簽書樞密院事許珙爲蔚陵島斫木使，伴李樞以行，王奏請罷蔚陵斫木，減洪茶丘麾下五百人衣服，平三別抄後濟州人物勿令出陸，依舊安業。帝皆從之。

三月辛酉，李益以西海道戰艦多敗没，囚按察使禹天錫。

庚午，馬絳還，以大將軍宋玢伴行。皇后嘗求見洛山寺觀音如意珠，使玢獻之。

癸酉，元帥金方慶報："賊入耽羅縣殺防守散員鄭國甫等十五人，擒郎將吴旦等十一人。"

趙良弼如日本，至太宰府不得入國都而還。乙亥，

王引見，勞問，賮白銀三斤、苧布十匹。達魯花赤李益亦贈以物，良弼曰："此汝侵割高麗而得也。"不受而去。

己卯，西海道戰艦二十艘至伽耶召島遇大風敗没，南京判官任恂仁、州副使李奭、錄事裴淑，及（蒿）〔篙〕工水手等一百十五人溺死。慶尚道戰艦二十七艘亦敗没。

壬午，元使來索御床材香樟木。

夏四月癸未朔，元帥金方慶奏曰："忻都令曰：'征討軍糧，必使足支三月。'如充此數，須以全羅州祿轉補之。"王問計於宰樞，皆曰："出都以來，諸道漕穀皆耗，倉庫虛竭，經略司及諸般供億尚不能支，請以慶尚道庚午、辛未兩年租税輸助軍粮，全羅州壬申年祿轉悉令上納。"從之。

戊子，隕霜。

甲午，親醮三界于本闕。

丙申，王以天文屢變設消災道場於本闕，命放囚。

戊戌，雨雹。

丙午，幸賢聖寺，集五教兩宗僧徒設道場於男山宫，以祈平賊。

庚戌，金方慶與忻都、茶丘等以全羅道一百六十艘水陸兵一萬餘人至耽羅，與賊戰，殺獲甚衆。賊衆大潰，斬金元允等六人，分處降者一千三百餘人于諸船。其元住耽羅者按堵如故，於是賊悉平。使將軍宋甫演等留鎮而還。

五月戊午，親醮十一曜于本闕。

庚午，親設消災道場三日。

壬申，元冊封皇后、太子，遣使頒詔。

乙亥，金方慶遣其子綬及祗候金瑊、別將俞甫等來告捷，群臣表賀平賊。

己卯，命判事朱悦伴元使採金于南方。

庚辰，以光州無等山神陰助討賊，命禮司加封爵號，春秋致祭。

六月壬午朔，遣大將軍金綬如元告平耽羅賊，表曰："海寇方熾，繇國病以彌留；王師所臨，仗天威而盡盪。伏念專沐至仁，出居舊壤，顧因逆種，嘗圖構亂，以肆驕黷，及嚴宸至，許興亡而伐罪。雖巨魁敗散於珍島，迺餘種逃奔於乇羅。何期睿意之憐察，更遣官軍而殄殲。然萬里水程之險艱，勢難輕涉；故三軍木道之征進，慮或何如。五月二十四日金方慶牒報云：'四月二十八日大軍既入濟州，處置逆徒而一境底平。'則此蓋仰賴皇靈，奉承天祐，戰艦得順風而前壓，頑民如槁葉以掃除。捷報亟傳，輿情舉喜，而臣克清大憝，感聖德之遐覃；永保殘區，洎遺黎而更活。一心效職，萬壽爲期。"

癸未，王如奉恩寺。

甲申，安南副使孔愉、洪州副使李行儉自賊中還，王引見慰諭。

丁酉，元帥金方慶凱還，王慰諭甚渥，手執紅鞓一腰賜之，大宴將士。

戊戌，忻都將入京，王使大將軍朴成大迎勞于郊，忻都怒酒薄，困辱成大，不入京，遂還元。

閏月丙辰，耽羅留鎮將軍宋甫演得賊魁金通精屍以聞，又搜捕賊將金革正、李奇等七十餘人送于茶丘，皆殺之。

元置達魯花赤于耽羅。

己未，遣順安侯悰、同知樞密院事宋松禮如元賀冊封。

庚申，大雨傷稼。

癸亥，王下旨都兵馬使及省臺曰："中軍元帥金方慶、兵馬使邊胤能誅除凶渠，功烈殊異，褒賞之典，速議以聞。其他將士軍卒科賞條件，亦以論啓。"是日，以金方慶爲侍中，邊胤判樞密，金錫爲上將軍、知御史臺事，羅裕、宋甫演各爲大將軍。

戊辰，茶丘自南道還。

秋七月乙未，侍中金方慶被召如元，帝賜金鞍、綵服、金銀。

庚子，遣上將軍金侁如元賀節日。

八月甲子，副達魯花赤焦天翼以秩滿將還，享王于堤上宮。

丙子，幸賢聖寺。

丁丑，元命收別庫田租以充兵糧，王遣使諸道收之。

九月辛巳，焦天翼還元，王餞于迎賓館。

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佶卒。

冬十月癸丑，遣別將金鎰齎世子盤纏銀二百五十斤如元。

太白晝見。

己未，賜鄭賢佐等及第。

甲子，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辛未，傳旨曰："向者討耽羅，京外別抄亡命者甚多，不可不懲，故曾以罪狀輕重徵銀，收其田丁。今國家多難，天文屢變，欲修德弭災，其已徵白銀外，其所收田丁，悉令還之。"

戊寅，以俞千遇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一月己卯朔，元中書省移文達魯花赤殺于琔。

甲申，醮十一曜于內殿。

己亥，遣小府少監李義孫、郎將吕文就如元賀正。

十二月壬子，醮三清于內殿。

乙卯，設金經道場于內殿。

庚申，下制曰："今屬兵糧之田，元是諸宫寺院所屬，及兩班、軍、閑人之世傳而爲權臣所取者也。己巳年辨正都監推辨不究，或有給非其主，由是怨者頗多。其兵粮都監詳考兩造文案，公正以决。"

辛酉，元遣搏虎人九名牽犬一百來，驅群犬逐虎，犬多被害，終不獲，曰："高麗之虎，不可用犬。"乃還。

甲子，遣使諸道，與元使審檢兵糧。

乙丑，以國家多故，除明年燃燈。

癸酉，達魯花赤以中書省牒，往東界及慶尚道求

蜃樓脂。蜃樓脂，鯨魚油也。

丙子，新達魯花赤來，王出迎于宣義門外。

丁丑，大宴于內殿。

（甲戌）十五年春正月，元遣總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其工匠、役徒一切物件，全委本國應副。於是，以門下侍中金方慶爲東南道都督使。

元又以昭勇大將軍洪茶丘爲監督造船官軍民總管，茶丘約以正月十五日興役，催督甚嚴。王以樞密院副使許珙爲全州道都指揮使，右僕射洪祿遒爲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裕於全羅道，金伯鈞於慶尚道，朴保於東界，國子司業潘阜於西海道，將軍任愷於交州道，各爲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名，起赴造船所。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雷電，民甚苦之。

二月甲子，遣別將李仁如元，上書中書省曰："今年正月初二日，陪臣門下侍中金方慶齎到省旨云：'大船三百隻，令就全羅、耽羅兩處打造。'又正月初六日到洪茶丘劄子：'其所須工匠、人matching及材木等物件，分委陪臣許珙、洪祿遒往各道備辦，續遣金方慶督之。'但以事巨力微，恐不能辦。竊念小邦，軍民元來無別，並令赴役，儻延旬月，其如農何？然力所可及，敢不殫竭？自正月十五日始役，其工匠人匠三萬五百名，計人一日三時糧，比及三朔，合支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二碩五斗。又正月十九日奉省旨云：'忻都官人所管軍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糧一千五百七十碩，又屯住處

糧料及造船監督洪總管軍五百人，行糧八十五碩，亦令應副。’又濟州留守官軍並小邦卒一千四百人，七箇月糧料已支訖，計二千九百四碩。及羅州落後粤魯闊端赤軍粮八千碩、馬料一千三百二十五碩，悉令小邦支給。又於至元十年十二月奉省旨，濟州百姓一萬二百二十三人悉行供給。又比來軍馬糧料，無可營辦，凡斂官民者無算。又年前營造戰艦，至四月大軍入耽羅討賊，至五月晦還，故百姓未得趂時耕作，秋無收穫。又斂官民，始應副造船栥匠及屯住經行軍馬與濟州百姓等糧料，計四萬餘碩。續有以後金州、全州、羅州屯住軍並濟州軍民糧料，供給實難。又奉省旨，令小邦應副鳳州屯田軍各月不敷糧二千四十七碩、牛糧一千一碩七斗，然此種田軍，其農牛、農器、種子至乃初年接秋糧，及至元九年不敷糧，已曾支足。又前年禾稼未曾水損虫傷，而妄托此言，冒受省旨，又令供給，不敢違忤。如此飾辭申達，歲令供給，罔有期限，將無奈何？玆實憫焉，乞皆蠲免，以惠遠人。”

三月丙戌，元遣經略司王總管來，命發軍五千助征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役徒三萬五百餘名，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晉州道內癸酉年祿轉與之。王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防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說茶丘，請令分半歸農，茶丘頗然之，每二船留雙丁五十人，其餘單丁悉放歸農。

壬寅，元遣蠻子媒聘使肖郁來，中書省牒云：“南宋襄陽府生券軍人求娶妻室，故差委宣使肖郁押官絹

一千六百四十段，前去下高麗國，令有司差官一同求娶施行。”肖郁令選無夫婦女一百四十名，督之甚急，於是置結昏都監。自是至秋，窮搜閭井，獨女、逆賊之妻、僧人之女僅盈其數，怨咨大興。例給一女資粧絹十二匹，分與蠻子。蠻子即率北還，哭聲震天，觀者莫不悽唏。

丙午，幸王輪寺。

夏四月戊申，幸普濟寺。

己酉，元遣完顔阿海漕運米二萬碩來助軍糧。去年以民飢，告糴于元，帝命運東京米以賑之，水路阻遠，至是乃來。

丙辰，幸賢聖寺。

元遣汝龍于思齎絹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匹，來貿軍粮，王即置官絹都監，分給京外大小人民，王京四千五十四匹，忠清道四千匹，慶尚道二萬匹，全羅道五千匹，以市之。每絹一匹直米十二斗。

甲子，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小邦褊地人稀，兵農無別，加以凋殘已甚，故往者耽羅赴征兵卒、(蒿)〔篙〕師，今又悉赴造船之役。今東征兵卒、梢工，亦當就向件役奚而調出耳。洪茶丘移書金方慶云：‘船三百隻、梢工水手一萬五千人，預先備之。’其數甚多，豈可止用小邦人而足矣。元來所管濟州、東寧府、北界諸城人，與夫西海道避役亡在東寧府者，皆能習水，又工把船，乞令並刷補之。又自庚午年以來，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絶，今此造

船梁匠及監造官等三萬五百人，種田軍、洪總管軍、濟州留守軍等糧米，專取兩班祿俸及諸賦稅，尚未充給，又斂中外官民而罄竭無餘。特蒙聖慈，漕運二萬碩米以補軍食，舉國感戴。又蒙聖恩，優賜粮價絹匹，報謝無階。然以累次征役，中外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務失時，貨絹峙糧，恐不如意。”

五月庚辰，賜朱錠等及第。

丙戌，世子諶尚帝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

己丑，元征東兵萬五千人來。

壬辰，幸本闕，醮十一曜，禱雨。

丙申，命知樞密院事宋松禮、樞密院副使奇蘊、鷹揚軍上將軍金光遠加僉征東軍。

庚子，元遣使詔勸課農桑，儲峙軍糧，仍命洪茶丘提點農事。

六月己酉，王不豫，大赦境內，除不忠不孝外，死罪皆宥之。

辛酉，遣大將軍羅裕如元，上中書省書曰：“今年正月三日，伏蒙朝旨打造大船三百艘，即行措置，遣樞密院副使許珙於全州道邊山、左僕射洪祿遒於羅州道天冠山備材，又以侍中金方慶爲都督使，管下員將亦皆精揀，所須梁匠物件，並於中外差委催督應副。越正月十五日聚齊，十六日起役，至五月晦告畢，船大小並九百隻造訖，合用物件亦皆圓備。令三品官能幹者，分管回泊，已向金州。伏望諸相國，善爲敷奏。”

癸亥，王薨于堤上宫，在位十五年，壽五十六。遺詔曰："朕以凉德，叨守宗祧，十有五年，迺緣負重，遘疾彌留，未堪持守。曰惟大寶，不可暫虚，惟予元子，元良之德，蔚於人望，睿哲之性，稟自天成。今在上朝，未獲親命。凡爾臣民，聽受嗣王之命，無墜前寧之烈。易月之服，三日而除，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藩鎮州牧，毋得越疆，遵奉朝廷哀制。至於科舉、婚姻，一切如舊。咨爾輔相大臣，越厥庶士，無以死傷生，一乃心力，保定邦家。"又上遺表于元，且言世子諶孝謹，可付後事。

甲子，百官上謚曰順孝，廟號元宗。

九月乙酉，葬韶陵。

忠宣王二年七月乙未，元贈謚忠敬。

史臣贊曰："元宗之爲世子也，權臣專權，恣行不義，畏上國討罪，不樂内附。蒙古之兵連年壓境，中外騷然。王承父王之命，親朝上國，摧伏權臣跋扈之志，遂使疽背而死。又阿里孛哥以憲宗嫡子，阻兵上都，世皇以藩王，在梁楚之郊，而乃能識天命民心之去就，舍近之遠，世皇嘉之，至以公主歸于王子。自是，世結舅甥之好，使東方之民，享百年昇平之樂，亦可尚也。但其三别抄内叛，侵掠州郡，元遣將帥求索無已，是宜宵旰圖治之日也。顧乃溺於宴安，以致媵嬙蠱其心志，閹人專其出納，惜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高丽史　２　世家　２
作者＝孙晓主编
丛书名＝域外汉籍珍本文库　标点校勘本
页数＝８７２
ＳＳ号＝１３７４２５３７
出版日期＝２０１４．１１
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ＩＳＢＮ号＝９７８－７－５６２１－６５９５－８
中图法分类号＝Ｋ３１２．３３
原书定价＝７８０．００（全１０册）
主题词＝高丽（９１８－１３９２）－史料
参考文献格式＝孙晓主编．高丽史　２　世家　２．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１．